

國學基本叢書

庾子山集

(上)

庾倪  
信璠  
撰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注釋庾集題辭

倪璠

庾子山咀嚼英華。獻飫膏澤。上自天監。下迄開皇。江表一文。爭相傳誦。咸陽洪筆。多出其辭。誠藝苑之山嶽。詞林之淵府也。自滕道撰集於新野。魏澹闡注於房陵。道之所撰。自魏及周。著述裁二十卷。其南朝舊作。蓋闕如也。及隋文帝平陳。所得逸文。增多一卷。故隋書經籍志。稱集二十一卷。其所摭拾者。大抵揚都十四卷之遺也。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稱爲著姓。世以文學自業。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瞻逸。爲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遇之。令注庾信集。世稱其博物。隋史列傳。具載其事。舊唐書志。有集二十卷。與本傳合。要稱其滕王所撰也。庾集在於周隋。有此二本矣。今其書並已不傳。世之所謂庾開府集。本宋太宗諸臣所輯。分類鳩聚。後人抄撰成書。故其中多不詮次。取而注之。文集凡十有六卷。并釋其序傳。撰年譜。世系圖二篇。有所脫漏。在於末卷總釋。諛聞陋識。敢云燕石之瑜。摘句尋章。

自哂貂尾之續。舉其大略。附之篇首云爾。

子山精敏。博極羣書。史傳贊言尤善。左氏觀其序出師之名。則靈鈇金僕。稱兆亂之子。則蠻日狼心。星紀庚辰。以志亡滅之期。紀侯鄆子。以記出奔之狀。車絰覆而馬旋。淳甲裳去而餘皇棄。包胥依牆於七日。辛有感祭於百年。他如走羣望。則實沈臺駘。致大漸。而黃熊赤鳥。季氏亡則魯不昌。子雅喪而姜族弱。組織傳文。庾爲甲矣。自非橫一卷於長頭。數平生之極癖。何以得此。若夫易禮分王。鄭之學。尙書別今古之文。雖家本江南。而學遵河北。至於九流七略。海上名山。遊仙步虛。則朝浮紫氣。麥崖經藏。則夜落常星。莫不言若泉湧。思如飈發。此又玉振金聲大成之集也。

九辯九歌。濫觴於戰國。二都二京。浴日於漢朝。先之以賈馬王楊。申之以曹王顏謝。文體亦數變矣。至若酈元之注水經。楊銜之志伽藍。江表似覺遜之。夫南朝綺豔。或尙虛無之宗。北地根株。不祖浮靡之

習。若子山可謂窮南北之勝。稱其文詞。則安仁伯喈。論其銓敍。則令升承祚。而今人厭薄此體。以難於敍事。是謂筆筆對仗。守一而不變者也。子山之文。雖是駢體。間多散行。譬如鍾王楷法。雖非八體六文。而意態之間。便已橫生古趣。唐之王後盧前。直如虞褚諸家。駱賓王差與李嶠等。則顏魯公耳。至若中晚之單薄。宋元之鄙俚。漸類墨豬。殆又降而益下者與。

子山北地羈臣。南朝才子。若令早還梁使。依然英蘭之名。不伐江陵。永仕中興之國。遇合乃所願焉。文章蔑云進矣。所以屈原宋玉。意本牢愁。蘇武李陵。情由哀怨。哀江南一篇。可以知其工矣。王司空贈周汝南書。感此別離。顏大夫著觀我生賦。稱其清致。史亦並載其文。若此賦。則又吳蜀在前。而子山之爲魏國先生也。其指南梁。則以楚事爲辭。言西魏。多以秦人爲喻。念護軍而悲濟陽。憤正德而冒申子。有尙書之多算。而事異臥牆。有司徒之勤王。而身悲逐獵。搜神記之五郡兄弟。梁家實有其班。孝子傳之

三州父子。南國適符其數。喻王琳於陶侃。安用借資。比鴉仁於顧榮。空循僞迹。畢昂牛斗。原失計於武皇。神華龍荒。慨無謀於元帝。齊秦交患。晉鄭焉依。陳人帝而鳳飛。岳陽附而天醉。石頭去矣。建業何路可歸。鶉首剪諸。江陵無家可寄。擬招魂之作。魂兮歸來。狀七哀之詩。哀可知矣。

哀江南賦。序稱不無危苦之詞。惟以悲哀爲主。予謂子山入關而後。其文篇篇有哀悽怨之流。不獨此賦而已。若夫枯樹銜悲。殷仲文婆娑於庭樹。叩竹寓憤。桓宣武贈禮於楚丘。小園豈是樂志之篇。傷心非爲弱子所賦。咏懷之二十七首。楚囚若操其琴。連珠之四十四章。漢將自循其髮。吳明徹乃東陵之故侯。蕭世怡亦思歸之王子。永豐和言志之作。武昌思食其魚。觀寧發思舊之銘。山陽悽聞其笛。何僕射還宅懷故。周尙書連句重別。張侍中藏舟終去。並爾述懷。元淮南寶鼎方歸。猶慙全節。曾叨右衛。猶是故時將軍。已築仁威。尙贈南朝處士。徐孝穆平生舊友。一見長辭。王子珩故國忠臣。千行下淚。凡百

君子莫不哀其遇而憫其志焉。若夫三春七夕之章，蕩子鴛鴦之賦，燈前可出麗人，鏡中惟有好面。此當時宮體之文，而非仕周之所爲作也。

西魏所國本是秦郡。南梁之伐，覺由安定。彼旣變魏作周，此乃遷南事北。終年羈旅，榮期豈謂樂茲。匿怨而臣，丘明自然恥此。而乃形諸毫翰，託擬風騷。如擬咏懷二十七首有云：惜無萬金產，東求倉海君。又云：移住華陰下，終爲關外人。其悲憤皆此類也。昔謝靈運作詩有云：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當時稱其異志，是以名士少有自全。文章之禍最酷。周之世宗高祖，滕王趙王，才藻所擅。旣已並麗淵雲，披覽之餘，豈其獨昏菽麥。明時不諱，其在此與。原其築宮虛館，有足稱已。

江南競寫，曾與徐陵齊名。河北程才，獨有王褒並埒。然而青衿初學，同時子服之班。白首無徒，且結桓譚之好。徐旣未可齊驅，王亦安能並駕。是以寫片石於溫子，餘則無人。類一語於吳筠，終須削札。專標

庚氏百世無匹者也。

乞靈假寵。無非操我戈矛。異議高談。倏爾縱其尋斧。文中以爲其文夸誕。令狐謂之詞賦罪人。彼既未許肩隨。而乃騁其臆說。若夫非劉勰而文心。非鍾嶸而詩評。品藻之說。人稱屢中。躋駁之論。予曰未可。輿圖所載。在天有星辰分野。在地有山水陰陽。禹貢夏書。職方周氏。班考地理。彪志郡國。自此南遊。五馬北據。黃龍地形。自爾剖分。州郡率多僑置。大抵前承漢魏。後歷隋唐。以是循求。差足彷彿。自茲而降。多不雅馴。若夫山河屢異。陵谷幾遷。雖使豎亥尋山。夸父逐日。今之所遊。或非古處。笨伯之談。爭相標榜。以爲古人某地。卽今某處。驗諸前典。正復不然。是猶登華嶽者。望蓬瀛以爲途。適於越者。指沙漠而爲路。求其合也。不亦遠乎。有如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此時尙住鄢陵。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宴安。然後遷居新野。天關地軸。以轉其神華。沙起柱飛。以志其遷徙。刺梁益。則漢武求仙。郡漢中而



劉封失策。序其往古之跡也。趙王鎮蜀。則延閣叢臺。齊王平鄴。則石闔玉鼓。稱其前後所歷也。馮翊涼州。俱有伏龍。崑崙霍山。各分天柱。言鄂坂而南北異途。並遂城而燕韓易地。命赤山之泰岱。或借天孫。比太壹於金陵。同稱地肺。玉帳明月。倡自簡文之作。而知其必在江南。虎踞龍盤。本出張勃之書。而或者妄稱蜀志。又如張遼赤壁。葛誕九都。則疑似之間也。目廣漢爲長松。指睢陽於宋國。則今古之別也。豫章統以歷陵。而稱歷陵之木。滹沱在於安平。而號安平之河。凡此實費搜求。敢云翔實乎。

禮記生而命名。史傳兼稱小字。中朝名宿。荀子阿奴。南國詞人。范曄謝客。是以昔時王子。比之今我。蘭成。正如此日司徒。對以當年狐偃。若使連名引古。點鬼之簿。何爲別體稱。今小名之錄已志。他如柳名申子。青州似彼齊奴。立字荀娘。文園亦稱犬子。復有氏彼邑居。尊之茅土。張封壯武。羊邑南城。征南鎮北之名。護軍尙書之號。無非因事推詳。本是隨文稱述。

賦詩雖取斷章。然一句而未盡一簣之文。春秋謂之書策。有季年而事循元年之例。總以觸物而興。不必類集一處。有如言無鐘者。非爲襲莒。稱襲莒者。不說無鐘。師興而雨。非是圍原。三日原降。何曾遇雨。空尋無射之書。輒廢請雨之錄。略言其一。餘足見矣。古人惟取博通。後人止尙標竊。蚩鄙之習。罄竹難書。蓋類書盛行於唐宋。而非庚氏之所爲學也。

郊丘本殊。祫禘自別。昊天之下。又有五天。而更祀其感生之天。四廟之上。特立太廟。而別立以二祧之廟。此周制也。宇文氏入關以後。尙闕樂聲。平荆以還。大獲梁器。太祖始行周禮。武帝初造山雲。制作議於盧辯諸人。文章出於庚信之手。蓋當時上遵鄭氏河北之學。徐遵明之遺訓也。若夫七世之說。本是王肅之改稱。九廟之制。亦自劉歆之詔說。嘗案古文尙書。如左傳所載。杜氏稱逸書者。真古文也。餘皆諸子之學。呂氏春秋云。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曰。逸書喻山大水大生。

大物。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廟。觀物之怪異也。按逸書如此。自漢以後。皆習今文。尙書。孔安國所注古文。遭巫蠱不傳。王肅託言出自皇甫謐家。改易此文。以資難鄭。若果七世觀德。咸陽市門。千金其兩致乎。肅之妄也。若夫三廟不毀。與四親廟而七。惟周始有其數。漢武喜功。實爲流毒。博而篤矣。予師韋公劉歆。取殯葬之期。以應廟數。豈云得禮。王肅本此諛言。遂謂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共七廟而九。歆惟滋一時之議。肅則亂萬世之經。後周憲章。其功大矣。六卷之文。或載辯於弁首。或附議於篇末。無非本諸經疏。未敢肆其筆端者也。

魏釐之冢。舊闕殘編。魯恭之壁。間多爛簡。其或字本舊遺。義存原闕。至有虛虎三書。魯魚一變。或音同而字異。或半類而全非。如二王二郗三清四說。謝中郎譏佞佛佞道。本是二何舍利弗。爲大事因緣。殷勤三請。乃有訛爲二王之音。易以三清之字。胡組而書。故組任成而誤。任延。廣漢流渥。豈云廣莫之都。

枝江有碑。不混板楯之弩。雖還原字。仍定正文。其或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亦必矯正以懲其誤。至於一事所出。諸書並載。或此詳而彼略。或先源而後委。要欲處處見之。非關重複也。又有一姓雙名。兩人同地。京兆有邊鳳。繼踵或者卽是。子韶塞庫。本王季所囚。此鄉亦留箕子。今雖無考。古或有書。諸所擬詞。愧云篤論。卽如蔚宗作書之始。兩漢自有諸家。唐皇稱制以前。二晉各有數本。先後既多異同。彼此互分詳略。書之不傳。亦有命也。予嘗於十七史之外。欲遍勒諸史別部。苟悅袁宏以下。惜未盡得其本。望中郎之盡與。是所愧心。假石瓊於鄰人。庶幾免矣。

秦儒出谷。金鏡又以數亡。漢簡吹灰。珠囊幾經重理。考藝文於漢志。或有未識其名。驗經籍於隋書。焉能盡存其本。况復東宮抄撰。麟趾校書。俊邁絕倫。羣書博覽。求之當世。未窺半豹之斑。豈有後人。翻識全牛之體。百川皆到。非容測蠡而知。五技易窮。不過滿腹而止。諸所闕疑。自安疎陋者也。

# 庾子山年譜

錢唐倪璠魯玉編

## 梁武帝

梁書本紀曰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姓蕭氏與齊同承淮陰令整之後齊明帝崩遺詔以帝爲都督雍州刺史永元三年二月帝發襄陽十二月斬東昏南康王卽帝位進帝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進爵爲王齊帝下詔禪位天監元年夏四月卽位於南郊在位四十九年崩尊爲武帝廟曰高祖葬於修陵

## 天監十二年 癸巳

武帝卽位之十二年也陸倕新刻漏銘曰天監六年大歲丁亥哀江南賦稱太清二年爲戊辰知是年歲在癸巳又以滕王適序己亥年六十七歲逆數之信當以是年生

## 天監十三年 甲午

秋七月立皇子綸爲邵陵王繹爲湘東王紀爲武陵王隋書地理志梁武帝除暴寧亂奄有舊吳天監十三年有州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百二十二其後務恢境宇多有析置至大同中州一百七郡縣亦稱於此

天監十四年 乙未

天監十五年 丙申

是歲魏明帝  
開熙平元年

天監十六年 丁酉

春詔織錦者不得爲仙人鳥獸之形以其戮翦有乖仁恕宗廟牲牢皆代以麩葛用疏  
莫朝野喧囂以爲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終不從按武帝溺情釋教實起於此

天監十七年 戊戌

天監十八年 己亥

夏帝於無碍  
殿受佛戒

普通元年 庚子

是歲魏正

光元年

普通二年

辛丑

普通三年

壬寅

普通四年

癸卯

是年簡文帝以晉安王爲雍州刺史。信父屑吾爲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徒鎮屑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

普通五年

甲辰

普通六年

乙巳

是歲魏孝

昌元年

普通七年

丙午

大通元年 丁未

本紀云初帝創同泰寺至是開通大門以對寺之南門取反語以協同泰自是晨夕講義多由此門三月辛未幸寺捨身甲戌遷宮大赦改元大通以符寺及門名及簡文帝爲太子時有望同泰寺浮圖詩子山集中奉和同泰寺浮屠卽此寺也信時年十有五歲侍梁昭明太子東宮講讀滕王迺序信年十五侍梁東宮講讀賦云蘭成射策之年是也按天監元年立皇子統爲皇太子至中大通三年薨知爲梁昭明太子時也

大通二年 戊申

是年春魏明帝崩夏魏大都督爾朱榮推奉孝莊帝是爲永安元年

中大通元年 己酉

六月都下疫甚帝於重雲殿爲百姓救苦設齋以身爲禱按賦云設重雲之講卽此殿也秋九月朱雀航華表災按朱雀航卽後太清二年庚信屯兵處九月帝捨身同泰寺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三請乃許

中大通二年 庚戌

夏四月幸同泰寺設平等會是歲魏莊帝永安三年秋魏莊帝殺其權臣爾朱榮僕射爾朱世隆奔高都奉長廣王曄爲主而弒孝莊帝年號建明集中碑誌所稱永安以來魏室大壞又云洛邑亂離當塗危逼蓋指是事



中大通三年 辛亥

夏四月皇太子薨。六月立昭明太子子歡爲豫章郡王。譽爲河東郡王。晉爲岳陽郡王。秋七月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信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崇管記。東海徐勣爲右衛率。搆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文並綺豔。世號徐庾體。時信爲湘中。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年十九歲。十月上幸同泰寺。升法座。爲四部衆說涅槃經。十一月復幸。說般若經。自後每歲幸焉。是歲魏爾朱兆又廢其主曄。而奉節閔皇帝爲普泰元年。又魏渤海王高歡舉兵信都。別奉渤海太守朗爲主。改普泰爲中興。

中大通四年 壬子

春立臨川王宏子正德爲臨賀郡王。嫡皇孫大器爲宣城郡王。邵陵王綸有罪。免爲庶人。是歲魏高歡平爾朱氏。廢節閔帝。及自所奉渤海故王朗。而奉平陽王修。是爲孝武帝。永熙元年。

中大通五年 癸丑

是歲魏孝武帝用侍中斛斯椿之言。疑忌高歡。殺其黨司空高乾。始與歡有隙。

中大通六年 甲寅

是年春魏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殺關西大行臺賀拔岳。夏州刺史宇文泰收岳擊悅。斬之。孝武以泰爲關西大行臺。秋魏孝武帝出屯河橋。高歡將兵淮河。孝武西奔長安。以宇文泰爲丞相。乘政。歡追至華陰。而還。別奉清河王庶子善見爲主。徙都

鄴魏於是始分爲兩。孝武既至關中，又與秦不平，未幾遇鴆而崩。

大同元年 乙卯

是歲，西魏文帝寶炬大統元年，宇文泰封安定郡公。

大同二年 丙辰

冬十二月，與東魏通和。

大同三年 丁巳

秋，東魏人來聘，使兼散騎常侍張臯聘於東魏。是年，高歡自蒲津伐西魏，使大都督寶泰攻潼關，春，宇文泰擊寶泰，斬之。歡走，宇文泰攻東魏弘農，拔之。冬，高歡自蒲津擊西魏，泰與戰於沙苑，大破之，俘斬七萬。歡走，泰遂濟河，擊蒲坂，汾絳皆下之。還屯馮翊，又使開府獨孤信攻洛陽，拔之。梁陳以西多降西魏，集中諸碑誌，所稱戰河橋，復弘農，解華山，圍平沙苑陣，皆是年事。魏之大統三年也。

大同四年 戊午

夏東魏人來聘。秋使兼散騎常侍劉孝義聘於東魏。

大同五年 己未。

冬東魏人來聘。使兼散騎常侍柳豹聘於東魏。

大同六年 庚申。

秋東魏人來聘。遣散騎常侍陸晏子報聘。

大同七年 辛酉。

夏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明少遐報聘。冬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袁狎報聘。十二月於宮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者賦云。開士林之學。卽是館也。

大同八年 壬戌。

春安成郡人劉敬躬挾左道以反。江州刺史湘東王暕遣中兵曹子郢討擒之。送於都。斬之。建康市按滕王邁序。信時爲鄆州別駕。使與湘東王論中流水戰事。醜徒聞其名德。遂卽散奔。賦云。論兵於江漢之君。在是年也。時年三十。

大同九年 癸亥

冬益州刺史武陵王紀進號  
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大同十年 甲子

三月辛京口城北回樓因改名北顧南史梁宗室傳云蔡謨起樓其上以置軍實是後崩壞頂猶有小亭又云武帝  
登北顧亭曰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戎首賦云遭東南之反氣按太清亂後諸鎮猜嫌骨月屠害武帝之言竟為驗矣

大同十一年 乙丑

夏東魏人來聘南史紀年不載聘魏本傳累遷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滕王適序使魏在湘東水  
戰之後又以魏書考之當在是年集中有將命至鄴詩又有將命至鄴酬祖正員詩北齊書云祖珽弟孝隱魏末為散騎常侍  
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按魏書武定三年梁遣散騎常侍徐君房通直常侍庾信十月遣中書  
舍人魏瑾使梁滕道序稱還本國為正員郎雜俎稱信對宴魏使 信時年三十有三 以上大同二年至十一年東魏來聘  
及梁朝報聘賦所謂王欽為和親之侯班超為定遠之使  
是也及侯景內附而東魏絕與東魏通和而侯景反矣

中大同元年 丙寅

夏四月同泰寺災。本紀云：始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爲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醜醜。帝使周捨封詔之，及災，帝啓封，見捨手迹，爲之流涕。帝生於甲辰三十八，尅建業之年也。遇災歲，實丙寅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實起火之始。遂至喪亂云。按武帝天監元年，至明年太清元年，凡四十七年，是梁朝承平之世。賦云：五十年申，江表無事，是也。太清二年，遂有侯景之亂矣。時信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年三十有四。

## 太清元年 丁卯

正月，東魏相渤海王高歡薨。二月己卯，白虹貫日。庚辰，東魏司徒侯景求以河南十三州內屬。壬午，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大行臺承制如鄆，禹故事。賦云：流陽有閭左戌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又云：飲其瑠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是也。三月，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服法衣，行清淨大捨，名曰羯磨。帝升光嚴殿講堂，坐師子講金字三懸經，捨身。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賦云：談劫燼之灰，飛辨長星之夜落，是也。東魏高澄嗣事，爲渤海王，遣其將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急，乃求割魯陽長社東荆北竟，請救於西魏。方解圍。八月，諸軍北征，以南豫州刺史蕭明爲大都督，以大將軍侯景錄行臺尙書事。十一月，慕容紹宗大敗蕭明於寒山，明被俘，執是侯景內附而東魏絕也。

## 太清二年 戊辰

賦云：戊辰之年是也。春，侯景與慕容紹宗戰於渦陽，景大敗，走保壽春。河南地復入東魏。秋七月，使筆散騎常侍謝琬聘於東魏。通和。八月戊戌，侯景舉兵反，是與東魏通和而侯景反也。甲辰，使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都督衆軍討景。冬十月，侯景襲譙州，進攻陷歷陽。己酉，景自橫江濟采石。辛亥，至建鄴，故賦云：建亥之月，建鄴梁之所都。本故金陵，故賦云：大盜移國，金陵瓦解，及傷心賦，所謂二男一女，竝得勝衣，金陵喪亂，相繼亡沒，皆指是年之亂。景反，以臨賀王正德爲平北將軍，都督

京師諸軍屯丹陽郡。正德率衆附賊。十二月己未。景立蕭正德爲天子於南關前。賦云。王子召戎。姦臣介冑。謂正德也。庚辰。邵陵王綸等入援。進軍湖頭。與賊戰。賊敗績。賦云。鎮北之負譽矜前。風颯凜然者也。十二月丙辰。司州刺史柳仲禮前衛州刺史章梁。並帥軍入援。推柳仲禮爲大都督。卽賦申子是。信時年三十六歲。賦云。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是遇亂之年。三十有六也。本傳時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簡文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北。及景至。徹航始除一船。見賊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南塘。游軍復閉航渡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援。庚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景乘勝至關下。按退後卽潛跡西奔。滕王道序所謂出往上流者也。

太清三年 己巳

正月。柳仲禮帥衆分據南岸。賊濟軍於青塘。襲破章梁營。梁拒戰死。賦所謂護軍慷慨。思能死節者也。庚申。白虹貫日。三重。賦云。白虹貫日。二月。侯景遣使求和。盟於西華門下。時景奸計既成。乃表陳帝失。復舉兵向關。時四方征鎮入援者三十餘萬。莫有鬪志。自相抄奪而已。賦云。官守無奔問之人。于戚非平戎之戰。又云。晉鄭靡依。魯衛不睦。謂諸援軍也。丁卯。賊攻陷宮城。縱兵大掠。己亥。賊矯詔遣石城公大款。解外援軍。庚午。侯景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錄行臺事。辛未。援軍各散。四月。帝憂憤寢疾。五月丙辰。帝崩於淨居殿。時年八十六。帝爲景所制。御膳亦被裁抑。疾久。口苦。索盞不得。再曰。荷荷。遂崩。賦云。探雀鼓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是也。辛巳。太子卽皇帝位。立宣城王大器爲皇太子。立富陽大心爲尋陽郡王。簡文卽位。以信父肩書爲度支尙書。

簡文帝

梁書本紀曰帝諱綱字世績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天監五年封晉安王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立爲皇太子  
太清三年臺城陷皇太子坐永福省見侯景神色自若無懼容武帝崩卽皇帝位在位二年崩承聖元年尊爲簡文帝廟號太宗  
葬莊陵

大寶元年 庚午

正月朔大赦改太清四年爲大寶元年西魏尅安陸執司州刺史柳仲禮盡有漢東地按侯景攻城仲禮開門降賊至是復屈  
西魏賦云功業天枉身名埋沒矣二月侯景攻下廣陵景逼帝幸西州夏湘東王使將軍王僧辯攻殺河東王鬱鬱弟岳  
陽王粲以雍州入西魏秋七月賊行臺任約寇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以州降之按梁書及南史庾肩吾傳肩吾爲度支尙  
書時上流諸蕃竝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喻當陽公大心大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東後賊帥宋子仙破會稽購得  
肩吾欲殺之尋釋以爲建昌令仍問道奔江陵賦云旣姦回之變逆終不悅於仁人是也八月湘東王繹遣領軍將軍王僧  
辯逼鄂州邵陵王綸棄鄂州走九月乙亥侯景自進位相國封二十郡爲漢王十月乙未景又逼帝幸西州曲宴自加宇宙  
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是歲  
夏五月丙辰東魏靜帝遜位於齊

大寶二年 辛未

二月邵陵王綸走至安陸董城爲魏所攻見殺爲王僧辯逼之軍潰故賦云才子併命俱非百年又云夏口溢遼泉之誅是也  
三月侯景悉兵西上於大箭跨水築城名曰捍國四月景遣宋子仙襲陷鄂州乘勝西上號二十萬聯旗千里按本傳臺城

陷後信奔江陵。時侯景悉兵西上。信方在道。途遇景襲鄆之兵。故賦云。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風於上遊。彼鋸牙而鈎爪。又循江而習流。閏四月。侯景圍巴陵。六月乙巳。解圍宵遁。秋七月。景還至建業。按景軍敗。信得度鄆州。賦云。落帆黃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蓋江夏地也。又按王僧辯平鄆之後。湘東王封蕭詔爲長沙王。鄆州刺史。南史。梁宗室傳云。詔昔爲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詔亦爲信傳酒。後爲鄆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詔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醜。乃徑上詔床。踐蹋肴饌。直視詔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詔甚慙耻。知是時信在鄆州年三十九歲。八月戊午。侯景廢帝爲晉安王。幽於永福省。害皇太子大器等。冬十月。王偉等進觴於帝。既醉。賤。韋雋進土。王修纂坐上。帝崩於永福省。時年四十九。偉徹戶扉爲棺。遷殯於城北酒庫中。賦云。車側廡門。筋縣廟屋。又與諸子大器。大心。大鈞。大昕。及尋陽王諡子二十人。俱見害。故云。更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曠。以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誰望。皆哀簡文帝也。景迎豫章王棟。即皇帝位。改元天正。又矯蕭棟詔禪位。僞號太始元年。侯景傳云。臺城既陷。武帝嘗語人曰。侯景必爲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成小人。百日天子爲帝。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篡位。壬申三月十九日。敗得一百二十日。而景以三月一日。便往姑熟。計在宮殿。足滿十旬。其言竟驗。信奔江陵。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賦云。悞尸承於御史。按王僧辯平鄆。信至鄆州。奔江陵。當在七月。後元帝承制時也。信至江陵。居城北三里。宋玉舊宅。即八世祖庚酒故居。賦云。誅茅宋玉之宅。是也。時信父肩吾。亦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縣侯。卒。梁書云。肩吾逃入建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幾卒。賦云。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用太史公事。漢書。遷生龍門。天子始建漢家之封。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贊憤卒。子遷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間。按明年元帝即位。肩吾已卒。是亦不得與從事也。時信適奔江陵。始一見父。遂爾遭喪。事同河洛。至承聖元年十一月。帝即位時。已近小祥。襲父爵爲武康縣侯。明肩吾之卒。在是年也。

元帝



梁書本紀曰帝諱繹字世臧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也天監十三年封湘東王侯景陷建鄴王冲等請爲大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不許又請爲司空以主諸侯亦弗聽及簡文帝卽位改元大寶帝以簡文割於賊臣卒不遵用簡文帝崩王僧辯等奉表勸蓮帝不許時巨寇尙存帝未欲卽位乃下令斷表明年平景乃卽位於江陵在位三年紹泰元年尊爲孝元皇帝廟號世祖

承聖元年 壬申

二月王僧辯衆軍發自尋陽帝馳檄四方購獲景及逆者封萬戶開國公絹布五萬疋賦云西楚霸王劍及繁陽謂元帝討景之師也三月僧辯等平景傳首江陵元帝命梟於市三日然後煮而漆之以付武庫賦云割草燼穴奔鱧走魅埋長狄於胸門斬蚩尤於中冀燃腹爲燈飲頭爲器四月乙巳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僭位於蜀年號天正五月甲申以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王僧辯爲司徒賦云司徒之表裏經綸謂僧辯也以陳霸先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齊人賀平侯景八月武陵王紀率巴蜀之衆東下遣護軍陸法和屯巴峽以拒之賦云營軍梁滂蒐乘巴渝十一月丙子帝卽位於江陵改太清六年爲承聖元年賦云中宗之夾凶靖亂大雪冤耻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謂元帝也帝卽位信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侍郎賦云謬掌衛於中軍時年四十是歲魏廢帝欽元年

承聖二年 癸酉

正月以吏部尙書王褒爲尙書僕射五月甲申魏大將尉遲迥進兵逼巴西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納迥己丑武陵王紀軍至西陵七月武陵王紀衆大潰帝命樊猛斬紀賦云荆門遭屢延之戮是也八月戊戌尉遲迥平蜀僕射王褒等請徙都建

鄴帝不從賦云。既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九月齊遣郭元述及將邢杲。遠步陸汗。薩東方老帥衆。頓合肥。賦所謂齊交北絕也。

承聖三年 甲戌

賦云。窮于甲戌。謂承聖三年甲戌也。是歲魏廢帝三年春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以第一品爲九命。第九品爲一命。改流外品爲九秩。亦以九爲上人。改置州郡及縣。改東雍爲華州。北雍爲宜州。南雍爲蔡州。華州爲同州。北華爲鄜州。東秦爲隴州。南秦爲成州。北秦爲友州。東荆爲淮州。南荆爲昌州。東夏爲延州。南夏爲長州。東梁爲金州。南梁爲隆州。北梁爲靜州。陽都爲汾州。南汾爲勳州。汾州爲丹州。南關爲寧州。南岐爲鳳州。南洛爲上州。南廣爲清州。南襄爲湖州。西涼爲甘州。西鄆爲鴻州。西益爲利州。東巴爲集州。北雁爲輔州。恆州爲均州。沙州爲深州。寧州爲麗州。義州爲慶州。新州爲溫州。江州爲沔州。西安爲鹽州。安州爲始州。并州爲隨州。肆州爲塢州。冀州爲順州。淮州爲純州。揚州爲潁州。司州爲憲州。南平爲昇州。南郢爲歸州。青州爲眉州。凡改州四十六。置州一。改郡一百六。改縣二百三十。集中禪誌。歷稱諸州。故備錄於此。餘同此例。是月魏帝爲相安定公所廢。而立齊王廓。是爲恭帝元年。魏相安定公。卽周太祖宇文泰也。先是魏使宇文仁恕來聘。齊使又至江陵。帝接仁恕有闕。魏相安定公憾焉。七月安定公至原州。帝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又連結于齊。言辭悖慢。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與之。其蕭繹之謂乎。九月乙巳。使柱國萬紐于謹來攻。賦所謂秦患西起也。十月丙寅。魏軍至襄陽。梁王蕭譽率衆會之。賦云。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之內起。又云。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內之反氣。謂蕭譽也。十一月丁亥。魏軍至柵下。是日帝猶賦詩不廢。戊申。胡僧祐朱買臣等出戰。買臣敗績。僧祐中流矢薨。賦云。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遊於新市。蓋傷中興之臣。戰鬪而死也。辛亥。魏軍大攻。帝親臨陣督戰。軍敗。帝見執。如梁王蕭譽營。甚見詰辱。十二月辛未。魏人伐帝。賦云。中興道銷。窮於甲戌。卽是年也。帝崩時年四十七。惡懷太子元良及始安王方略等。皆見害。賦云。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

敬帝

戮於猶子。言皆為蕭督所害也。魏人立蕭督為梁王。居江陵城東。資以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歸於周。賦云。以鴛首而賜。秦天何為而此辭。江陵陷。汝南王大封尚書左僕射王褒以下。並為俘。以歸長安。乃選百姓男女數萬口。分為奴婢。小弱者皆殺之。本傳。聘於東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是江陵未陷之先。信已至長安。賦云。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滕王遺序。攜老入關。蒸藜色養。然子山出聘。不得老幼。並攜。明是江陵獻俘之日。信本江陵名士。特為太祖所知。推恩禮送。故信老幼皆在長安。又小園賦云。薄晚開圍。老幼相攜。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江陵陷。信仕西魏。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年四十有二。

梁書本紀曰。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世祖第九子也。承聖三年十一月。江陵陷。王僧辯陳霸先。以帝為太宰。承制奉迎還京師。四年七月。以帝為皇太子。九月。即帝位。改元泰紹。在位三年。遜位於陳帝。薨於外邸。時年十六。追諡敬皇帝。

泰紹元年

乙亥

即承聖四年也。三月。齊送貞陽侯蕭明來主梁嗣。至東關。遭吳興太守裴之橫拒之。七月。僧辯納貞陽侯蕭明入建鄴。即偽位。年號天成。以帝為皇太子。司空陳霸先襲殺王僧辯。黜蕭明而奉帝焉。賦云。南陽較書去之已遠。上蔡伏獵。知之何晚。擬連珠云。劉琨之英略。莫知自免。皆傷僧辯也。九月丙午。帝即位。十月己巳。大赦。改元壬子。加司空陳霸先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震州刺史。

太平元年

丙子

九月大赦。改元。司徒陳霸先進位丞相。錄尚書事。是歲。魏恭帝三年。春。魏依周禮立六官。十月乙亥。魏相安定公宇文泰薨。遺令兄子護輔世子覺。以爲政。魏帝詔以岐陽之地封覺爲周公。十二月庚子。禪位卽周孝閔帝。是也。周閔帝踐阼。信封臨清縣子。邑五百戶。除司水下大夫。出爲弘農守。賦云。讓東海之濱。遂饗周粟。集中有忝在司水。看治渭橋詩。王褒集。有和庾司水治渭橋詩。弘農有五張寺。有溫湯。集中弘農郡五張寺碑。溫湯碑。皆是時作也。時年四十有四。

太平二年 丁丑

冬十月辛未。帝遜位於陳。陳受命。奉帝爲江陰王。改爲永定元年。賦云。有媿之後。將育於姜。輸我神器。居爲讓王。又云。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謂陳霸先也。按建鄴。既非梁。有信途無所可歸。擬連珠云。烏江鱗。職知無路可歸。白雁抱書。定無家可寄。雖極思念鄉關。實無歸陳之志矣。是歲。周閔帝元年。及九月。周冢宰宇文護殺閔帝。而奉明帝。又爲明帝元年。

周明帝

周書本紀曰。帝諱毓。小名統萬突。大祖長子也。大統十四年。封寧都郡公。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岐州刺史。及閔帝廢。晉公護遣使迎帝於岐州。九月癸亥。卽天王位。在位四年。崩。諡曰明。廟號世宗。

二年 戊寅

明帝卽位之二年也。正月乙未。以冢宰晉公護爲太師。是月。梁故觀寧侯蕭永卒。信著思舊銘。銘云。歲在攝提。星居監德。知是年正月也。一作鶴首。在是年五月。正月丁巳。雍州置十二郡。又於河東置蒲州。河北置虞州。弘農置陝州。正平置絳

州宜陽置熊州。邵郡置邵州。按弘農置陝州時，信爲弘農守，是其治也。三月，改雍州刺史爲雍州牧，京兆郡守爲京兆尹，以廣業修城二郡置康州，葭蘆郡置文州。六月戊子，大雨霖，詔公卿大夫士爰及牧守黎庶等，各上封事，讜言極諫，無有所諱。分長安爲萬年縣，並治京城。是歲，陳永定二年。

武成元年 巳卯。

明帝改天王稱皇帝，復建年號曰武成。正月己酉，太師晉公護上表歸政，帝始親覽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焉。祀閔帝歌辭云：升輿芒刺動，入位據關寒，謂晉公護也。初，改都督諸州軍事爲總管。三月癸巳，陳六軍帝親擐甲胄，迎太白於東方。八月，以大將軍安城公憲爲益州總管，九月，憲爲齊國公。大將軍天水公廣爲梁州總管，正平公招爲趙國公，招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豔。皇弟儉爲譙國公，邁爲滕國公，天水公廣爲蔡國公，高陽公達奚武爲鄭國公，武陽公豆盧

寧爲楚國公。

武成二年 庚辰。

正月癸丑朔，大會羣臣於紫極殿，始用百戲焉。本傳：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滕王邁序云：入爲司憲中大夫，嘗正旦賦詩云：其王事之中，優游如此，集中有正旦上司憲府詩，未詳何年。正旦，按子山出守弘農，例必三年報最，是歲爲麟趾學士，得預校書，當在入爲司憲之後，故附錄於此。北史：庾季才傳云：武成二年，與庾信王褒，並爲麟趾學士，集中有預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二月，雙白鶴飛集上林園，大將鄭偉布弋設置，並皆禽獲，信作鶴贖序，稱武成二年。

庚子山年譜

春二月天子愍焉信奏事階墀立使爲讀知信時在長安爲司憲中大夫時也三月辛酉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將獅犬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夏四月帝因食遇毒遂崩集中和宇文內史入重陽閣悼明帝也是歲陳文帝天嘉元年

### 武帝

周書本紀曰帝諱邕字福羅突太祖第四子也母曰吒奴太后大統九年生於同州孝閔踐阼拜大將軍出鎮同州世宗卽位進柱國蒲州刺史武成元年封魯公領宗師二年世宗崩遺詔傳位於帝在位七年崩諡曰武廟號高祖

### 保定元年 辛巳

正月以大冢宰晉國公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庚戌祠圓丘壬子祠方丘甲寅祠感生帝於南郊乙卯祠太社按後周憲章周禮圓丘宜在冬至方丘宜在夏至南郊祠感生帝宜在正月上辛今竝在正月未洽古制時帝卽位未久雖行周禮未臻雅正天和元年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至建德三年樂成始有可觀隋志後周圓丘及南郊竝正月上辛此用庚戌甲寅時武帝初立其制未足憑也已巳祠太廟班太祖所述六官焉景子大射於正武殿賜百官各有差二月于洮陽置洮州甲午朝日於東郊按是年爲辛巳馬射賦云歲在昭陽蓋辛年也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疑在是年賦無歲支周史不載難以詳考武帝時惟是年辛巳及天和四年辛卯有兩辛年是年武帝初立正月大射於正武殿是月景寅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時方示武之日華林馬射在是年者爲長史或缺文也五月景午封皇子贊爲魯國公晉公護獲玉斗以獻集中有爲晉陽公進玉律秤尺升斗表六月乙酉遣治御正殿不害等使于陳本傳南北通好之時惟放王克殷不害

等。卽是人也。十一月，陳遣使來聘。是月，齊孝昭帝薨，弟長廣王湛代立，是爲武成帝。

保定二年 壬午。

正月丁未，以陳主弟項爲柱國，送還江南。按陳尙書周弘正自周還，弘正以陳天嘉元年往長安迎宣帝，明帝之武成二年也。天嘉三年自周還，武帝之保定二年也。集中有別周尙書弘正詩，又有送周尙書弘正二首，重別周尙書二首，皆是時作。閏月己丑，詔柱國以下，帥都督以上，毋妻授太夫人，夫人郡君，縣君各有差。集中譙國夫人步陸孤氏以下，諸篇稱夫人郡君，縣君，皆此例矣。二月癸丑，以久不雨，降宥罪人，京城三十里內禁酒。梁主蕭詧薨，以大將軍夔國公廣爲秦州總管。四月己未，於伏流城置和州。六月己亥，以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爲大司馬，分山南、荊州、安州、襄州、江陵爲四州總管。七月，晉國公命鑿石關之谷，信著終南山義谷銘，銘序曰：周保定二年歲次壬午七月云云。九月，陳遣使來聘。十月辛亥，帝御大武殿大射，公卿列將皆會。戊午，講武於少陵原，分南寧州置恭州。集中有從駕觀講武詩。十一月丁卯，以大將軍趙國公招爲柱國，又以招爲益州總管，集中上益州上柱國趙王二首，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和趙王送峽中軍和趙王途中五韻，皆是時作。

保定三年 癸未。

正月辛未，改光遷國爲遷州。壬辰，乞銀城置銀州。四月乙未，以柱國鄭國公達奚武爲太保，按公夫人，卽鄭氏，見墓誌。壬戌，詔百官及民庶上封事，極言得失。五月甲子朔，避正寢，不受朝，旱故也。甲戌，雨。七月庚午，陳遣使來聘。九月己丑，初令

世襲州郡縣者。改爲五等爵。州封伯。郡封子。縣封男。十月  
乙巳。以開府杞國公亮爲梁州總管。庚戌。陳遣使來聘。

保定四年 甲申。

五月丁亥。改禮部爲司宗。大司禮爲禮部。大司樂爲樂部。按信後爲司宗中大夫之職。司宗大夫。卽古宗伯禮官。後周依周禮。  
建六官。故改禮部爲司宗矣。六月庚寅。改御伯爲納言。八月丁亥。以柱國齊公憲爲雍州牧。九月。若千鳳爲徐國公集。  
中有侍從徐國公殿下軍行。陳遣使來聘。閏月己亥。以大將軍長孫儉爲柱國。十月癸亥。大將軍陸通。蔡國公廣。並爲  
柱國。通卽譙國夫人步陸氏之父也。甲子。詔大將軍大冢宰管國公護。率軍伐齊。總大軍出潼關。賀婁公碑文云。大冢宰任  
總機衡。是勤王略。是也。十一月甲午。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率師圍洛陽。柱國齊國公憲。營於邙山。晉公護次於陝州。齊王憲  
碑文云。保定四年。與大司馬蜀國公圍金墉城。師臨洛浦。則廣武營奔兵上邙山。則河橋路斷。是也。十二月壬戌。齊師渡河。  
晨至洛陽。諸軍驚散。至夜引還。賀婁公碑文云。中途甚  
雨。未獲圍厚。軍師聞喪。不成侵宋。亦言是戰無功矣。

保定五年 乙酉。

正月庚子。令荊州安州江陵等總管。並隸襄州總管府。以柱國大司空衛國公直爲襄州總管。二月。詔陳國公純等。如突厥  
遊女。辛威碑文云。被使領命。出西涼州。奉迎突厥皇后。又宇文廣墓誌云。奉詔向甘州。迎皇后。卽其事也。三月。戊子。柱國楚  
國公豆盧寧薨。四月。齊武成禪位於其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六月辛未。詔曰。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爲官奴婢者。已令  
放免。其公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宜贖爲庶人。十月辛亥。改函谷關城爲通洛防。是月庚申。柱國楚國公



岐州刺史慕容寧葬。信著碑文。十一月丁未。陳遣使來聘。周冠軍公夫人烏石蘭氏。以是年葬。信作墓誌。

天和元年。

丙戌。

正月辛巳。露寢成。幸之。令羣臣賦古詩。京邑耆老。並預會焉。頒賜各有差。癸未。大赦改元。百官普加四級。丁未。於宕昌置宕州。以柱國昌寧公長孫儉爲陝州總官。遣小載師杜果使於陳。二月戊申。以開府中山公訓爲蒲州總管。集中就蒲州。使君乞酒。蒲州刺史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卽是人也。二月六日。周隴右總管長史豆盧永恩葬。信著碑文。三月景午。祠南郊。四月。陳文帝薨。子伯宗嗣立。是爲天康元年。五月庚辰。帝御正武殿。集羣臣親講禮記。吐谷渾龍涸王莫昌率戶內附。以其地爲扶州。六月景午。以大將軍槐罕公辛威爲柱國。九月乙亥。信州蠻冉令賢向五子王反。詔開府陸騰討平之。十月甲子。初造山雲儻。以備六代之樂。

天和二年。

丁亥。

正月丁亥。初立郊丘壇壝制度。其制注詳第六卷歌辭。四月乙巳。省東南諸州。以潁州歸州。漢州均州入唐州。油州入純州。鴻州入淮州。洞州入湖州。睢州入襄州。憲州入昌州。六月辛亥。尊所生母叱奴氏爲皇太后。戊寅。陳涇州刺史華皎率衆來附。遣襄州總管衛國公直等將兵援之。因而南伐。集中有送衛王南征詩。壬辰。以大將軍譙國公儉爲柱國。九月。衛國公直等與陳將淳于量吳明徹戰於沌口。王師失利。元定以步騎數千先度。遂沒江南。是歲。陳廢帝光大元年。

天和三年。

戊子。

正月辛丑，祠南郊。按南郊用正月上辛，此時始正，所謂夏正郊天，祀感精帝靈，威仰之神也。後周以始祖獻侯莫那配之，如古后稷配天之義，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注詳第六卷歌辭。三月癸卯，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甲寅，以蔡國公廣爲陝州總管。是月二十日，周太傅鄭國公夫人鄭氏薨於某月，葬，信作墓誌。四月辛巳，齊國公靈爲大司馬。五月庚戌，祠太廟。八月，齊請和親，遣使來聘，詔軍司馬陸逞兵部尹公正報聘焉。步陸碑云：齊國通和，封人受使，以公有出境之才，見命張贖之禮，是其事也。癸酉，帝御大德殿，集百寮及沙門道士等，親講禮記。十月癸亥，祠太廟。十一月，陳安成王瑱廢其主伯宗而自立，是爲宣帝。十二月，齊武成帝薨。

天和四年 己丑。

正月辛卯，遣司會河陽公李綸等會葬於齊，仍吊賻焉。集中有司會河陽公新造山池寓目詩。河陽公，卽綸也。二月八日，周大都督楊林伯長孫瑕夫人羅氏薨，以某年葬，信作墓誌。二月癸亥，以柱國昌寧公長孫儉爲夏州總管。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寮道士沙門等，討論釋老義。集中有奉和闡弘二教應詔詩。三月二十日，後魏驃騎將軍荊州刺史賈拔夫人元氏葬，信作墓誌。四月，齊遣使來聘。二十七日，信代陝西總管作移齊河陽執事文。五月己丑，帝制象經成，集百僚講說。集中有象戲賦、進象經賦表。六月，築原州及涇州東城。八月庚辰，盜殺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齊。九月辛卯，遣柱國齊國公靈率衆於宜陽築崇德等城。十一月十日，復作移齊河陽執事文。是月辛亥，柱國昌寧公長孫儉薨，以某年葬，信作碑文。

是歲，陳宣帝

太建元年

天和五年 庚寅。

七月以柱國譙國公儉爲益州總管。十月周驃騎大將軍開府侯莫陳道生葬。信作墓誌銘。十一月五日周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同州刺史爾綿永葬。有碑文。是月梁故鄧州刺史周大將軍義興公蕭世怡葬。信作墓誌銘。十二月平越嶺置西寧州。是冬齊將斛律明月寇邊。於汾北築城自華谷至於龍門。

天和六年 辛卯

正月詔柱國齊國公憲率師禦斛律明月。田弘爲柱國。三月齊國公憲自龍門度河。斛律明月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甲午大將軍杞國公亮爲秦州總管。庚子鷹門公田弘率師取齊宜陽等九城。太安公閻慶南陽公叱羅協等並爲柱國。按慶卽集中抗表致仕者也。協卽長孫夫人羅氏之父。五月景辰中山公訓爲柱國。按訓晉公護世子爲蒲州刺史。至建德元年從蒲州徵赴京師。子山就蒲州使君乞酒許乞酒一車未送者也。六月周大將軍趙公宇文廣葬。信著墓誌銘。八月癸酉省掖庭巨樂。後宮羅綺工人五百餘人。十月十日隴東郡公侯莫陳君夫人竇氏葬。信作墓誌銘。十一月六日周大將軍襄城公鄭偉葬。信作墓誌銘。是月十六日周安昌公夫人鄭氏葬。信作墓誌。又大將軍開嘉公柳遐葬。信作墓誌銘。稱天和某年附錄於此。是年齊王憲伐齊。信同盧愷並從軍行。有同盧記室從軍詩。

建德元年 壬辰

春正月帝幸玄都觀親御法座講說公卿道俗論難事畢還宮集中有奉和法筵應詔詩。二月趙國夫人紇豆陵氏葬。信作墓誌。誌稱天和七年。三月景辰誅大冢宰晉國公護。癸亥以太傅蜀國公尉遲迥爲太師。松滋公夫人尉遲氏墓誌云。

父太師柱國公是也。柱國鄆國公寶熾爲太傅。按熾爲趙國夫人紇寶陵氏之父。見墓誌。齊國公憲爲大冢宰。碑文云。建德元年。進爵爲王。仍拜大冢宰是也。柱國桓罕公辛威爲大司徒。碑文作天和元年爲異。四月甲戌。以滕國公道爲柱國。詔荊州安州江陵等總管。停隸襄州。庚寅。追尊昇陽公爲孝閔皇帝。癸巳。立魯國公贊爲皇太子。五月壬戌。帝以大冢宰百官於庭。詔求直言。公卿各引咎自責。其夜澍雨。八月十二日。周大將軍司馬裔葬。信著碑文。又作墓誌銘。十月庚午。詔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爲民。十一月二十二日。譙國夫人步陸孤氏葬。信作墓誌。

建德二年 癸巳。

春正月辛丑。祠南郊。乙巳。以柱國鷹門公田弘爲大司空。碑文作元年。大將軍徐國公若干鳳爲柱國。集中侍從徐國公。殿下軍行。卽若干鳳也。乙卯。嗣太廟。是月。周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同州刺史爾綿永夫人赫連氏合葬。信著碑文。閏月己巳。陳遣使未聘。二月二十三日。周車騎大將軍贈小司空宇文顯葬。信作墓誌銘。是月。省雍州內八郡。併入京兆馮翊。扶風咸陽等郡。三月癸巳。省六府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爲之官長。上士貳之。夏四月己亥。祠太廟。五月十一日。周太子少保陸逞薨。以明年正月葬。信著步陸碑文。六月庚子。省六府員外諸官。皆爲丞。秋七月己巳。祠太廟。自春末不雨。至於是月壬申。集百寮於大德殿。帝責躬罪已。間以治政得失。戊子雨。九月乙丑。陳遣使來聘。冬十月癸卯。齊遣使來聘。甲辰。六代樂成。帝御崇信殿。集百官以觀之。按天和元年。冬十月甲子。初建山雲儂。以備六代之樂。至是乃成。武帝造山雲儂。其辭多出於子山之手。集中郊廟燕社歌是也。其圓丘方澤。五帝歌辭。采入隋志。冬。陳拔壽陽。斬王琳。按王琳不受陳命。實梁室之忠臣。軍敗。爲吳明徹所殺。子山嘗寄詩云。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其見重如此。周大將軍閻慶。以是年抗表致仕。集中有爲閻大將軍乞致仕表。

建德三年 甲午。

正月壬戌，冊柱國齊國公憲，衛國公直，趙國公招，譙國公儉，滕國公道，並進爵爲王。己巳，祠太廟。三月癸酉，皇太后叱奴氏崩，帝居倚廬，朝夕共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詔皇太子贊，總釐庶政。五月庚申，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帝徒跣至陵所，辛酉，詔行三年之喪，練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公卿上表，固請俯就權制，過葬卽吉，帝不許。引古禮答之，羣臣乃止。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按，後周憲章，周禮復行三年之喪，其制最爲盡善。叱奴氏有廟，集中有獻文宣皇太后歌辭。十月景申，御正楊尙希，禮部虛愷，使於陳，愷卽詩集虛記室也。戊辰，雍州獻蒼烏，集中有齊王進蒼烏表。時齊王爲雍州牧矣。是月十五日，周儀同松滋公夫人尉遲氏葬，信作墓誌。十一月戊午，以柱國大司空上庸公陸騰爲

涇州  
總管。

建德四年 乙未。

正月戊辰，以柱國袍罕公辛威爲寧州總管。碑文云：授寧州總管，都督七州諸軍事，卽爲河州大中正。二月二十四日，周大將軍崔說，蔡信著碑文。三月景辰，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偉等，使於齊。按是秋高祖親戎東討，偉遂爲齊人所執。至六年，齊平，偉方見釋。集中有贈司寇淮南公詩，和淮南公聽琴，聞弦斷，淮南公卽元偉也。甲戌，以柱國趙王招爲雍州牧。是月，周車騎大將軍張慈，蔡信著賀婁公碑文。四月二十五日，周柱國大將軍紇干弘，蔡信著碑文。紇干弘，卽田弘也。七月，下詔伐齊。趙王招爲後三軍總管，答趙王啓云：張幕全韓，連營上地，是也。時趙王爲雍州牧。齊王憲率衆二萬，趣黎陽。壬午，上親率六軍，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丁未，拔之，進攻子城，未克。上有疾，還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是月，周驃騎大將軍冠軍

庚子山年譜

伯榮烈李夫人塋信作墓誌。閏十月以柱國齊王憲爲上柱國。信時爲洛州刺史。爲政清淨。吏人安之。時陳氏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高祖惟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並留而不還。按南史殷不害傳。太建七年。自周還陳。是歲陳太建七年。陳氏請褒及信。周朝惜而不遣。卽是年也。時年六十有四。

建德五年 丙申

二月辛酉。遣皇太子斌巡撫西土。仍討吐谷渾。戎事節度。並宜隨機專決。三月壬寅。至自同州。文宣皇后服再拜。戎申祥。集中移虜留使文入境以來。國祥甫邈。按武帝服三月。祥二月。太子巡撫西土。知虜謂吐谷渾。渾王遣使入境以來。國祥甫邈也。六月辛亥。祠太廟。九月己酉。帝總戎。癸亥。帝至晉州。遣齊王憲率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齊王碑文云。又加王精兵六萬。長圍晉州。自爾卽爲前鋒。橫行入鄆是也。齊衆潰。遂克晉州。齊主留安德。王延宗守晉陽。而奔鄆。延宗自稱帝。遂攻拔之。

建德六年 丁酉

正月乙亥。齊王傳位於其太子恆。改元承光。自號爲太上皇。壬辰。帝至鄆。齊王先於城外掘塹豎柵。癸巳。帝率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鄆。集中有奉和平鄆應詔詩。賀平鄆都表。表云。蒞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遣主簿陪臣曹敏。奉表以聞。是信時爲洛州刺史。在洛州爲長安之東。故云東藩。是月。遣吐谷渾使信作移虜留使文。按移文云。某入境以來。國祥甫邈。自秋迄冬。未申款接。又云。時常獻歲。惟新三元。告慶陽和。旣動澤漸萬邦。便當遣使相隨。永敦隣睦。故移知渾王。遣使在建德五年二月。留至是年正月。發遣歸國。故作移文也。六月癸亥。於河州雞鳴防。置旭州。甘松防。置芳州。廣川防。置弘州。七月景戌。行幸洛州。己丑。詔山東諸州舉有才望者。赴行在所。共論政事得失。信時爲洛州刺史。有奉報寄洛州詩。尋徵爲

司宗中大夫。十一月稽胡反。遣齊王憲率軍討平之。齊王碑文亦序其事。

詔自永熙已來江陵良人沒爲奴婢者並宜放免所在附藉一同民伍。

### 宣政元年 戊戌

正月壬午行幸鄴宮分湘州廣平郡置洛州清河郡置貝州黎陽郡置黎州汲郡置衛州分定州常山郡置恆州分并州上黨郡置潞州辛卯行幸懷州癸巳幸洛州詔於懷州置宮三月戊午於蒲州置宮廢同州及長春二宮大將軍王軌破陳師於呂梁擒其將吳明徹等俘斬三萬餘人明徹誌銘亦稱其事周封徹爲懷德郡公六月丁酉帝崩甲子誅上柱國齊王憲碑文云二十八日齊王憲薨

### 宣帝

周書本紀曰帝諱贇字乾伯高祖長子也建德元年立爲皇太子宣政元年六月高祖崩卽皇帝位在位二年傳位於太子衍自稱爲天元皇帝大象二年崩諡曰宣葬定陵

### 大象元年 己亥

按滕王適序歲在屠維龍居淵獻春秋六十有七知是年己亥子山年六十七也正月癸巳改元大成癸卯封皇子衍爲魯王戊午立魯王衍爲皇太子二月辛巳傳位於皇太子衍改大成元年爲大象元年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有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爲節皇帝衍稱正陽宮集中有賀傳位於皇太子表四月乙巳祠太廟五月辛亥以洛州襄國郡爲趙國以荊州新野郡爲滕國令趙王招滕王適等並之國按滕王以是年撰庚開府集二十卷在新野製序寄

至長安。子山作啓謝之。遙寄於彼。故云。至郡可期。從梁有日。又云。魚腸尺素。鴈足數行。書此謝辭。終知不盡。皆遙寄之文也。是年信以疾去職。

大象二年 庚子。

四月己巳。祠太廟。己卯。詔死罪並降從流。流罪從徒。五歲刑已下。悉皆原宥。壬午。幸中山祈雨。至咸陽宮。雨降。按集中有寧晴應詔詩。同顏大夫初晴和趙王喜雨。和李司錄喜雨諸篇。自明帝二年。保定三年。建德元年。二年並有祈雨喜雨之事。子山諸詩。以英華類聚一處。未詳何年所作。故備錄焉。五月乙未。宣帝寢疾。詔隋國公楊堅入侍。丁未。追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己酉。帝崩。矯制以隋國公堅受遺輔政。七月丁未。隋公楊堅爲都督內外諸軍事。遣王招以謀執政被誅。是月二十八日。陳將吳明徹卒於長安。至八月十九日。寄葬京兆。信作墓誌。八月丁卯。封上柱國。桓罕公辛威爲宿國公。移相州於安陽。分相州陽平郡置毛州。昌黎郡置魏州。九月辛丑。分潼州管內新遂善合及瀘州管內瀘戎六州並隸信州總管府。壬子。隋公楊堅爲大丞相。尋加大冢宰。五府總於天官。十一月十日。周兗州刺史廣饒公鄭常。常賜姓宇文。集中有宇文公神道碑。又著鄭常墓誌銘。十二月甲子。大丞相隋國公楊堅進爵爲王。以十郡爲國。丁未。滕王適以謀執政被誅。

靜帝

周書本紀曰。帝諱衍。後改爲闡。宣帝長子也。大象元年正月。封魯王。立爲皇太子。二月。宣帝於鄴宮傳位。授命居正陽宮。二年。宣帝崩。帝入居天臺殿。正陽宮。大定元年二月。禪位於隋。五月壬申。崩。諡曰靜。葬恭陵。

大定元年 辛丑。



隋開皇元年

正月壬午改大象三年爲大定元年。二月庚申隋王楊堅爲相國總百揆備九錫之禮甲子隋王楊堅稱尊號改爲開皇元年。按北史隋開皇元年庚信卒滕王序已亥爲六十七歲知子山卒時年六十九歲也。又按辛威碑文開皇元年七月某日反蔡河州碑銖猶出信手。子山之歿當在秋冬矣。

璠按庾子山以梁武帝天監十二年癸巳某月日生。大通元年丁未十有五歲侍梁東宮講讀。起家湘東王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中大通三年辛亥年十九歲。晉安王爲皇太子。與父肩吾及東海徐摛。摛子陵竝爲抄撰學士。宮中號徐庾體。大同六年壬戌三十歲。爲郢州別駕。時安城郡人劉敬躬反。信與湘東王論中流水戰事。深爲武帝所賞。遂擒敬躬。斬之都市。大同十一年乙丑三十三歲。爲通直散騎常侍。與徐君房聘于東魏。中大同元年丙寅三十四歲。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太清二年戊辰年三十有六。遇侯景之亂。簡文帝命以本官率宮中文武千人營朱雀航北。景至以衆先退。遂爾西奔。至大寶

三年辛未三十九歲。夏四月。途遇侯景襲郢之兵。潛跡江夏。景退。至郢州。時刺史蕭詧。昔爲幼童。與信有斷袖之歡。信至。接信甚薄。是年秋。奔江陵。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遂遭父喪。時年四十。承聖元年壬申。四十一歲。轉右衛將軍。襲爵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承聖三年甲戌。四十二歲。聘于西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是年魏師來伐岳陽。王率衆會之。江陵陷。魏人戕帝。立蕭詧爲梁王。都江陵。獻俘長安。信爲魏相安定公所知。其老幼入關。特蒙禮送。由是烝烝色養矣。卽以是年仕魏。拜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敬帝太平元年。魏恭帝之三年也。魏禪周二年。梁亦禪陳。於是陳氏王江表矣。周孝閔帝踐阼時。年四十有五。封臨清縣子。邑五百戶。除司水下大夫。出爲弘農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周閔帝卽世。明帝立。帝好文學。深加優禮。武成二年。四十七歲。與王褒庾季才等。竝爲麟趾學士。得預校書。俄拜洛州刺史。明帝崩。武帝立。

亦復好之如明帝焉。建德四年。陳之太監七年也。南北通好。陳氏乃請王褒及信十數人。高祖惟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竝惜而不遣。時年已六十四矣。建德六年。猶治洛州。尋徵爲司宗中大夫。宣帝大象元年己亥。六十七歲。以疾去職。是年滕王道撰集二十卷。靜帝大定元年。卽隋開皇元年辛丑。六十有九卒。自梁武帝天監十二年。至隋開皇元年。凡六十九年。謹纂年譜四十五歲。敬帝太平二年以上。梁未亡時。皆取南朝正朔。每年附錄東西二魏。及岳陽西附。江陵立故主之仇。陳氏南遷。建鄴蹈讓王之轍。子山旣餐周粟。此二十三年。用後周年號。末附梁陳二主。猶魏志也。信仕周位望通顯。凡歷二十八年。以壽終。信事母以孝聞。惟丁母憂未詳何年。其孝情毀至。曾爲晉公所嘆。當在護誅之前。建德以上事也。餘備列年譜。南北二史。凡于子山集中。有相發明者。亦兼及之。昔漢有二帝。魏稱三祖。求之異代。且曰才難。信在江南。則有梁武帝二子簡文元帝。及過江北。則有周太祖二子世宗高祖。竝新情豔。

發雅辭雲委。又得滕趙諸王周旋款至。皆一時之俊。君臣酬唱之際。文人遇合。可謂至矣。



璠曰。昔者掌庾命氏。在于唐時。陽陵著姓。盛于晉代。入南陽取樊氏之陂。遷江陵居宋玉之宅。遂昌而下。載在史籍。可得稱焉。若夫上行先生。既與徵士齊名。子山入關已後。又與叔奕竝校書麟趾。於滔凡歷八世。兩人祖孫。行跡略同矣。黔婁兄弟。清節文章。孝友。肩吾瓊文。特爲於陵友愛。又有良子。文藝自過。此小庾風流。所以跨躡南北者也。

# 庾信本傳

出北史李延壽撰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易

周書本傳云齊徵士

父肩吾

周書云梁散騎常侍中書令

竝南史有傳

注見滕王序

信幼而俊邁聰敏

絕人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

周書此下云起家湘東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時肩吾為

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云云

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右衛率摛子及信竝為抄撰學士父子東

宮出入禁闔恩禮莫與比隆既文竝綺豔故世號徐庾體焉

南史曰徐摛字士秀東海刺人也晉安王綱入為皇太子轉家令兼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既別春坊盡

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子陵字孝穆王立為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北史文苑傳曰徐陵庾信分路揚鑿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采辭尚輕險情多哀思文中子曰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按徐庾竝稱蓋子山江南少作宮體之文也及至江北而庾進矣是以輕險之目楚既失之夸誕之評齊未為得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都下莫不傳誦累遷通直散騎常侍

周書曰累遷尚書度支郎中

直正員郎出為郢州別駕尋遷通直散騎常侍

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

梁大通六年魏武帝永熙三年魏武帝西都長安為西魏高歡別奉清河王庶子善見為主徙都鄴是為東魏魏於是始

牙爲兩。隋書地志曰。魏郡鄴縣。東魏所都。按子山聘魏。南史梁書紀年闕文。考魏齊諸書。子山副徐君房。將命至鄴。魏令祖孝隱。盧孔景等。宴梁使。故集中有將命至鄴。酬祖正員詩。祖正員。卽祖孝隱也。及魏使尉。魏肇師來聘。梁朝又令庾信。徐君房。同宴魏使。其文章辭令。皆足稱也。北齊書祖瑋傳云。瑋弟孝隱。魏末爲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孔景之徒。並降階攝職。更遞司賓。西陽雜俎云。梁徐君房。勸魏使。射蓮酒。一輸卽盡。笑曰。奇快。瑋曰。卿在鄴飲酒。未嘗傾卮。武州已來。舉無遺滴。君房曰。我飲實少。亦是習慣。徵學其進。非有由然。庾信曰。庶子年之高卑。酒之多少。與時升降。使不可得。而度魏肇師曰。徐君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十復作。若爲重輕。又云。梁宴魏使。魏肇師舉酒勸陳昭曰。此席已後。便與卿少時阻闕。念此甚以悽眷。昭曰。我欽仰名賢。亦何已也。路中都不盡。深心便乖隔。泣歎如何。俄而酒至。鸚鵡杯。徐君房飲不盡。屬肇師。肇師曰。海蠶蜿蜒。尾翅皆張。非獨爲玩好。亦所以爲罰。卿今日真不得辭責。信曰。庶子好爲術數。遂命更滿。君房謂信曰。相持何乃急。肇師曰。此謂直道而行。乃非豆糞之喻。君房乃覆碗。信謂肇師曰。適信家餉。致濡醪酒數器。泥封全。但不知其味若爲。必不敢先嘗。謹當奉薦。肇師曰。每有珍藏。多相費累。願更以多慚。又曰。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莫均語。恐不足用也。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鸚鵡賦。翻銜潘尼二集。並載奕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何至於此。君房曰。詞人自是好相採取。一字不異。良是。後人莫辨。魏尉瑋曰。九錫或稱王粲。六代亦言曹植。信曰。我江南才士。今日亦無舉世所推。如溫子昇。獨擅鄴下。常見其詞筆。亦足稱是。遠名。近得魏收。數卷碑製作。富逸。特是高才也。按子山爲通直散騎常侍。聘魏。及還。爲正員郎。魏人來聘。對宴魏使。其文章辭令如此。還。滕道序云。還本。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

隋志丹陽郡建康縣侯

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

南史賊臣傳曰。侯景。魏之懷朔鎮人也。事爾朱榮爲定州

刺史。高歡誅爾朱氏。景以衆降。稍至吏部尚書。歡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仗任若己之半體。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表求降。帝封景河南王大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二年八月。景遂發兵。反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



北及景至微航始除一舶見賊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南塘游軍復閉航度景皇太子以臺城陷後信奔於江陵臺城本吳復苑城晉建康

宮城江陵漢南郡江陵是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卽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侍郎周書作常侍聘於西魏

周書作來聘於我以其爲一代耑史也今以子山之志故錄是篇若春秋鄭志宋志矣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累遷儀同三司周書云江陵平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

夫大都督尋進車驪大將軍儀同三司周孝閔帝踐祚封臨清縣子周書邑五百戶除司水下大夫出爲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爲政簡靜吏人安之周書爲政簡靜上時陳有多識舊章四字

氏與周周書作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武帝惟放王克殷

不害等周書列傳曰王褒字子淵琅琊臨沂人也美風儀善談笑博覽史傳尤工屬文元帝出降褒與王克劉毅宗懷殷不害等數

王克美容貌善容止仕梁歷司徒右長史尙書僕射臺城陷仕侯景位大宰侍中錄尙書事景敗克迎候王僧辯僧辯謂克曰王氏百

世卿族便是一朝而墜仕陳位尙書右僕射又孝義傳曰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性至孝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魏平

江陵失母所在時天寒雪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行哭尋求聲不暫輟過見死人溝中卽投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

得母尸卽江陵權殯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太建七年自周還陳除司農卿位至給事中是

陳氏請襲及信在太建七年周武帝之建德四年也

信及襲竝惜而不遣尋徵爲司宗中大夫

周書武帝紀云保定四年五月丁亥改禮部爲司宗

明帝武帝

周書作世宗高

祖稱其廟號也

竝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滕趙諸王

滕王道趙王招也

周旋欵至有若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託

焉惟王褒頗與信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

周書論曰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于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意味

於遠韻眩精于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誇目侈于紅紫蕩心逾于鄭衛昔楊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按子山少年宮體之作當時習稱徐庾及至晚年又與王褒竝埒而後世無庾王之日若欲品藻斯文子山之作求之六季罕有其儔徐王二家難可提衡矣至其鄉關之文竝多哀思是亦大雅之遺而令狐以爲誇目蕩心詞賦之罪殆不然矣

信雖位

望通顯常作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

周書備載其文

大象初以疾去職

大象周宣帝年號

隋開皇元年卒

有文集二十卷

隋開皇元年即周靜帝大定元年也靜序禪位于隋改元開皇信卒時年六十九歲按此及滕王序竝稱文集二十卷惟隋書經籍志稱後周開府儀同庾信集二十一卷疑隋平陳以後得揚都之文較滕王本增多一卷也周

書卒不紀年亦不記其文集此爲較詳矣

文帝悼之贈本官加荆雍

周書作淮

二州刺史子立嗣

謝趙王啓云某息荀娘荀娘疑即庾立小字舊唐書賊薛舉傳曰仁杲舉長子也多力善

騎射軍中號萬人敵然所至多殺人納其妻妾獲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燻于猛火之上漸刺以啖軍士按此知立亦志節之士也

# 滕王迨原序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滕王道周文帝子也。周書列傳曰：滕開王迨，字爾固，少好經史，解屬文。武成初，封滕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六年，爲行軍總管，與齊王憲征稽胡，迨破其渠帥穆友等，還除河陽總管。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其年伐陳，詔迨爲元帥，節度諸軍事。大象元年五月，詔以荊州新野郡、邑萬戶爲滕，迨出就國。明年朝京，其年冬，爲隋文帝所害。國除，迨所著文章，頗行於世。按此序大象元年，滕王在新野時作，所撰止魏周著述，不及梁時，蓋以太清亂，江陵兵燹之故。今集中多雜南朝舊作，又非滕王故

本矣。序出文苑英華，今

錄爲弁首，加注釋焉。

蓋聞五聲調應，則宮徵成其文。

左傳晏子曰：五聲六律，杜預注云：五聲，宮商角徵羽。

八音克諧，則絃管和其韻。

尚書曰：八音克諧，周禮大師職云：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

竹也。所以周南召南之篇，爲風人之首。小雅大雅之作，實王政之由。

子夏詩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雅者，正也。政有大小，故有大雅焉，有小雅焉。詩譜曰：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大雅小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也。

復其英華疑作有

陽春白雪之唱，郢中之曲彌高。

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

人，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秋風黃竹之詞，伊上之才尤盛。

穆天子傳曰：天子遊黃臺之丘，獵於萃澤，有陰雨，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之，曰：我徂黃竹，員閔寒，乃宿於黃竹，孔安

國曰伊水出陸渾山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時穆王都西京故曰伊上

遂能弘孝敬。敍人倫。移風俗。化天下。兼夫吟詠情性。沉鬱文章。

者。可略而言也。楊雄為方言。劉歆與雄書曰。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志。不能成此書。

開府司宗中大夫義成

周書作城

公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

也。

周書武帝紀云。保定四年五月。改禮部為司宗。隋書地理志。襄陽郡穀城縣。舊曰義城。置義城郡。又西魏益州。有義城郡。義城縣。庾氏之先。本鄱陵人。晉世居新野。元帝時。徙江陵。周書北史及此序。皆云南陽新野。以其本新野人。蓋西晉時。邑居也。注見哀江

南。若夫有周之時。掌庾原其得姓。皇晉之代。大尉闡其宗譜。

左氏傳曰。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是庾氏得姓之先。為掌庾大夫。在於有周之時。哀江南賦云。掌庾承

周矣。詩大雅甫田曰。曾孫之庾。又楚茨云。我庾維億。毛傳曰。露積曰庾。鄭箋曰。庾。露積穀也。周語曰。野有庾積。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為庾。史記文帝紀曰。發倉庾。如淳曰。水漕倉曰庾。胡廣漢官解詁曰。在邑為倉。在野為庾。索隱曰。郭璞注三蒼云。庾。倉無屋也。或云。堯時。有掌庾大夫。以官命氏。按梁元帝庾承先墓誌云。悠悠掌庾。與自陶唐。伯舅居晉。連鑣渭陽。謂唐堯時。已有掌庾。至太尉庾亮。為晉外戚也。晉書曰。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咸康六年。薨。贈太尉。亮父琛。在外戚傳。琛永嘉初。為建威將軍。過江。為會稽太守。子山八世祖。滔。亦隨晉元帝過江。為散騎常侍。且滔未徙江陵之先。滔居新野。而明穆皇后之族。家于鄆陵。是太尉亮。乃信遠祖之族。非其本祖也。以其晉世椒房。氏族極盛。故稱引之。云闡其宗譜矣。

烏奕氤氳。布在方策。國史

家牒。世竝詳焉。

班固典引曰。烏奕乎千載。注。蔡邕曰。烏奕。光曜流行貌。呂向曰。烏長。奕。盛也。周易曰。天地氤氳。萬物化生。禮記鄭注云。方版也。策簡也。說文曰。牒。札也。

八世祖滔。散騎常侍。領大

著作。遂昌縣侯。

晉書地理志。遂昌縣屬東陽郡。北史庾季才傳云。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徙居南郡。江陵。哀江南賦云。彼淩江而建國。始播遷於吾祖。分南陽而賜田。裂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

是酒爲徒居江陵一代之祖也。梁元帝庾肩吾墓誌云：掌庚命族，世濟琳琅，遂昌開國，蟬聯冠冕，是也。

祖易徵士，隱遁無悶，確乎不拔。

二語出易

宋終齊季，早擅英聲。

南史列傳

曰：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徙居江陵。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齊臨川王映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辭不受。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承映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硯、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遠亮，昔聞巢許，今觀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三年，詔徵爲司空主簿，不就。卒。梁元帝庾肩吾墓誌云：父易，高尚其道，肥遁居貞，闕吏早逢，夙表真人之氣，少徵晚映，還彰隱士之星。哀江南賦亦稱其祖爲少徵真人，天山逸民矣。劉氏國號曰宋，蕭氏國號曰齊，言易在宋齊二代有盛名也。

父肩吾散

騎常侍中書令文宗學府智囊義窟鴻名重譽獨步江南

梁書列傳曰：庾肩吾，字子慎，八歲能賦詩，特爲兄於陵所友愛，初爲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歷王府

中郎雲鷹參軍，並兼記室參軍。中大通三年，王爲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諮議參軍。俄以本官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錄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初，太子在藩，雅好文學，時肩吾與東海徐摛等同被接賞，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等充其選。太清中，侯景寇京都，及太宗卽位，以肩吾爲度支尚書。時上流諸蕃，並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喻當陽公大心，大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幾卒。文集行於世。南史本傳云：肩吾字慎之，爲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及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侯。卒，贈散騎常侍中書令。餘同梁書。梁元帝集中有中書令庾肩吾墓誌銘。後漢書崔駰傳贊曰：崔爲文宗，世擅雕龍。史記曰：秦樛里子號智囊。書曰：晁錯號智囊。後漢書曰：魯匡，王莽時爲竊和，有術數，號智囊。晉書曰：宣帝舉兵廢曹爽，桓範出赴喪，宣帝曰：智囊往矣。又杜預號智囊。義窟未詳。江南楚地，戰國時荆郢間，俱稱江南。肩吾家本江陵。哀江南賦：樛模盛於漳濱，亦謂江陵也。

或昭或穆，七世舉秀才。且

珪且璋，五代有文集，貴族華望盛矣哉。

七世自酒至肩吾，凡七世也。五代肩吾，肩吾父易，易父道驥，驥父政，政父某，凡五代也。政父未詳。昭穆如父爲昭，子爲穆。左傳文之昭也，武之穆也。詩大雅云：如珪

如璋令聞令望。謝承後漢書曰。郭林宗嘆劉儒有圭璋之質。南史。庾於陵文集十卷。隋書經籍志。梁度支尚書庾肩吾集十卷。其餘文集。史或缺文。按此知子山以上五代皆有文集也。按文苑英華本。此下有幼而清惠。唯良之美。稱共治之能。十三字。接佩犢帶牛。有俛嬰塗。至王公名貴。盡為虛蕪。接信降山嶽之秀。至出為弘農守。職實剖符。寄深分竹。下接加以冥心資敬。篤信天倫云云。以子山少長爵秩推之。明是錯簡。今為改正。仍存舊本。以備參考。

烟霞之秀。器量侔瑚璉。志性甚松筠。

論語曰。瑚璉也。鄭注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世說曰。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羊曰。故當以為接神之器。

妙善文詞。尤工詩賦。

信降山嶽之靈。英華作隆。繼

窮緣情之綺靡。盡體物之瀏亮。

陸機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

誄奪安仁之美。碑有伯喈之情。箴似楊雄。書同阮籍。

晉書曰。潘岳字安仁。辭藻絕麗。尤善為哀誄之文。續漢書曰。蔡伯喈為郭林宗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惟有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後漢書曰。初楊雄依虜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劉駒餘增補十六篇。胡廣復作四篇。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世說曰。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辭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諭。司空鄭中。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

少而聰敏。綺年而播華

譽。齟齬而有俊名。孝性自然。仁心獨秀。忠為令德。言及文詞。穿壁未勤。映螢愈甚。

西京雜記曰。匡衡字穉圭。勤學而無燭。隣舍有燭而

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其光而讀之。續晉陽秋曰。車胤字武子。南平人。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得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

若乃德聖兩禮。韓魯四詩。

漢書儒林傳曰。梁戴德延君。戴聖次

君。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之學。又曰。韓嬰。燕人。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又曰。申公魯人也。獨以詩經為訓。事景帝。為太子太傅。免。去武帝使安

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四詩者。漢書藝文志曰。漢興魯申公爲詩訓詁。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三家皆列于學宮。又有毛公之學。按魯申公。齊轅固。燕韓生三家。加趙人毛公。此四詩也。志又云。詩經二十八卷。魯韓齊三。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著作齊詩。韓嬰作韓詩。按此三詩。加毛公作毛傳。亦四詩也。

### 九流七略之文。萬卷百家之說。

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

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博物志曰。蔡邕有書近萬卷。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後漢書伏湛傳曰。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注云。中書內中之書也。藝文志。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其成數也。

### 名山海上。金匱玉版之書。魯壁魏墳。縹帙細囊之記。

司馬遷報任安書曰。僕誠著此書。藏諸名山。後漢書曰。荀爽遭黨錮。隱於海上。又遁漢濱。以著書爲事。顯爲新

書。凡百餘篇。任昉王文憲集序云。海上名山之旨是也。太史公序曰。石室金匱之書。案隱曰。國家藏書之處。漢書疊錯傳曰。平陽侯宙等曰。刻於玉版。藏於金匱。後漢書張衡傳曰。清河宋景。以歷推言。水災僞稱洞視玉版。漢書魯恭王傳曰。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於其壁間。得古文經傳。王隱晉書束皙傳曰。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有周易上下經二卷。紀年十二卷。政語十一卷。周王遊行五卷。說穆王遊行天下之事。今謂之穆天子傳。郭璞穆天子傳序曰。太康二年。汲縣民不准盜發古塚。所得書也。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塚也。於世本。蓋襄王也。亦見杜預春秋後序。梁昭明文選序云。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呂向曰。縹青白色。囊有底袋也。用以盛書。緗淺黃色也。帙書衣也。劉熙釋名曰。緗。桑也。如桑葉初生之色也。縹猶漂。漂淺青也。有碧縹。有天縹。有骨緗。各以其色所象言之也。

### 莫不窮其枝葉。誦其篇簡。

言以上諸書。皆能窮究也。

### 豈止仲任一見

### 之敏。世叔五行之速。

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又曰。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少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俱下。

強記獨絕。博物不羣。年十五侍梁東宮講讀。

爲梁昭明太子東宮講讀也。時梁武帝大通元年。哀江南賦云。王子濱洛之歲。闔成射策之年。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是東宮講讀時年十

五。雖桓麟十四之歲。答宿客之詩。

文士傳曰。桓麟伯父烏。官至太尉。麟年十二。在座。烏告客曰。吾此弟子。知有異才。殊能作詩賦。客乃作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惟二子。今則桓生。麟卽應聲答曰。邈矣甘

羅。超等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予。雖弱殊才。偉年仰慙。二子俯愧。過言。

魯連十二之年。杜堅離之辨。

魯連子曰。齊辯士田巴。服祖丘。議殺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霸。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

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入千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匪或斯尚。同日語哉。言桓麟魯連二子不是過也。玉墀射策。高等甲科。公孫金馬之時。仲舒鴻漸之日。

未能連類。曾何足云。

漢書曰。匡衡射策甲科。以不應命。除爲太常掌故。師古曰。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丙科補文學掌故。又漢書曰。公孫弘拜爲博士。符詔金馬門。楊雄解嘲云。公孫創業於金馬。是也。漢書贊

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又云。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

解褐授安南府行參軍。尺木未階。高衢方騁。

吳志太史慈傳注云。孫策出教曰。龍欲騰。先階尺木。王燦登

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

尋轉尙書度支郎中。壯歲精練。必以吏能。上象列宿。非因忿氣。

漢官典職云。尙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尙書郎中。歲滿稱尙

書郎。三年稱侍郎。凡三十三人。選吏能者爲之。華嶠後漢書曰。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明帝謂羣臣曰。夫郎中。上應列宿。出守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

夜不離閣。無愧於黃香。開霧覩天。有



同於樂廣。

後漢書曰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也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閣王隱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南陽清人也爲尚書令衛瓘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每見此人晏然若開雲霧視青天

任爲郢州別駕刺

史之半驥足斯展。

郢州漢之江夏吳曰武昌是也隋志江夏郡舊置郢州庾亮答郭豫書曰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同宣王化於萬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蜀志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肅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

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於時江路有賊梁先主使信與湘東王論中流水戰事醜徒聞其名德遂卽散奔深爲梁主

所賞。

南史武帝紀云大同八年春安城郡人劉敬躬挾左道以反江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中兵曹子鄴討擒之送於都斬之建康市哀江南賦云論兵於江漢之君是也先主梁武帝也梁書云天監十三年立皇子繹爲湘東王

蓋善戰者

不陣此之謂乎。

穀梁傳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注云帥衆素嚴不須糧軍列陣也

兼通直常侍使於魏土接對有才辨。

本傳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甚爲鄴下所稱賦云拭玉

於西河之主是也。

雖子貢之旗鼓陳說仲山之專對智謀無以加也。

史記曰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利口巧辭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韓詩外傳曰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

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丘將啓汝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詩大雅蕤民云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又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於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毛傳曰仲山甫樊侯也

還本國爲正員郎職位清顯以望以實又爲東宮領直春宮兵

馬竝受節度龍樓蘭綺寵寄逾隆。

本傳云爲東宮學士哀江南賦云遂崇文而會武又有掌兵典午之詞知東宮領直節度兵馬故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是其任兼文武者也漢書成帝紀曰上常

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宴曰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爲名也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闕 值侯景篡逆攻圍淮海建康宮殿非無流矢之兵丹陽帝居遂

有生荆之痛 梁書帝紀云太清元年侯景陷建業二年臺城陷三年武帝崩簡文帝即位改元爲大寶元年冬十月侯景逼帝幸西州曲宴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二年廢帝爲晉安王矯帝詔以爲次當支庶宜歸正嫡禪位於豫章

王棟使呂季略令帝寫之帝書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越升非次遂主震方嗚咽不能自止賊衆皆爲掩泣乃幽帝於永福殿省冬十月帝崩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篡位建康梁之所都漢之丹陽郡也隋志丹陽郡江寧梁置丹陽郡及南丹陽郡有秣

陵建康同夏三縣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縣賁父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淮南子曰白刃合流矢接呂氏春秋云子胥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矣漢書伍被曰臣今見宮中生荆棘 出往上

流來歸全楚 本傳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後信奔於江陵江陵楚地漢書項籍傳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據上游文穎曰水之流上游或作流漢書音義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

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時元帝承制 於時州后卽湘東王 梁元帝也時元帝承制江陵 其後封豕旣誅長蛇受戮湘東有雪耻之

功淮海有勤王之旅同少康之復夏若太戊之紹殷卽於荆江驟置文物 梁書元帝紀云大寶二年九月簡文帝崩王僧辯等奉表勸進帝不許而

四方表勸前後相屬乃下令斷表承聖元年二月王僧辯衆軍發自潯陽帝馳檄四方購獲景封萬戶開國公絹布五萬疋三月僧辯

等平景傳首江陵斬賊左僕射王偉於江陵市四方征旗王公卿士復勸進乃許之卽位於江陵左氏傳曰吳爲封豕長蛇流災上國

封豕喻侯景也湘東雪耻謂平侯景也淮海勤王謂王僧辯等軍也左傳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又哀元年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

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逃奔有虞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以收夏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史記曰殷道衰

諸侯或不至。帝太戊。伊陟爲相。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復爲梁後主蕭繹御史中丞。

繹。梁元帝諱也。本傳。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晉書職官志曰。御史中丞。本秦官也。秦時御史大夫有二丞。其一御史丞。其一爲

中丞。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漢因之。元壽二年。御史中丞爲臺主。歷漢東京至晉。因其制。以中丞爲臺主。

中興司直具瞻斯在。

詩云。邦之司直。又云。民具瞻瞻。

貴戚斂手。豪族

屏氣。

後漢書曰。鮑未爲司隸校尉。鮑恢爲都官從事。帝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謝承後漢書曰。吳郡王闓爲冀州刺史。不畏豪族。後漢書曰。李膺拜司隸校尉。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

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豐

貂右弭。戎章再徙。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金鞶右貂。貂取內勁悍。而外溫潤。王隱晉書曰。顧凱之拜散騎常侍。表云。不悟陛下聖恩所加。登之常伯之列。飾以貂璫之暉。戎章再徙。謂爲右衛將軍也。

阮藉非好之

職。鄭默參乘之官。

晉書阮籍傳曰。高貴鄉公卽位。封關內侯。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晉魏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又鄭默傳曰。默爲散騎常侍。武帝出祀南郊。詔使鄭默驂乘。

著德

廊廟切問近對。

史記曰。賢人深謀于廊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韋爲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蔡質漢儀曰。侍中常伯。切問近對。喻旨公卿。

拜武康縣開國侯。

晉書地理志云。吳興郡武康縣。故防風氏

開國承家。信圭是執。河帶山礪。貽厥於后。

謂屑吾封武康縣侯。子山襲父爵也。周易師卦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周禮。諸侯之禮。執信圭。漢書功臣表。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

以永存。爰及苗裔。應劭曰。帶。衣帶也。礪。砥礪也。

卽以本官奉使大國。

謂聘四

光華重出。原隰再來。

詩云。皇皇者華。於彼原隰。

太祖夾輔魏朝。作相關

右。太祖周太祖宇文泰。魏之安定公也。高歡之亂。太祖奉帝都長安。故曰作相關右。

三分有二。九合一匡。

出論語。

德邁晉宣。雄踰魏武。

晉宣帝司馬懿。魏武帝曹操也。謂周太祖將有

魏室功業過於功高網地道映在田呂氏春秋曰湯見祝網者置四面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之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以網其國四十非徒網鳥也易曰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亦見子山賜職如舊屬我太祖獻策魏帝命將荆衡謂平江陵也元帝紀云先是魏使宇文仁恕來聘帝接仁恕有關魏相安定公慙焉使於謹來

攻是江陵之師為周太祖獻策也安定公周太祖也尋值本朝青蓋入洛續漢志曰王車朱班輪青蓋左右駢駕三馬本朝謂周也時未受禪為王爵故曰青蓋於是拾節入仕乃沐霸恩

改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戎號光隆比儀台鉉天文志有三台周易云鼎玉鉉高官美官有踰舊國舊國謂梁也莊子曰

舊都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義城公王沉晉代始授此榮黃權魏時首膺斯命晉書曰王沉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武帝受禪以使命之勳轉

驃騎將軍進爵為公蜀志曰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先主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於魏景初三年權遷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降在季

世秩居上品爵為五等榮貴兩朝晉書職官志曰開府儀同三司漢官也廢帝延平元年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也驃騎車

騎將軍開府者皆為位從公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品秩第一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兩朝謂魏周也出為弘農郡守職實剖符寄深分竹本傳云周孝閔踐阼封臨清縣子除司水大夫出為弘農郡守隋志

云河南陝縣後魏置陝州弘農郡又志稱弘農郡弘農舊置西恆農郡後周廢漢書文帝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張宴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佩犢帶牛有倖

龔遂。漢書曰龔遂爲渤海太守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實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歛益畜果實葵菜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訟獄息止桑枝麥穗無

謝張堪。後漢書曰張堪字君游光武時爲漁陽太守捕擊姦滑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乃於狐奴入爲司憲中大夫帥掌開稻八十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之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三勅之法助宣五禁之書秋府得人於斯爲盛。易曰君子以明罰勅法三勅疑作三刺禮記曰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鄭注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周禮司刺掌三

刺三宥三赦之法又曰士師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書而懸於門閭秋府謂司憲大夫卽古秋官司寇之職也嘗正旦上府賦詩曰詰旦

啓門闌繁辭擁筆端蒼鷹下獄吏獬豸飾刑官司朝引玉節盟載捧珠盤窮紀星移次歸餘律未殫雪

高三尺厚冰深一丈英華作寸寒短筍猶埋竹香心未起蘭孟門久失路扶搖忽上搏栖鳥還得府棄馬復

歸欄榮華名義重虛薄報恩難枚乘還起疾貢禹遂彈冠方垂蓮葉劍未用竹根丹一知玄象法詎思

垂釣竿注見第四卷詩集其王事之中優游如此出爲洛州刺史隋志河南洛陽後魏置司州東魏置洛州後周置東京六府總管德茂襄帷才膺刺

舉後漢書曰賈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驟駕垂赤帷裳迎于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姓聞風者自然竦震其諳威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漢官儀曰刺舉州事吏不敢

賄人不忍欺。

後漢書曰楊震爲荊州刺史。知其民王密舉爲茂才。除昌邑縣令。震改爲東萊太守。路經舊徑。密夜懷金十金奉公。公不受。密曰。無知莫若夜。公曰。天知神知。我知汝知。何謂無知。漢書曰。韓延壽爲東郡守。民不忍欺。

上洛

童兒如逢郭伋。商山故老似值劉弘。

後漢書曰。郭伋在并州。素給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

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到。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晉書曰。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有幹略政事之才。太安中。使持節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又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討斬張昌。悉降其衆。弘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位至車騎將軍。開府。弘子璠爲順陽內史。江漢之間。翕然歸心。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言子山在洛。如郭伋之治并州。劉弘之鎮襄陽也。上洛商山。皆洛州地。漢書弘農郡。有上洛縣。四皓隱於商山。

復爲司

宗中大夫。總轄禮府。佐治春卿。辨九拜之儀。教六詩之義。

周禮宗伯禮官之職云。辨九擗。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擗。六曰凶擗。七曰奇拜。八曰褒拜。

九曰肅拜。以享有祭祀。擗音拜。又云。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謂司宗大夫。卽古宗伯禮官之職。是爲春官。故云禮府春卿矣。

自梁朝筮仕。周世驅馳。至今歲在屠維。龍居淵

獻。春秋六十有七。

爾雅曰。太歲在己曰屠維。在亥曰大淵獻。蓋己亥年也。歲陽在己。謂歲干也。歲陰在亥。謂歲支也。時周宣帝大象元年己亥歲也。隋開皇元年辛丑。信卒年六十九歲。

齒雖耆宿。文更新

奇才子詞人。莫不師教。王公名貴。盡爲虛襟。加以冥心資敬。篤信天倫。孝實人師。刑推士則。

世說曰。陳仲舉言爲士則。

行爲世說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忠恕不離於懷。

世說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忠恕見論語。

矜簡儼然。師心獨往。似陸機之愛弟。若

韓康之養甥

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弟雲字士龍又曰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爲殷浩甥浩素賞愛之小園賦云韓康則舅甥不別是也此云韓康養甥當是康伯之甥按康甥下鞠世說曰韓康伯母殷下鞠是其外孫又曰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下鞠見几惡欲易之答曰我若不隱此女何以得見古物以韓伯字康伯故曰韓康與後漢逸民韓伯休爲異也

環堵之間怡怡如也

禮記曰環堵之室

屢聘上國特爲太祖所知

江陵名士惟信而已綢繆禮遇造次推恩明帝守文偏加引接武皇英主彌相委寄

本傳世宗高祖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

密勿王事多歷歲年自攜老入關亟移灰瑄

晉書樂志曰取弘農宜陽金門竹爲瑄河內葭李爲灰以候氣氣至者灰去

烝烝色養勤同扇席

尙書曰克

譜以孝烝烝父弗格姦潘岳閒居賦曰尙能遑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晉書曰王延事親盡色養夏則扇席冬則以身溫被

及丁母憂杖而後起病不勝哀青鸞降宿樹之祥

白雉有依欄之感

謝承後漢書曰方儲字聖明幼喪父事母母終自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鸞鳥止其上續漢書曰申屠蟠陳留外黃人九歲喪父哀毀過禮廬於塚側致甘露白雉之祥

晉國公廟期受託

爲世賢輔

周書云晉蕩公護字薩保太祖之兄邵惠公顯之少子也太祖西巡至牽屯山遇疾馳驛召護護至涇州見太祖而太祖疾已綿篤謂護曰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濟諸子幼小寇賊未寧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免力以成吾志護涕泣奉行

至雲陽而太祖崩護祕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冲弱疆寇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于是衆心乃定孝閔踐阼拜大司馬封晉國公

見信孝情毀至每日憫嗟嘗語人曰庾信南

人羈士至孝天然居喪過禮殆將滅性

禮記喪服制曰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寡人一見遂不忍看其至德如此

被知亦如此。昔在揚都，有集十四卷。值太清罹亂，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即重遭軍火，一字無

遺。今之所撰，止入魏已來。爰洎皇代，凡所著述，合十二卷，分成兩帙。附之後爾。

按此及北史皆云文集二十卷，惟隋書經籍志稱二十一

卷集中詩賦多雜梁時舊作，疑是平陳後所得，增多一卷，且今所貽留亦非滕王故本，大抵建業之文，猶有存者，而江陵軍火無遺一字矣。

余與子山夙期款密。

本傳滕趙諸王周旋款至，知滕王與子山其交最為款密也。

情均縞紵，契比金蘭。

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欲予製序，聊命翰札。幸無愧色。

非有絢章，方當貽範。摺紳懸諸日月焉。

後漢書曰：郭泰卒，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馬融論語注曰：絢，文貌。司馬相如封禪書

曰：因雜摺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摺，赤白色。紳，大帶。揚雄答劉歆書曰：張伯松不誦雄之文，然亦有以奇之。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庾子山集目錄

卷一賦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

小園賦

竹杖賦

叩竹杖賦

枯樹賦

傷心賦

象戲賦

春賦

七夕賦

目錄

庾子山集

燈賦

對燭賦

鏡賦

鴛鴦賦

蕩子賦

卷二賦

哀江南賦

卷三詩

奉和汎江詩

奉和山池

陪駕幸終南山和宇文內史

和宇文內史春日遊山

遊山

和宇文京兆遊田

奉報寄洛州

奉報窮秋寄隱士

上益州上柱國趙王二首

謹贈司寇淮南公

正旦上司憲府

任洛州酬薛文學見贈別

將命至鄴酬祖正員

將命至鄴

入彭城館

同州還

從駕觀講武

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

和趙王送峽中軍

奉和趙王途中五韻

同盧記室從軍

侍從徐國公殿下軍行

伏聞遊獵

見征客始還遇獵

奉和闡弘二教應詔

至老子廟應詔

奉和趙王遊仙

奉和同泰寺浮屠

奉和法筵應詔

和從駕登雲居寺塔

和何儀同講竟述懷

奉和趙王隱士

擬詠懷二十七首

和張侍中述懷

奉和示內人

奉和趙王美人春日

奉和趙王春日

夢入堂內

和詠舞

夜聽搗衣

預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

和宇文內史入重陽閣

忝在司水看治渭橋

北園新齋成應趙王教

同會河陽公新造山池聊得寓目同一作司

登州中新閣

歲晚出橫門

北園射堂新成

卷四詩

園庭

歸田

寒園卽目

幽居值春

臥疾窮愁

山齋

望野

蒙賜酒

奉報趙王惠酒

有喜致醉

喜晴應詔 勅自疏韻

同顏大夫初晴

奉和趙王喜雨

和李司錄喜雨

郊行值雪

奉和趙王西京路春旦

奉和夏日應令

和樂儀同苦熱

和裴儀同秋日

詠園花

西門豹廟

和王少保遙傷周處士

傷王司徒褒

仰和何僕射還宅懷故

送吳法師葬

和人日晚景宴昆明池

對宴齊吏



聘齊秋晚館中飲酒

奉和濬池初成清晨臨汎

和靈法師遊昆明池二首

見遊春人

別周尙書弘正

別張洗馬樞

別庾七入蜀

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

反命河朔始入武州

冬狩行四韻連句應詔

和王內史從駕狩

入道士館

奉和永豐殿下言志十首

率爾成詠

慨然成詠

奉和賜曹美人

和趙王看伎

奉答賜酒

奉答賜酒鵝

正旦蒙趙王賚酒

衛王贈桑落酒奉答

就蒲州使君乞酒

蒲州刺史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

答王司空餉酒

舟中望月

望月

對雨

喜晴

詠春近餘雪應詔

奉和初秋

晚秋

和穎川公秋夜

詠畫屏風詩二十四首

贈周處士

尋周處士弘讓

鏡

庚子山集

梅花

詠樹

鬪雞

應令

杏花

集周公處連句

寄徐陵

寄王琳

奉和趙王

和劉儀同臻

和庾四

和侃法師三絕

送周尙書弘正二首

重別周尙書二首

贈別

徐報使來止得一見

行途賦得四更應詔

和江中賈客

奉和平鄰應詔

送衛王南征

仙山二首

山齋

野步

山中

目錄

庚子山集

閨怨

和趙王看妓

看舞

聽歌一絕

暮秋野興賦得傾壺酒

對酒

春日極飲

春望

新月 秋日

望渭水

塵鏡

和淮南公聽琴聞弦斷

弄琴二首

詠羽扇

題結線袋子

賦得鸞臺

賦得集池雁

詠雁

忽見檳榔

賦得荷

移樹

奉梨

傷往二首

春日離合二首

目錄

庚子山集

和迴文

問疾封中錄

示封中錄二首

秋夜望單飛雁

代人傷往二首  
俠客行

卷五樂府

對酒歌

昭君辭應詔

王昭君

出自薊北門行

結客少年場行

道士步虛詞十首



烏夜啼

怨歌行

舞媚娘

烏夜啼

燕歌行

楊柳歌

卷六 郊廟歌辭

周祀圓丘歌

昭夏 皇夏 昭夏 昭夏 皇夏 雲門舞 雲門舞 登歌 皇夏 雍夏 皇夏

皇夏

周祀方澤歌

昭夏 登歌 皇夏

皇夏

周祀五帝歌

皇夏 皇夏 青帝雲門舞 配帝舞 赤帝雲門舞 配帝舞 黃帝雲門舞 配帝舞

白帝雲門舞 配帝舞 黑帝雲門舞 配帝舞

周祀宗廟歌

皇夏 昭夏 皇夏 皇夏 皇夏 皇夏 皇夏 皇夏 皇夏 皇夏 皇夏 皇夏

周大祫歌

昭夏 登歌

燕射歌辭

宮調曲五首 變宮調二首 商調曲四首 角調曲二首 徵調曲六首 羽調曲五首

卷七 表

賀平鄴都表

賀新樂表

爲閻大將軍乞致仕表

代人乞致仕表

齊王進白兔表

齊王進蒼烏表

齊王進赤雀表

爲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進象經賦表

賀傳位於皇太子表

爲杞公讓宗師驃騎表

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襲封表

卷八啓書

謝滕王集序啓

目錄

答趙王啓

謝趙王示新詩啓

謝趙王賚絲布等啓

謝趙王賚絲布啓

謝趙王賚息絲布啓

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啓

謝滕王賚巾啓

謝明皇帝賜絲布等啓

謝趙王賚犀帶啓

謝趙王賚米啓

謝趙王賚乾魚啓

謝滕王賚馬啓

謝滕王賚豬啓

謝趙王賚馬并繖啓

謝趙王賚雉啓

爲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

卷九 連珠

擬連珠四十四首

卷十 讚

黃帝見廣成子讚

堯登壇受圖讚

舜舞干戚讚

禹渡江讚

湯解祝網讚

目錄

庚子山集

文王見呂尙讚

武丁迎傅說讚

成王刻桐葉封虞讚

漢高祖置酒沛宮讚

漢武帝聚書讚

袁盎諫文帝讚

朱雲折檻讚

周公戒伯禽讚

五月披裘負薪讚

王祥扣冰魚躍讚

孫叔敖逢蛇讚

高鳳好書不知流麥讚

張良遇黃石公讚

師尙父授丹書讚

榮啓期三樂讚

夫子見程生讚

鉏麇見趙盾讚

蔡澤就唐生相讚

李陵蘇武別讚

樊噲見項王讚

秦穆王飲盜駿馬讚

延陵季子遇徐君讚

鶴讚

卷十一 教文序傳

答移市教

移齊河陽執事文

又移齊河陽執事文

移留虜使文

趙國公集序

周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丘乃敦崇傳

卷十二 銘

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

終南山義谷銘

思舊銘

玉帳山銘

吹臺山銘



望美人山銘

至仁山銘

明月山銘

行雨山銘

刀銘三首

卷十三碑

陝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

溫湯碑

周上柱國齊王憲神道碑

周太子太保步陸逞神道碑

周大將軍崔說神道碑

周大將軍司馬裔神道碑

周柱國大將軍長孫儉神道碑

卷十四 碑

周柱國大將軍紇于弘神道碑

周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同州刺史余綿永神道碑

周車騎大將軍賀婁公神道碑

周上柱國宿國公河州都督普屯威神道碑

周柱國楚國公岐州刺史慕容公神道碑

周兗州刺史廣饒公宇文公神道碑

周隴右總管長史贈太子少保豆盧公神道碑

卷十五 誌銘

周大將軍襄城公鄭偉墓誌銘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侯莫陳道生墓誌銘

周車騎大將軍贈小司空宇文顯墓誌銘

周大將軍琅琊定公司馬裔墓誌銘

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誌銘

周大將軍上開府廣饒公鄭常墓誌銘

周大將軍開嘉公柳遐墓誌銘

周大將軍義興公蕭公墓誌銘

周大將軍趙公墓誌銘

卷十六 誌銘

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

周趙國公夫人紇豆陵氏墓誌銘

周安昌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周大將軍隴東郡公侯莫陳君夫人竇氏墓誌銘

周冠軍公夫人烏石蘭氏墓誌銘

周太傅鄭國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後魏驃騎將軍荊州刺史賀拔夫人元氏墓誌銘

周大都督楊林伯長孫瑕夫人羅氏墓誌銘

周儀同松滋公拓拔競夫人尉遲氏墓誌銘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冠軍伯柴烈李夫人墓誌銘

彭城公夫人爾朱氏墓誌銘

附錄

伯母東平郡夫人李氏墓誌銘

附錄

庾子山集卷之一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賦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 并序

華林園起自魏明帝名芳林園齊王芳改爲華林干寶晉紀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園與羣臣宴賦詩觀志應貞有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按周書明帝時會羣公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魏在鄴都晉在洛陽後周承其名或名華林或名芳林其爲長安別館洛下舊宮是所未詳○又按本序暫離北闕聊宴西城賦云日下澤宮筵闌相圍悵徒蹕之留歡眷迴鑾之餘舞知華林園是長安城西別苑可以朝出暮歸者也幸華林園當是武帝事注見序文

臣聞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遊河 尚書中候曰帝堯卽政七十載脩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於日觀榮光出河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河論語考比讖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洛乃有五老遊

濟五老曰河圖將浮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 顯野王玉符瑞圖虞舜時黃龍洛水出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瞻黃姚視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昂 舜以甲子之朝披圖而巡洛 詣舜鱗甲成字舜卽位與三公臨觀黃

龍五采頁 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啓筮享神於晉之虛作爲瑤臺於水之陽瑤 夏后瑤臺之上或御二龍 臺瑤臺也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 周王玄圃之前

賦

猶驂八駿。

穆天子傳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聚先王所謂縣圃又曰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驂騮綠耳八駿之乘是也亦見列子郭璞紀年曰穆王十七年西征於崑崙見西王母淮南子曰昆侖命去地一萬

一千里上有曾城九重或上倍之是謂閭風或上倍之是謂玄圃

我大周之創業也。

字文氏國號曰周

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平九黎之亂定三危之罪。

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凌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者使復興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唐尙書云火當爲北北陰位也尙書竄三

苗於三危

雲紀御官鳥司從職。

左傳鄭子曰昔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少皞擊之立也風凰適至故爲鳥師而鳥名風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視鳩司徒也

鳩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鶴鳩氏司事也

皇王有秉歷之符玄珪有成功之瑞。

莊子廣成子謂黃帝曰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郭象注皇王殊迹隨世異名尙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豈直天地合德日月光華而已哉。

易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

皇帝以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

皇帝謂周武帝也賦云歲在昭陽蓋歲陽爲辛

而不詳其歲陰按子山入魏而後兩歷辛年武帝保定元年爲辛巳天和六年爲辛卯幸華林園馬射於史不載以意推之當爲武帝也墨子曰上聖立於天子其次立於三公毛詩序曰下武嗣文也王元長曲水詩序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

通乾象

之靈啓神明之德夷典秩宗見之三禮變爲樂正聞之九成。

尙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變命汝樂教胄子又蕭韶九成

已備於禮容威風總於戎政。

左傳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史記曰孔子陳俎豆設禮容

加以卑躬菲食。

見論語

皂帳綈衣。

賈誼治安策曰且帝之身自衣阜綈師古曰綈

厚編百姓爲心四海爲念西郊不雨卽動皇情東作未登彌廻天眷。易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幾典平秩東作孔傳曰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兵

革無會非有待於丹鳥。尚書帝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爲鳥其色赤又王子年拾遺記越王入吳國有丹鳥夾王飛故句踐之霸也起望鳥臺言丹鳥之瑞也宮觀不移故無勞於白

鸞。王子年拾遺記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白光如鳥雀之狀時飛翔來去有司奏聞帝使羅之得一白鸞以爲神物於是以金爲樊置於宮中旬日不知所論者云金德之瑞昔師曠時有白鸞來巢揀瑞應圖果如所論白色叶於金德師曠晉時人也古今之

識相符焉。銀釜金船。顧野王瑞應圖曰王者宴不及醉則銀甕出莊子音義甕鳥遂反同釜禮運鄭注器謂若銀甕丹甌也瑞應圖曰王者德盛則金人下乘金船遊王後池山車澤馬。禮記山出器車禮斗威儀曰其政大平山車垂

鈎孝經授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山出根車澤出神馬。豈止竹葦兩草共垂甘露青赤三氣同爲景星。晉中興書曰甘露降書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史記天官書曰天精

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精漢書作程孟康曰腥精明也。雕題鑿齒識海水而來王。山海經雕題國在鬱

水南又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有人曰鑿齒羿與鑿齒戰於壽華。鳥弋黃支驗東風而受吏。漢書西域傳自玉門陽關出南

之野羿射殺之羿持弓鑿齒持盾郭璞曰鑿齒亦人也齒如鑿長五六尺因以爲名。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服虔曰三十六國烏弋最在西地理志曰自天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有譯長屬黃門應劭曰黃支在日南之南去京師三萬里顏延年曲水詩序云廻

面受吏向日謂於時玄鳥司曆蒼龍御行。左傳曰玄鳥氏司分者也正義曰說文云燕玄鳥也釋鳥云燕燕配郭璞曰詩云燕受那縣之化燕于飛一名玄鳥齊人呼配詩云天命玄鳥月令云玄鳥至之日是一名玄鳥也或

單呼燕或重名燕燕異方語也此鳥以春分來秋分去故以名官使之主二分天官書曰東宮蒼龍文耀鉤日東宮蒼帝其精為龍周禮馬八尺已上為龍月令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蒼龍月令獻羔獻冰

在仲春之月又曰仲春之月桐始華淮南子曰季春之月桐始華萍始生詩義疏曰蕪水上浮萍蠹大者謂之蠹小者為萍季春始生可憐燕為茹又可苦酒淹就酒也

皇帝幸於華林之園玉衡正而泰階平閭闔開而勾陳轉尚書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漢書曰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階也應劭引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子之三階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

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不平則稼穡不成冬雷夏霜天行暴令好興甲兵脩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垢也應劭曰閭闔天門也三輔黃圖宮之正門曰閭闔天文志曰鉤陳六星在紫宮中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日耀追寶主御神靈執萬神圖

星經後句四星為四輔其句陳六星為六宮亦主六軍

千乘雷動萬騎雲屯東都賦千乘雷動萬騎紛紜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張衡西京賦云芝蓋九葩

春旗青旗也月令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淮南子乃命羣臣陳大射之禮周禮宗伯禮官曰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釋云大射謂將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虞庠學

中雖行祓禊之飲即同春蒐之儀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祓除疾病禊者潔也於水上盥潔也巳者社也邪疾已去祈介社也韓詩外傳鄭國上巳於溱洧兩水上祓除不祥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

禊飲樂遊苑作詩詔顏延年作序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臣勅王融為序文三月三日祓禊之飲舊有之矣今用馬射合古春蒐也周禮大司馬職中春教師旅遂以蒐田左氏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杜預云蒐索擇取不孕者

止立行宮裁舒帳殿天子行所在名曰行宮帳殿天子行幸所在以帳為殿也階無玉壁既異河間之碑戶不金鋪殊非許昌之賦漢書河間獻王

漢書河間獻王



來朝獻雅樂。武帝對之三雍宮。後漢書張純傳。河間古辟雍。記注云。武帝時。河間獻王德獻雅樂。對三雍宮。有其書記也。許昌地名魚象典略曰。魏明帝將東巡。恐夏熱。故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賦之。何晏賦云。青瑣銀鋪。是爲闔闔。注銀鋪以銀鋪首也。長門賦云。排玉戶而撼金鋪。洛陽宮殿簿曰。許昌景福。洞庭既張。承雲乃奏。莊子。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淮南子。有虞氏其樂咸池。承雲九韶。騶虞九節。狸首七

章。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周禮射人職曰。玉射樂以騶虞九節。諸侯射樂以狸首七章。鄭司農曰。騶虞聖獸也。正繪五采之雲。壺寧百福之酒。禮記曰。失語正鵠。鄭注。畫布曰。禮記曰。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又弓人曰。冬析

也。正音。征。繪。畫文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雜五色。詩。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公尸燕飲。福祿來成。又曰。干祿百福。壺盛酒器也。唐弓九合。冬幹春膠。周禮。唐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又曰。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又弓人曰。冬析

幹則易。春液角則合。上云。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鄭注。皆謂煮用其皮。或用角。夏箭三成。青莖赤羽。子虛賦曰。右夏服之勁箭。索隱曰。按夏羿善射者。又服箭之室。故云夏服。又夏后氏有良弓。其矢亦

良。六韜曰。陷堅陣。攻強敵。以大黃參連弩。飛鳧電景矢。自副注云。電景青莖赤羽。以鋼爲首。韓詩外傳曰。赤羽如日。於是選朱汗之馬。校黃金之埒。漢書。武帝神馬出渥洼水中。爲太

大宛馬。汗血露濡也。世說。王武子好馬。買紅陽飛鵠。紫鸞晨風。皆良馬名。張協七命曰。駕紅陽之飛燕。李善注。或云駿馬圖。有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黃金埒。舍陽卽紅聲之誤。銑曰。紅陽人也有良馬名飛燕。尸子曰。我得

而治民。則馬有紫鸞。闔池。西京雜記。文帝有紫鸞騮等名。劉劭趙都賦。良馬則飛兔。奚斯常。騶紫鸞。黃子曰。駿馬有晨風。黃鸞。皆取鳥名。馬言疾走若飛也。晨風。鸞屬。唐成公之肅爽。海西侯之千里。左氏傳曰。唐成

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人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賈逵云。色如霜紈。馬融說。肅爽。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脩頸。馬似之。天下希有。故子常欲之。爽音霜。或作騶騮。漢書。上以李夫人兄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又曰。貳師將軍。斬大

賦

五

宛王獲汗血馬。應劭曰：大宛舊有。莫不飲羽銜竿。吟猿落雁。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竿，箭銜銜竿，亦沒矢也。吟猿，養由基事。落雁，更羸事。皆言其善射也。注詳見下文。

鐘鼓震地，塵埃漲天。酒以疊行，餽由鼎進。疊，酒器。詩曰：我姑酌彼金疊。毛傳：金疊，酒器也。周禮：王日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鄭注：殺牲盛饌曰舉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

采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益州記：錦里在益州南，笮橋東流江南岸，以錦爲市。漢書：文帝賜鄧通蜀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又吳王濞傳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招致天下之亡命者，益鑄錢。

有兩銅山，故云合徙也。西京雜記並載其事。太史聽鼓而論功，司馬張旃而賞獲。周禮：鼓人職云：掌教六鼓之音聲，以節音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爲鼓而辨其聲用。又司馬云：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

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錙鐃之用。爾雅：因章曰旃，郭璞曰：以白練爲旄，因其文章不復畫之。周禮云：通帛爲旄。上則雲布雨施，下則山藏海納。上林賦云：綠林流澤，雲布雨施。郭璞曰：言徧山野也。山藏海納。

卽上林賦所謂江河爲陸，泰山爲樞者也。師古曰：因江河以遮禽，登泰山而望，獲言田獵之廣遠耳。陸音祛。實天下之至樂，景福之歡欣者也。詩曰：君子萬年以介景福。既若木將低，金

波欲上。若木，日也。金波，月也。楚辭：折若木以拂日。漢書樂章云：月穆穆以金波。師古曰：言月光穆穆若金之流波也。天顧惟穆，賓歌惟醉。詩：天子穆穆。詩序：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箋云：旅酬下偏。

羣臣至於無算，雖復暫離北闕，聊宴西城。按此知華林園是長安城西別館也。卽同鄠水之朝，更是岐山之會。左傳：椒舉曰：成有岐陽之會，康有鄠宮之朝。杜

預曰：鄠在始平鄠縣，東有雲臺。康王於是會諸侯。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小臣不舉，奉詔爲文，以管窺天，以蠡酌海，盛德形容，豈陳梗

東方朔客難曰以管窺天以蠶測海注管竹管也蠶蚌蛤也  
東京賦曰其梗槩如此薛綜注梗槩不織密言粗舉大綱也

歲次昭陽月在大梁

史記曆書云昭陽作歷四年索隱曰昭陽辛也爾雅作重光作歷西也辛酉歲今云昭陽蓋辛年也而歲支不詳爾雅曰大梁昂也西陸昂也昭四年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觀而出之杜元凱以

西陸爲三月日在大梁之次漢書律歷志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中昂八度清明終於畢十一度知大梁爲三月也

其日上巳其時少陽

西京雜記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上巳卽三月三日也漢書丙吉傳云方春少陽用事

史司職青祇效祥

春史謂太史也青祇謂青帝也其神勾芒晉張協詩云春郊禮青祇

徵萬騎於平樂開千門於建章

西京賦大駕幸乎平樂之館漢書曰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

屬車醺酒複道焚香

楊雄酒箴曰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載於屬車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故有鴟夷也屬音之欲反小雅伐木云醺酒有莢毛傳云以篋曰醺正義曰醺酒者或用篋或用草於今

猶然左傳曰爾貫苞茅不入無以縮酒是也漢書注云上下有道故曰複音復三輔舊事曰桂宮周迴四十里內有複道橫度西至神明臺

皇帝翊四校於仙園

一作翊四園於帝閑

廻六龍於天苑

上林

賦云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文穎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一隨天子乘輿也一作帝閑者周禮校人云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楚辭曰維六龍於扶桑曹子建與吳質書曰抑六龍之首翰曰六龍曰車也史記天官書參西有勾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

九旒正義曰天苑十六星如環狀在畢雨天子養禽獸之所稀暗則多死亡漢儀注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師古曰養鳥獸通名爲苑故謂牧馬處爲苑

對宣曲之平林望甘泉之長坂

上林賦曰西馳宣曲三輔

黃圖宣曲宮在昆明池西孝宣帝曉音律常於此度曲因以爲名甘泉宮有長平坂司馬相如賦曰登陂陀之長坂兮

華蓋平飛風鳥細轉路直城遙林長騎遠

崔豹古今注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蜚

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也四京賦曰華蓋承辰天畢前驅注云華蓋星覆北斗王者法而作之晉天文志華蓋九星所以蔽覆帝座天子之華蓋象之郭延生述征記長安宮南靈臺有相風銅鳥過風乃動一曰長安靈臺上有相風銅鳥千里風至此鳥乃動

帷宮宿設帳殿開筵旁臨細柳斜界宜年周禮為帷宮設旌門鄭注謂王行晝止有所展肆若食息張帷為宮則樹旌以表門王融曲水詩序緹帷宿置善曰周禮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帳殿注見前三輔黃圖細柳觀在長安西北三輔舊事漢文帝大將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呼古櫛是也上林賦云掩細柳郭璞曰細柳觀名在昆明池南宜年疑斬年黃圖云斬年宮在雍

之陣靡魚鬚之旂左氏傳曰鄭願為其鵠杜注鵠皆陣名一作鶴列莊子君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鶴列陳兵也子虛賦曰靡魚鬚之機旂郭璞曰以魚鬚為旂旂通帛為旂也

旌載焉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焉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鑄金銅人為胥徒居壺之左右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之早晚也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鵲鴟也言畫於旌旗之上以取象焉

蕪草渭口澆泉爾雅曰水草交曰渭釋名曰渭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也周禮有蕪氏掌山澤芟除草菅鄭注掌殺草謂除道也渭口澆泉者言取渭水蕪滌也

中如月陽管既調春絃實撫律歷志竹曰管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絃曰絃

總章協律成均樹羽三輔黃圖明堂之制舜曰總章薛綜曰舜明堂以草蓋之名曰總章魏志曰明帝立

圓白虎通云黃帝時鳳凰蔽日而至食常竹實棲常梧桐終身不去景福殿賦翔岐陽之鳴風水經注天目山上有霜木皆是數百年物謂之翔鳳凰林雖非其地翔鳳之名古有之矣漢書武帝紀甘泉宮芝九莖連葉作芝房歌

草御長帶桐

垂細乳鳥嘯歌來花濃雪聚

三齊記曰鄭玄教授不期山山下生草大如蠶葉長一尺餘堅刃異常土人名曰康成書帶莊子桐乳致葉司馬彪曰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鳥嘯歌來花濃雪聚

言遊此林圃啼鳥成歌落花如雪也

玉律調鐘金罇節鼓

玉律用玉琯吹之有十二律陽六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亡射陰六林鐘南呂應鐘大呂夾鐘中呂也孟康漢書注律得風氣而成聲風和乃律調也周禮鼓人職云以金

罇和鼓以金罇節鼓鄭注罇罇于也圍如雄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

於是咀銜拉鐵逐日追風

顏師古漢書注銜馬銜也說文馬勒口中銜行馬者咀含味也拾遺記周穆王八駿四超影逐日而行崔豹古今注始皇

有馬名追風王融曲水詩序云逐景追風之騎逐日逐景也說文景日光也節俗影字

并試長楸之埒俱下蘭池之宮

曹植詩云走馬長楸間翰曰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三輔黃圖蘭池宮始皇三十一年為微

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渭城縣有蘭池宮又尸子云馬有蘭池之名矣

鳴鞭則汗赭入埒則塵紅

樂志霽赤汗兮沫流赭顏延年緒白馬賦奮門沫緒汗溝走血

既觀賢於大射

乃頒政於司弓

毛萇詩傳曰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正義曰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服及其頒之有王孤夾庾唐大六者矣

變

三驅而畫鹿登百尺而懸熊

畫鹿糜侯也懸熊熊侯也周禮天官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繁弱振地鐵驪蹄空

繁弱弓名左氏傳曰封父之繁弱王逸楚辭注曰純黑爲驪呂氏春秋曰駕鐵驪種天子傳八駿有盜驪郭注盜驪爲馬細頸驪黑色也蹄空謂騰虛空而行也

禮正六耦詩歌九節

周禮射人職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

以騶虞九節五正鄭注九節析羽九重設於長杠也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德成而功立九節者九十弓大射禮曰大侯九十

七札俱穿五靶同穴

左氏傳曰養由基蹲甲而射之穿七札焉召南

卒章云一發五紀。  
毛傳豕牝曰紀。

弓如明月對棚馬似浮雲向埽。

劉熙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地弦也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選有良馬九匹一名浮雲

雁失羣而

行斷猿求林而路絕。

戰國策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鴻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可至此乎更羸曰此擊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

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發而驚心未忘聞弦音烈而高飛故創怯也淮南子曰楚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顧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抱樹號矣

控玉勒而搖星跨金鞍而動

月。玉勒金鞍以金玉爲之搖星挾矢也動月張弓也謂乘馬上而挾矢張弓也周禮考工記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又云弧旌枉矢以象弧也動月注見上文

乃有六郡良家五陵豪選。

漢書曰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

羽林期門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又高祖都長安徙諸齊田楚屈昭景及諸功臣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貴富人及豪傑兼井之家於諸陵強本弱末以制天下西都賦北眺五陵謂長安陽茂平此五陵也

新廻馬邑

之兵始罷龍城之戰。

漢書曰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遂絕和親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龍城單于祭天處

將軍戎服來參武讌。

尙帶流星猶乘奔電。

將軍之稱起於左傳魏舒梗陽之獄闞沒女寬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杜預曰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正義曰晉使卿爲軍將謂之將中軍將上軍此以魏子將中軍故呼爲將軍及六國以來遂以將軍爲

官名蓋其元起於此左傳鄭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杜元凱云戎服軍族之衣異於朝服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韋弁以棘章爲弁又以爲衣裳也武讌者謂射行燕禮也毛萇詩傳云有燕射之禮也流星奔電神駿也陳琳答東阿王牋曰譬猶飛兔流

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能追崔豹古今注秦始皇有七名馬追風白兔躡景奔電飛翾銅爵神鳧

始聽鼓而唱籌卽移竿而標箭馬噴沾衣塵驚灑面石堰水而

澆園花乘風而繞殿。熊耳刻杯。飛雲畫壘。

熊耳按禮器爵上有兩柱。取飲不盡之義。戒其過也。言其競舉象兩熊耳也。周禮鄭注。山壘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史記梁孝王有壘。直千金。鄭德曰。上蓋

刻爲雲雷象。應劭曰。詩云。我姑酌彼金盞。疊有雲雷之象。以金飾之。

水衡之錢。山積織室之錦霞開。

漢書宣帝紀。本始二年。以水衡爲平陵。徙民起第宅。注云。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也。三輔黃圖。織室在未央宮。又

有東西織室。織作文

司筵賞至。酒正杯來。

周禮。春官宗伯云。司几筵。下士二人。鄭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又云。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釋曰。大射席在虞庠。又天官冢宰。有酒正之官。鄭注。

酒正。酒官之長。又曰。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

材。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馬融廣成頌曰。酒正按隊。

至樂則賢乎秋水。歡笑則勝上春臺。

莊子有至樂篇。秋水篇。老子曰。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秋興賦云。登春

臺之熙熙是也。既而日下澤宮。筵闌相圃。

毛詩疏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是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也。澤宮是習射射

宮。乃行大射云。毛萇詩傳。孔子

射於麋相之圃。觀者如堵牆。悵徙蹕之留歡。眷廻鑾之餘舞。

崔豹古今注。警蹕。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一曰。蹕。路也。謂行

者皆警於塗路也。鑾。鈴也。楚辭。鳴玉

鑾之啾啾。迴鑾謂駕旋也。舞一作武。

欲使石梁銜箭。銅山飲羽。關子曰。宋景公使弓人爲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弓人對曰。臣不復見矣。臣之精盡於此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公登

虎園之臺。援弓而射之。矢踰於西霜之山。集於彭城之東。其餘力猶飲羽於石梁。水經注。泗水之

上有石梁焉。故曰石梁。昔宋景公以弓工之弓。彎弧東射。矢集彭城之東。飲羽於石梁。卽斯梁也。

吳亭之虎。

孔叢子曰。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於雲夢。又漢書。武帝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於九疑。登靈天柱山。自尋陽江親射蛟中之。亦楚地也。吳亭。卽慶亭。吳志。建安二十三年。孫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慶亭。馬爲虎所傷。

櫓投以雙戟，虎卻廢，當從張世擊，以戈獲之。慶音墟陵反。四子講德論曰：走箭飛，鐵釋器云：金鐵，翦羽之鐵。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鐵，則鐵者鐵鐵之矢名也。

况復恭已無爲。出論南風在斯。樂記云：昔者舜作五

絃之琴，以歌南風。

非有心於蜓翼，豈留情於戟枝。惟觀揖讓之禮，蓋取威雄之儀。

尸子曰：楚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曰：吾願生得之。養由基授弓射之，拂左翼，爾

雅曰：虹蜺負勞，郭云：即蜻蛉也。江東呼狐黎，字林云：一名桑根。陶注本草云：一名蜻蛉，是也。後漢書呂布傳曰：袁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於布，布率步騎千餘往趨之，乃令軍侯植載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即一發五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言志不在於技藝之末，惟取揖讓威雄之禮儀耳。

### 小園賦

小園賦者，傷其屈體魏周，願爲隱居，而不可得也。其文既異，潘岳之閒居，亦非仲長之樂志，以鄉關之思，發爲哀怨之辭者也。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

巢父，山父也。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居巢，冬則穴處，饑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爲天子，放髮優游，可以安已，不懼，非以貪

天下也。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枚。

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

神仙傳曰：壺公常懸一壺空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惟費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凡人也。賦之發端，言一枝一巢，猶可棲遯遊息，已本長安

羈旅之人，結廬容身而已，不必有高堂邃宇也。

况乎管寧蓁牀，雖穿而可坐。

高士傳曰：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常坐一木榻，積五十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皆穿。

稽康鍛竈，既煖而堪



眠。文士傳曰：嵇康性絕巧，能假鐵。家有盛柳樹，激水以圍之。夏天甚清涼，恆居其下。豈必連闔洞房，南陽樊重之第。後漢書曰：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惟親蠶以雞酒往與啖，清談而已。

樊宏，南陽湖人，父重，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池灌注。西都賦：門闔洞開，說文：闔，門也。薛綜：西京賦注：宮門小者曰闔，枚乘七發云：洞房清宮，連闔，謂門闔相連屬也。洞，通也，謂相當也。漢書元后

傳：曲陽侯王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孟康曰：以青畫戶邊，中天子制也。師古曰：青瑣，刻爲連環文，而青塗之也。說文：墀，涂地也。禮：天子赤墀。余有數畝敝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

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左傳：昭三年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溢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

也。潘岳面城，且適閒居之樂。晉書：潘岳作閒居之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退而閒居於洛之埃，賦又曰：况乃黃鶴戒

露，非有意於輪軒。左傳：閔二年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周處風上詔曰：鳴鶴戒露。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鐘鼓。左傳：文二年曰：臧文仲祀爰居，魯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命

國人祭之，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皆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冬暖，爾雅：爰居一名雜縣。郭注云：漢元帝時，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樊光云：似鳳凰，江淹詩：咸池響爰居。鐘鼓或愁辛言懿公好鶴，故鶴有乘軒，而黃鶴非有意於輪軒也。臧文不知

故祀爰居，而爰居本無情於鐘鼓也。以喻。陸機則兄弟同居。世說曰：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桑佐解中，三間瓦屋，土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作鐘言多慷慨。

韓康則舅甥不別。晉書曰：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又殷浩傳：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徒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洛側。蝸角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子山本吳人，流寓長安，引此二人皆羈旅之時也。

蚊睫又足相容者也。

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爾雅郭注云。蝸牛音瓜。蝸角喻小也。崔豹古今注。蝸牛陵螺也。形如蠃輪。殼如小螺。熱則自懸於葉。

下野人結圓舍。如蝸牛之殼。故曰蝸舍。亦曰蝸牛之舍也。山海經。青要之山。是多僕壘。郭云。僕壘。蝸牛也。晏子春秋。東海有蟲。巢於蚊睫。飛乳去來。而蚊不為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名曰焦冥。○以上似賦序。至爾乃句。始是賦。然以古韻按之。若夫以下。疑用韻語。蓋賦之發端。非序文也。今附讀於後。所音徒。班固西都賦云。緣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古無四聲。徒與地第。皆通韻矣。眠疑作眠。漢書敘傳云。伯惶恐起。眠事注。眠。古視字。視亦今韻之上聲者也。至西漢王根之宅。句換韻。下皆從之。寂寞人外。外魚厥切。黃庭經云。洞視得見。無內外。存漱五牙。不饑渴。與臘同韻。風霜疑作風雪。利力藥切。如厲之音烈矣。樂讀如櫟。楚辭。棄彭咸之娛樂。兮。滅巧僇之繩墨。至非有意於輪軒句換韻。軒許斤切。陸雲夏府君誄曰。丘園靡滯。鸞馮馮軒。豈方伊類。提髮躬勤。風防惜切。楚辭曰。上歲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風。孰知其不合兮。若松柏之苦心。又曰。乘鄂渚而反顧兮。歎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阜。低余車兮芳林。鐘鼓疑倒文。鼓鐘小雅。有鼓鐘之詩。鐘鼓鐘鐘。隨文上下。鐘字如中之切。為渚。仍周易訟卦中與成同韻矣。陸機至又足相容。同前韻。容音淫。楚辭曰。賢士窮而隱處兮。廉方正而不容。子胥諫而靡驅兮。比干忠而剖心。若云陸機則同居兄弟。韓康則不別舅甥。甥字亦同韻。然古賦用韻。或至數語一見。今依文讀之。又足相容。乃成音也。凡者也等字。皆助語之辭。不在韻列。如易象去也。字詩去兮及之乎矣等字。讀之成韻。楚辭招魂去些字。大招去只字。皆七言詩也。或云。五言始蘇李。七言始魏。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坏。左帝豈知去此助語。自三百篇。俱備其體矣。子山用古韻處。見此賦數語。及喜晴應詔勅自疏韻詩。世傳曰。鄭伯有。善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杜預曰。窟室。地室。淮南子曰。顏闔魯君欲相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馬。鑿坏而遁之。揚雄解嘲曰。或鑿坏以遁。言已縱酒昏酣。脫落政事。亦如隱士鑿坏而遁也。世說云。王恭嘗行至京口射堂。於是清露晨。琴號珠柱。書名玉杯。琴有柱。以珠為之。江淹恨賦云。橫玉柱而露軾。呂延濟曰。瑟有柱。以玉為之。知琴瑟皆有柱。飾以珠玉矣。漢書曰。董仲舒說春秋事。



也。或言細草連貫如珠。若鋪茵席也。世說曰。陸士衡詣劉道真。劉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靈蘆得種來。不論語何。宴注云。匏瓠瓜也。

可以療饑。可以棲遲。

高士傳四皓歌曰。擘擘華芝。可以療饑。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言已在

小園。並鳥獸以棲遲。食草實以療饑。無求於安飽也。

飯區兮狹室。穿漏兮茅茨。簷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

言園小而處所亦極狹漏也。妨帽礙眉言其低也。庚闌著狹室

賦。墨子曰。堯舜茅茨不剪。

坐帳無鶴。支牀有龜。

神仙傳曰。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吳王徵至武昌。甚尊敬之。稱爲介君。詔令立宅。供帳皆是綺繡。遺黃金千鎰。從象學隱形之術。後告言病。帝以美梨一奩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帝埋

葬之。以日申死。晡時已至建鄴。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先主卽發棺視之。惟一符耳。帝思之。與立廟。時時躬往祭之。常有白鶴來集座上。遲迴復去。坐帳無鶴者。言已無仙術。可歸建鄴也。時梁都建鄴。思歸故國矣。抱樸子曰。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爲兒時。以龜支牀。至後死。家人移牀。而龜猶生。此亦不滅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家龜息之息。豈不有以乎。支牀有龜者。喻已久住長安。若龜支牀矣。烏多閑暇。花隨四時。

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

歷陵地名。漢屬豫章郡。宋書五行志曰。永嘉六年七月。豫章郡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更榮茂。水經注曰。豫章城之南門曰松陽門。門內有樟樹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圍。枝葉扶疎垂蔭

數畝。應劭漢官儀曰。豫章郡樹生庭中。故以名郡矣。此樹嘗中枯。逮晉永嘉中。一旦更茂。豐蔚如初。咸以爲中興之祥也。按歷陵卽禹貢敷淺原。雖所屬遞遷。是卽豫章枯木矣。又地理志曰。梁國睢陽。故宋國。按墨翟。宋人也。呂氏春秋曰。墨子見染素絲者而嘆。故云睢陽亂絲。言園中雖有花鳥可樂。而已心灰如槁木。髮白如亂絲也。亂絲言蓬頭白髮。其色若素絲也。又按史記梁孝王築東苑。廣睢陽城七十里。西京雜記曰。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枚乘柳賦云。于嗟細柳。流亂輕絲。是亦睢陽亂絲。然不如素絲之義。兼類。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左傳云。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曰。夏日可畏。宋玉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言心中惟有怖畏悲涼而已。不復知有樂也。一寸二寸之魚。三

竿兩竿之竹。竹林曰竿。竹挺也。

雲氣蔭於叢菁。金精養於秋菊。

史記龜策傳曰。聞菁生滿百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必有雲氣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菁莪長丈。其叢生滿百莖。

禮記曰。季秋。菊有黃華。玉函方云。甘菊。九月上寅日採。名曰金精。

棗酸梨酢。桃榭李奠。

爾雅曰。賦。酸棗。郭璞曰。樹小實酢。馬第伯封禪記曰。酢梨酸棗。爾雅曰。榭。桃山桃。郭璞曰。實如桃而小。不解核。疏云。生山中者名榭桃。謝靈運

酬弟詩曰。山榭發紅萼。莫山李也。即詩所云。唐棣。草木疏曰。粵李一名雀梅。一名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

落葉半牀。狂花滿屋。

以上言園中草木繁茂也。

名爲野人之

家。是謂愚公之谷。

後漢書曰。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漢陰父老。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異之。下道百步。自與言。父老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劉向說苑曰。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是

爲何谷。對曰。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以爲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梓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言其如隱士之居也。

試偃息

於茂林。乃久羨於抽簪。

言已位望通顯。實非其好。有隱遁之志也。以下皆言隱居之事。潘岳秋興賦曰。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竹林之下。論衡曰。山種棗栗名曰茂林。蘭亭記云。茂林修竹。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縱一壑。通

俗文曰。幘道曰簪。

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恆沉。

陶潛歸去來辭曰。門雖設而長闕。莊子曰。與世違而心不屈。與之俱是陸沉者也。郭注云。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沉。曰陸沉。

三春負耒相識。

五月披裘見尋。

皇甫謐高士傳曰。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子貢請行。逆之隴端。又曰。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

金。投鎌。公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問葛洪之藥性。訪京房之卜林。

抱樸子自序曰。抱樸子姓葛名

洪字種川丹楊句容人也終日默然邦人咸稱爲抱樸之士是以洪著書因自號焉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病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晉書葛洪傳曰洪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草無忘憂之意花

無長樂之心

萱草一名紫萱又呼爲忘憂草述異記曰吳中書生呼爲療愁花稽中散養生論云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草使人忘其憂也名醫別錄曰萱草今之鹿蔥傳咸紫華賦序曰紫華一名

長樂花言已在長安既無求於當世又卽境傷懷視園中花草皆含憂也

烏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

莊子曰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廟鳥眩視悲憂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

而淵魚出聽噓已宜如飛鳥棲深林當若遊魚潛重淵今乃失其故性非所樂也

加以寒暑異令乖違德性

言其憂勞成疾也以

崔駰以不樂損年吳質以

長愁養病

後漢書曰竇憲爲車騎將軍辟崔駰爲掾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駰高第出爲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卒於家魏略曰吳質字季重

與徐幹等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曰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

鎮宅神以

葬石厭山精而照鏡

淮南華萬術曰埋石四隅家無鬼漢黃門令史游急就篇曰石敢當顏師古注曰敢當言所當無敵也按今俗居當衝道猶埋石書石敢當其遺意也葬卽埋字抱樸子登涉篇曰萬物之老者其精能假託人形

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惟不能於鏡中易其眞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注見第三卷詩搜神後記曰王文獻曾令郭璞筮己一年吉凶璞曰當有小不吉利可取廣州二大甕盛水置牀張二角名曰鏡好以厭之至某

時撒去水其災可消。至日忘之。尋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撒去水。乃見所失銅鏡。在於罌中。罌口數寸。鏡大尺餘。王公復令璞箴鏡罌之意。璞云撒罌違期。故至此妖邪魅所爲。無他故也。使燒車轄。而鏡立出。山精亦邪魅也。注見枯樹賦。

屢動莊烏

之吟。幾行魏顥之命。

史記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病。楚王曰。烏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且楚聲。往聽之。猶尚越聲也。王仲宣登樓賦曰。莊烏顯而越吟。左氏傳曰。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有疾。命顥曰。必嫁是妾。疾甚。則曰。必以殉。及卒。顥嫁之。曰。從其治命。言已去梁。即魏常思故國。疾病至於昏亂也。

薄晚閑閨。老幼相攜。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

謂已老幼皆入長安也。後漢書曰。太原王霸。少立高節。光

武時。連徵不仕。妻亦美。志行同。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實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懼。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頭歷齒。未知禮。則見客有慙色。父子深恩。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終身隱遁。又曰。梁鴻字伯鸞。娶同縣孟氏女。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乃更爲椎髻者。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按哀江南賦云。提挈老幼。關河累年。又滕王道序云。信攜老入關。蒸蒸色養。及丁母憂。杖而後起。是子山有老母也。又謝趙王寶絲布啓云。某息荀娘。昨蒙恩賜。是子山有幼子也。又報趙王惠酒詩云。稗子還羞出。驚妻倒閉門。子山雖爲羈旅。老幼妻子並在於周矣。

焦麥兩甕。寒菜一畦。

馬汧督誅曰。饜陳焦之麥。劉熙孟。子注曰。今俗以五十畝爲大畦。

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

而雲低。

後漢書張衡思玄賦曰。寒風淒而未至兮。拂穹岫之騷。騷注云。騷音脩。王粲登樓賦曰。天慘慘而無色。

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嘶。

漢蘇伯玉妻盤中詩曰。空倉鶴。常苦饑。崔豹古今注云。蟋

蟀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則鳴。一云。齊南呼爲懶婦。宋均曰。促織。蟋蟀也。立秋女功急。故趣之。詩疏。絡緯鳴。懶婦。促織也。驚懶婦者。非蟬。而云蟬嘶。言促織之鳴。類蟬嘶也。且以此名蟲若懶婦魚矣。

昔草濫於吹噓。藉文言

之慶餘。

言已仕梁時也。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粟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乃逃。或云：韓昭侯嚴使一一聽之，乃知濫也。吹噓謂吹竽也。易乾卦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所餘慶。謂已仕梁，承先世之德也。

門有通德家承

一作賜書

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履屣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云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誠鄉人，侈其門閭，矧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門衢，令容

高車，號曰通德門。漢書敘傳曰：班彪，字叔皮，與仲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門有通德者，謂祖易為齊徵士，若漢鄭公鄉矣。家承賜書者，按梁書文學傳云：庾於陵，字子介，博學有才思，有文集十卷。弟肩吾，八歲

能賦詩，特為於陵所友愛，又為東宮學士。文集行於世，於陵為肩吾仲兄，若班嗣矣。子山承之大庾小庾，又若叔皮孟堅也。或陪玄武之觀，時參鳳凰之虛。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三輔黃圖曰：漢宮殿有

鳳凰殿，西京賦曰：鳳凰，鸞鷟也。觀受釐於宣室，賦長楊於直廬。漢書曰：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則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釐，祭餘肉也。音僖。揚雄作長楊

賦。三輔黃圖曰：長楊宮，在今盩厔縣東南三十里。陸機洛陽記曰：吾嘗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張公云：魏明帝在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然直廬在承明門側。漢書張宴注云：直宿所止曰廬。本傳云：父肩吾為梁太子掌管記及信，並為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

闈，恩禮莫與比。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盜潛移，長離永滅。言梁武帝太清二年侯景之亂也。史記周本紀云：伯陽甫曰：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後漢書光武贊曰：炎政中

微，大盜移國。注云：大盜謂王莽篡位也。西漢遭王莽之篡，光武遷都洛陽，建鄴，遭侯景之亂，元帝遷都江陵，故云是矣。摧直轡於三危，碎平途於九折。高誘曰：三危，西極山名。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犍

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杜篤首陽山賦曰：九坂萎靡而多艱，言其多危難也。荆軻有寒水之悲，蘇武有秋風之別。言聘於西魏也。史記曰：荆軻入秦，燕丹餞之易水，高漸擊筑歌曰：風蕭蕭



兮易水寒。漢書曰：蘇武，字長卿，以天漢元年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爲典屬國，喻已出聘魏國，身留長安也。

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

言在西魏時有鄉關之思也。古樂府有關山月、秦川記曰：

隴西郡隴山，其上懸巖吐溜，於中嶺泉淳，因名萬石泉。北人升此而歌，有云：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

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

水經注：引車頻，秦書曰：符堅建元十二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

大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以石爲池，養之十六年而死，取其骨以問吉凶，名爲客龜。大卜佐高夢龜言：我將歸江南，不遇，死於秦。高於夢中自解曰：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也。爲謝玄破於淮肥，自縊新城浮圖中。秦祚因卽淪矣。子山引此，謂己思歸江南，不欲客死於秦也。劉敬叔異苑曰：晉太康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龜言此地之寒者，言己時在西魏，如客龜也。鶴訝今年之雪者，言元帝死，若堯崩矣。按江陵陷在冬十一月，至十二月，魏人戕帝，故以寒雪爲言。

百靈兮倏忽，光華兮已晚。

言己壯年逢此喪亂，光陰瞬息，遂成暮齒，傷其途老於此也。

不雪雁門之跡，先念鴻陸之遠。

山海經曰：雁門之水，出於雁門之山，雁出其間。

漢書段會宗爲都護，谷永闕其老，予書戒曰：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雁門之跡。應劭曰：跡，隻也。會宗從浦郡下爲雁門，又坐法免，爲跡隻不偶也。跡音居宜，反。易漸卦九三爻辭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虞翻曰：高平稱陸，謂初已變坎水爲平，三動之坤，故鴻漸于陸。初己之正，三動成震，震爲征爲夫，而體復象坎陽死，坤中坎象不見，故夫征不復也。不雪雁門之跡者，言己跡隻不偶也。先念鴻陸之遠者，言己遠征不復反也。

非淮海兮可變，非金丹兮能轉。

國語：趙簡子嘆曰：雀入於海爲蛤，雉入於淮爲蜃。郭璞遊仙詩云：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抱樸子曰：鄭君惟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九轉內神鼎，金丹有一轉至九轉之法。言國破家亡，以致屈節，非如淮海之內，能變蜃蛤，金丹之藥，可轉洪爐，蓋傷之也。

不

暴骨於龍門，終低頭於馬坂。

三秦記曰：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門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魚登者化爲龍，不登者點額暴腮而返。又交州記曰：有隄防龍門，大魚登者化爲龍，不得過，曝腮點額，流血。

此水恆如丹池。戰國策曰：昔騶騶駕驪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敢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二語喻已不能死節，致罹此辱也。諒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渾渾。

易曰：天造草昧，淮南子曰：茫茫昧昧，從天之道。

又曰：渾渾沉沉，孰知其前。

晉天道昧昧，不可問也。

### 竹杖賦

竹杖賦者，庚子山哀憤之所爲作也。桓宣武平荊州，喻江陵之陷也。楚丘先生，信自謂也。壘城陷後，信奔江陵，仕於元帝。江陵楚地，故號楚丘先生，名父之子，言父屑吾有盛名也。雖有聞於十室，幸無求於千里者，信聘西魏，身留長安，故無遠求也。寡人有銅鑿靈壽以下，喻魏周道已以仕也。中國明於禮義，闇於知人者，言已無情於祿仕也。世變市朝以下，言身經亂離，憂幹扶疎以下，言悲憂易老，予此哀矣。雖然，有以謂國破家亡之故，伯玉何嗟，丘明惟恥，言不能死節，身存名辱也。九棘龐眉，至或非乖理，明己非周室親故，不當蒙此恩禮也。末復悲歌，灰信之文，可謂篤篤有哀矣。

### 桓宣武平荊州

假設桓宣武以起賦端也。宣武，桓溫也。桓溫別傳曰：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彝，有識鑒，溫少

有豪邁風氣，爲溫婦所知，累遷琅邪內史，進鎮西大將軍，鎮西夏時，逆胎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勒部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園陵，薨謚宣武侯。世說云：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注引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江漢，臨江王所治，時梁元帝都江陵，卽荊州城也。魏相安定公，令于謹來伐，遂陷江陵，故假桓宣武平荊州爲喻也。溫別傳又曰：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晉書桓玄書曰：朕皇考宣武王，聖德高峻，又案晉康帝建元十二年三月，姚襄入於許昌，太尉桓溫討平之，徙其餘衆三千餘家於江漢之壘，執周成而歸，是其事也。

外白有稱楚丘先生來詣門下。

劉向新序曰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桓帝一作公曰按晉書桓溫廢主立威有不臣之跡至其子桓玄始篡位稱帝以喻周文帝宇文泰至

怪之不引真人但取桓宣武爲比直稱桓帝下曰寡人豈其紫色蛙聲耶可以觀文人之寓意矣名父之子流離江漢孤之責矣名父謂肩吾也侯景之亂子山奔江陵是爲流離江漢也漢書蕭育傳曰大將軍王

鳳以青名父子著材能除爲功曹左傳哀六年楚昭王曰江漢灘漳楚之望也杜預曰四水在楚界及命引進乃曰噫子老矣鶴髮雞皮蓬頭歷齒鶴髮白髮也雞皮言其縵也莊子曰蓬頭

突髻登徒子好色賦曰蓬頭擊耳齷齪歷齒說文曰歷猶疎也迺是江漢英靈衡荆杞梓尙書曰衡及荆陽惟荊州孔安國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也左氏傳曰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有聞於十

室幸無求於千里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劉越石詩曰鄆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寡人有銅鑲靈壽銀角桃枝常璩華陽國志曰巴地竹木之瑣者有桃枝靈壽左思三都賦曰靈壽桃

枝劉逵注云靈壽木名也出涪陵縣桃枝竹屬也出墊江縣二者可以爲杖爾雅曰桃枝四寸有節郭璞注曰今桃枝節間相去多四寸竹譜曰篋蓄射簡篠於桃枝魏書云武帝賜楊彪銀角桃枝一枚以章舊德開木瓜而未落養

蓮花而不萎千寶搜神記曰吳時有徐光者嘗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從案瓣杖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觀者反視所出實皆亡耗矣凡言水旱甚驗過大將軍孫綽門褰衣而趨左右唾踐或問其故

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耐綽聞惡而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綽廢幼帝更立景帝將拜陵上車有大風轡車車爲之傾見光在松樹上拊掌指揮嗤笑之綽問侍從皆無見者俄而景帝誅綽按吳志綽廢亮立休懼因求出屯武昌休許焉武昌荆州地及下王敦皆在武昌

故子山引之沈約宋書五行志曰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花狀五六日不萎落此木失其性而爲變也千寶曰鈴閣尊嚴者之儀鈴下主威嚴之官今狂花生於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終以逆命沒又加戮

是其應也。一說此花孽也。於周易為枯楊生華。亦見千寶搜神記。及晉書五行志。詩曰無木不萎。萎槁也。江陵之伐。由岳陽安定諸君。信所不悅。引此二語。妖異之詞也。

迎仙客於錦市。送游龍於葛陂。言於蜀郡而得

此杖也。益州記曰。錦里在益州南。笮橋東流江南岸。以錦為市。後漢書費長房傳曰。靈公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長房曰。往日所葬。乃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章懷太子注云。陂在今新蔡北。  
先生將以養老。將以扶危。學士年長者。謂之先生。先生笑而言曰。中國明於禮義。闕於

知人心之憂矣。中國謂國中也。言君國中雖明禮義。而不知人所以為憂也。如葛陂之詩。施於中谷。毛傳以為谷中。今反文。蓋微辭也。心之憂矣。出詩。惟我生民。雖復疎條勁柘。促節貞

筠。杖端刻鳥角首圖麟。豈能相予此疾。將予此身。說文曰。柘。桑也。筠。竹皮也。後漢書曰。仲秋案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長尺。端以鳩為飾。鳩食不噎之鳥。故取之。一說漢高祖與項

羽戰敗。帝遁於澤中。時鳩鳴其上。追者以為必無人。遂得脫。及即位。作鳩杖以扶老。劉向別錄有麒麟角杖賦。言人之生老病死。皆有常數。雖勁柘真筠之材。刻鳥圖麟之麗。終不能延年卻病。是杖無所用也。以喻高爵厚祿。無所加於我矣。若乃世

變市朝。年移陵谷。猿吟鷹厲。風霜慘黷。楚漢爭衡。袁曹競逐。獸食無草。禽巢無木。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古出夏門行。日市朝人易。

千年墓平。漢書項羽大破漢軍。多殺士卒。唯水為不流。魏志官度之戰。袁紹軍大潰。餘眾偽降。曹操盡坑之前。後所殺八萬人。喻魏師至人如鳥獸無所依也。於時無懼而慄。不寒而戰。於時以下。喻江陵之陷。西魏將男女

數萬口。盡俘以歸也。淮南子。堯戒曰。戰戰慄慄。漢書魏勃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戰懼之甚也。胡馬哀吟。羌笳悽轉。親友離絕。妻孥流轉。玉關寄書。章臺留劍。李陵

書曰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胡馬哀吟。羌笳悽轉者。言遠適異國。有別離之慘也。親友離絕。妻孥流轉者。喻魏人分男女數萬口。皆爲奴婢。獻俘長安也。漢書地理志曰。龍勒有玉門關。後漢書班超疏曰。但願生入玉門關。晉書云。王遠妻衛氏。太安中爲鮮卑所掠。路由章武境。留一書并釵釧。訪其家。又陸機羽扇賦云。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言章華臺也。史記。秦王坐章臺。漢書云。張敞走馬章臺街。秦地亦有章臺之名。然無留釧。知其謂章武臺也。說文。釧。尺絹切。臂環也。

寒關悽愴。羈旅悲涼。

涼。疎毛抵於燿繖。脆骨被於風霜。喻江陵之敗。子山已留長安。若失羣鳥也。左氏傳曰。羈旅之臣。班固兩都賦曰。撫登鴻御。增繖周禮曰。矧矢也。鄭康成曰。結繖於矢。謂之矧。矧。高也。說文曰。繖。生絲縷也。聲之若切。

淮南子曰。雁銜蘆。髮種種而愈落。眉影影而競長。言梁亡之後。已狼狽流離。遂至衰老也。左傳。盧蒲癸曰。予髮如此。種種。予而飛。以避矧繖。

長髮森森也。影。所銜切。又必周切。是以憂幹扶疎。悲條鬱結。假竹之枝幹以明心。七發曰。中鬱結之。眉影影者。言眉之長垂如髮也。輪菌根扶疎以分離。說文。扶疎。四布也。

一作。羞。淮南子曰。視毛嫵西子。猶頰醜也。高誘曰。頰。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稀世之類。醜。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頰醜。言極醜也。廣雅曰。頰。醜也。頰音欺。傲醜。當作頰醜。說文。傲。醉舞貌。禮記曰。八十曰耄。爾雅曰。耄。老也。郭璞曰。八十爲耄。劉熙釋名。

曰。七十曰耄。頭髮白耄。耄然也。八十曰耄。耄。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一作耆者。周禮八十曰耆。言其悲憂忽成醜老也。變田鳳於承宮。改陽文於讓篋。三輔決錄曰。漢靈帝殿柱。題堂

此云。用論語題。京兆人田鳳也。後漢書曰。承宮。字少子。瑯邪姑幕人也。永平中。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勅自整飾。宮對曰。巨覆眩名。非謙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帝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悅者。西施陽文也。高誘曰。陽文。古之好女。許慎曰。楚之好人也。左氏傳曰。讓篋。惡杜預曰。惡醜貌也。言亂離改節。悲憂易老。如美貌化爲醜人也。阮嗣宗詠懷詩云。朝爲媚少年。夕暮成醜老。卽此意也。

潘岳秋興。

穉生倦游。桓譚不樂。吳質長愁。並皆年華未暮。容貌先秋。

潘岳秋興賦序曰。於時秋也。故秋與命篇。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感秋而興此賦也。趙至與嵇蕃書曰。去矣穉生。

永離隔矣。漢書曰。長卿故倦游。文穎曰。倦。疲也。言疲厭游學也。後漢書曰。桓譚上疏。言讖記之非。帝省奏不說其狀。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解。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魏志曰。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質答魏太子牋云。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

予此衰矣。雖然。有以非鬼

非。蠅乃心憂矣。

左傳醫和曰。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詩曰。為鬼為蜮。箋云。蜮。短狐。干寶搜神記曰。有物處於江中。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刺者至死。言己之衰老。乃為故國非有所惑。若其淫溺惑亂。有如鬼蜮。乃可憂也。

也。未見從心。先求順耳。

見論語

伯玉何嗟。丘明惟恥。

莊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論語曰。左丘明恥之。孔注曰。左丘明魯太史。按子山述懷詩云。惟有丘明

恥。無復榮期樂。丘明之恥。豈匿怨而臣其人耶。

拉虎掉熊。子猶穉童。觀形察貌。子實悲翁。

曹子建七啓曰。批熊碎掌。拉虎摧斑。說文曰。拉。擗也。聲虛合切。掉。擊也。聲補買切。穉。幼禾也。聲直利切。言

已狀貌雖老。擗虎擊熊。尚如童穉之年。喻已猶可有為。憤辭也。子貌雖少。一老翁矣。

別有九棘鹿眉。三槐暮齒。

周官曰。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司農曰。槐之言懷也。言懷來人於

此欲與謀也。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而有刺也。鹿。蒼雜色也。漢武故事曰。武帝登郎署。見顏驕鹿眉皓髮。

孔光謝病。袁逢致仕。

漢書曰。孔光為太師。稱病辭位。太后詔賜太師廩壽杖。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

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於第。官屬按職如故。後漢書曰。袁逢字周陽。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後為司空。率於執金吾。胡廷以逢嘗為三老。特優禮之。

吳淠不朝。楊彪喪子。

史記曰。吳王淠。高帝兄劉仲之

子也。高帝立爲吳王，稍失藩臣之禮，稱疾不朝。天子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後漢書曰：楊彪子脩，字德祖，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魏書：黃初二年，公卿朝朔旦，并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賜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

明公此贈，或非乖理。

言如孔光以下，此四君者，竹杖之贈，或非乖禮。喻魏與周不當以爵祿與己也。按上文稱桓宣武爲帝，宣武自命孤寡，而楚丘先生僅以明公稱之，猶諸侯之禮矣。

先

生乃歌曰：秋藜促節，白藜同心。終堪荷篠，自足驅禽。一傳大夏，空成鄧林。

左氏傳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說文曰：藜，草也。聲耶實切。戴凱之竹

譜曰：杞髮苦竹，促節薄齒。說文曰：藜，葦草也。一曰：拜音藜，聲徒弔切。又竹譜曰：篠，出魯郡，堪爲笙也。又曰：細篠，大簿，書曰：篠，簿既數，注：篠，箭也。論語曰：遇丈人以杖荷篠。包曰：篠，竹器。漢書曰：張騫使大夏，見蜀布、叩竹杖。又律歷志曰：黃帝使伶倫取竹於大夏之西山。海經曰：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遂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言藜藿在野，是其真性。且可用以荷篠驅禽，若竹之製以爲杖而死者過半，卽莊子義臺露寢之義，喻已無羨於榮華，而魏周強欲已仕，哀其失故也。

### 叩竹杖賦

寓意與竹杖賦同。漢書曰：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叩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來，身毒國可數十里，得蜀買入市，三輔黃圖曰：天子遣使求身毒國市竹，而爲昆明所閉，天子欲伐之，乃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卽此竹矣。劉逵蜀都賦注曰：叩竹出興古盤江以南，竹中實而高節，可以爲杖。戴凱之竹譜曰：竹之堪杖，莫尙於叩，叩其恭切。

沉冥子遊於巴山之岑，取竹於北陰。

沉冥，若子虛之屬，假立以爲端也。漢書曰：蜀嚴沉冥，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曰：蜀郡嚴君平，沉深玄默，無欲幽深難測也。揚子曰：蜀莊沉冥，季軌注曰：沉冥猶玄寂，泯然

賦

無迹之貌。卽竹出蜀巴蜀接境。故云遊於巴山之岑。爾雅曰山小而高岑。郭云言岑崑也。呂氏春秋曰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隴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高誘曰大夏西方之山。阮隴山名。山北曰陰。嫺娟高節。寂歷

無心。霜風色古。露染斑深。每與龍鍾之族。幽翳沉沉。

嫺娟見楚辭。江淹詩曰寂歷百草。晦善云寂歷彫疎貌。揚雄蜀都賦其竹則鍾龍簞簞。刀叶反。篔音謹。廣韻曰龍鍾竹名。世

言龍鍾謂其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拽不能自禁也。

文不自殊。質而見賞。蘊諸鳴鳳之律。製以成龍之杖。

漢書律歷志曰黃帝制十二箏以聽鳳之鳴爲十二律。王子年拾遺記曰

岑華山在西北海上。有象竹。截爲管。吹之爲翠鳳之鳴。述異記作蔓竹。神仙傳曰費長房以杖投葛陂中。顧視則龍也。又鄧德明南康記曰南野縣有漢監匠陳鄰。其人通靈。夜嘗乘龍還家。其妻懷身。母疑與外人通。密看乃知是鄰。乘龍龍至家。輒化青竹杖。鄰內致戶前。母不知。因將杖去。須臾光采滿堂。俄而飛失杖。乃御雙鶴還。又列仙傳曰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至呼子先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神仙傳曰蘇仙公嘗持一竹杖。時人謂曰蘇生竹杖。固是龍也。歷諸傳記竹杖之成龍者多矣。拔條勁直。璘斌色滋。和輪人之不重。待羽客以相貽。

甘泉賦曰馬犀之璘瑠。注音斌。埤蒼曰璘瑠文貌也。晉灼曰瑠音幽。向曰璘瑠寶物文采也。說文曰滋益也。璧子之切。輪車輪

說文曰車有輻曰輪。輪人作車輪之人。言扶杖則安步當車矣。非有車輪之重也。羽客羽人也。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言待此不死之民以相與也。

青春欲暮。白雲來遲。謀於長者。操以從之。

執末而獻。無因自持。

楚辭大招曰青春受謝。白日昭只。穆天子傳云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際自出。道里悠遠。山川

亦復來遲。於是謀於長者。用操此杖矣。執末而獻。無因自持者。禮記曰獻杖者執末。疏云末挂頭地也。挂地不淨。不可嚮人。故執以自嚮。持淨頭以授與人。諸蔗雖甘。不可以倚。穠含草木狀曰諸蔗。一曰甘蔗。按諸蔗對下彼藜。知



蔗之種類不一。故云諸蔗。若諸葛矣。崔瑗杖銘曰：諸蔗雖甘，猶不可杖。曹植  
矯志賦曰：都蔗雖甘，杖之必折。言諸蔗類竹，味雖甘而脆，不可倚以爲杖也。  
彼藜雖實，不可以美。莊子曰：子貢見原憲，原憲杖藜應門，言藜雖實，可以爲杖。

而非美。  
未若處不材之間，當有用之始。莊子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繁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聖也。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殺不能鳴者，明日弟

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呂氏春  
秋曰：聖人之於物也，無不材。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親疎之義，高誘注曰：材，用也。又莊子云：惠子謂莊子曰：言無用，莊子曰：言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且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側足而  
墊之，致黃泉，人尙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之爲用也，明矣。  
魯分以爵，漢錫以年，昔尙爾齒，今優我賢。

禮記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疏曰：熊氏云：既不聽致事，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是也。聽致事，則王制云：七十杖  
於國，八十杖於朝，是也。是杖亦分以爵，當云：周分以爵，豈以周禮在魯，而云魯分也？與漢錫以年者，若漢書文帝賜吳王濞几杖，不朝  
元后，賜孔光靈壽杖，是也。昔尙爾齒，今優我賢者，設爲爾我之辭。  
昔昔日尙爾爲貴，今受此分爵錫年之異數，當優我杖者爲賢也。  
書橫几，玉塵筵，則函之以後，拂之以前。謂授几杖也。周禮有司几筵之

官。鄭注云：筵，亦席也。禮記曰：席間前杖，又云：進几杖者，拂之言書在几，玉在筵，而此杖與之不離前後也。  
爾其摘芳林沼，行樂軒除，問尊卑之垂悅，隨上下之遊紆。說文曰：平

土有叢木曰林，沼，池也。軒，曲輦藩車，除，殿陛也。禮記曰：尊卑垂悅。鄭注云：悅，佩巾也。磨折則佩垂，授受之儀。  
夫寄根江南，森森幽潭，傳節大夏，悠悠廣野。說文曰：森，大水也。字同涉，楚辭曰：便

娟之修竹兮，寄生乎江潭。戴凱之竹譜曰：蓋竹生江南深谷中。蜀都賦曰：叩竹傳節於大夏之邑。劉  
遠注云：叩竹杖，以節爲奇，故曰傳節也。喻己昔本吳人，今爲羈旅，猶竹杖之根寄江南，節傳大夏也。  
豈比夫接君堂上之履。



貞松青牛文梓

十三州志曰：燉煌有白鹿塞，地多古松。白鹿棲息其下，因而得名。燉煌郡蒼松縣，漢武帝置。南山有松，千寶搜神記曰：昔武王伐雍州大神樹，將倒，樹中流血，變作一梓牛，走入豐水中。故樹精百年化爲青牛。郭氏玄中記曰：萬

歲樹精爲青牛。又曰：秦文公造長安宮，面四百里，南至終南山。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公惡而伐之，連日不剋，輒大風雨。夜有鬼問梓樹曰：豈秦吾何鬼？曰：若使三百人披頭以繩繞樹，豈不敗汝？樹默然不應。明日人言於秦王，王依此言伐之，有青牛逐之，入澧

州。錄異傳曰：秦文公伐雍州南山文梓木，有青牛出走，豐水矣。

根柢盤魄山崖表裏

漢書鄆陽曰：蟠木根柢，蘇林曰：柢音帶，張晏曰：柢，根下木也。爾雅曰：匡內爲隕，外爲隈。郭注云：別匡表裏之名。孫炎云：內曲裏也，外曲表也。爾雅又

曰：渙爲匡，郭云：謂水邊也。匡與崖字同。

桂何事而銷亡，桐何爲而半死。

漢書曰：武帝作賦悼李夫人，其辭曰：秋氣潛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樹半死。半生昔之

三河徙植

一作殖

九畹移根

南史宋武帝紀曰：漢光武社於南陽，漢末而其樹死，劉備有蜀，乃應之而興。及晉季年，舊根始萌，至是而盛矣。漢書曰：高祖委發關中兵，收三河士，章昭曰：河東河南河內也。史記曰：唐人都河東，東人

都河內，周人都河東。夫三河在天下之中，按光武都洛在河南，劉備都蜀，劉裕都建康，國號曰宋，皆社樹之應。是其三河徙植之事矣。後漢書西羌傳曰：爰劬亡入三河間，注云：今比言三河，卽黃河、渭河、洛河也。亦稱三河，與此爲異也。楚辭曰：余旣滋蘭之九畹，王逸

曰：十二畝爲畹，或曰：田之長爲畹也。

開花建始之殿，落實睢陽之園。

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洛陽，起建始殿。後漢書郡國志：梁國有睢陽縣，地道記曰：梁孝王築城十二里，小鼓唱節，下而和之，稱睢陽

曲。九域志曰：睢陽郡有梁孝王東苑，方三百里，苑中有可室、山雁池、修竹園。

聲含嶰谷，曲抱雲門。

漢書律歷志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風

之鳴。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也。一說昆侖之北谷名也。晉灼曰：谷名是也。周禮曰：大司樂，雲門之舞，鄭注云：雲門，黃帝樂，言木中含抱律呂之音也。解音蟹字，或作解。

將雛集鳳，比翼巢鴛。

楚辭曰：哀枯楊之寃

籬王逸注曰。生哺曰鷲。生啄曰雛。悲哀飛鳥生雛。其身煩冤而不得出。在於枯楊之樹。居危殆也。禮瑞命記曰。黃帝時。鳳蔽日而來止。帝園。食常竹實。棲常梧桐。終不去。宋書樂志曰。鳳將雛。歌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爲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然則鳳將雛。其來久矣。晉書樂志曰。吳聲十曲。有鳳將雛。又步出夏門古辭。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張正見置酒高殿上詩。琴挑鳳將雛。當是用相知鼓琴挑鳳兮。風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鳳之義。列異傳曰。宋康王埋韓馮夫妻宿昔梓生。有鸞鷲雌雄各一。恆棲樹上。音聲感人。又玉臺新詠。載廬江焦仲卿妻詩序云。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逼。自誓不嫁。投水而死。仲卿聞之。自縊於庭樹。兩家合葬華山。傍詩曰。東西植松柏。左右植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鸞鷲。臨風亭一作庭。

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猿。

晉書陸機曰。華亭鶴唳。可得聞乎。荆州記曰。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郡國志。巴郡枳縣注曰。華陽國

志云。有明月峽是也。

廼有拳曲擁腫。盤坳反覆。

莊子曰。吾有樹。人謂之樛。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拳曲。而不中規矩。說文曰。坳。地不平也。从土。幼聲。於交切。

熊彪一作虎顧盼魚龍。

起伏節豎山連。文橫水蹙。

說文曰。彪。虎文。論語云。山節藻梲。包咸曰。節。楛也。刻鏤爲山。梲者。梁上楹畫爲藻文。藻水草也。說文曰。蹙。迫也。聲子六切。

匠石驚視。公輸眩目。

莊子曰。匠石之

齊見樸社樹。觀者如市。匠石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說。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禮記鄭注曰。公輸者。匠師也。般者。若之於多技巧也。趙岐孟子注曰。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

雕鐫始就。剗削仍加。平鱗鏟甲。落

角摧牙。重重碎錦。片片真花。紛披草樹。散亂煙霞。

甘泉賦曰。般饒粟其剗削。應劭曰。剗。曲刀也。削。曲鑿也。淮南子注曰。剗。削曲刀也。張揖廣雅曰。陳寶孟勞。馬氏曰。楊剗。剗。刀也。剗。車奇

反。剗。歸衛反。剗。又居綺反。蒼頡篇曰。鏟。削平也。言巧匠得此樹木。窮致其功。雕刻魚龍。麒麟牙獸之狀。錦花草樹。煙霞之文。極其眩闐也。

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遷。

左太沖吳都賦曰。木則楓柙。豫章松梓。古度。平仲。君遷。

逸注云松梓二木名。今云松子蓋轉寫之誤。或云松樹結實可食者也。遂又云古度樹也不華而實。子皆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正赤。初時可煮食也。廣州有之。晉顧微廣州記曰。熙安縣有孤古度樹生。其號曰古度。俗人無子於祠灸其乳則生男。以金帛報之。劉成曰。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遷之樹子如瓠形。**森梢百頃。槎枿千年。**王粲柳賦曰。莖森梢以奮擢。春秋傳曰。山木不槎。張衡東京賦曰。山無槎枿。薛綜注云。斜斫曰槎。斫而復生曰枿。李巡曰。枿。槎木之餘也。魏都賦曰。林不槎枿。呂良曰。枿。斫去木梢也。森。疏筍切。音參。梢。所交切。槎。仕雅切。又側下切。枿。五割切。

**秦則大夫受職。漢則將軍坐焉。**史記秦本紀曰。始皇東封泰山。風雨驟至。避於松下。因封爲五大夫。袁宏後漢紀曰。馮異爲人謙退。不伐。每軍

行止舍。諸將爭功。異常屏處大樹下。軍中號爲大樹將軍。上嘗分諸營吏士問曰。屬誰營耶。皆曰。願屬大樹將軍。

言已上諸樹爲蟲鳥風霜所壞也。師古曰。苔。水氣所生。蘇林曰。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說文曰。菌。地覃也。渠殞切。

**東海有白木之廟。西河有枯桑之社。**東海言東至於海也。白木。俗說密縣東三里天仙宮。有白松。相傳軒轅黃帝葬三女處。於今猶存。按漢書地理志。膠東國下密有三石山祠。豈其是耶。西河。言西

至於河也。河源出於崑崙。在西則河之所經。汎稱西河也。干寶搜神記曰。南頓張助於田中種木。見李核。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植種。以餘漿澆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且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自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溥。問一歲後。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之。亦見風俗。

**通。蔡邕獨斷曰。社者。欲令萬民加肅敬也。各以其野所宜之木。以名其社。**爾雅云。高及其野。世說阮宣子曰。社而爲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爲社。伐樹則社移矣。

**北陸以楊葉爲關。南陵以梅根作冶。**爾雅云。高阜曰陸。北陸。北方之地也。楊葉爲關。未詳。按爾雅。楊蒲柳。說文曰。柳。小楊也。漢書地理志曰。代郡高柳。西部都尉。治遼西郡。柳城。西部都尉。治疑以木得名。若榆中之關。樹榆爲塞矣。榆中。漢屬金城郡。南陵。宣城縣名。鮑照詩云。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李善注。稱宣城

郡南陵縣矣。隋書地理志云：宣城郡南陵。梁置南陵郡。又云：宣城郡平陳改為宣州。楊炯李懷州墓誌銘序：宣州刺史云吳王舊邑。楚國先封江迴鶴尾之城。山枕梅根之治。又孟浩然泊宣城界詩云：火織梅根冶。檉迷楊葉洲。是梅根作冶。當在宣城矣。言東南西北四方有廟社關治。以木得名者也。

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

淮南王安招隱士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其詞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又云：攀援桂枝兮聊淹留。劉琨扶風行曰：繫馬長松

下發鞍。豈獨城臨細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

漢書曰：周亞夫屯細柳。以備邊。在長安城西。左氏傳曰：晉侯使詹嘉以守桃林之塞。

若乃山河阻絕。飄零離別。

拔本垂淚。傷根瀝血。

若乃以下。喻己失國喪家。流離異域。猶木之拔本傷根也。左氏傳曰：拔本塞源。淮南子曰：秦擄趙王。遷徙之。漢中房陵。思故鄉。為山木之謳。聞者莫不墮淚。魏志曰：曹公在洛陽。起建始殿。伐灑龍樹。而血出。又掘

移梨。根傷而血出。曹公惡之。遂廢疾。是月薨。又風俗通曰：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隕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疎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水中血出。客驚。白叔高。怒曰：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殿行。復斫之。血大流。澀有白頭公。長可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高逆格殺之。凡殺四頭。非人非獸。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養安居。均伐樹血出。而禍福互異矣。

火入空心。膏流斷節。

淮南畢萬術曰：老槐生火。膏流斷節。

者膏謂樹脂也。老樹汁出。若流膏矣。說文曰：膏。肥也。節。竹約也。

橫洞口而欹臥。頓山腰而半折。文斜者百圍。冰碎。理正者千尋。瓦裂。

一作文衰。合體俱碎。

理正中。載瘻銜瘤。藏穿抱穴。木魅罔睞。

一作罔睞。一作罔睞。山精妖孽。

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瘻。南方草木狀曰：五嶺之間。多楓木。焉。久則生瘻瘤。養生論曰：頸處險而癭。李善注曰：人居山險。

樹木瘠臨其上。飲此水則患瘻。藏穿。為蟲所穿。抱穴。為鳥所穴也。蕪城賦曰：木魅山鬼。說文曰：魅。老物精也。莫槐切。杜預曰：魅。怪物。山海經曰：山精如人面而有毛。說文曰：睞。暫視貌。聲失舟切。曷。目疾視也。聲施隻切。抱樸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向後。喜來犯人。

其名曰蚊。知而呼之，卽當自却。一名超空，亦可兼呼之。又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渾。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鼎。又或如龍，五色赤角，名曰飛龍。見之皆可呼其名，不敢爲害。山中大樹，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枯木所作，勿怪也。又大蛇，名升，廬山中，寅日，自稱虞君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者，藥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兩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仙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蠶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姓氏者，犬也。稱成陽君者，狐也。亥日，稱婦人者，金玉也。稱神君者，猪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也。玄中記曰：山積如人，頭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左氏傳曰：地反物爲妖。說文作媿，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孽說文作孽，云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

能復歸也。後漢二十八將論曰：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未能採葛，還成食薇。詩王風有采葛之篇。詩序曰：采葛，懼讒也。鄭箋云：采葛，喻臣以小

事使出。史記曰：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蕨，繁也。陸機毛詩草木疏云：蕨，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本傳云：聘於西魏，遂留長安，是以小事使出也。哀江南賦云：讓東海之濱，遂鑿周粟。又詩何但食周薇，皆引夷齊之事，以自喻。此言奉命出使，不能爲君効力，屈節魏周也。沉淪窮巷，蕪沒荆扉。旣傷搖落，彌嗟變衰。宋玉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喻己思念故國，遂至衰老。猶樹木之衰，秋搖落

枯朽時也。淮南子云：木葉落，長年悲。斯之謂矣。淮南子云：桑葉落而長年悲也。淮南子者，漢高帝之孫，劉安所作也。西京雜記曰：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號爲淮南子。一曰劉安子，自云字中，皆挾風霜

乃歌曰：建章三月火，黃河萬里槎。漢書曰：武帝太初元年，柏梁災，起建章宮。文穎曰：越巫名勇，謂帝曰：越國有火災，卽復大起宮室，以厭勝之。故帝作建章宮，按建章宮起在柏梁，旣災之後，是柏梁災，非

建章災也。此云建章三月火者。當是赤眉焚西京宮室事。後漢書建武二年曰。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董卓傳。卓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惟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後移未央宮。史傳既云焚滅無餘。知建章宮亦被焚矣。按漢書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以其宮室之崇麗者。故稱引之云。三月火者。按史記項羽至咸陽。燒秦宮室。三月火不滅。此言三月。特稱其火之大也。博物志曰。有居海島者。每年見浮槎往來。不失期。遂賈糧乘槎而去。至犯牛女星。蜀郡嚴君平知之。後知黃河與天通。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一縣花。

晉書曰。石崇有金谷園。石季倫思歸。引序曰。河陽別業。柏木幾於萬株。又晉書云。潘岳為河陽令。清縣皆栽桃花。言今日之煨燼漂流。皆昔日之繁花密樹也。

大司馬聞而嘆曰。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桓大司馬。桓溫也。桓溫別傳曰。溫字子元。譙國龍亢

人也。興寧九年。以溫克復舊京。肅靜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世說曰。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嘆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泣然流淚。晉書曰。桓溫自江陵北行。經少時所種柳處。皆十圍。蹶然嘆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按桓溫為桓玄之父。仲文為東陽太守。在桓玄既敗之後。子山所賦。皆發已意。假殷仲文以起賦端。末引淮南王桓司馬。以致一篇之意。不必其同時也。

傷心賦 并序

傷心賦者。雖傷弱子。亦悼亡國也。楚辭曰。目極千里。傷心悲魂兮。歸來哀江南。子山二賦。取諸此焉。

子五福無徵。三靈有譴。

尚書洪範云。九曰。鑿用五福。孔傳曰。言天所以鑿勸人用五福。徵。驗也。又洪範云。曰休徵。孔傳云。敘美行之驗也。班固典引曰。答三靈之繁祉。注云。三靈。天地人也。說文曰。譴。謫問也。聲去戰切。

至



於繼體多從夭折。

左傳成二年說鄭靈公早死云天子燹又昭十九年子產云札瘥天昏是天爲少死也尚書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疏云鄭玄以爲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昏曰折漢書五行志云草木曰

折一曰凶天是也兄喪弟曰天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天於表反折時設反又之舌反

二男一女並得勝衣金陵喪亂相守亡沒

金陵喪亂蓋指太清二年侯景之亂也

羈旅關

河倏然白首

謂留魏不歸也

苗而不秀頻有所悲

世說曰王戎子萬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

一女成人一長

一作外

孫孩穉奄然玄壤何痛如

之既傷卽事追悼前亡

既傷卽事者傷其去梁卽魏不能復歸也追悼前亡者傷今一女一孫并悼前金陵亡沒之男女也

惟覺傷心遂以傷心爲賦若夫入室生

光非復企及夾河爲郡前途逾遠

孝子傳曰後漢汝南應樞生四子見神光照社樞見光以問卜人卜人曰此大符也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漢書杜周傳曰始杜周爲

廷史有一馬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爲郡家貲累巨萬矣

婕妤有自傷之賦揚雄有哀祭之文

漢書曰孝成班婕妤帝初卽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日

失之其後趙飛燕姊驍妒婕妤退處深宮作賦自傷悼漢書曰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好詞賦常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乃作書往往撫離騷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贊曰王莽篡位雄以耆老次轉爲大夫雄恬於勢利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作太玄法言又按雄子揚烏九齡而通玄文早卒法言所謂吾家童鳥育而不苗者也注見下文

王正長有北郭之悲謝安石有東山之恨

臧榮緒晉書曰王讚字正長義烏人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有詩云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胡寧久分析

靡靡忽至今。王事離我心。殊隔過商參。又云。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又晉書曰。謝安字安石。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有二子瑤。瑤襲爵。官至瑯邪王友。早卒。子該嗣。終東陽太守。無子。

斯既然矣。

言班揚王謝諸人。或以失寵自傷。或以不遇哀祭。或在北郭而懷歸。或處東山而被命。又並有夭折之事。若此者。既爲傷心矣。

至若曹子建。王仲宣。

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善屬文。封平原侯。徙封臨菑侯。

貶爵安鄉侯。改封鄆城侯。立爲王。徙封雍丘。浚儀。改還雍丘。徙封東阿。封爲陳王。植每欲求別見。獨歌論及時政。幸冀試用。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又以前過事復減。牛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曹子建集中有金瓠哀辭。其序云。金瓠子之首女。雖未能言。固已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辭。有行女哀辭。其序云。行女生於季秋。而終於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顛喪。又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獻帝西遷。徙居長安。以西京擾亂。之荆州。依劉表。表卒。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拜侍中。建安二十二年卒。粲二子爲魏諷所引誅。後絕。注云。文章志曰。太祖時征漢中。聞粲子死。歎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按植與粲有贈答七哀詩。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又按王粲著傷天賦曰。惟皇天之賦命。實浩蕩而不均。或老終以長世。或昏天而夙泯。物雖存而人亡。心惆悵而長慕。哀皇天之不惠。抱此哀而何。想求鬼神之形影。差幽冥而弗逢。淹佞徇以想像。心纏結而紆縈。晝忽忽若昏。夜炯炯而至明。

傅長虞。應德璉。

王隱晉書曰。傅咸字長虞。

北地泥陽人也。拜太子洗馬。後爲司隸校尉。咸贈何邵王濟詩序云。歷試無効。且有家艱。魏志曰。汝南應瑒。字德璉。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瑒集有別詩二首云。朝雲浮四海。日暮歸故山。行役懷舊土。悲思不能言。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時旋。浩浩長流水。九折東北流。晨夜赴滄海。海流亦何抽。遠適萬里道。歸來未有由。臨河累太息。五內懷傷憂。

劉韜之母。任延之親。

晉劉韜母孫氏悼艱賦曰。伊稟命之不振。遭天難之靡忱。夙無父之何怙。哀壘悴以抽心云云。

見藝文類聚。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爲九江太守。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按下文書翰傷切數語。任延當作任咸。潘岳集任澤蘭哀辭曰。澤蘭者。任子咸之女也。涉三齡。未沒喪而殞。遂爲其母辭。又寡婦賦云。孤女藐焉。

始孩是也。書翰傷切。文辭哀痛。千悲萬恨。何可勝言。言曹子建諸君並有悲怨之詞也。龍門之桐。其枝已折。卷施之草。其心實傷。

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爾雅曰。卷施草。拔心不死。郭注云。宿莽也。離騷云。夕寧中洲之宿莽。王逸云。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之曰宿莽。嗚呼哀哉。

賦曰。悲哉秋風。搖落變衰。宋玉九辨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所迫切。魂兮遠矣。何去何依。宋玉招魂曰。魂兮來歸。去君之恆幹。望思無望。歸

來不歸。三輔黃圖曰。武帝寤。太子無辜被殺。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漢書亦云。顏師古注曰。言已望而未達。東門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因鄉之東。基址猶存。招魂云。魂兮歸來。又云。歸來歸來。

之意。空懼西河之讖。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愛。人怪問之。曰。吾無子時不愛。今子死。乃與無子時同。吾何憂也。禮記曰。子夏哭其子而喪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

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在昔金陵。天下喪亂。王室

板蕩。生民塗炭。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梁書。武帝紀曰。太清二年。冬十月己酉。侯景自橫江濟采石。辛亥。景師至京。哀江南賦。所謂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

解者也。郡國志曰。丹陽郡秣陵。其地木金陵。秦始皇改。建安十六年。孫權改曰建業。十七年。城石頭。建業。梁之所都。故云金陵。詩大雅曰。上帝版版。下人卒瘡。毛云。版。反也。瘡。病也。言厲王爲政。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又蕩之什曰。蕩蕩上帝。下人之辟。鄭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塗炭。見尚書。應休。連與從弟書曰。濟蒸人於塗炭。呂向曰。塗。泥也。炭。猶火也。言人如墜泥火。欲濟之。令出甚難也。五郡兄弟。三州父子。俱詳見哀江南賦注。地鼎沸於袁曹。人豺狼於楚漢。袁曹袁紹曹操

也。楚漢項藉漢高帝也。注見竹枝賦。喻侯景作亂。天下分爭。生民荼毒。有如袁曹官度。楚漢鴻溝矣。王子年拾遺記曰。禹鑄九鼎。當夏桀之時。鼎水忽沸。後漢書朱穆上書曰。養魚於沸鼎之中。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孫楚為石仲容與孫皓書曰。豺狼抗爪牙之毒。呂延濟曰。豺狼惡獸。喻亂賊也。以喻侯景矣。或有擁樹罹災。藏衣遭難。或有以下言喪亂時。男女亡沒也。史記夏侯嬰傳曰。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欲棄孝惠魯元。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

於豐。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縣樹也。漢書師古注曰。面偕也。雍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己而抱持之。以馳。故云。面雍樹馳。雍讀曰擁。藏衣疑作載衣。卽斯干之詩。所謂載衣之裳。載衣之褻。載衣之褻。列女傳云。魯孝義保孝公稱之保母。伯御殺懿公。自立。求稱將殺之。保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處。伯御殺之。保抱稱以逃。史記程嬰取他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皆似藏衣遭難也。未設桑弧。先空柘館。禮記曰。國君太子生。三日上士負之。射人以桑

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又見左傳。漢書班婕妤賦曰。痛陽祿與柘館兮。仍襁褓而避災。服虔曰。二館名也。生子此館。皆失之也。師古曰。二觀並在上林中。人惟一丘亭。遂千秋。春秋說題辭曰。丘者墓也。廣雅云。小陵曰丘。潘岳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於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乙巳葬於亭東。西征賦。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是也。邊韶後漢時人。永恨未詳。疑指無子。或喪子事後。漢書曰。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嘗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晝日眠。韶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後為陳相。卒於官。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晉書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按孫楚有和氏外孫道生。哀文。又有和氏外孫小同。哀文。本賦序。一作一外孫孫稗。似引此。又晉書云。三子崇。洵。纂。衆及洵。俱未字而早終。張壯武之心疾。羊南城之淚流。

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論前後思勳。進封壯武郡公。為司空。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為柏。識者以為不祥。又華舍及監甯。數有妖怪。少子璉。以申台星。垢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偷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應天命。及趙王倫孫秀將廢賈

后詐稱詔召華遂害之。豔儒博曉天文，散騎侍郎，同時遇害。云：張壯武者，稱其所封之郡名也。壯武本漢宋昌所封。史記云：封宋昌爲壯武侯是也。晉以其地封張華矣。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卽墨縣西六十里。古萊夷國有漢壯武縣，故城晉書曰：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位至公而無子。幽明錄曰：羊祜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兒卽亡。晉書地理志云：泰山郡有南武城，祜封南城侯。又南城人，故曰羊南城，稱其邑居也。

倫此愛，膝下龍摧，掌中珠碎，芝在室而先枯，蘭生庭而蚤刈。

爾雅郭注云：芝一歲三華，瑞草。晉書曰：謝安嘗戒約子姪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答曰：譬如芝

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左傳宣二年曰：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之蘭，曰：以是爲而子。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微闢乎。生穆公，名之曰蘭。及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劉蘭而卒，劉侃制切音藝，割也。

命之脩短，哀哉已滿。

脩短，長短也。潘岳西征賦曰：生有脩短之命，東征賦曰：命之運，愚智同。班固覽海賦曰：運之脩短，不豫期也。

鶴聲孤絕，猿吟腸斷。

崔豹古今注曰：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

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爲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援琴歌之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幽遠路漫漫。攬衣不寐，食忘餐。世說曰：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傾卽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羸博之間，路似新安。

漢書劉向曰：延陵季子適齊而返，其子死於羸博之間，穿不及泉，欵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復歸乎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羸博去吳千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

觀之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事出禮記師古曰：羸博二邑，在泰山。潘岳西征賦曰：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又傷弱子辭序曰：予之長安，次於新安，千秋亭而弱子天感羸博之哀，乃傷之。

藤絨轉櫬，枿掩虞棺，不封

不樹，惟棘惟纏。

魏志文帝紀曰：其告郡國給構櫬殯欵，裴松之注云：構音衛，漢書高祖令曰：士卒從軍死者爲構，歸其縣，應劭曰：構，小棺也。今謂之椁。應璩百一詩曰：轉車在道路，征夫不得休。禮記曰：周人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殯，轉與

椁古字通。轉檝小棺也。虞棺瓦棺也。藤緘枋掩謂爲蔓草所榮掩以無棺之木也。魏都賦曰：林不槎枋，薛綜曰：斬而復生曰枋。呂良曰：枋，斬去木梢也。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顏師古劉向傳注云：不封謂不聚土爲墳也。不樹謂不種樹也。爾雅曰：終牛棘，郭璞注云：馬棘也。其刺粗而長。雍門周曰：墳墓生荆棘，藥虛官切。鸞木似關。

天慘慘而無色，雲蒼蒼而正寒。王仲宣登樓賦曰：天慘慘而無色，春秋文耀鉤曰：楚有蒼雲如霓，郭璞爾雅注曰：天形穹隆，其

色著。况乃流寓秦川，飄飄播遷。况乃以下自序奉使西魏，羈留長安也。秦川，西魏地也。沈約和謝宣城詩曰：飄飄播遷，况乃以下自序奉使西魏，羈留長安也。秦川，西魏地也。

從官非官，官音宜。左傳曰：官三年矣，亦讀爲官。又如字。世說曰：劉尹之沒，孫興公爲之誄曰：居官無官之事，作事無事之心。張平子著歸田賦。

班超曰：但願生入玉門關。江已觸目於萬恨，更傷心於九泉。自言鄉關之思，已屬萬恨，更兼悼亡，其心愈傷也。晉書胡奮曰：吾一女入於九天，一子入於九地。說文曰：地有九重，故曰九泉。

至如三虎二龍，三珠兩鳳。三輔決錄曰：賈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家三虎，偉節最怒。世說曰：謝子徵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三珠未詳。山海經：三珠樹生赤水，上北齊書：崔陵侍

中弟仲文銀青光祿大夫，並有山澤之靈，各入熊羆之夢。周易說卦曰：山澤通氣，詩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箋云：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生男，爾雅曰：熊似熊而黃色。

望隴首而不歸，出都門而長送。辛氏三秦記曰：隴西關，其坂九迴，不知高幾里，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下處數十萬戶，其上有清水回注，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去長安千里，望

秦川如帶，關中人上隴者，還望故鄉，悲思而歌，則有絕死者。漢書曰：上徵臨江王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上車軸折，父老曰：吾王不返矣。按元帝時都江陵，故臨江王所治，都門長送，當引此事。二語謂已使西魏，遂不復歸，序所謂羈旅關河，倏然白首者也。此下言一女

一孫奄然玄壤之事矣。

### 對寶盃而痛心撫玄經而流慟。

孔氏志怪曰。盧克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克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聲擊弓而射。卽中之。擊倒而復起。克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

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克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克曰。我衣惡。唱得見貴人。卽有人提撲新衣。迎之。克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屈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婿。故相延耳。卽舉書示克。克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歎無辭。崔卽敕內令女郎莊。使克就東廊。克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爲夫婦。三月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敕外殿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克便上車去。如電追。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道。以懷愧。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轎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克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克見之。欣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卽見少府。克往問訊。女抱兒還克。又與金盃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予親。金盃可願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克取兒盃。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克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嘆死生之玄通也。克詣市賣盃。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款有一老婢。問克得盃之由。還報其大家。卽女姨也。道視之。果是。謂克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盃。著棺中。今神靈甚似。得盃本末。可得聞不。克以事對。卽詣克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克貌。姊曰。我舅甥。三月未問產。父曰。春煙溫也。願休強也。卽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後生植爲漢尙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亦見于寶搜神記。桓譚新論曰。揚雄作玄書。以爲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爲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攷宓。彘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爲八十一卦。以四爲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二。而篇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著撰之。玄經五十餘言。而傳十二篇也。揚子法言曰。育而不苗者。其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予我以玄文。

石華空服。犀角虛筭。

謝靈運詩曰。揚

帆采石華。臨海志曰。石華附石可啖。郭璞曰。厚頭似猪。瘳脚一角在頭也。抱  
樓子曰。通天犀能殺毒。續齊諧記曰。蔣濟至不期。縣露一尸。頭著通天犀。蠶  
雲氣。衆人並噓。輅略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相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長風。鳥鳴。風雲並興。玄氣四  
合。大雨河傾。見魏志。管輅傳。裴松之注。魏志云。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木草曰。萱草亦名宜男。周處風土記云。婦妊佩此花。則生男子。

烏毛徒覆獸乳空舍。師曠禽經曰。慈烏反哺。張華注。慈烏曰孝鳥。長則反哺其母。大嘴烏否。蔡邕曰。烏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春秋繁露曰。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公羊傳何休注云。乳必跪而受之。震爲長男之

宮。巽爲長女之位。在我生年。先凋此地。周易說卦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但已男女凋零也。人生幾何。百憂俱至。二王當

何。奉佛。二郗奉道。必至有期。何能相保。世說。二郗奉道。二何奉佛。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詔於道。二何佞於佛。劉孝標注云。中興書曰。郗暗及弟曇。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克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給沙

門以百敬。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爲遐邇所譏。克弟準。亦精勤。惟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矣言雖奉佛。奉道至生死之期。不能相保也。悽其零零。颯焉秋草。楚辭王逸注曰。草死曰零。木死曰落。說文曰。颯。翔風也。聲蘇合

切。去矣黎民。哀哉仲仁。異苑曰。賈克字公閔。妻郭氏。爲人凶妒。生兒犂民。年始三歲。乳母抱之。當開犂民。見克外入。喜笑。克就乳母懷中。嗚撮。郭遙見。謂克愛乳母。卽鞭殺之。兒恆啼泣。不食。他乳經日。遂死。郭於是終身無子。晉書

曰。賈克子黎民。生四歲而卒。仲仁疑卽仲雍。曹子建。仲雍哀辭曰。曹喆字仲雍。魏太子之仲子也。三月而生。五月而死。冀羊祐之前識。期張衡之後身。晉書羊祐傳曰。祐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

無此物。祐卽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祐之前身也。蔡邕別傳曰。張衡死月餘。邕母始懷孕。此二人才貌甚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一朝風燭。萬



古埃塵。丘陵兮何忍。能留兮幾人。

淮南子曰。人生於世。倏爾而止。如風火之燭。說文曰。埃。塵也。聲烏開切。廣雅云。小陵爲丘。郭璞爾雅注云。陵。大阜也。

### 象戲賦

周書武帝紀云。天和三年。帝制象經成。集百僚講說。集中有進象經賦表云。伏讀聖制象經。并觀象戲。是也。北史王褒傳云。武帝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象戲之制。其法不傳。以賦按之。蓋彈棊格五六博之遺意也。楚辭曰。珉蔽象棊。有六博。王逸曰。以珉蔽作管。象牙爲棊。疑本此爲象戲矣。彈棊之制。乃蹴鞠所變。始自漢成帝。帝好蹴鞠。羣臣以爲勞體。非尊者所宜。可擇似而不勞者。劉向奏彈棊以獻之。魏文帝爲之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者。其局以石爲之。方五尺。中心高似蓋。形如覆盂。上圓下方。兩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彈也。梁簡文彈棊論序。有完五全六。八反四角之說。格五之戲。格五。棊也。行棊相塞。謂之塞。塞有四采。塞白乘五。至五卽格不得行。前書吾丘壽王。後漢梁冀。皆善爲之。六博之戲。投六箸。行六棊。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爲一畫者。謂之塞。刻爲二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五塞之間。謂之五塞。見於宋玉王逸鮑宏諸家。今按賦中局取諸乾坤以爲輿。二章。明是上圓下方。類彈棊局矣。又按從月建而左轉。起黃鐘而順行。蓋取十二之數。明是用十二棊也。歷諦傳記。象戲之法。蓋本諸此。依文卽事。雖可復尋。又按周史及子山序賦。明是武帝所制。增行之餘。卽爲創造。是用設此圖經。并鳩觀試。未必一如舊制。今之雙六。頗類古法。而其數不侔。愧非張華博物。胥臣多聞。上迫覆局之能。直擬看碑之識。安能別其行陣也乎。

觀夫造作權輿。皇王厥初。

觀夫以下言萬物初生。天地開闢。於是聖人起而制作也。爾雅曰。權輿。始也。萬物皆含胎長養之時。莊子云。廣成子謂黃帝曰。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詩曰。厥初生民。

法凝陰

於厚德仰冲氣於清虛

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又曰：君子以於。當有厚德載物，乾鑿度曰：清輕者上為天。是字。

於。綠簡既開，丹局直正。

淮南子曰：河出丹書，洛出綠圖，喻武帝制此象經，如河圖。

洛書聖人之作也。

理洞研幾，原窮作聖。

繫辭曰：夫易者，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若扣洪鐘，如縣明鏡。

世說：龐士元曰：若不一扣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淮南子曰：誠得清明之士。

執玄鏡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意，據舒明指以示之。闕棺不恨矣。以言聖人才智，用之不窮。如洪鐘任扣，明鏡匪疲也。

白鳳遙臨，黃雲高映。

左傳：鄭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黃帝氏以。

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後漢書賈逵曰：左氏以為少皞氏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注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注曰：朱宣，少皞氏也。以白帝朱宣有鳳瑞，故云白鳳。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云黃雲。服虔曰：黃帝以雲名，官中官為黃雲。

可以變俗移風，可以蒞官行政。

言此戲雖小，可以喻大，著以為經。如古聖鳥官雲紀，可以圖治也。

是以局取諸乾，仍圖上玄，月輪新滿，日暈重。

圓摸羽林之華蓋，寫明堂之璧泉。

言其局上圓以象天也。王褒象經序云：一曰天文，以觀其象。天日月星是也。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木金土是也。三曰陰陽，以順其本。陽數為先，本於天。陰數為先，本於地。是也。

按此云：象天日月星，文下云：法地甘泉賦曰：將郊上玄，張揖廣雅曰：暈，捲也。氣在外暈結之也。日月俱然。天官書曰：虛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晉書天文志曰：華蓋九星，所以覆蔽帝座。天子之華蓋象之。漢書平帝紀曰：安漢公奏立明堂璧應劭曰：明堂布政之官，上

圓下方，璧應者象璧圖。齊之以水象教化流行。

坤以為輿，剛柔卷舒，若方鏡而無影，似空城而未居。

言其下方以法地也。易曰：坤為輿。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為車，說卦曰：立地之道。

曰柔輿，剛注言其形也。西京雜記曰：高祖咸陽宮，得方鏡，表裏有明人來照之，影不例見，以手捧心，可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疑，言其形若方鏡也。空城未居，謂未嘗投箸行碁之時，如空城未居人也。

促成文之畫，亡靈龜之圖。

馬麗千金之馬。符明六甲之符。

成文如刻爲一畫二畫三畫之類。言刻畫成文。如古龜龍之圖。碁箸等類。又如兵馬行陣。須人用之也。淮南子曰。馬之似鹿者千金。漢武內傳。有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抱樸子曰。立

夏帶六壬。六甲之符。

於是摺笏當次。依辰就席。於是以下。謂人用之也。晉書輿服志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摺之於腰帶。所謂摺紳之士者。摺笏而垂紳也。當次就席。謂兩人對局之始。列碁相當也。如楚辭分曹並進之

說。王逸云。分曹列偶並進。技巧投箸行碁。轉相適迫。使不得擇行也。

迴地理於方珪。轉天文於圓璧。

周禮曰。王執鎮珪。鄭注云。鎮。安也。所以安四方。周禮又云。以蒼璧禮天。鄭注云。璧。圓象天也。方珪。圓璧。言局之下方

上圓。迴轉。言旋轉於局中。類彈碁矣。

分荆山之美玉。數藍田之珉石。

王逸曰。琨玉。蔽博箸。是謂以玉飾之也。曹子建七啓。錯以荆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說文曰。珉石之美者。

南行赤水

之符。北使玄山之策。居東道而龍青。出西關而馬白。

南北東西。蓋指四角。謂行碁也。王褒象經序曰。四時以應其序。東方之色青。其餘三色例皆知之。與此亦黑青白配。南北東西同赤

水。卽丹水。六韜曰。堯與有苗戰於丹水之陽。高誘曰。丹水在南陽浦。屋。玄山未詳。疑卽玄女。授黃帝九宮戰法。禮記曰。左青龍而右白虎。青龍在左。故云東道。天文志曰。東方蒼龍宿。楊子太玄曰。東動青龍。光難於淵。范望注曰。青龍在東方。故言東動也。桓譚新論曰。公孫龍常爭論曰。白馬非馬。人不能屈。後乘白馬。無符傳。欲出關。關吏不聽。此虛言。難以尊實也。

既舒玄象。聊定金枰。

玄象。天象也。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枰。枰局也。

昭日月之光景。乘風

雲之性靈。取四方之正色。用五德之相生。

格五。簾有四采。簾白。乘五。至五卽格。不得行。四方正色。謂四采也。五德相生。若格五也。王褒象經序曰。算數以通其變。俯仰則爲天地日月星。變通則爲水火

金。木。土。是也。今之雙六。亦至五卽格。不得行。

從月建而左轉。起黃鍾而順行。

謂十二碁也。言用此十二碁。左轉右行。如一歲之十有二月。黃鍾之有十二律也。若用二十四碁。則白黑各有十二矣。李頎彈碁歌曰。藍

田美石清如砥，白黑相分十二子。章  
陰翻則顧兔先出，陽變則靈鳥獨明。

陰翻則顧兔先出，陽變則靈鳥獨明。

魚豢典略曰：兔者，明月之精。博物志曰：兔望月而孕。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

鳥。况乃豫遊仁壽，行樂徽音。水影搖日，花光照林。乍披圖而久玩，或開經而熟尋。雖復成之以手，終須

得之於心。

言帝於宴遊之暇，觀象經而為此戲，惟其得心，始應手也。晉書陸機與弟雲書曰：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知仁壽殿名也。洛陽宮殿簿有徽音殿。

乃有龍燭銜花，金爐浮氣。月落桂

垂，星斜柳墜，猶豫樞機，嫌疑涇渭。顧望迴惑，心情怖畏。應對坎而衝離，或當申而取未。

楚辭曰：日晏不到，爛龍何照。山海經

曰：鍾山之神曰燭陰，郭璞曰：卽燭龍也。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純金香爐一枚。雲賦曰：燎蒸盞兮炳明燭。顏師古曰：猶豫，獸名也。爾雅曰：猶如麝，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卽恐有人，且來言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曰：隴西俗謂犬子爲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響音几。易鄭注曰：樞謂戶樞，機謂弩牙。毛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王褒象經序曰：律呂以先其氣，在子取未，在午取丑，八卦以定其位，至震取兌，至離取坎，是也。言非久玩熟尋，不知至離取坎，在子取未，臨戲猶豫，應對坎卦而衝離卦，或當申時而取未時也。

春賦

春賦以下，庚子山仕南朝時，爲東宮學士之文也。滕王道開府集序，以爲太清值亂離之後，承聖遭軍火之餘，揚都有集，百不一存。江陵之文，無遺一字所撰，止入魏以來。爰泊周代著述，合二十卷。今集中所載，頗離南朝舊文。道適所云，揚都之集。

百不一存者耶。當宇文集序之日。地限南北。故所撰止魏周時文。及隋唐一統之後。其江南遺藹。時或猶存。好事者增入舊編。今之所謂庾子山集。其非滕王故本可知也。且子山自入魏而後。大抵皆離愁之作。觸景傷懷。似此諸賦。辭傷體麗。恐非羈臣所宜。觀其文氣。略與梁朝諸君相似。晉安湘東所賦。題頗類之。蓋當時宮體之文。徐庾並稱者也。至其歷魏仕周。閔姬思毫得南朝之精微。窮北方之枝葉。蓋有騷人之風。非孝穆所能及也。於詩亦然。今皆附摭。管見爲之列序。諸篇。謂是在梁之作云爾。○梁簡文帝集中有晚春賦。元帝集有春賦。賦中多有類七言詩者。唐王勃駱賓王亦嘗爲之。云效庾體。明是梁朝宮中。庾子山創爲此體也。

### 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

史記司馬相如傳曰。上還過宜春宮。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宮之東。杜之南。始皇本紀云。葬二世宜春苑中。三輔黃圖曰。宜

春宮。本秦之離宮。在長安城東南。杜縣東。近下杜。又有宜春下苑。在京城東南隅。荆楚歲時記曰。立春之日。悉剪綵爲鸞戴之。帖宜春二字。傅咸鸞賦曰。御青書以贊時。著宜春之嘉祉。皆取宜春之義也。西都賦曰。披香發越。黃圖云。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披香殿。飛燕外傳曰。宣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淳夫人。是漢宮闈名有披香殿也。論語包咸注曰。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作春衣。當謂天子內官主織作衣服者。

### 新年鳥聲千種囀。二月楊花滿路飛。

### 陽一縣併是花。金谷從來滿園樹。

晉書曰。潘岳爲河陽令。滿縣皆栽桃花。石崇有金谷園。思歸引序曰。河陽別業。柏木栽於萬株。

### 一叢香草足礙人。數尺遊絲卽

### 橫路。

楚辭王逸注曰。蘭。香草也。沈休文詩曰。遊絲映空轉。

### 開上林而競入。擁河橋而爭渡。

漢舊儀曰。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養百獸。遠方各獻名果異卉三千餘種。植其中。亦有製爲美名。以標奇異。晉書曰。

杜預以孟津渡險。起建河橋於富平津。

### 出麗華之金屋。下飛燕之蘭宮。

後漢書光武帝曰。娶妾當得陰麗華。漢書武帝謂長公主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又孝成趙皇后傳曰。后本長安宮人。屬陽阿主家。學歌

舞。號曰飛燕。三輔黃圖曰。趙皇后居昭陽殿。有女弟俱爲  
婕妤。好貴。傾後宮。昭陽舍。闌房椒壁。楚辭曰。彷彿兮闔宮。

釵朶多而訝重。髻鬢高而畏風。

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入宮乘寵愛。外國獻火

珠龍鬢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尙不勝。況乎鬢風之重。乃止而不進。後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隨馬髻。風俗通曰。墮馬  
髻者。側在一邊。唐段柯古髻鬢品云。髻始自嬋人氏。以髮相纏。而無繫縛。周文王加珠翠翹花。名曰鳳髻。又名步搖髻。秦始皇有望仙  
髻。參鬢髻。凌雲髻。漢有迎春髻。王母降。武帝宮從者有飛仙髻。九環髻。漢元帝宮中有百合分髻。同心髻。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髻  
欣髻。又有假髻。合德有欣愁髻。貴妃有義髻。魏武宮有反綰髻。又梳百花髻。魏明帝有兩煙髻。晉惠帝宮有芙蓉髻。梁宮有羅光髻。段  
氏言髻鬢者多。其餘在  
子山之後者。不備錄焉。

眉將柳而爭綠。面共桃而競紅。影來池裏。花落衫中。昔始綠而藏魚。麥纒青而覆雉。

吹簫弄玉之臺。鳴佩凌波之水。

列仙傳曰。簫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有女號弄

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爲作鳳凰臺。夫婦止其上。一旦  
隨鳳凰去。故秦氏作鳳女辭。曹子建洛神賦曰。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移戚里而家富。入新豐而酒美。

漢書曰。萬石君奮。徙家長安中戚里。師古

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爲戚里。三輔舊事曰。太上皇  
不樂關中。思墓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酹酒餼餅商人。立爲新豐。

石榴聊汎。蒲桃醲醑。

蜀都賦曰。蒲桃亂漬。石榴競裂。廣雅曰。石榴。若榴也。南都賦曰。楊粟若榴。

扶南傳曰。頓孫國有安石榴。取汁停杯中。數日成美酒。上林賦注云。郭璞曰。蒲桃似燕薊。可作酒。漢武帝外傳曰。西王母下降。帝設葡  
萄酒。魏文帝云。葡萄醲以爲酒。甘於麴麥。善醲。博物志曰。西域有葡萄酒。積年不敗。彼俗云。可十年飲之。醉彌月。乃解醲。普活切。音澁。  
醲。鋪杯切。音丕。李白詩曰。  
蒲桃初醲醑。蓋本此也。

芙蓉玉碗。蓮子金杯。

朝野僉載曰。西魏文帝造二飲器。其一爲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芙蓉。下垂器上。以水注芙蓉。而盈於器。又爲鳧雁蟾蜍以飾之。謂之水芝飲器。庾闡

斷酒賦曰。樵新芽竹筍。細核楊梅。說文曰。笋。竹萌也。范汪祠制云。仲春薦竹筍。臨海異物志曰。楊梅大如彈丸。正赤。五月中熟。熟時似梅。其味甜酸。綠珠捧琴至。文君送酒來。

晉書曰。石崇有妓名綠珠。美而豔。善吹笛。漢書曰。司馬相如。與文君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爐。音義玉管初調。鳴絃暫撫。陽春淥水之曲。對鳳迴鸞之舞。漢書

曰。簪以玉爲之。不惟竹也。宋玉曰。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淮南子曰。手會淥水之趨。毛詩高誘曰。淥水。古詩也。張衡觀舞賦曰。羅似飛鸞。袖如迴雪。袁宏賦云。舞迴鸞以紆袖。視佳人之王儀。曰吹

笙鼓蕤爾雅云。大笙謂之箛。郭璞曰。列管匏中。施班婕妤詩曰。裁爲合歡扇。團圓似月入歌扇。花承節鼓。明月節疑時節。周禮中春擊土鼓。協律都尉射雉

中郎。漢書曰。李延年爲協律都尉。潘岳著射雉賦。又秋興賦序曰。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當直於散騎之省。射雉中郎。蓋潘岳也。停車小苑。連騎長楊。三輔黃圖曰。長楊樹在長

鳥宮。秋冬校獵。其下命武士。轉射金獸。天子登此以觀焉。西京雜記曰。武帝時。得武師天馬。帝以玫瑰石爲鞍。鑣以金銀。瑜石。又云。紫金爲花。金鞍始被。柘弓新張。拂塵看馬埽。分朋入射堂。

其飾其上。考工記曰。工人取材。柘爲上。開山圖云。隴西神馬山有泉。乃龍馬所生。秦州有馬池。源出隴冢山。韓子曰。卞和抱其璞馬是天池之龍種。帶乃荆山之玉梁。

哭於荆山之下。王子年拾遺記曰。天鹿獸名。言織成綾。錦上有鳥獸之文也。監錦安天鹿。新綾織鳳凰。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邊多

解神。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擊虞。三日曲水之義。虞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方招掘之。水濱洗祓。遂因水汎鴈。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東晉進曰。擊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

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

樹下流杯客。沙頭渡水人。

荆楚

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獻金十五斤。左遷擊虜爲陽城令。

歲時記曰：三月三日。士民並出。江渚池沼間。爲流觴曲水之飲。

鏤薄窄衫袖。穿珠帖領巾。  
董勳問禮俗曰：人日鏤金薄爲人。以貼屏風。戴於頭髻。起自晉代。賈充妻李夫人云：俗人新年改舊從新也。釋名曰：衫。芟也。衫末無。

袖端也。領。頭也。以鏤頭也。亦言總領衣體。爲端首也。束。皆近遊賦曰：載穿領之疎巾。

百丈山頭日欲斜。三哺未醉莫還家。池中水影懸勝鏡。屋裏衣香不

如花。  
淮南子曰：至於悲谷。是謂哺時。哺。奔謨切。音道。申時也。言白日將欲西匿。遊人不醉無歸。春水照人。有如明鏡。春花撲鼻。可代薰衣也。

七夕賦

兔月先上。羊燈次安。

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兔與蟾蜍。梁簡文帝對燭賦曰：金羊燈火不須然。

觀牛星之曜景。視織女之闌干。

周處風土記曰：七夕祠牽牛織女。云此二星當會天。

漢中奕奕有白氣。光曜五色。以此爲徵。便拜而有乞也。續齊諧記曰：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答曰：織女暫詣牽牛。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織女嫁牽牛。古樂府云：月沒參橫。北斗闌干。橫斜視。

於是秦娥

麗妾。趙豔佳人。窈窕名燕。逶迤姓秦。

方言曰：秦俗美貌謂之娥。古詩云：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毛詩傳曰：窈窕。幽閒也。荀悅漢紀曰：趙氏善舞。上悅之。號曰飛燕。袁宏賦云：曳羅裙以徘徊。爲鳳翼之逶迤。

崔豹古今注曰：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爲邑人王仁妻。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之。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之歌焉。

嫌朝妝之半故。憐晚飾之全新。

言麗妾佳人。早時梳妝。至



此已嫌其半舊矣。晚復飾之。其新妝爲可愛也。此時併捨房櫳。共往庭中。縷條緊而貫矩。針鼻細而穿空。說文曰。櫳。檻也。聲虛紅切。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侍兒買佩闥。託在宮

內時。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編。謂爲相連愛。又曰。漢采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針於開襟。俱已習之。荆楚歲時記曰。七夕婦人結綵縷。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以乞巧。有蟬子網於瓜上。則以爲得巧。

### 燈賦

梁簡文帝集中有看燈賦。有列燈賦。

### 九龍將暝三爵行棲

山海經曰。西北海之外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眼及晦。視乃明。不食不寢。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炬可以照明。禮記曰。君子飲酒也。禮三爵而油油以退。

瓊鉤半上。若木全低。

瓊鉤。月也。若木。日也。謂月上日落也。鮑照詠月詩曰。始見城南樓。纖纖如玉鉤。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日。其華照地。

牕藏明於粉壁。柳助暗於蘭閨。

漢官典職云。漢省中皆胡粉塗壁。宋玉諷

賦有云。蘭房之閨。

翡翠珠被。流蘇羽帳。

楚辭招魂云。翡翠珠被爛齊光。漢書曰。駙馬赤珥流蘇。張衡東京賦曰。飛流蘇之懸殺。擊虞決疑要注曰。天子帳以流蘇爲飾。羽帳。注見下文。

舒屈膝之屏風。

掩芙蓉之行障。

陸倕鄴中記曰。石季龍作金銀鈕。屈膝屏風。衣以白練。畫義士仙人禽獸之像。讀者皆二十二言。高施八尺。下施四尺。或施六尺。隨意所欲也。梁簡文詩云。織成屏風金屈膝。是也。鮑照行路難云。七綵芙蓉之羽帳。

卷

衣秦后之牀。送枕荆臺之上。

吳均歌曰。咸陽春草芳。秦女卷衣裳。樂府題注云。秦王捲衣。言咸陽春景。及宮闈之美人。秦王卷衣。以贈所歡也。高唐賦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

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後漢書邊韶遊章華臺賦曰。楚王遊雲夢之澤。之荆臺之上。

乃有百枝同樹。四照連盤。香添然蜜。氣雜燒蘭。

燼長宵久光青夜寒秀華掩映蛻膏照灼動鱗甲於鯨魚燄光芒於鳴鶴

楚辭蘭膏明燭華燈錯淮南畢萬術曰取蛻脂爲燈置火中卽見諸物迹

異記曰南海有明珠卽鯨魚目瞳鯨死而目皆無精夜可以鑿謂之夜光王子年拾遺記曰昔秦始皇爲塚斂天下寶異於海中作玉象鯨魚啣火珠爲星以代膏燭光出墓中精靈之偉也王筠詠燈檠詩云百華耀九枝鳴鶴映冰池

蛾飄則碎

花亂下風起則流星細落

崔豹古今注曰飛蛾善拂燈一名火花一名蠶光

况復上蘭深夜中山醕清顏師古漢書注曰上蘭觀名在上林中鄭康成周禮注曰清酒今之中山

冬應接夏而成也楚妃留客韓娥合聲

稽叔夜琴賦曰王昭楚妃李善注云歌錄曰石崇作楚妃嘆列子曰韓娥束之齊遺糧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響遶梁三日不絕雍門人至今善歌效韓娥之遺聲也

低歌著

節游絃絕鳴稽叔夜琴賦曰鷓鴣游絃

輝輝朱燼焰焰紅榮乍九光而連采或雙花而並明

漢武內傳云七月七日王母至帝掃除宮內然九光之燈

寄言蘇季子應知餘照情

戰國策曰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舍布

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爲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乃西說秦王與之上卿

對燭賦

梁簡文帝元帝集

龍沙雁塞甲應寒天山月沒客衣單

後漢班超傳贊曰咫尺龍沙注云龍沙沙漠也郭璞山海經注曰雁門山卽北陵西隴雁之所出因以名云在高柳北史記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匈奴贊王於祁連

山索隱曰。祁連山。一曰天山。亦曰白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祖孫登詩云。抽鞭上關路。誰念客衣單。蓋開塞苦寒之辭也。

燈前桁衣疑不亮。月下穿針覺最難。刺取燈花持桂燭。

還卻燈檠下燭盤。

謂夫婿遠行。婦製征衣。須對燭也。桁音下。浪反。衣袂。又曬衣竿也。杜甫詩云。翡翠鳴衣桁。王子年拾遺記曰。王母取綠桂之膏。然以照夜。說文曰。檠榜也。聲巨京切。

鑄鳳銜蓮。圖龍並眠。

燼高疑數翦。心濕暫難然。銅荷承淚蠟。鐵鉞染浮煙。本知雪光能映紙。復訝燈花今得錢。

任昉爲蕭揚州作薦士表曰。至

乃集螢映雪。注引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游不雜。西京雜記云。陸賈應樊將軍曰。夫目潤者得酒食。燈火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微。大亦宜然。

蓮帳寒檠。臆拂曙。筠籠熏

火香盈絮。

鄴中記曰。石虎造流蘇斗帳。上安金蓮花。花中懸金箔盛腕囊。盛以異香。帳之四面皆作十二香囊。采色爛耀。筠籠。竹火籠也。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漆畫手巾。熏籠二。大被熏籠三。衣熏籠三。劉向別錄云。淮南王有熏籠賦。方言曰。

南楚江河之間。籠謂之笏。或謂之笈。陳楚宋魏之間。謂之庸君。今熏籠是也。說文曰。絮。散綿也。聲息據切。

傍垂細溜。上繞飛蛾。

王子年拾遺記曰。四王母與昭王遊於蟻林之下。說炎帝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然以昭夜。忽有飛蛾銜

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此蛾出於園丘之穴。憑氣餘露。飛不集下。羣仙殺此蛾。以合九轉神丹。謝眺詠燈詩云。飛蛾三四繞。

光清寒入。燄暗風過。楚人纓脫盡。燕君書誤多。

說苑曰。楚

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飲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羣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乃上火也。韓子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悅之曰。舉燭者。尙明也。尙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

夜風吹。香氣隨。鬱金苑。芙蓉池。

魏略曰：鬱金香，大秦國二三月花如紅藍，四五月採之，其香十二葉，爲百草之英。魏文帝有芙蓉池詩。

秦皇辟惡不足道，漢武胡香何物奇。

崔豹古今注曰：辟惡車，秦制也。按辟惡香名，當是香車也。博物

志曰：漢武帝時，弱水西國有人乘毛車以渡弱水來獻香者，帝謂是常香，非中國之所乏，不禮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至乘輿間，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鸞卵三枚，與麝相似，帝不悅，以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宮中皆疫病，帝不舉樂，西使乞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辟疫氣，帝不得已聽之。宮中病者，登日並瘳。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芳積九十餘日，香猶不散，帝乃厚禮發遣，錢送一說，漢制獻香不滿斤，西使臨去，乃發香氣如大豆者，拭著宮門，香氣聞長安數十里，經數月乃歇。

晚星沒，芳蕪歇。

還持照夜遊，詎減西園月。

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魏文帝芙蓉池詩云：乘輦夜行遊，道遙步西園，丹靄夾明月，華星出雲間。

### 鏡賦

天河漸沒，日輪將起。

楊泉物理論曰：水之精氣上浮，宛轉隨流，名之曰天河。列子曰：日出之初，大如車輪。說文曰：車有輻曰輪。以下言天之轉夜爲晝，燕噪鳥驚，美人起而梳妝，乃照鏡也。

燕噪吳王，鳥驚

御史。

越絕書吳地傳曰：東宮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路。西宮在長秋，周平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鮑照空城雀云：誠不及青鳥。遠食玉山，禾猶勝吳宮。燕無罪得焚窠。漢書曰：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

曰朝夕鳥。

玉花簾上，金蓮帳裏。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赤花雙文簾。陸倕鄴中記曰：石虎作流蘇帳，頂安金蓮花，花中懸金薄織成窠，裏受三升以盛香，帳之四面十二香囊，采色亦同。

始摺屏風，新開

戶扇，朝光晃眼，早風吹面，臨桁下而牽衫，就箱邊而著釧。

言美人之曉起也。說文曰：釧，臂環也。陳思王樂府云：皓腕約金環，繁欽定情詩云：縮臂雙金環，皆是物也。一名條脫。

眞譜晉世蘇絲華贈羊權金玉條脫各一枚是也。

宿鬢尙卷殘粧已薄無復脣珠纔餘眉萼靨上星稀黃中月落

言美人未梳妝時也。劉熙釋名曰：脣脂以丹作。

之象脣赤也。宋書云：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簷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後遂效爲梅花粧。楚辭大招云：靨輔奇牙紅笑嬌。說文曰：靨，頰輔也。洛神賦云：靨輔承權。或說後周天元帝令宮人黃眉墨粧，其風流於後世。按梁簡文帝詩：同安靨裏擷，作類問黃。當時已有之矣。然不知起自何代也。酉陽雜俎曰：如射月者謂之黃星靨。鏡臺銀帶，本出魏宮。魏武上雜物疏曰：鏡臺出魏宮中，有純銀參帶鏡臺一枚。能橫卻月，巧挂迴風。却月，言鏡

之形圓似月也。爾雅曰：迴風爲飄。郭注云：旋風也。

龍垂匣外鳳倚花中

謝眺詠鏡臺詩曰：對鳳懸清冰垂龍挂明月。

鏡乃照膽照心難逢難值

西京雜記曰：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

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

鑿五色之盤龍，刻千

年之古字

鄭中記曰：石虔宮中鏡，有徑二三尺者，下有純金蟠龍雕飾，大戴禮曰：武王踐祚，于鑑爲銘焉。銘曰：見爾前慮爾後。云云。刻千年之古字者，言銘之相垂久也。

山雞看而獨舞，海鳥見而孤鳴。

劉敬叔異苑曰：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飛。魏武時，南方獻之，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鑿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章仲將爲之賦，其事國語曰：海鳥爰居，范泰鸞鳥詩序云：昔周賓王得鸞鳥，甚愛之，欲其鳴而不得，夫人曰：聞鳥得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照之。王從其言，鸞觀影而鳴，一奮而絕，按鸞鳥似鳳，爰居亦似鳳，故臧文仲祀之。今云海鳥卽鸞矣。

臨水則池中月出，照日則壁上菱生。

飛燕外傳曰：昭儀上姊三十，六事有七出菱花鏡一。

暫設粧

奩還抽鏡屨，競學生情爭憐。今世鬢齊故略，眉平猶剝。

廣雅曰：其上連髮曰鬢，剝眉者謂減去眉毛以畫代之也。

飛花塲子次第須安。

緣切音專字或作甄。甄鬢之屬。詩所謂中唐有鬢是也。飛花塼子謂花塼也。

朱開錦躡黛蘸油檀。

左傳宣十二年杜注云。斥侯踰伏。踰徒臘反。疏云。踰行也。朱丹色。謂踰行之處。用錦繡爲之。有丹色也。釋名曰。黛代也。滅眉毛去之。

以此畫代其處也。草木蟲魚疏云。檀木。正青滑澤。

脂和甲煎澤漬香蘭。

裴啓語林曰。石崇廁。常有十餘侍婢列。皆佳麗。藻飾置甲煎沉香。無不異備。唐陳藏器曰。甲煎以諸藥及美果花燒灰和蠟治成。可作口脂。釋名曰。脂砥。著面。

柔滑如砥平也。香澤者。人髮恆枯悴。以此濡澤之也。鹽鐵論曰。毛嫵天下之姣人也。待脂粉香澤而後容。毛詩草木蟲魚疏曰。蘭香草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但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神女賦曰。沐蘭澤。舍若芳。枚乘七發曰。被蘭澤。張銑曰。蘭澤以蘭漬膏者也。量髻鬢之長短。度安花之相去。說文曰。髻。總髮也。聲古詣切。鬢。頰髮也。聲必刃切。言美女對鏡插花。量度其髻鬢之長短也。懸媚子於搔頭。

拭釵梁於粉絮。

西京雜記曰。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玉價倍貴焉。粉絮。卽俗粉撲。用綿爲之也。言釵梁用粉絮拭之。其色光明也。

梳頭新罷照著衣。還從粧處

取將歸。暫看絃繫。懸知纈縵。衫正身長。裙斜假襟。真成箇鏡。特相宜。不能片時藏匣裏。暫出園中也自

隨。

鴛鴦賦

崔豹古今注曰。鴛鴦。鳧類也。雌雄未常相離。人得其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梁簡文帝元帝集中。並有鴛鴦賦。

虞姬小來事魏王，自有歌聲足繞梁。何曾織錦未肯挑桑，終歸薄命著罷空牀。

魏志曰：初明帝爲王，始納虞氏爲妃，帝卽位，虞氏不得立。

爲后，太皇下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外聽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紉還鄴宮，列子曰：韓娥歌音繞梁，古詩有妾薄命篇，又曰：空牀難獨守。

見鴛鴦

之相學，還欵眼而淚落。

言空牀獨守之時，見茲匹鳥觸物傷懷也。

南陽漬粉不復看，京兆新眉遂懶約。

漢書曰：蕭何薨，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爲鄴侯，師古曰：鄴，南陽縣。

也。王韶南雍州記曰：粉水，蕭何夫人漬粉處也。

况復雙心並翼，馴狎池籠，浮波弄影，刷羽乘風。

沈約詩曰：刷羽同搖漾，注刷理也。

共

飛簷瓦，全開魏宮。

魏志文帝問周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鴛鴦。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黃門令奏宮人相殺。

俱棲梓樹，堪是韓馮。

搜神記曰：韓憑妻何氏美，宋康王暮之，妻密遺憑書曰：其雨淫。

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王得其書，以示左右，蘇賀對曰：其雨淫淫，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心有死志也。俄而憑乃自殺，其妻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自投臺，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賜憑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大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旬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鸞鷲雌雄各一，恆棲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於此也。南人謂此禽，卽韓憑夫婦之精魂。今唯陽有韓憑城，其歌謠至今猶存。

若乃韓壽欲婚，溫嶠願婦，玉臺不送，胡香未有，必見此之雙飛，覺空

牀之難守。

世說曰：韓壽美姿容，賈克辟以爲掾，克每聚會買女於青瑣中，看見壽，悅之，恆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踰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克覺女盛，自拂拭，榻

悅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克計武帝惟賜已及陳壽。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惟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克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卽以狀對。克秘之。以女妻壽。劉孝標注云。郭子謂韓壽通者。乃是陳壽女。卽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克女。又世說云。溫嶠從姑劉氏女美。托嶠覓婿。嶠密有自婚意。答曰。佳婿難得。看得如嶠。比何如。姑曰。何希汝比也。後少日。嶠報云。已覓得婿。處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旣婚交禮。女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玉鏡臺。嶠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

蕩子賦

陳思王詩曰。借問歎者誰。云是蕩子妻。君行十餘年。孤妾常獨棲。故作蕩子賦。乃離別之辭也。

蕩子辛苦逐征行。直守長城千里城。

史記曰。秦并天下。乃使恬蒙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翟。收河南。築長城。

隴水恆冰合。關山唯月明。

一作唯明月。秦州記。隴頭歌。隴

頭流水。分流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樂府有度關山曲。

况復空牀起怨。倡婦生離。

古詩曰。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漢書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師古曰。倡。樂人音昌。

紗牕獨

掩羅帳長垂。鮑照詩曰。羅帳空卷舒。

新箏不弄。長笛羞吹。常年桂苑。昔日蘭閨。

謝莊月賦曰。乃清蘭路。肅桂苑。劉逵吳都賦注曰。吳有桂林苑。

羅敷總髮。弄

玉初筭。

樂府曰。羅敷採桑。爲使君所邀。羅敷盛誇其夫。以拒之。列仙傳曰。秦穆公有女字弄玉。劉熙釋名曰。筭。繫也。所以繫冠。使不墜也。

新歌子夜。舊舞前溪。

晉書樂志曰。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孝武太元中。



鄧邪王訶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前溪歌者晉車騎將軍沈玩所製寰宇記云前溪在烏程縣東入太湖謂之風渚夾溪悉生箭箬晉車騎將軍沈玩家於此

別後關情無復情。盜前明鏡不須

明。徐幹詩云。自君之出矣。明鏡不復治。

合歡無信寄。迴紋織未成。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文采雙鸞。載爲合歡被。璇璣圖詩序曰。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

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氏性近於急。頗傷妒嫉。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爲憾。滔將饒襄陽。邀蘇氏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乃攜陽臺之任。絕蘇氏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爲迴文。五采相宣。疊心輝目。縱廣八尺。屈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字。縱橫反覆。皆爲文章。名曰璇璣圖。遂發蒼頭齋。至襄陽。滔覽之。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盛禮。迎蘇氏歸於漢南。恩好愈重。

游塵滿牀不用拂。細草橫階

隨意生。

劉鑠擬行行重行行云。流塵生庭中。綠草滋寒壑。崔豹古今注云。空室無人行。則生苔蘚。或青或紫。一名綠錢。

前日漢使著章臺。問道夫婿定應迴。

漢使卽京兆尹張敞。漢書所謂張敞爲婦

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是也。又云。張敞走馬章臺街。

手巾還欲燥。愁眉卽剝開。逆想行人至。迎前含笑來。

秦嘉婦與嘉書云。今奉越布手巾一枚。漢名臣奏云。王莽斥出王閔。太后

憐之。閔伏泣失聲。太后親自以手巾拭閔泣。後漢書梁冀傳云。梁冀妻孫壽作愁眉啼粧。言閔中思婦。念夫婿將歸。轉憂成喜也。



# 庾子山集卷之二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 賦

### 哀江南賦

井序

哀江南賦者，哀梁亡也。本傳：信雖位望通顯，常作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宋玉招魂曰：魂兮歸來哀江南。宋玉戰國時楚人。梁武帝都建鄴，元帝都江陵，二都本戰國楚地，故云。○舊本序列諸篇，哀江南賦在邛竹杖賦之後，今爲詮解，其文繁多，特爲一卷。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

南史：梁武帝紀，太清二年八月戊戌，侯景舉兵反。十月，侯景襲譙州，進攻陷歷陽，已酉，景自橫江濟采石，辛亥至建鄴。是太清二年歲在戊辰。

十月爲建亥之月，侯景兵至京城也。爾雅：粵，於爰也。疏云：謂語辭發端也。大盜，謂侯景也。後漢光武贊：炎政中微，大盜移國。江表傳：張紘謂孫權曰：秣陵，楚王所置，名爲金陵。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虛所具存矣。漢書：徐樂上書曰：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請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

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

說文：竄，匿也。杜預左傳注：荒谷，楚地。本傳：侯景至，信以梁先退，臺城陷後，信奔江陵，是竄身荒谷也。

賦

商書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孔傳曰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言已去後公室私門俱遭其塗炭也

華陽奔命有去無歸 梁元帝承聖三年信使於西魏是年冬江陵陷遂留北不歸南郡江陵在華陽言從華陽奔命而北至長安遂不歸

也常劇著華陽國志西魏都長安班固西都賦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雍州在華山之陰矣左傳楚申公巫臣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

中興道銷窮於甲戌 言元帝江陵之敗也

南史元帝紀承聖三年魏使于謹來攻十月魏軍至襄陽梁王督率衆會之十一月魏軍至柵下帝見執魏人狀帝是年歲在甲戌按元帝承制江陵尅平侯景既雪讎恥且應天人啓中興之業江陵之陷是中興道銷窮於甲戌之年也

三日哭

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

晉書羅憲傳魏之伐蜀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知劉禪降乃率所部臨於都亭三日左傳國人大臨守陣者皆哭杜云臨哭也昭二十三年傳曰叔孫婁如晉晉人執之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杜注別

囚之言江陵之陷已時奉使長安爲魏所執遙臨國亡矣

天道周星物極不反

左氏傳曰十二年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杜注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正義曰直言一星終知是歲星者以古今歷書推步五星金水日行一度土三百七

十七日行星十二度火七百八十日行星四百一十五度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十二年一終故知是歲星歲星天之貴神所在必昌按左傳歲在鶉火而陳滅析水之津又將復由蔡凶復在豕韋楚凶復在大梁越得歲而吳伐之不及四十年越遂有吳皆云天之道也是周星之時物極必反也梁元帝江陵敗後竟不能復故下云但有身世王室之悲也史記春申君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反也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

傳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

生

後漢書傳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爲漢陽太守賊王國輝等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諫曰國家皆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先佩恩德欲令棄郡而歸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

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燮慨然呼子幹曰別成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蘇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沒諡曰壯節侯 袁安之每念王

室自然流涕。後漢書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安爲司徒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一作杜元凱之平生並

有著書咸能自序。後漢書桓譚字君山著書二十九篇號曰新論晉書杜預字元凱著春秋經傳集解杜預自序曰少而好學在官則觀於吏治在家則滋味典籍。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風。世說潘岳

作家風詩晉書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陸機集有祖德述先二賦又文賦云詠世德之峻烈晉書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信年始

二毛即逢喪亂。藐是一作流離至於暮齒。左氏傳曰不禽二毛杜預注二毛頭白有二色潘岳秋興賦序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滕王適序己亥年六十七歲逆數之逢亂之歲子山時年三十

有六左傳以是藐諸孤詩邱風云流離之子毛傳流離鳥也少好長隰始而愉樂終以微弱箋云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陸機云流離鳥也自關西謂鳥爲流離漢書師古注流離謂亡其居處也子山丁年出使皓首不歸是賦暮年所作雖位望顯

常有鄉關之思故云流離至暮齒也一作狼狽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西陽雜俎狼狽是兩物狼前足絕短每行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言世事乖者稱狼狽。燕歌遠別悲不

自勝。魏文帝有燕歌行北史王褒傳曰褒作燕歌妙盡塞北苦寒之言元帝及諸文士和之而競爲凄切及江陵爲魏師所破元帝出降方驗焉子山集中亦有此作。楚老相逢泣將何及。徐州先賢傳曰楚老彭城之隱人也。

謝靈運爲廬陵王墓下作曰延州許楚老協心惜蘭芳解朝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楚老用龔世謂漢龔勝者也子山本國江陵世居楚地言江陵引楚事多以自喻此楚老蓋指彭城之楚老也漢書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實舍字君信並著名節徵爲光祿大夫舍年六

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遣使徵勝勝曰吾受漢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事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有父老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信本楚人爲魏周

所逼何異王莽時故引此事深愜楚驥傷其身事二姓絕紀唐矣

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

列女傳陶答子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

澤其毛而成文章故藏而遠害淮南子曰申包胥累茵重貳七日七夜至於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秦秦王乃發軍擊吳吳大破之以存楚國元帝都江陵本楚地西魏都長安故曰秦庭信之至秦亦欲存楚也又按漢書孫會宗書田被南山張宴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或其時迫於君命不敢不行以南山喻君所未詳矣或云畏南山之雨是蹇叔送子車按左傳穀有二陵南陵夏后臯之墓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不得云南山之雨也讓東海之濱者蓋指魏周禪受也史記田大公和遷齊康公於海上云讓者微詞也遂餐周粟者宇文氏國號曰周放假夷齊周粟爲比言元帝畏秦兵之下使已聘魏忽踐秦庭也及江陵既陷身留長安見周受魏禪遂終仕於周也又史記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正義曰伯夷孤竹國在平州濱東海也夷齊始爲讓國而逃其後不食周粟似是一事然於子山不類按之上句不得引東海周粟爲一事也

下亭漂泊高橋一作羈旅

後漢獨行傳高陽孔蓋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漂泊流寓也水經注石門右注漢口謂之高橋谿口左氏傳田敬仲曰羈旅之臣杜

預曰羈寄也旅客也

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

漢書戚夫人涕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繒繳尙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歎歎

流涕上起去罷酒又項羽敗四面皆楚歌莊子魯酒薄而邯鄲圍許慎淮南子注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弗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

追

爲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爲主

漢書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此賦記梁朝之興亡治亂及已世之飄飄播遷古有詩史此可謂賦史矣稽叔夜

琴賦序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

日暮途遠一作窮

人間何世

吳越春秋子胥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又漢書主父偃曰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莊子有人問世篤言已老矣無

能爲也已。以下復序自梁至魏。哀建鄴江陵之亡。故作此賦。

將軍一去。大樹飄零。

後漢馮異傳。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大樹將軍。將軍一去。大樹飄零者。言已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已退。

爲侯景所據。是其飄零者也。

壯士不還。寒風蕭瑟。

戰國策。荆軻爲燕太子丹報讎。去至易水。太子送之。宋意爲擊筑。軻援劍舞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其精誠感天。白虹貫日。後橫秦王。悞中銅柱。身死於秦宮。楚

辭。宋玉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壯士不還者。言已出使西魏。如荆軻之不歸也。

荆壁睨柱。受連城而見欺。

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蔣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坐章

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上。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意償趙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殺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因持璧睨柱。秦王恐破璧。乃謝相如。言聘於西魏。爲魏所欺也。

載

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

史記。平原君傳。平原君與楚合從。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責楚王。楚王曰。唯唯。遂曰。從定乎。王曰。定矣。毛遂捧銅盤而跪進之。楚王遂定從而歸。左氏傳曰。晉士莊子爲軾。書杜注。載書盟府。周禮玉

府。若合諸侯。則供珠槃玉敦。鄭注。珠槃。以珠飾槃。所以盛牛耳。言出使之後。反遭魏兵。是從不定也。

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

左傳。成七年。楚子重伐鄭。鄭人囚鄭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九年。傳云。晉侯歸於

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重爲之禮。使歸求成。言已本楚人。今來秦地。若南冠之囚矣。

季孫行人。留守

西河之館。

左傳。昭十三年。盟於平丘。晉人執季孫叔魚。曰。饋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言已遂留於長安也。

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

左傳。定四年。吳伐楚。戰於柏舉。楚師敗績。五戰及郢。昭王奔隨。

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

劉向說苑。蔡威公閉門而泣。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曰。吾國且亡。言使魏

之後江陵遭兵革之患已無處求救也。

釣臺移一作柳非玉關之可望。

未詳按漢書龍勒有玉門關又酒泉郡有玉門關騶云漢罷玉門也徙其人於此班超所謂但願生入玉門關者也又按吳志孫權於武昌臨

釣臺飲酒大歡晉陽秋陶侃鎮武昌嘗課諸營種柳又侃嘗整陣於釣臺楊柳歌亦云武昌城下誰見移非玉關之可望者大約言征夫遠戍故鄉園柳不能復見也子山羈縻長安不勝玉關之情矣武昌本漢之鄂縣屬江夏曾為鄂州別駕論水戰事為武帝所賞或是追念在鄂州時不可復得也一作移柳古今注移柳亦曰蒲柳爾雅楊蒲柳郭云可以為箭釣臺移柳非遠戍玉關者能望猶華亭喉鶴非敗於河橋者可聞引古自喻或是兩截未必一如陸機故事武昌有釣臺陶侃之鎮武昌夏施盜植官柳又子山作歌有武昌移柳之文武昌華亭鶴唳豈河橋之可聞世說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臨刑嘆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注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有清泉茂林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孫

策以天下為三分衆纔一旅。

吳志孫策字伯符吳郡富春人策父堅薨策載母就吳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從袁術術以堅部曲還策遂平定江東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沙桓王陸遜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創

大業左氏傳曰夏少康逃奔有虞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復禹之績杜預云五百人為旅三分魏蜀吳也。

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惟八千。

漢書項籍字羽下相人也籍斬會稽假守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為遂

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及敗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

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

過秦論曰宰割天下分裂山河

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

斬伐如草木焉。

言孫策以一旅之衆項籍用八千之人遂成吳楚而梁朝百萬之師竟無所用傷建業亦以悼江陵也南史侯景反武帝聞之使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邊防景至質無故自退歷陽太守莊鐵降景西豐公大椿棄石頭

城走謝禧亦棄白下城走援兵至北岸號百萬後皆走侯景傳景嘗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淨殺之今天下知我威名故諸將戰勝專以焚劫為事斬艾人如草芥江陵之敗王僧辯未至而荊州已平于謹入江陵胡僧祐等戰死杜讖等被害男女數萬口分為奴婢弱



小者皆殺之。是前後二敗，誅戮無餘矣。左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月，令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

壘城之陷，莊鐵導景至江。王質無故自退，而侯景濟

自采石矣。江陵之敗，會蕭督於襄陽。魏宗均於武寧，而于謹遂臨城下矣。言其失之易也。說文：江水出蜀，滄氏，徹外岷山，入海。淮水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涯，水邊也。爾雅：郭璞注云：兩厓高者爲岸。漢官儀曰：十里一亭，亭長持二尺板以勸賊，索繩以收執賊。又曰：亭長課徹，巡尉遊徹，亭長皆習，設備五兵。風俗通曰：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館亭，說文：壁垣也。杜預左傳注：壁，司徒主壘壁者。過秦論下篇云：曾無藩籬之艱，言梁朝失國之易，不備不虞也。

頭會箕歛者，合從締交。

史記：陳餘傳，頭會箕歛，以供軍費。漢書音義曰：家家頭數，出穀以箕歛之。過秦論：合從締交，相與爲一。

鋤耨棘矜者，因利乘便。

過秦論：鉏耨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鎗也。又云：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孟康曰：耨，鋤

柄也。爾雅曰：棘，戟也。師古曰：耨，摩田器也。矜，與矜同，謂矛鏃之把也。侯景之亂，梁祚漸衰，陳氏日盛，陳霸先其本甚微，卒受梁禪。頭會箕歛，耨耨棘矜者，言其以布衣起兵也。又霸先之起也，胡穎、廣州結託，徐度交趾，委質程靈洗，周鐵武，錢道戢，駱文牙等，皆爲所用。南史所云：感會風雲，擢自降附者也。

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

序：梁亡，因言江表王氣之盡也。秦時望氣者曰：東望有天，子氣，其後吳大帝孫權都建業，暗遷都武昌，自黃龍元年

此皆合從締交，因利乘便之事。

至天紀四年，凡五十一年中斷。東晉太興元年，歷宋齊梁，至敬帝太平二年，凡二百四十一年，共二百九十二年，云三百，舉其成數也。合陳則三百二十四年，及隋皇一統，江表之王氣遂終，是其驗也。

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軼

道之災。

過秦論曰：并吞八荒之心。又曰：履至尊而制六合。漢書：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積道旁。師古曰：枳音軹，軹道亭，在霸成觀西四里。

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史記

張儀曰：混一諸侯，禮記：車同軌，書同文，晉書：懷帝永嘉五年，劉聰使呼延晏等陷洛陽，遷帝於平陽。遇害。愍帝建興四年，劉曜陷長安，送帝於平陽，亦遇害。言臺城之禍，擬於平陽，江陵出降，符於軹道也。

嗚呼！山嶽崩頽，既履危

亡之運。

禮記泰山其頽乎。國語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國策唐唯曰。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山嶽。

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

東京賦。春秋改節。四時迭代。

天意人事。可以悽愴。

傷心者矣。

阮嗣宗咏懷詩曰。素賢遊商聲。悽愴傷我心。

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

賈誼治安策曰。是猶渡江河。亡維楫。師古曰。楫。所以刺船也。博物志。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

海濱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逾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齋糧乘槎而去。千餘日中。猶觀日月星辰。自後茫茫。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室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飲之。牽牛人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

風颺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

颺。回風也。揚雄曰。風發颺拂。詩。邇徂從之。

道阻且長。蓬萊海上三山名。漢書郊祀志。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蓋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患且至。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拾遺記。蓬萊山亦名防丘。亦名雲東。高二萬里。廣七萬里。水淺有細石如金。玉得之不加陶冶。自然光淨。仙者服之。路窮道阻。以喻己之道窮也。故下云。蓬言歌事矣。

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

晉書。

王隱曰。古人不遇。則以言達其才。韓詩序曰。勞者歌事。序已作賦之志也。

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

晉書。陸機初入洛。擬作三部賦。聞左太冲作之。撫掌大笑。與弟士龍書曰。此間有僉父。欲作三部賦。須其成。以覆酒

甕耳。及左賦。出途輟筆焉。

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

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藝文類聚云。昔班固觀世祖遷都於洛邑。懼將必踰溢制度。不能遵先聖之正法也。故假西都實。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

之議。而爲東都主人折禮。衷以答之。張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

我之掌庚承周。以世功而爲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

言已系出庚氏。其先以掌庚得姓。漢世而後。官族可得而敘也。左傳昭十二年曰。獻太子之傅。庚皮之子。過杜預注。

庚過。劉獻公太子之傅。梁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是庚氏得姓之先。爲周掌庚大夫也。周書曰。茲惟三公。論道經邦。庚氏在漢。固無三公。惟後漢隱逸。庚乘子孫。爲郡陵著姓。餘則無聞。平準書曰。漢興七十餘年之間。都鄙廉庚皆滿。居官者以爲姓號。如淳曰。倉氏庚氏是也。按周禮有坐論作行。食貨爲經。邦大政。當官。謂居官受職。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敘潁川郡陵之地也。言庚氏在漢晉時。世居於此。代

左傳云。當官而行。言論道而此居其職。在漢世有此倉庚之姓也。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敘潁川郡陵之地也。言庚氏在漢晉時。世居於此。代

有名人。是其偏鍾河洛之靈。特稟嵩華之秀者也。郡陵。卽春秋時郡。所云鄭伯克段於鄆是也。郡國志。郡陵與陽城俱屬潁川郡。陽城有嵩高山。爾雅曰。嵩高爲中嶽。又云。河南華。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故云稟嵩華之玉石也。按郡國志。潁川在河南洛陽東南五百里。庚亮讓中書令表。亦稱中州舊邦。以潁川近洛陽。洛陽爲中州也。云潤河洛之波瀾者。河謂黃河也。爾雅。河水出崑崙。師古曰。洛出冢嶺山。入河。爾雅釋水云。大波曰瀾。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宴安。

言庚氏本郡陵人。再世之後。分徙新野。故又爲南陽新野人也。云負洛者。按郡國志。潁川在洛陽東南五百里。洛陽在北。故云負洛。又南陽郡在洛陽南七百里。擊虞云。南陽郡在京之南。張衡南都賦云。陪京之南。謂南陽也。京謂洛陽也。是亦負洛。然稍違矣。言在潁川郡陵。其居負洛。重世之後。邑居新野。又臨河也。臨河。謂臨清水也。酈元水經注。清水。又南入新野縣。知此新野邑。居臨清水也。水經注又云。有樊氏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亦謂之凡亭陂。陂東有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庚氏取其陂。故諺曰。陂汪汪。下田良。樊子失業。庚公昌。後漢書樊宏傳注。章懷太子引此。云在今鄧州新野縣之西南。是庚氏世爲南陽大姓矣。又按南史。庚杲之際。逸傳。庚祗及子山之先祖。皆稱新野人。庚悅。孝義傳。庚道愍。隱逸傳。庚承先。皆稱郡陵人。其餘不可殫述。是庚氏之族。或居新野。或仍居郡陵者也。史記春申君上書云。王無重世之德。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宴安。見左傳閔元年。管敬仲之言。速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晉書。懷帝改元永嘉。永嘉之後。愍惠遇害。劉聰劉曜相繼作亂。故云中原之乏主。

枕倚於牆壁。路交橫於豺虎。

漢後書。獻帝還洛陽。披荆棘。倚牆壁間。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爲豺虎。

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

晉書。五行志曰。晉惠

帝太安中。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其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惟那那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天文志。永嘉六年。熒惑歲星太白。聚牛女之間。占曰。牛女揭分。是後兩都傾覆。而元帝中興揚土。

彼凌江而建國。

始播遷於吾祖。

凌江建國。謂晉元帝徙都建康也。吾祖。謂酒也。晉書。元帝紀云。愍帝崩。問至建康。百僚勸進卽位。北史。庾季才傳。酒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宇文道序。酒。信八世祖也。以上序西晉之亂。元帝渡江。八世祖酒。始徙居江陵。

也。盧諶贈劉琨書云。王室喪師。私門播遷。

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

謂酒封遂昌侯也。左傳。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與之陽樊。溫。原。潁。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爾雅曰。泰山爲東嶽。按春秋。昉田。泰山。湯沐邑也。

左傳。衆仲曰。胙之土而命之氏。

誅茅宋王之宅。穿徑臨江之府。

清宮故事曰。庾信因侯景亂。自建康還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故哀江南賦云。後杜青詩。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李商隱詩。可憐留著臨

江宅。異代應教庾信居。是其證矣。按庾氏本新野人。今賦所云。自酒徙居江陵。卽是宋玉舊宅。非信始居也。北史。酒過江。家南郡江陵縣。是也。屈原卜居曰。寧諫勸草茅。以力耕乎。漢書曰。立共敖爲臨江王。都江陵。

水木交運。山川崩

竭。

水木交運者。謂宋以水德王。齊以木德王也。南史。齊高帝紀曰。宋。水德也。義熙元年。宋武帝王業之始。至齊受命七十年。孔子河洛讖曰。竭河梁。塞龍泉。消除水災。泄山川水。卽宋也。宋氏爲災。害故曰水災。沈約曰。水德方衰。阮孝緒傳曰。齊爲木行。國語。伯陽

甫曰。夫國必依山川。山川崩竭。亡之徵也。

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

南史。庾易傳云。祖。政。巴郡太守。父。道季。安西參軍。易之祖也。言自遠祖。酒。歷世至

於高曾。當此宋齊興亡之際。庾家多有直道全節之人也。訓子事君。言其世以忠孝相傳。

新野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

按祖酒已徙江陵。稱新野河南者。以始祖自郢陵徙居新野。又自新野徙居江

陸今從江陵上邇新野鄆陵。歷敘庾氏世有生祠碑碣也。鄆陵故鄆地。在河南豫州之境。故云河南也。滄  
雖徙居江陵。史傳於其後。猶曰新野人。稱其本也。胡書科斗文也。任訪述異記。伏滔銘曰。胡書龜曆之文。  
况乃少微真人。天山

逸民。

謂信祖庾易也。南史曰。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徙居江陵。易志性情靜。不交外物。齊臨川王表薦之。餉麥百斛。辭不受。建武三  
年。詔徵爲司空主簿。不就。卒。天官書曰。延滂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案隱曰。春秋合誠圖云。少微處士位。又天官占云。一

名處士星也。易。天山邈。後漢  
書有逸民傳。逸民本出論語。

階庭空谷。門巷蒲輪。

南史。劉虬傳云。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勰表劉虬及同郡宗測。宗尙之。庚  
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之。是當時曾以蒲輪徵易也。詩曰。皎

皎白駒。在彼空谷。疏云。以賢者隱居。必當潛處山谷也。漢書武帝紀  
曰。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師古曰。蒲。萎輪取其安也。

移談講樹。就簡書筠。

講樹。當是引高士事。晉書曰。嵇康家  
有盛柳樹。恆居其下。親舊以雞酒往

與談。清談而已。釋器云。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札也。說文云。簡。牒也。蔡邕獨斷曰。箴  
簡也。劉向別錄云。殺青者。直用青竹作簡。書禮記云。如竹箭之有筠也。說文筠。竹皮。

降生世德。載誕貞臣。

謂信父眉吾也。眉父  
不受賊職。潛奔江陵。

故以貞臣稱之。言其秉忠貞之性也。詩  
云。世德作求。西征賦云。貞臣見於國危。

文詞高於甲觀。楷模盛於漳濱。

庚眉吾傳曰。眉吾字儻之。八歲能賦詩。初爲晉安王  
國常侍。在雍州。與劉孝威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

饌。號高齋學士。王爲王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後爲安西王中錄事。諸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簡文開文德省。置學士。眉吾父子  
等並充其選。及簡文卽位。以眉吾爲度支尙書。漢書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黃圖曰。甲觀  
太子宮。漢書注云。甲乙丙丁之次也。文詞高於甲觀者。言爲東宮通事舍人。累官太子率更令。中庶子。重其文詞也。後漢書云。天下楷  
模。李元禮。漳。水名也。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焉。王仲宣四言詩云。遷於荆楚。在漳之涘。說文云。漳。出南郡臨沮。眉吾家於江陵。又嘗爲  
湘東王中錄事。諸議參  
軍。故云漳濱。水際也。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  
言父爲度支尙書時。簡文制於賊臣。梁之亂世也。論語云。鳳鳥不至。  
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

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家語孔子涕泣曰麟為明王出非其時見害故傷焉

既姦回之異逆一作終不悅於仁人

言父為侯景矯詔所遣又為賊宋子仙所逼雖逃奔江陵未幾而卒也

吾儕曰時上流藩鎮並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乃降賊肩吾因逃入東後賊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先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今日可作若能將貸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詞采甚美子仙乃釋以為建昌令仍問道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縣侯卒樊皮器反舊音備大雅蕩云內樊於中國毛傳云樊怒也不醉而怒曰樊西京賦云巨靈轟風以流河曲樊與晶同字其音備矣姦回謂賊侯景之黨宋子仙也仁人謂父肩吾也

成射策之年

信自序也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竹書紀年云晉平公使叔譽聘於周見太子晉與之言五稱而三窮告平公曰太子行年十五而譽弗能言君請事之濱洛之歲蓋言十五歲也沈約安

陸王碑云蓋同王子濱洛之歲實惟辟驅侍從之年俱云十五也滕王道序云信年十五侍梁東宮講讀陸龜蒙小名錄云蘭成信小字也又張說過信宅詩云蘭成追宋玉舊宅偶詞人謂信字蘭成居宋玉故宅也漢書儒林傳曰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丙科補文學掌故滕王道序亦云玉墀射策高等甲科矣言昔王子濱洛之歲乃今蘭成射策之年也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謂為尚書郎尋轉東宮學士也應劭漢官儀曰

桓帝時侍中刁存年老口臭上出雞香與含之後尚書郎含雞舌香始於此漢書典職曰尚書郎晝夜更直於建禮門沈休文詩云晨趨遊建禮是也按滕王道序信解褐授安南府參軍尋轉尚書度支郎故云是矣東京賦曰昭仁惠於崇賢陸機詩云矯迹入崇賢注云崇賢太子門揚雄解嘲曰矯翼鳳翻本傳云累遷尚書度支郎中出為鄆州別駕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東魏還為東宮學士言初為抄撰學士在東宮至此還為東宮學士故云仍也遊洊雷之講肆一作齒明離

之胄筵

言在東宮時也易曰洊雷震繫辭云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講肆左傳注音肆尚書曰饗命汝典樂教胄子既傾易曰明兩作離王元長曲水詩序云入虎闌而齒胄注言太子入學以年大小為次不以天子之子為上故曰齒胄

蠡而酌海。遂測管而窺天。

東方朔客難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張宴曰。蠡。瓠瓢也。

方塘水白。釣渚池圓。

劉公幹詩云。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雁。鮑明遠蕪城賦云。弋林釣渚之館。

侍

戎韜於武帳。聽雅曲於文絃。

說文曰。韜。劍衣也。漢書。汲黯傳曰。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禮敬如此。孟康曰。武帳。置兵關五兵於帳中也。隋書。樂志曰。梁武帝定國。並以雅爲稱。取

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梁三朝雅樂歌。有俊雅。胤雅。寅雅。介雅。需雅。諸曲。張揖廣雅曰。琴五絃。文王增二絃。勿治。尊龍爵位。以勸有功。魏志。明帝青龍四年夏四月。置崇文觀。徵善文者。以充之。滕王適序云。又爲東宮領直春宮兵馬。並受節度。蓋任兼文武也。

乃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

漢書。陳湯傳。劉向疏曰。宜以時解懸。通籍。除過

戰於臯澣。伯棼射王汰輪。以貫笠。穀杜曰。兵車無蓋。尊則邊人執笠。依穀而立。以御寒暑。名曰笠。穀。關池。宮名。在渭城。漢書。武帝責楊僕曰。受詔不至。關池宮。蜀志。譙周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

居笠轂而掌兵。出蘭池而典午。

左氏傳曰。楚子與若敖氏

於臯澣。伯棼射王汰輪。以貫笠。穀杜曰。兵車無蓋。尊則邊人執笠。依穀而立。以御寒暑。名曰笠。穀。關池。宮名。在渭城。漢書。武帝責楊僕曰。受詔不至。關池宮。蜀志。譙周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

論兵於江漢之君。扶

玉於西河之主。

江漢。謂元帝之爲湘東王時也。湘東。楚地。故云。江漢。西河之主。謂東魏也。東魏。鄴。鄴。西河。魏地。滕王適序云。於時江路有賊。梁先主使信與湘東王論中流水戰事。醜徒聞其名德。遂即散奔。深爲梁主所賞。是論兵於江漢之君也。又云。兼通直常侍。使於魏土。接對有才辯。還本國。爲正員郎。本傳。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甚爲鄴下所稱。是扶玉於西河之主也。左氏傳曰。江漢。唯漳楚之望也。杜預云。四水在楚界。正義曰。土地名。江。經南郡。江夏。弋陽。安豐。漢。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儀禮曰。賓人

北面。坐拭圭。鄭康成注曰。賓使者。拭清之也。史記。魏文侯以吳起爲西河守。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知西河爲魏地矣。以上歷敘己之在梁時有聲名也。

於時。言梁之承平時也。張協詠史詩云。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左氏傳曰。高臺深池。撞鐘舞女。

於時朝野歡娛。池臺鐘鼓。

於時。言梁之承平時也。張協詠史詩云。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左氏傳曰。高臺深池。撞鐘舞女。

里爲冠蓋。門成鄒魯。

水經注曰。宜城縣有太山。山下有廟。漢末多士。其中刺史二千石。卿長數十人。朱軫華蓋。同會於廟下。荆州刺

史行部見之雅嘆其盛號曰冠蓋里漢書韋孟傳云自孟至賢五世賢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里爲冠蓋言其多富貴也門成鄒魯言其多文學也

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

漢書枚乘上書曰轉粟西向不

如海陵之倉倍治上林苑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吳都賦云佩長洲之茂苑是也晉灼曰海陵海中爲倉也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有吳大倉連茂苑於海陵者以喻天監中立建興苑於秣陵之建興里也又魏都賦云橫塘查下劉逵曰橫塘在淮水南綠江築堤謂之

橫塘查下在橫塘西隔江自山頭南上十里至查浦跨橫塘

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

史記秦始皇本紀曰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

於江浦者以喻天監九年綠淮塘之作也事見梁武帝本紀

秦東門述異記曰秦始皇作石橫橋於海上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驅石去不速神人鞭之皆流血今石橋其色猶赤東門言梁地

東至於海也廣州記曰馬援到交趾立銅柱爲漢之極界也南史中大同元年交州刺史楊暉剋交趾嘉寧城李賁竄入屈獠洞交州平是梁地南極交趾也隋書地理志曰梁武帝除暴寧亂奄有舊吳天監十三年有州三十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其後務恢境宇類事經略開拓閩越克復淮浦平俚洞破牂柯又以舊州遐澗多有析置大同中州一百七郡縣亦稱於此既而侯景構禍臺城淪陷

典籍散逸注記無遺郡縣戶口橋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

言蜀漢江陵諸州郡皆爲梁地國之生產富饒也漢書貨殖傳曰蜀漢江陵千樹橘渭川千畝竹此其人與千戶侯等

西費浮玉南琛沒羽

言外國朝貢之多也按南史武帝天監二年扶南龜茲中天竺國各遣使朝貢三年遣使朝貢有北天竺國五年有鄧至國九年有于闐林邑等國十年有宕昌國又婆利國獻金席十一年有高麗國又百濟等

國十三年林邑等國朝貢作浮山堰十四年有蠕蠕狼牙國十五年有河南國十七年有干陁利國普通元年年有滑國二年有新羅國三年有白題國大通元年年有師子等國中大通元年年有盤盤國三年有丹丹國五年有波斯等國中大同元年渴盤陀國遣使獻方物以上皆遣使朝貢諸國或有再至及每歲來朝者今惟紀其國名故不多載說文費會禮也琛寶也顏延年燕曲水詩云航琛越水聲費踰嶂王子年拾遺記曰西海之西有浮玉山竹書紀年曰堯時儵氏貢沒羽南史四夷傳曰自晉氏南度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



礙莫通。至於南徼東邊，界壤所接。洎宋元嘉撫運，爰命干戈。象浦之絕，威震冥海。於是韞譯相係，無絕歲時。以洎齊梁，職貢有序。及侯景之亂，邊鄙日蹙。陳丘基命，衰微已甚。故西賁南琛，無聞竹素。此敘梁朝全盛之時，所以遠方貢賦不絕也。

吳歛越

吟荆豔楚舞。

吳越荆楚皆梁地。言其太平作此歌舞也。吳郡賦云：荆豔楚舞。吳歛越吟楚辭曰：吳歛紫謳登樓賦曰：莊鳥顯而越吟。顏延年侍遊曲阿後湖詩云：江南進荆豔。曹植妾薄命行曰：齊驅楚舞。

草木之遇陽春。

魚一作蛟龍之逢風。

一作雲。

雨。

言其人民之歡悅也。漢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古詩云：陽春布德澤，千

南子曰：蛟龍伏於川，人不見其飛舉而能高者，風雨舉之也。

五十年中江表無事。

南史羊侃傳曰：是時梁與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莫見兵甲。云五十年者，舉其成數也。

王歛為和親

之侯。班超為定遠之使。

此下言南北通好，不事甲兵，及納東魏將侯景始召亂也。按南史中大通六年，魏始分為兩。大同二年，與東魏通和。三年，東魏人來聘，使張阜聘於東魏。自後每歲遣使報聘焉。至大清元年，東魏司徒侯景

內屬。東魏攻景，始遣蕭明北征，及與東魏結和，而侯景舉兵反矣。王歛和親，班超定遠，言與東魏通好之時也。漢書曰：長水校尉王歛使匈奴，告單于曰：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云常與中國和親，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當遣人告塞吏曰：欲見和

親侯，和親侯王歛者，王昭君兄子也。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歛。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超使西域，通三十六國，封定遠侯。

馬武無預於甲兵，馮唐不論於將帥。

按武帝天監後，每舉兵侵魏，及魏分

東西，東魏通和，而西魏邊警無聞，是以莫見兵革也。後漢書曰：光武時，馬武上言欲擊匈奴，帝不許。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漢書匈奴傳贊曰：文帝中年，聚天下精兵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

豈知山嶽闔然，江湖潛沸。

漁陽有閭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

謂梁朝徃於治安，禍機潛伏，遂有侯景之亂。漁陽戍卒者，按梁書：侯景起家為北鎮戍兵也。離石都尉者，時高歡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也。注見下文。陸機豪士賦序曰：

一匪之豐積成山嶽詩云百川沸騰漢書師古注曰沸湧出也漢書陳勝傳曰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發關左戍漁陽九百人勝廣皆為屯長殺兩尉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干寶晉紀總論曰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也

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

天子謂梁武帝也南史所謂留心組豆忘情干戚溺於釋教弛於刑典履霜弗戒卒致亂亡者也此下皆言梁武帝致敗之故梁武帝紀

帝著毛詩問答尚書大義樂社義等書又天監初何佟之等并撰五禮千餘卷帝稱制斷疑太清元年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又云武帝於重雲殿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朱异與左丞賀琛遞日講武帝禮記中庸義虞嘉傳云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荔乃制碑奏上帝命勒之於館仍用荔爲士林學士談劫燼之灰飛辨常星之夜落言其溺情釋教也干寶搜神記曰漢武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試問西域人帝以朔不知難以移問至後漢明帝時西域道人入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試以武帝時灰墨問之道人云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也乃知朔言有旨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左氏傳曰夏恆星不見夜明也杜預曰恆常也謂常見之星漢書劉向上封事諫曰夜常星不見即指是事也本恆星避漢文帝諱故稱常星矣瑞應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佛生右脇墮地即行七步魯莊公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南史武帝太清元年三月乙巳帝升光嚴講堂師子講金字三慧經捨身夏四月庚寅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僧衆默許又侯景傳曰景以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臺中丁和上表求降初帝以是歲正月乙卯於善言殿讀佛經因謂左右黃慧弼曰我昨夢天下太平爾其識之及和至

校景實以正月乙卯日定計帝由是納之景之得入亦以佛教也地平魚齒城危獸角

言不能完城郭以爲保守之計也左傳襄十八年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子庚門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杜預注云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

鯀縣北呂氏春秋曰鯀獸之角能以爲城

臥刁斗於滎陽紉龍媒於平樂

言其忘情干戚也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爝受一升晝炊飯食夜擊持行今在滎陽庫中也龍媒馬也

馬八尺以上爲龍。漢書：天馬歌曰：龍之媒。天馬徠。三輔黃圖曰：漢明帝永平五年，至長安，悉取飛廉并銅馬置之西門外，爲平樂館。

宰衡以干戈爲兒戲。縉紳以清談爲廟略。

謂朱异也。南史自周

捨卒後，异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謀，方鎮改換，朝議國典，詔誥勅書，並典掌之。大同八年，加侍中，异文華敏洽，曲營世譽，在內省十餘年，未嘗被譴。司農卿傅岐嘗謂异曰：今聖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頃者外聞，殊有異論，异曰：政言我不能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吾豈敢以其所聞，干忤天聽。及侯景降，謝舉等以爲不可許，异探帝微旨，答曰：侯景分魏國大半，遠歸聖朝，若不容受，恐絕後來之望。帝深納异言，又感前夢，遂納之。景謀反，鄱陽王範及羊鴛仁啓景有異志，朱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爲役，並不奏聞，及景反，鎮戍相次啓聞，异尚曰：景必無度江志，賊至，遂以討异及陸驗爲名，帝將誅之。簡文曰：賊特以异等爲名耳。今日殺异無益，適足貽笑。乃止。簡文怒亂，四言詩曰：愍彼陂田，嗟斯氛霧，謀之不臧，襲我王度。又製圍城賦，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屏。陳謨謀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鳧鴈之爲誰，並指异。又帝登南樓望賊，顧謂异曰：四郊多壘，誰之罪與，异流汗不能對，愍憤發病卒。又侯景傳云：景反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驗，太子左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辭，以爲姦臣亂政。漢書曰：王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父安漢公，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周亞夫傳：漢文帝曰：向者棘門霸上如兒戲耳。禮記鄭注云：紳帶也。摺笏於紳也，或作縉者，淺赤言帶之色。晉輿服志：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摺之於腰帶，所謂摺紳之士者。摺笏而垂紳也。晉書曰：王衍終日清談，石勒王彌寇京師，衍爲元帥，舉軍爲石勒所破，勒曰：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尙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不至今日。淮南子曰：運籌於廟堂之上，決勝千里之外，清談爲廟略者，譏其無濟於政事也。

乘瀆

周書作瀆

水以

周書作而

膠船駁奔駒以朽索

帝王世紀曰：周昭王德衰，南征濟於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

於水左傳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是其事也。夏書曰：予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孔疏云：腐索馭六馬，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也。

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猿鶴。

孟子曰：救民於水火之中。

言侯景將至。殘賊小民。若殷民之在水火中也。抱樸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鶴。小人為沙蟲。

敵軍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

淮南畢萬術曰。膠饒水則清。敵

箕止鹹。取箕以納醬中。鹹著箕矣。孔融曰。敵軍不能救鹽池之瀆。說文曰。簞。蔽也。所以飯底也。淮南子曰。阿膠一寸不能止黃河之濁。

既而魴魚賴尾。四郊多壘。

汝濱之詩云。魴魚賴尾。王室如燬。毛萇曰。賴。赤也。魚勞則

尾赤。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注云。壘。軍壁也。數見侵伐。則多壘。

殿狎江鷗。宮鳴野雉。

言亡國之徵。妖異迭見也。說文曰。鷗。水鳥也。漢書。劉向曰。秦始皇之末。世至二世。野禽戲庭。張晏曰。野鳥入處。主人將去。又五行志曰。野

鳥入處。宮室將空。易京房傳曰。辟退有德。厥咎狂。厥妖水鳥集於國中。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於庭。歷階登堂。而雉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宋書五行志曰。晉武帝太始四年。翟雉飛上閭闔門。

湛盧去國。餘腥失

水。湛盧劍名。餘腥。左傳作餘皇。舟名。越絕書曰。昔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對曰。歐冶子因天地之精。悉其技巧。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莫邪。四曰豪曹。五曰巨闕。楚昭王臥而得吳湛盧之劍於牀。問於風胡子。對曰。

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去國。左傳昭十七年。楚人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見被髮於伊川。知百年而為戎矣。

左傳僖二十三年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

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春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言侯景之來也。

彼姦逆之熾盛。久遊魂而放命。

姦逆。謂侯景也。南史。侯景傳云。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也。少而不羈。為鎮功曹

史。魏末。北方大亂。乃事邊將爾朱榮。甚見器重。以軍功為定州刺史。始魏相高歡徵時。與景甚相友愛。及歡誅爾朱氏。景以衆降。仍為歡用。稍至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獨曰。何當離此。反故紙耶。尋封瀋陽郡公。歡之敗於沙苑也。景謂歡曰。宇文泰恃於戰勝。今必致忿。

請以數千勁騎。致闕中取之。歡不許。後為河南大行臺。位司徒。又言於歡曰。恨不得秦。請兵三萬。橫行天下。要取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若己之半體。賦言景之姦逆。少而不羈。及事榮降。歡復思反叛。始欲以千騎抵關。濟

圖事秦後欲以三萬定梁來歸於我久矣遊魂而放命也易繫辭曰遊魂爲變後漢書曰第五倫擢謝夷吾爲督郵時烏程長有臧贓倫使收案其罪夷吾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月餘果暴卒大則有

鯨有鯢小則爲梟爲獍

左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杜預曰鯨鯢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裴淵廣州記曰鯨鯢長百尺雄曰鯨雌曰鯢目即明月珠也周處風土記曰鯨鯢海中大魚也俗說出入

穴卽爲潮水梟惡鳥卽一梟獍惡獸卽破鏡郊祀志曰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張宴曰梟惡逆之鳥方士虛誕云以歲始被除凶災令神仙之帝食惡逆之物使天下爲逆者破滅訖竟無有遺育也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羈而虎眼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其以惡鳥故食之也述異記曰獍之爲獸狀如虎豹而小始生還食其母故曰梟獍侯景傳云景旣南奔魏相高澄悉命剝景妻子面皮以大鐵鑊盛油煎殺之女以入宮爲婢男三歲者並蠶室後齊文宣夢獍猴登御牀乃並責景子於鑊其子之在北者蠶焉言景之凶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漢書匈奴傳曰其畜逆天則蠶食諸國有若鯨鯢小則如梟獍使已稱類破滅無遺育也

水草遷徙無城郭

非玉燭之能調豈璿璣之可正

爾雅曰四時調謂之玉燭尙書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值天下之無爲尙有欲於羈縻

武帝紀云太清元年侯景以十三州內屬漢書曰匈奴欲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蓋聞天子之牧巨羗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巨如牛馬之受羈縻也後漢書魯恭曰是以聖王之制羈縻勿絕而已注云字書曰羈馬絡頭也蒼頡篇曰縻牛羈也

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

謂侯景內附梁朝遂納降也侯景傳云景用王偉計以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表求降帝召羣臣議之尙書僕射謝舉皆言納

景非便武帝不從遂納之封景河南王大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漢書匈奴傳曰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昌猛還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也留犁飯匕也撓和也契金著

酒中撓攪飲之也。左氏傳曰：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

見胡柯一作桐。

於大夏，識鳥卵於條枝。

漢書曰：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來，身毒國可數千

里得蜀賈入市，又西域傳曰：條支國臨西海，暑濕田稻有大鳥卵如甕，郭義恭廣志云：大爵頸及身脅蹄都似鸞駝，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卵如甕，一作胡柯按西域志出鄯善國。

豺牙必厲，虺毒潛吹。

謂侯景潛圖反

叛也。侯景傳云：景長不滿七尺，長上短下，眉目疎秀，廣頰高樞，色赤少鬚，低低屢顧，聲散識者曰：此謂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常為人所食。爾雅曰：豺狗足，字林云：豺狼屬狗，聲郭云：脚似狗，食殘之獸。孔叢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復，後漢段熲東莞疏云：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荆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漢書注：應劭曰：虺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其肉，不然致死。師古曰：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

輕九鼎而欲問，聞三川而遂

窺。南史：侯景傳云：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含弘，未嘗拒絕，後表疏跋扈，言辭不遜，元真知景異志，累啓還朝，景謂曰：將定江南，何不少忍，貞益懼，奔還建鄴，具以事聞，景又招司州刺史羊鴉仁同逆，鴉仁錄送其使，時鄴陽王範鎮合肥，及鴉仁俱累啓稱

景有異志，朱異並不奏聞，景所以姦謀益果，時帝與魏通和，景上言曰：高澄狡滑，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笑也，臣年四十有六，未聞江左有佞邪之臣，一旦入朝，乃致顛瀛，寧堪粉骨投命，離門請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即領甲臨江，上向闔越，非惟朝廷自恥，亦是三公肝食，帝使朱異宣語答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惟有一客，致有忿言，是亦朕之失也，景遂反，遣徐思玉入啓，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帝遣中書舍人賀季等隨思玉往勞之，於板橋景北面受勅，季曰：今日之舉，何以爲名，景曰：欲爲帝也，左傳：武王遷九鼎於洛邑，楚子伐陸渾之戎，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焉，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死不恨矣。始則王子召戎，姦臣介冑，既官政而離

邊，遂師言而泄漏。

王子謂臨川王宏之子蕭正德也，南史：正德字公和，少而凶惡，招聚亡命，齊建武中，武帝胤嗣未立，養以爲子，及平建康，生昭明太子，正德自謂應居儲嫡，每形於言，數有罪蒙赦，大通中，封臨賀郡王，累試無能，從是

黜廢轉增憤恨。乃陰養死士。常思國讐。太清二年秋。侯景反。知其有姦心。遣徐玉至建鄴。具以事告。又與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必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天下義士。竊所忿慨。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奮。正德得書大喜曰。侯景之意。暗與人同。天贊我也。遂許之。及景至。正德潛運空航。詐稱迎荻。以濟景焉。朝廷未知其謀。以正德爲平北將軍。屯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北面望闕三拜。跪辭獻獻流涕。引賊入宣陽門。與景通揖。馬上退據左衛府。賊以正德爲天子。號曰正平元年。及臺城開。正德率衆揮刃欲入。賊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乃復太清之號。降正德爲侍中。大司馬。正德入問訊。拜且泣。帝曰。懼其泣矣。何嗟及矣。正德知爲賊所賣。深自咎悔。密書與鄴陽王契。以兵入。賊遮得書。乃矯詔殺之。梁室傾覆。皆由正德。百姓至聞臨賀郡名。亦不欲道。童謠云。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其惡之如是。王子召戎者。謂侯景之入。正德召之也。姦臣介胄者。謂朝廷不知其謀。使正德爲平北將軍也。陸士龍大將軍讜會詩曰。在昔姦臣。稱亂紫微。李善注云。姦臣謂趙王倫也。正德篡逆。比於倫矣。杜預左傳注曰。介。甲也。胄。兜鍪也。旣官政而離邊者。按左傳戎子駒支曰。我諸戎相繼於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言侯景始立正德爲天子。後復降爲侍中。是離邊也。遂師言而泄漏者。按左傳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言正德密書與鄴陽王契。以兵入爲賊所遮得。以致見殺。

### 望廷尉之逋囚。反淮南之窮寇。

漢書百官志曰。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衆共之。兵獄同志。故稱廷尉。言侯景得罪東魏。來奔於我。是廷尉逋逃之囚。又敗於渦陽。故稱窮寇。侯景傳。

景內附。高澄嗣事。爲渤海王。遣其將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急。乃求割魯陽長社東荆北竟。請救於西魏。西魏收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羊鴉仁。鴉仁乃發兵據懸弧。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有悔過志。高澄以爲信然。乃以書喻景。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所部文武。更不追搆。闔門無恙。并還寵妻愛子。景報書不從。澄知景無歸志。乃遣軍相繼。王隱晉書曰。蘇峻討王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豈得活耶。我能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魏志曰。諸葛誕據淮南。反。言昔日廷尉逋囚。淮南窮寇。出。周書。狄泉之蒼鳥。起橫江之困獸。王隱晉書曰。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干祿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寇至此轉盛也。作飛。

知養聞嘆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此地也卒有二鵝蒼者有象後明當入洛白者不能飛此國諱也出狄泉之蒼鳥者以劉淵喻侯景也左傳曰困獸猶鬪起橫江之困獸者言景有渦陽之敗也

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

動宿

郭璞山海經注曰今鄆西北有鼓山山下有石鼓象縣著山旁鳴則有軍事水經注曰魏正元二年吳王孫亮分長沙東部立縣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逕鼓鳴則主有兵革之事晉書五行志曰吳興長城夏架山有石鼓鳴則三吳有兵至安帝隆安中

大鳴後有孫恩之亂郡國志曰吳王離宮在石鼓山越王獻西施於此石鼓鳴即兵起按普通二年始平郡中石鼓村地自開是其驗矣漢書天文志曰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是爲亂紀人民流亡太白兵象也石氏星經曰昴者西方白虎之宿太白者金之精太白入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武帝紀云太清元年六月天裂於西北長十丈濶二丈光出如電其聲若雷十二月天西北裂有光如火三年正月有流星長三十丈墮武庫或云金精月也太清二年正月癸巳朔兩月相承如鉤見於西方是其事也

北闕龍吟東陵麟鬪

春秋元命苞曰孤星高則羣龍吟博物志曰麒麟鬪而日月蝕南史云普通五年夏六月乙酉龍鬪於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經樹木倒折開數十丈又中大同元年正月曲阿縣建陵口石辟邪起舞有

大蛇鬪隧中其一被傷是其災異迭見也

爾乃桀黠橫扇馮陵畿甸

謂臺城既陷侯景入城縱兵殺掠也侯景傳云景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陷景使其儀同盧暉略率數千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保

身而出賊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縱兵殺掠交尸塞路富家豪室恣意剝削子女妻妾盡入軍營又募北人先爲奴者並令自投賞以不次朱异家黠奴與其僑踰城投賊景以爲儀同使至闕下以誘城內乘馬披錦袍詎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儀同於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驪鐵論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諺法云賊人多殺曰桀漢書曰匈奴桀黠羣盜犯法南中志云巨中有桀黠能言議風服人按貨殖傳刁閻收取桀黠奴下文稱豪奴矣左氏傳云馮陵我城郭說文曰畿天子千里地甸天子五百里擁狼望於黃圖填盧山於赤縣漢書揚雄曰前代豈樂傾無量之資快心於狼望之北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孟康曰盧山單于南庭山師古曰狼望匈奴中地名後漢西域傳曰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靡於



廬山之壑。三輔黃圖曰。探秦漢以來宮殿門闕樓觀池苑在關輔者著於篇。茲云黃圖謂畿輔也。史記鄒衍傳云。中國名赤縣神州。青袍如草。白馬如練。侯景傳云。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過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

及是皆用爲袍。采色尙青。常乘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謠。景之圍臺城。援軍三十萬。兵士望青袍則氣消膽奪。及篡立後。時著白紗帽而尙被青袍。又云。景既尅建鄴。脩飾臺城。及朱雀宣陽等門。童謠曰。脫青袍。著芒屨。荆州天子挺應著。古詩云。青袍似春草。家語云。顏淵與孔子俱上泰山。東南望吳昌門外。孔子見白馬。引

淵謂指之。若見吳昌門乎。顏淵曰。見之有繫練之狀。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侯景傳云。景屯西州。使僞陳慶以甲防太極殿。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

妾。收王侯甲士。送永福省。撤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愷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爲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尙書事。其侍中使持節大丞相王如故。後每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又云。景築長圍以絕內外。又於東宮置酒奏樂。以爲樂。左氏傳

曰。履端于始。史記正月爲端。漢書匈奴傳曰。單于姓擊鞬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廣大之號。言其象天單于然。南史齊東昏侯紀云。帝出時。人以其所圍處。號爲長圍。及建康城見圍。亦名長圍。識者以爲讖焉。天子指梁武帝

也。謂武帝身被困逼。正月不視朝也。單于指侯景也。謂侯景築長圍置酒宴樂也。侯景篡位。百日天子故稱單于矣。兩觀當戟。千門受箭。謂侯景百道攻城。晝夜不息。及入。又使王偉陳慶等以甲防守太極武德諸殿也。左氏傳曰。雉

門及兩觀。災。三輔黃圖曰。闕。觀也。周置兩觀。以表宮門。其上可居。登之可以遠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漢書曰。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白虹貫日。蒼鷹擊殿。博物志曰。列傳云。聶政刺韓相。白虹爲之貫日。專請刺吳王僚。鷹擊

殿上。又戰國策曰。聶政之刺韓魏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竟遭夏臺之禍。終視堯城之變。謂武帝被南史。太清元年。二月己卯。白虹貫日。三年正月庚申。白虹貫日。三重是其驗矣。幽也。史記

曰。夏桀召湯而囚之。夏臺。桀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括地志曰。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故濮州鄆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堯城。水經注曰。小城陽。在城陽西半里許。俗謬以爲囚堯城。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

賦

之戰。

侯景傳云時荊州刺史湘東王繹師於武城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陽王慆頓江津並未之進既而有勅班師湘東王欲旋中記室參軍蕭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賊而退

若何湘東王不悅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不入援嘗與王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王深為憾遂因事害之景知援兵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效左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釋言干扞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干楯名明堂位云朱干玉戚

以舞大武威斧也戎謂侯景也言不能平之二語謂援兵之不力也陶侃空爭一作裝米船顧榮虛搖羽扇陶侃喻王琳也顧榮喻羊鴉仁也南史王琳傳云太

米輕軻還荆又羊鴉仁傳云太清三年景既背盟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於東府門一日為賊敗臺城陷景以為五兵尙書鴉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効以答重恩今若以此終沒餘責因泣下見者傷焉晉書陶侃傳云

陳敏遣陳恢寇武昌侃禦之以運船為戰艦云又溫嶠傳云蘇峻之亂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但今歲計殄賊不為晚也

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約小豎為海內所患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今挑之戰一鼓可擒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若違衆獨反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侃

督水軍向石頭率精勇一萬以挑戰峻突陣馬蹶為侃將所斬時京邑荒殘資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於武昌晉書陳敏傳云敏反自將討甘卓顧榮以白羽扇揮之衆皆潰言溫嶠借資陶侃卒平蘇峻今王琳運米而都城已陷是空爭米船也顧榮揮扇而

却陳敏今鴉仁竟為賊敗臨死恨報効不終是虛搖羽扇也將軍死綏路絕長圍司馬法曰將軍死綏注曰綏却也有一尺無却一寸左傳注曰古名敗軍為綏南史侯景傳云賊築長圍以絕內外以下云侯景攻城中外隔絕

援兵不至為烽隨星落書逐鳶飛侯景傳云太清三年三月朔城內以景遣盟舉烽鼓噪又曰賊圍臺城中外隔絕有羊車兒獻計作紙鳶繫以長繩藏於中簡文出太極殿前因北風而放翼得書達羣賊駭之謂是賊所敗也

厭勝之術。又射下之。其危急如此。又按獨異志云。侯景圍臺城。遠不通問。簡文作紙鳶飛空。告急於外。侯景謀臣王偉謂景曰。此紙鳶所至。卽以事達外。令左右善射者射之。乃墮。皆化爲鳥飛入雲中。不知所往。漢書相如曰。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孟康曰。烽如覆米。箕縣著契。阜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也。又師古曰。晝則舉燧。夜則舉烽。故云隨星落也。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淮南子曰。公輸班爲木鳶而飛之。論衡曰。魯班刻木爲飛鳶。飛三日不下。遂乃韓分趙裂。鼓臥旗。

折。南史。侯景至。援兵百萬皆走。邵陵王綸敗績。奔京口城。執西豐公大春。是其韓分趙裂。鼓臥旗折之事也。史記。張儀說韓王曰。夫塞城阜。絕上黨。則王之國分矣。戰國策。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中。以賂秦。後漢書。隗囂傳曰。囊弓臥鼓。督書曰。陸機臨戎。而牙旗折。以下皆言援師之敗。侯景攻城之急也。

失羣班馬。迷輪亂轍。左傳。襄十八年。平陰之役。齊侯畏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杜注云。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又長勺之戰。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猛士嬰城。謀臣卷舌。大風歌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李陵答蘇武書曰。謀臣如雲。漢書。劌通曰。必將嬰城固守。揚雄劇秦美新曰。卷其舌而不談。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

南史云。景造諸攻具。飛樓。撞車。登城車。鈎。礮車。階道車。火車。並高數丈。車至二十輪。陳於關前。百道攻城。交稍以戰。鼓叫沸騰。晝夜不息。引玄武湖水灌臺城。關前御街。並爲洪波。又燒南岸。居人營寺。莫不成盡。後漢光武紀曰。王尋王邑圍昆陽。驅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光武率敢死者。乘銳奔之。城中亦鼓噪而出。震呼動天地。虎豹皆股慄。神異經曰。西方中有蛇。頭尾差大。有色五采。人物觸之者。中頭則尾至。中尾則頭至。中腰則頭尾並至。名曰率然。茂先注云。會稽常山最多。此蛇。孫子兵法。三軍勢如率然者。是也。又博物志曰。常山之蛇。名率然。有兩頭。觸其一頭。一頭至。觸其中。則兩頭俱至。孫武以喻善用兵者。晉書曰。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上。累石爲八行。相去二丈。桓溫見之曰。此常山陣蛇勢也。

悲三州則父子離別。晉侯景攻城甚急。武帝諸子援兵在外。父子兄弟。不相接救也。五郡。疑指湘東。邵陵。武陵。廬陵。南康。此五郡也。三州。疑指荊州。益州。鄖州。此三州也。按本文序臺城內外兵馬相接之際。此二語當序諸王至護軍。

以下始序諸將。蓋梁朝宗室父子兄弟也。又按武帝八子。除昭明太子死。簡文帝位居儲貳。及豫章王綜奔亡。削爵。尙有湘東王綽。邵陵王綸。武陵王紀。其應陵王續。南康王績。早卒。不及危季。有子嗣爵。是武帝子。兄弟封王者。有此五郡也。三州如湘東王爲荊州。武陵王爲益州。邵陵王時在郢州。續續早亡。惟此三人。於武帝爲父子也。武帝蒙塵。三子在外。援兵最盛。不能解救。是父子離別也。又按臺城之陷。湘東王師於武城。援兵不進。邵陵王與侯景戰。敗還京口。武陵王聞武帝崩。總戎將發。益鎮。使胡智監至蜀。書止之。故云三州父子離離也。干寶搜神記曰。世說云。五郡之人。各是異財。而逢喪亂。常山一人。安定一人。襄陵一人。博陵一人。悉皆孤獨。俱行衛國。同至樹陰。因相問姓名。各言離亂。惻然。因相謂曰。我等皆無骨肉。今日幸得聚會。亦天然也。因結義爲兄弟。長字仲伯。次名文仲。次名季仲。次名叔仲。次名雅仲。五人因相諾。衛國市中。見一老母。孤單。告乞。五人收養。事奉敬如親母。三年。母疾。五人憂愁。不能寢食。母曰。吾是并州太原人。董世臺之女。嫁同郡張文賢爲妻。任北海太守。因遭荒亂。文賢早卒。葬在太原赤山之下。八塚同行。東頭頭一塚。是賢塚也。吾死後。女等若能送葬到塚側。吾願畢矣。吾遭荒亂之日。有一子。姓張名遺。年七歲。胸中有七鴈。足下有通徹之文。父喪。因流淚失。汝等宜思記之言。訖而卒。五人扶喪至太原。忽叔仲橫被朝歌。令禁繫。時有一人走投太守。言養母之狀。述并葬之由。因語男之形狀。太守聞之。號哭。辭地曰。此吾母也。吾幼小兵革離亂。母子相失。迄今。又哭之。乃發使往朝歌。迎喪。并具表聞。奏於魏帝。帝善其人。義重。可以旌之。五人各爲太守。賻贈張遺母喪。追封太原縣太夫人。仍遷張遺爲魏府都護。孝心動天地。感應昭信矣。孝子傳曰。晉三州人。約爲父子。父令二人作舍於大澤中。欲成。父曰。不如河邊。乃徙焉。又幾成。父曰。不如河中。二人乃負土填河。三旬不立。有書生過。爲縛兩土豚投河中。父乃止。二人曰。何嘗見江河填耶。吾觀汝行耳。明迺至河邊。河中土爲高丈餘。袤廣十餘里。因居其上。是五郡兄弟。三州父子。古

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爲將。終於此滅。

護軍。謂韋粲也。南史。列傳云。韋粲。字長倩。京兆杜陵人也。將屯青塘。當石頭東路。帥所部水陸俱進。時昏霧。軍人塞道。比及青

塘。夜已過半。壘塞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門。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敗。乘勝入營。左右高馮。率粲避賊。粲不動。兵死略盡。遂見害。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下。簡文聞之。流涕謂御史中丞蕭愷曰。社稷所寄。

惟在韋公如何不用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元帝平侯景。追謚忠貞。三世爲將。謂梁祖。叡。父。放。與。梁。三世俱爲將也。史記王離傳云。將三世者。敗。濟陽忠壯。身參末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唱。謂江

子一。子四。子五。兄弟三人也。南史列傳云。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爲南津校尉。兄弟性並剛烈。及城被圍。開明門出戰。子一及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殿主子五。並力戰直前。賊並坐甲不起。子一引稍撞之。賊縱突騎。衆並縮。子一刺其騎。騎倒稍折。賊解其肩。時年

六十二。弟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乃免。胄赴敵。子四稍洞胸。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絕。漢書項籍傳云。范增爲末將。主辱臣死。名存身喪。狄一作敵人歸元。三軍悽愴。江子一傳云。賊義子一之

勇。歸之。面如生。詔贈子一給侍中。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元帝又贈三人謚。曰義子。曰毅子。曰烈子。史記范蠡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亦見國語。左氏傳曰。先軫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尚書多算。守

### 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

尚書謂羊侃也。南史列傳云。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也。爲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帝問侃討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

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遁。都途疑其策。令王質往。侃曰。今茲敗矣。乃令侃率千餘騎。顧望闕門。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賊至卒迫。公私駭震。軍旅指揮。一決於侃。膽力俱壯。簡文深仗之。及賊逼城。衆皆兇懼。侃僞得射外矢。邵陵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沃滅火。射殺數人。賊乃退。賊爲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鏈。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登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初侃長子鸞。爲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鸞曰。久以汝爲死。猶在耶。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之害。後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城內築城。賊不能進。淮南子曰。楚欲伐宋。墨子聞而悼之。見楚王。王命工輪作爲雲梯之械。設以攻宋。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乃偃兵不攻。後漢光武紀曰。昆陽之戰。或爲地道。衝柵撞

城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臥牆。大事去矣。人之云亡。

悼羊侃善於防守。不幸疾卒也。南史羊侃傳云。尋以疾卒於城內。史記曰。燕軍攻安平。田單東保。卽墨燕既盡。降齊城。惟

獨宮。卽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宮。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愍王於宮。因堅守拒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卽墨。卽墨大夫出戰死。城中相與推田單立以爲將軍。以卽墨拒燕是齊將閉壁之事也。壁。壘壁也。今侃之技巧如鐵籠。火牛城中賴以固守。故云有齊將之閉壁也。水經注云。燕書建平十年。慕容寶自河而還。軍敗於叅合。死者六萬人。十一年。垂衆北至叅合。見積骸如山。設策弔之。死者父兄皆號泣哀慟。垂慙憤嘔血。因而寢疾焉。輿過平城北四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亦見崔鴻十六國春秋。是燕師臥牆之事也。慕容寢疾。築城而還。侃疾遂死。故云無燕師之臥牆也。侃卒而臺城遂陷。是大事去矣。晉書陶侃傳云。賊攻大業壘。陶侃一作申。奮發勇欲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蓋傷羊尙書之死也。

氣咆勃。實總元戎。身先士卒。

申子謂柳仲禮也。柳仲禮傳云。仲禮勇力兼人。少有膽氣。初侯景潛圖反噬。仲禮知之。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廷便望其至。兼著雍州司精卒。與諸蕃赴援。見推總

督。景素聞其名。甚憚之。仲禮亦自謂當世英雄。莫己若也。又章粲傳云。粲建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高。恥居其下。粲乃抗言於衆曰。今日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裴公朝之舊齒。豈應復挾私以阻大計。粲爲諸君解釋之。裴之高泣。願剖心以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陸龜蒙小名錄云。仲禮小字申子。引子山賦云。西征賦曰。何猛氣之咆勃。李善注云。怒貌也。左傳劉文公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杜預曰。元戎。戎車在前者。毛詩傳曰。元大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宵落魚門。兵填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

謂柳仲禮青塘之敗也。柳仲禮傳云。章粲見攻仲禮。方食投箸。被練馳之。騎能屬者七十比。至

粲已敗。仲禮因與景戰於青塘。大敗之。景又與仲禮交戰。各不相知。仲禮稍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再斫仲禮中肩。馬陷於淖。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以免。自此壯氣外衰。不復言戰。左傳僖二十二年。公及邾師戰於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

諸魚門。杜預曰：胄，兜鍪。魚門，郝城門。正義曰：說文云：胄，兜鍪。首鍪也。書傳皆云：胄無兜鍪之語。言兜鍪，舉今以曉古。蓋秦漢以來語。兜丁侯反。整，莫侯反。酈善，長水經注云：余嘗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史記高祖本紀云：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臯。索隱曰：三輔故事曰：楚漢相距於京索間六年，自被大創十二，通中過者有四。言漢王病創也。蜀志云：關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背骨皆疼痛。醫曰：矢鏃有毒，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刮之。

### 功業天枉身名埋沒

傳云：柳仲禮自青塘敗後，神情傲狠，凌蔑將帥。邵陵王綸亦鞭策軍門，每日必至，累刻移時。仲禮亦弗見也。綸既忿嘆，怨隙遂成。而仲禮亦嘗置酒高會，日作優倡，毒掠百姓，污辱妃主。父津登城謂曰：汝君父在

難，不能盡心竭力，百代之後，謂汝爲何？仲禮聞之言笑自若。景登朱雀樓與之語，遣以金銀，是後閉營不戰。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兩禮竟無一言。諸軍乃墮方各散。柳仲禮開營降賊，時城雖淪陷，援軍甚衆，軍士咸欲盡力及聞降，莫不嘆憤。論者以爲梁禍始於朱异，成於仲禮。後至江陵，會岳陽王督南寇湘東，王以仲禮爲雍州刺史，將侵襄陽。岳陽王督告急於魏，魏遣大將楊忠援之。仲禮與戰於漂頭，大敗沒於魏。魏相安定公待以客禮，西魏於是盡得漢東。史論以爲仲禮始終之際，其不相副。天方喪梁，斯人而有斯迹，是其功業天枉，身名埋沒之事也。蓋仲禮喪節於侯景，俘囚於西魏，功業何存？身名兩失，子山之賦，所以深恨之。尙書鄭注：凶短折，天枉之名。或以隼翼鶚披，虎威狐假，沾漬

### 鋒鏑脂膏原野

南史：侯景傳云：景與入援諸軍戰，諸軍敗績。邵陵王綸奔京口，賊執西豐公大春，綸司馬莊丘慧達，直閣將軍胡

子約、廣陵令霍儒等來送城下，逼令云：已禽邵陵王，霍儒獨云：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語未卒，賊以刀傷其口。景義而釋焉。正義曰：收而害之，亢倉子曰：以隼翼而披鶚，不明者以爲隼，明者視之，乃鶚也。戰國策：江乙對楚宣王曰：虎得狐，狐曰：無啖我。天帝命我長百獸，我爲子先行，子隨我後。百獸見我能無走乎？虎隨狐而行，百獸皆走。虎不知百獸畏己，反以爲畏狐也。漢書：淮南王諫伐南越書曰：甲卒死亡，露漬山谷，過秦論：銷鋒鏑鑄以爲金人十二，師古曰：鋒，戈戟刃也。鏑與鏑同，卽箭鏃也。爾雅釋文：孫炎曰：膏凝曰脂，說文曰：帶角者脂，無角者膏，膏肥也。爾雅云：廣平曰原，詩傳云：郊外曰野，魏鼓吹曲：克官渡云：克

紹官渡由白馬。僵尸流血被原野。

兵弱虜強。城孤氣寡。聞鶴唳而心驚。聽胡笳而淚下。

晉書載記曰。苻堅淝水之敗。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又劉琨傳云。現在晉陽為

胡騎所圍。中夜奏胡

笳。賊皆流涕歎歎。

吳志曰。孫策與太史慈鬪。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蓋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策平定宣。慈往涇縣。策躬自攻討。

遂見囚執。即解縛。捉其手曰。寧忘神亭時耶。

注。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囚執。與正史異。按本文乃是敗辭。子山所引。依吳歷文也。江表傳曰。孫策說袁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匡濟漢室。術許之。策渡

江。攻劉繇牛渚營。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先攻融。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

于樂等。復合衆襲奪牛渚屯。策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攻融。為流矢所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

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

漢書曰。章邯擊趙。大破之。趙歇陳餘張耳。走入鉅鹿城。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北。請兵項羽。乃悉發兵渡河。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

破之。殺蘇角。擄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楚擊秦。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懼恐。於是楚已破秦軍。地理志云。鉅鹿郡秦

置。屬益州。有鉅鹿縣。紂所作沙丘臺。在東北七十里。應劭曰。鹿林之大者也。臣瓚曰。山足為鹿。又馮奉世傳曰。其先馮亭。為華陽君。與

趙將括距秦。戰於長平。按史記。趙者傳。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者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

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相距長平。趙者已死。子括為將。秦軍射殺趙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降秦。秦悉坑之。當云。碎於武安之瓦。子山

詠懷詩云。武安檐瓦振。是也。此云長平。合二戰矣。崩沙碎瓦。言其振動也。

於是桂林顛覆。長洲麋鹿。謂臺城既陷。建康荒蕪也。吳都賦曰。數軍實於桂林之苑。劉遠注云。吳有桂林苑也。又曰。佩長洲之茂苑。詩序云。周閔之

顛覆。漢書伍被曰。子胥潰潰沸騰。茫茫慘黷。天地離阻。神人慘酷。詩曰。潰潰回遙。又曰。百川沸騰。陸機功臣頌曰。茫茫宇宙。上墜下隲。晉鄭靡依。魯衛

云。見麋鹿遊姑蘇之臺。



不睦。

謂臺城陷後諸王不急討賊自相猜忌也。左傳周桓公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又公叔文子曰太叔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言靡依不睦者按侯景傳時荊州刺史湘東王繹師於武城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陽王曄頓江津並未之進是

靡依也。又按河東王譽傳云元帝軍於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元帝曰河東起兵岳陽衆米將襲江陵元帝甚懼沉米斷纘而歸遣世子方等征之反爲譽敗死又令信州刺史鮑泉討譽亦見敗。又遣王僧辯攻譽遂斬譽又邵陵王綸傳云于時元帝圍河東王譽於長沙既久譽請救於綸綸欲往救爲軍糧不繼遂止。乃與元帝書曰道之斯美以和爲貴况天時地利不及人乎豈可手足胼支自相屠害卽日大敵猶疆天驪未雪余爾昆弟在外三人如不匡救安用臣子如使逆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正謂藩屏盤固宗鎮彊密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元帝復書陳譽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脩器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綸將劉龍武等降僧辯綸遂與子贖十餘人走卒爲執人所殺又周書梁王督傳曰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欲應譽督梁元帝信之歸至江陵收贖殺之元帝之攻譽也譽皆急於督督聞之大怒因攻之元帝大懼遣庾奩謂督曰正德肆亂天下崩離汝復效尤欲將謂何吾蒙先帝愛顧以汝兄弟見屬今以姪伐叔順逆安在督謂奩曰家兄無罪累被攻圍同氣之情豈可坐觀成敗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襄陽督既攻柵退而築城不能自固乃遣使於魏稱藩請爲附庸卒有江陵之伐又鄱陽王傳云溥陽王天心遣兵擊莊鐵鄱陽王範遣其弟觀寧侯永將兵通南川助莊鐵時二鎮相猜無復圖賊之志又侯景傳云初授兵至北岸衆號百萬百姓扶老攜幼以候王師纔過淮便競剝掠徵責金銀列營而立互相疑貳邵陵王綸柳仲禮甚於讎敵臨城公大連永安侯確逾於水火無有鬪心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其不睦如此晉鄭魯衛皆周宗姬姓以喻梁朝宗室所以深責諸王也。競動天

關爭迴地軸。

史記天官書曰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正義曰黑帝北方協光紀之帝冬萬物閉藏爲之動爲之開閉也天一星在五軍南畢西北爲天門日月五星所道主邊事亦爲限隔內外障絕往來禁道之作違者占芒角有兵起五星守之

賦

九三

主實人多死也。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四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海賦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

探雀穀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

謂武帝宴駕也。侯景傳云：景入宮後，每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懷憂。

憤五月感疾，餒崩於文德殿，景秘不發喪，權殯於昭陽殿。自外文武咸莫之知，二十餘日，然後升梓宮於太極前殿，迎簡文卽位。又武帝紀云：帝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賊秘之。太子問起居，不得見，慟於閣下。史記趙世家曰：公子成李兌圍主父宮，主父欲出，不得，探雀穀而食之。三月餘餓死。爾雅疏云：鳥子生，須母哺而食，名穀。謂燕雀之屬也。史記趙武靈王探雀穀而食之，是也。左傳文元年：楚成王黜太子商臣，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綰杜熊掌，雖熟，冀久將有外救。又左傳云：宰夫臠熊蹯，不熟，知熊蹯爲難熟之物也。蹯，扶元反。

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

謂侯景惡葬武帝，又弑簡文也。南史侯景傳云：武帝崩，及葬脩陵，使衛士以大釘於要地釘之，欲令後世絕滅。簡文帝紀云：大寶二年，景幽帝於景福殿，廢後。

王偉乃與彭儻王脩纂進觴於帝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於是儻等并釃酒肴，曲頤程程，與極飲。帝知將見殺，乃盡酣，謂曰：「不徒爲樂，一至於斯。」既醉而寢，偉乃出，儻進囊，王脩纂坐上，乃崩。偉徹戶扉爲棺，遷殯於城北酒庫中。左傳襄二十五年：崔杼弑其君，崔氏側莊公於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襲不暍，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杜注云：側，葬埋之不殯於廟下車，送葬之車。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齊湣王無道，卓齒殺之，而擢其筋懸之於東廟，終日而死，亦見史記田完世家。

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

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且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畋弋，曹鄙人公孫

彊好弋，且言田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曹遂滅。左氏傳曰：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七日七夜不絕聲，二語傷梁亡。建鄴爲侯景所據也。按秦庭之哭，與序內忽踐秦庭事同，而取意各異。彼言入長安，此言金陵失守，二帝遇害。爾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之酬對。以下序已道奔江陵，歷盡關塞之苦也。漢書酷吏傳曰：寧成詐刻傳出關歸家，後漢書曰：郭丹從師長安，已有乞援之志，故逃奔江陵矣。

賈符入函谷關。乃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不出關。去家十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爲更始發喪，絰盡哀。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間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乃歸鄉里。漢舊儀：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  
逢鄂坂之譏嫌，值郾門之征稅。史記曰：伍胥與太子建之子勝俱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自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索隱曰：其關在江西，乃是吳楚之

境。地理志曰：江夏有鄂縣。史記曰：楚熊渠子立其中子紅爲鄂王。晉太康地記以爲東鄂。九州記曰：鄂，今武昌也。庾仲雍江圖曰：蘆洲至樊口二十里。伍子胥所渡處。樊口至武昌十里。江夏爲吳楚之境。子胥自楚奔吳，子山自吳奔楚，關吏譏嫌，當引此事。又晉書地志云：河南陽城有鄂坂關。此鄂坂之譏嫌。非河南之鄂坂也。左傳文十一年曰：初，宋武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彫班御皇父充石以敗狄於長丘，獲長狄緣斯。宋公於是，以門賞彫班，使食其征，謂之彫門。杜預注：征稅也。  
乘白馬而不

### 前策青驪而轉礙

劉向曰：公孫龍持白馬之論，以度關。魯女生別傳：李少君在河東蒲坂，乘青驪。按神仙傳：蘇仙公，桂陽人，仙去見白馬常在嶺上，改牛牌山爲白馬嶺。桂陽成武丁死，友人於武昌岡逢之，乘白驪西行，乃改爲驪岡。乘

馬策驪，疑假地名爲言也。

### 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風於上游

滕王序云：出往上游，來歸全楚，謂循江而上也。白帖云：古者觀落葉，因以爲舟。漢書貨殖傳曰：范蠡乃乘扁舟，孟康曰：特舟也。音匹延反。後漢書方望曰：范蠡

乘扁舟於五湖。劉邵曰：史傳皆作扁舟，扁，特也。吳都賦云：習御長風。漢書項籍傳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據上游。文穎曰：水之流，上游或作流。師古曰：游流也。

### 彼鋸牙而鉤爪，又循江而習流

言西上江陸途經江

夏，遇侯景襲郾之兵也。侯景傳云：大寶二年，於大船跨水築城，名曰捍國。四月，景遣宋子仙襲郾州，刺史方諸景乘勝西上，號二千萬，聯旗千里。江左以來，水軍之盛未有也。淮南子曰：鋸牙鉤爪，於是擊矣。神異經曰：窮奇，鋸牙鉤爪，遇忠信之人，則噉而食之。吳都賦云：鋸牙鉤爪，自成鋒穎。喻侯景也。吳越春秋云：句踐發習流二千人，後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人，以與吳戰，循江習流，謂襲郾之兵也。  
排青龍之戰艦，鬪飛燕之船樓。南史：王僧辯傳云：湘州賊陸納造青龍艦，述異

記云吳王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爲水嬉。是舟舊有青龍之名。子山引。用之。又屬吳事。古今合符矣。釋名曰。上下重牀曰艦。管令水戰有飛燕船。船樓。樓船也。漢有樓船將軍。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

於巴丘。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聲於黃蓋。已先沉於杜侯。

張遼王濬喻王僧辯胡僧祐等也。風驚射火者。謂景爲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

也。箭重回舟者。謂景遁。潛軍夏首。又倍道歸建郢也。未辨聲於黃蓋。已先沉於杜侯者。謂賊任約爲陸法和所擒。宋子仙丁和爲杜龕所擒。景不能救也。南史王僧辯傳云。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都督。軍次巴陵。景既陷郢城。將進寇荊州。於是緣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辯並沉公私船於水中。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景軍內薄。苦攻城。城內同時鼓噪。矢石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衆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剋。又爲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墜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元帝以僧辯爲征東將軍。命卽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卽入羅城。景聞之。倍道歸建郢。賊帥宋子仙等。因蹙求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鼓噪掩至。大破之。擒子仙丁和等。送江陵。元帝命生釘和舌。斃之。郢州平。渚宮舊事曰。景遣任約。衆號五萬。伐湘東王於江陵。兵將遁。法和乃出詣湘東。云自有兵書。乞征任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王遣胡僧祐等千餘人。與之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常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諸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洲湖。與任約相對。法和乘輕舟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遠謂將士曰。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卽攻之。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以麾風。風勢卽反。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水乾時。延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爲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見任約在水中。抱利柱頭。纔出鼻。遂擒之。魏志云。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合肥之戰。遼執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千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橫麾下。櫓大驚。衆不知所爲。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權攻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遂拜征東將軍。時元帝以

王僧辯爲征東將軍，故取以爲比。張遼本臨合肥，而云赤壁者，疑是誤文也。赤壁之戰，曹公軍次江北，周瑜等在江南。瑜部將黃蓋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引次俱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甚猛，悉延燒岸上營落，煙炎張天，軍遂退敗。是其事也。時臺城既陷，建鄴吳地已爲賊營，子山引用張遼、王濬，皆是攻吳敗吳之事，不得云周瑜赤壁之兵也。故云誤矣。晉書曰：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脩舟艦，乃作大船，連舫，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梯蔽江而下，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大康元年，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陽、越之吳人於江陰，頓要害之處，並以鐵鑼橫截之。濬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以麻油在船前，遇鑼燃炬燒之。於是船無所礙。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吳志曰：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爲流矢所中，時寒墮水，爲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廁牀中，蓋自強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魏志曰：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受詔作御船於陶河，試船遇風覆沒。魏氏春秋曰：諸葛誕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輒竟溺死。

### 落帆黃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

述異記曰：荀爽好道術，嘗東遊，憩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霄漢，乃駕鶴之仙也。齊諧志曰：黃鶴山者，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上有黃鶴樓。黃鶴一名黃鶴水。

經注曰：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歷黃鶴磯西而南，直鸚鵡洲之下尾，落帆藏船避之也。按王僧辯平郢州，蕭詧爲郢州刺史，梁宗室傳曰：元帝封詧爲長沙王，郢州刺史。詧昔爲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詧亦爲信傳酒，後爲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詧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意，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詧牀，踐蹋肴饌，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詧甚慙恥，卽其時也。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

漢書地理

志曰：零陵郡陽海山，湘水所出，北入鄢，入江。過郡行二千五百三十里，禹貢幡冢山，西漢所出，東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江。師古曰：三澨水在江夏。竟陵，詧傳云：詧爲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詧得接信，是信由郢而至江陵也。爾雅曰：星紀斗牽牛，吳分野，謂路已漸

入江陵而舊國舊都，若乃陰陵失路，一作路絕釣臺斜趣。漢書曰：項羽至陰陵，迷失道。孟康曰：縣名。屬九江郡。述異記曰：今陰陵故城九曲澤，澤中有項王村。即項羽迷失路處。水經注曰：武昌郡治城南有

袁山，即樊山也，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望赤壁而沾衣，艤烏江而不渡。赤壁，周瑜破曹公處。注見前。瑜破魏兵於烏林，烏林赤壁東下一百一十里。烏江，項羽敗處。漢書：項羽敗，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橫船待

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羽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為？服虔曰：橫音蟻，如淳曰：南方人謂雷池，柵浦，鵠。鵠，一作

整船向岸曰橫。臣瓚曰：烏江在牛渚。述異記曰：今烏江長亭，亭下有駐馬塘，即當時烏江亭長橫舟待項王處。雷池柵浦，鵠。自陰陵以下，當謂侯景巴陵失律。江郢喪師，還奔建康，所經之路，築

陵焚戍。郭璞江賦曰：其旁則有雲夢雷池。注：吳錄曰：雷池在皖。左傳：昭五年，楚伐吳，吳人敗諸鶴岸。杜預曰：廬江舒縣有鶴尾渚。旅舍無煙，巢禽無樹。衡焚戍也。南史：侯景傳云：都下戶口，自無一二。大航南岸，極目無煙。又云：於是千里絕煙，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壠焉。又按下文，謂

衡荆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則巢禽無樹一語，當謂諸王之敗，皆不足倚。惟湘東可望中興也。如河東王譽為元帝所敗，遂見殺。邵陵王綸敗走，卒為魏人所殺。岳陽王督不能自固，請藩於魏，且襄陽路遠，皆歷有敗亡之禍，無可投奔。若巢禽之無樹，不足恃也。謂荆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謂元帝可恃以靖亂也。禹貢云：荆及衡陽，惟荊州。左傳云：

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又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淮海維揚，三千餘里。禹貢云：淮海維揚州，信自謂。迺江而上走三千餘里也。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漢書：韓

信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章昭曰：以水擊絮曰漂。吳越春秋曰：伍員奔吳，追者在後，至江中有漁父呼之曰：漁父渡我。漁父歌之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

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浸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乃渡之。干尋之津，既渡，父持麥飯鮑魚羹，盜漿飲食畢，欲去。子胥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遂辭不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何用姓字？子為蘆中人，吾為

漁丈人富貴無相忘也。子胥既去，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

屆於七澤，濱於十死。

謝朓辭隋王晟云：西浮七澤，呂向曰：七澤，荊州楚境。齊語：桓公曰：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賈誼書曰：十死一生。

嗟天保

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

詩曰：天保定爾。詩序云：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晉已奔江陵，元帝用已時，天保尚未定也。潘岳西征賦云：憂天保之未定，晉書：劉琨勸進元帝表云：或殷憂以啓聖明。

本不達於危行，又無情於祿仕。

危行見論語。

謬掌衛於中軍，濫尸丞於御史。

本傳云：元帝承制，信除御史中丞，及卽位，轉右衛將軍，按左傳：三軍有中軍，上軍下

軍。沈約奏彈王源云：謬掌天憲，書曰：太康尸位。

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願託。

謂父眉吾卒於江陵也。眉吾傳云：奔江陵，歷江

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侯卒。漢書曰：司馬談爲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太史公留滯周南，病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子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予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著論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蘇林曰：龍門，禹所鑿也。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在秦州龍門縣，西在同州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流。

昔三世而無愆，今七葉而始落。

博物志曰：太丘長陳實實子鴻

臚卿，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今朝有重名，而其德漸小減，時人爲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漢書曰：金日磾張安世皆七代仕漢。左太冲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珥金貂。下云：泊予身而七葉，子山自言先世之德，無愆於卿長，及己身而衰落也。

泣

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

信思親也。琴操曰：曾子耕太山下，雨雪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操。家語子路見孔子曰：枯魚銜索，幾何不盡二親之壽，忽如過隙。

入欹斜之小徑，掩蓬

藿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蘆葦之單衣。

左氏傳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楚辭曰：寧汀州兮杜若，王逸曰：汀，平也。杜若，香草。吳志：諸葛恪傳云：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麤鉤結於何相求，成子閻。

成子闇者反語石子岡也。建鄴南有長陵。曰石子岡。葬者依然。鈎絡者板飾革帶。世謂之鈎絡帶。恪果以革席裹其身而薨。束其腰投之於此岡。後聽恪故吏斂葬。求之於石子岡云。時元帝猜忌。信憂讒待死。若屈原葛恪矣。

於是一作時。西楚

霸王劍及繁陽。

謂元帝馳檄討景也。南史帝紀云。承聖元年二月。王僧辯發自潯陽。帝馳檄四方。購侯景及逆者。封萬戶侯。開國公。絹布五萬疋。僧辯等遂平景。漢書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羽

都彭城。元帝都江陵。時元帝承制。尚未正位。故以為比。左氏傳曰。楚子怒。劍及於寢門之外。又昭五年云。蘧射帥繁陽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又襄四年云。楚師為陳敗。故猶在繁陽。杜預曰。銅陽南有繁陽亭。楚地也。

塵一作兵。金匱校

戰玉堂。

太公有金匱書。漢書高帝紀曰。丹書鐵契。金匱石室。如淳曰。金匱猶金牒也。衛青傳曰。鑿兵阜蘭。一作廳兵者。張衡思玄賦。舊注云。尙書右乘白旄以廳。秦漢以來。即以所執之旗名曰廳。謂廳幡曲蓋者也。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晉灼曰。黃圖有大

玉堂小玉堂。

蒼鷹赤雀。鐵軸牙檣。皆戰艦也。晉令云。水戰有蒼隼船。又陶侃有青雀舟。郭璞方言曰。今江東人呼檣為軸。俾着曰。檣帆柱也。古詩曰。象牙作帆檣。言舟師之盛也。

沉白馬而誓衆。負黃

龍而渡江。海潮迎艦。江萍送王。

王僧辯傳曰。陳武帝率兵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益口。與僧辯會於白茅洲。為盟。於是升壇插血。共讀盟文。辭氣慷慨。皆淚下霑衿。及發鵠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

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途泛安流。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官軍。有五色雲。雙龍挾艦。行甚迅疾。漢書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之。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吳越春秋曰。禹南渡江。黃龍負舟。吳都賦曰。迎海潮而振纜。想萍實之復形。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使使聘於魯。問於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惟霸者為能獲焉。使者返。王遂食之。

戎車屯於石城。

戈船掩於淮泗。

南史承聖元年三月辛巳。王僧辯督諸軍乘潮入淮。壬午。陳霸先於石頭西落星岡。築柵共攻景。陸機飲馬長城窟。行曰。戎車無亭軌。伏滔北征記曰。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是曰京師。吳都賦曰。戎車盈於石城。戈船掩於



江湖劉遠注云石城石頭塢也在建鄴西臨江中有庫藏軍儲吳志建安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山謙之丹陽記云石頭城吳時悉土塢義熙初始加磚壁因山以爲城因江以爲池形勢險固有奇氣亦謂之石首城也越絕書曰伍子胥船有戈漢書曰歸義侯嚴爲戈諸侯則鄭伯前驅盟主則荀營暮至左氏傳曰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鄭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於申又襄十一年四月諸侯伐鄭己亥

齊公子光宋向戌先至於鄭門於東門其暮晉荀營至於西郊東舊許時晉主夏盟故曰盟主剖巢燻穴奔魍走魅侯景傳云王僧辯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挑戰僧辯大破之景既退敢不敢入宮飲其散兵屯於闕下遂將逃王

偉按劍攬轡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乎今宮中衛士尙足一戰寧可便去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敗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來南渡大江取臺城如反掌皆乃所親見今日事恐是死亡乃好守城當復一決仰觀石闕逡巡歎息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其儀同田遷范滂榮等百餘騎東奔王偉遂委臺城竄逸左氏傳曰魍魎魍魎莫能逢之杜注魍魎山神獸形魍怪物又傳曰投諸四裔以禦魍魎魍魎知反魍反備反吳都賦曰顛覆巢窟剖破窟宅淮南子曰越王騎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埋長狄於駒

### 門斬蚩尤於中冀

謂斬侯景也侯景傳云赤亭之役胡僧祐以羸卒一千破任約精兵二萬轉戰而東前無橫陣既而侯瑛追及景梁未陳皆舉幡乞降景不能制乃與腹心人數十單舸走推二子於水自扈瀆入海至胡豆洲前太子

舍人羊鯤殺之送於王僧辯左氏傳曰鄭瞞伐齊遂伐我公使叔孫得臣追之敗狄於鹹獲長狄簡如富父終甥春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帝王世紀曰黃帝戲蚩尤於中冀之野燃腹爲燈飲頭爲器侯景傳云景宴

集其黨召王僧通僧通取肉搗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大鹽僧通曰不鹽則爛及景死僧辯截其二手送齊文宣傳首江陵果以鹽五斗置腹中送於建康暴之於市百姓爭取屠脍羹食皆盡焚骨揚灰曾掘其禍者乃以灰和酒飲之首至江陵元帝命梟於市三日然後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後漢書董卓既斬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漢書張騫傳云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又匈奴傳以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師古曰飲酒之器也戰國策云趙襄子最怨知伯漆

其頤以直虹貫壘長星屬地為飲器

侯景傳云白虹貫日三重天文志云周禮既設氏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七曰彌謂白虹彌天而貫日也凡白虹者百殃之本衆亂所基姦臣謀君擅權立威虹頭尾至地流血之象晉宣

帝紀云有長星墜於諸葛之壘又時有長星自西南流於東北墜於梁帝斬公孫文懿於星墜之所

昔之虎踞一作據龍盤

加以黃旗紫氣莫不隨狐兔而窟穴與風塵

而殄瘁

傷故國之凋殘也侯景傳云王克開臺城門引裴之橫入宮縱兵蹂躪是夜遺燼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延閣祕署皆盡羽儀

觀秣陵山阜乃嘆曰鍾山龍盤石城虎踞帝王之宅也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恆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乎潘岳西征賦云狐兔窟穴於殿傍張景陽七哀詩云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詩大雅瞻卬云邦國殄瘁毛傳云殄盡也瘁病也

瞻博望北臨玄圃

南史宋武帝紀云於博望梁山立雙闕陸機詩有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應令之作梁昭明太子於玄圃穿

之山有玄圃蓋舊有此名矣

月榭風臺池平樹古

沈約郊居賦曰風臺累翼月榭重栢戰國策雍門周曰曲池又以平王褒詩云百年餘古樹

倚弓於玉女牕扉繫馬於鳳凰

樓柱晉靈光殿賦云玉女窺牕而下

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

晉書陸機傳云機與弟雲書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三尺二寸暗著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

漢武帝內傳云帝崩三月葬茂陵又帝崩時遺詔以雜書三十餘卷常讀玩之使隨身斂到建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友入上黨抱轅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經盛以金箱卷後題東觀臣姓名記月日武帝時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經箱奏進帝問武帝時左右近臣有典書

中郎冉登見經及箱流涕對曰此孝武皇帝殞殞時物也知帝為得仙之下者矣漢武好道梁武佞佛故用此語蓋傷之也

若夫立德立言謨明寅亮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

悼簡文帝也。梁本紀云：帝諱綱，字世讚，武帝第三子，幼而聰睿，六歲能屬文，及長器寬弘，未嘗見喜愠色，尊嚴若神，兩目目光燭人，讀書則十行俱下，藻辭豔發，博綜羣言，善談玄理，自十一便能親庶務，歷試藩政，所在稱美，性恭孝，居穆貴嬪喪，哀毀骨立，所坐席露濕盡爛，及居監撫，多所弘宥，文薄部領，纖毫必察，弘納文學之士，接賞無倦，自幽繫之後，爲文自序云：有梁正士蕭世讚，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況三光，敷至於此命也，如何，蓋賢君也，左傳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不朽，書：謨明弼諧，寅亮天地，世說：荀彧曰：象外之意，繫表之言，神仙傳云：河上公者，莫知其姓氏，漢文帝時，結草爲菴，于河之濱，帝讀老子經，頗好之，時皆稱河上公，亦見高士傳。

更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

曠。劉向列仙傳云：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顛，望之不得，舉手謝時人而去，汲冢周書云：晉平公使叔譽聘於周，見太子晉，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告平公，師曠曰：請使冥臣往與之言，師曠見太子晉曰：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帝所，汝慎無言，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喻簡文爲太子時，爲賊所制，不能遇浮丘公，卒至於死也，太清二年，景入都，後三年爲大寶二年，帝爲景所弑，是無言於師曠也。

曠以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誰望。隋書云：臺城陷後，太子以幼子大圍，屬湘東，并剪爪髮以寄之，陸機弔魏武序曰：指姬也。女以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豈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又曰：吾姪

好妓人，皆著銅爵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張繡帳，朝晡上脯糲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南史：柳敬禮傳云：景饒仲禮於後渚，敬禮謂仲禮曰：

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不敢動，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禮，謀襲其城，尅期將發，建安侯蕭賁告之，遂遇害，臨死曰：我兄老婢也，國家敗亡，實余之責，今日就死，豈非天乎，又南康王會理傳云：景往晉熙，都下虛弱，會理復與柳敬禮及北兗州司馬成欽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故舊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尅期響應，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爲也，敬禮曰：善於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建安侯賁以

謀告王偉，偉遂收會理遇害。侯景傳云：南康王會理之事，景謂簡文欲謀之，遂懷逆謀。言當此之時，如南康王柳敬禮等，非無北闕內應之兵，而賊之心腹如王偉、蕭贊等，其守兵猶有雲臺之仗，以致忠臣見戮，帝遂被弑，終簡文之死也。漢書云：更始初，義兵入長安，誅王莽，莽將王邑等拒擊北闕下。魏志：高貴鄉公髦甘露五年，注：魏氏春秋曰：帝自將兵，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陸雲臺，鑑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時侯景入宮，王偉等以甲防守，皆弄生兵，故引雲臺之仗云。

司徒之表裏經綸

狐偃之惟王實勤

司徒謂王僧辯也。梁書曰：王僧辯，字君才，右衛將軍神念之子也。討景逆，寇悉平，京都剋定，世祖即帝位，以功進授司徒，為司徒在平景後，此在後稱之也。左傳：僖二十五年，云：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

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言今日僧辯之師，猶昔日狐偃勤王之舉也。

橫珣戈而對霸主，執金鼓而問賊臣

晉語云：韓簡挑戰，穆公衡珣戈，出見使者，漢書吳王濞傳云：漢兵至，膠西王卬祖叩

顛，漢軍壁，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賊臣謂侯景也。

平吳之功，壯於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溫太真

晉書云：杜預，字元凱，咸寧中，武帝有滅吳之計，惟預與武帝合

後，預遂平吳。晉書曰：溫嶠，字太真，太真人也，為郡尹，後平蘇峻之亂。

始則地名全節，終則山稱枉人

水經：全鳩澗水，酈元注：述征記曰：全節，地名也。潘岳西征賦曰：紛吾既邁，此全節，李善注云：全節，即漢書全鳩里，展

太子死處。圖經曰：全節在園鄉縣東十里鳩澗西。水經注云：沅水又東歷小鸞，謂之枉渚。東鳩澗，西渚東，里許便得枉人山。隋書地理志云：汲郡黎陽有枉人山。隋圖經曰：枉人山谷名，或云殷紂殺比干於此，因得名。古凡伯國也。

南陽校

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

謂僧辯父子為陳武帝所誅也。王僧辯傳云：元帝江陵之敗，僧辯未至，而荊州已滅，及敬帝初，即梁王位。僧辯預援立功，承制齊文宣，又納真陽侯蕭明，以為梁嗣，僧辯不納，後納

之，遣龍舟法駕往迎真陽，會於江寧浦。明踐位，僧辯常處石頭城，會江淮人報云：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辯謂齊軍必出江表，因遣記室參軍，以事報陳武，仍使整舟楫器械。陳武宿有圖僧辯志，及聞命留野城中，銜枚而進，縱火焚之。僧辯共顧下執軌，是夜及子頴俱被

絞殺時壽春竟無齊軍。又非陳武之禍。殆天授也。南陽校書去之已遠者。哀僧辯功成見殺也。上蔡逐獵。知之何晚者。罪僧辯內有粵主而外求君。以致父子俱戮也。吳越春秋云。越王賜文種。賜劍。種得劍。嘆曰。南陽之宰。而爲越王之禽。史記曰。李斯具五刑。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李斯舍扶蘇而立。胡亥及父子同戮。故取以爲比。僧辯既死。陳武遂致受禪。梁之社稷。存亡繫於王公。故賦終言之。

然。

鎮北。謂邵陵王綸也。侯景傳云。邵陵王綸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茂。永安侯確等。馬步二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拒戰。綸大破之。於愛敬寺下。景初聞綸至。懼形於色。及敗軍還。尤言其盛。命具舟石。頭將北濟。任約曰。去鄉

萬里。走欲何之。戰若不捷。君臣同死。草間乞活。約所不爲。景乃止。所謂負譽矜前。風颯凜然者也。云矜前者。綸卒爲景所敗。還奔京口。其譽不終也。云鎮北者。按綸傳大同中。綸嘗爲揚州刺史。揚州在江北。故云鎮北也。至太清元年。又遷鄂州矣。負譽。謂邵陵討景時。有此威望。若其少時險躁。幾絕人道不足譽也。

水神遭箭。山靈見鞭。是以螫熊傷馬。浮蛟沒船。

一作焉。亦謂綸少時險躁。不爲山川之靈所祐。故討景之功不成也。隋書五行志云。綸將兵授

臺城。至鍾山。有螫熊嚙綸所乘馬。南史。邵陵王傳云。綸討景。發白下。中江而浪起。有物傷舟。將覆。識者尤異之。及次鍾陵。景已渡采石。綸乃晝夜兼道。旋軍入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十一。二一作焉。邵陵王子確傳云。侯景乞問。憚確在外。啓求召確。確遂入城。景愛其膂力。恆令在左右。後從景。仰見飛燕。擊賊爭射之。不中。確射之。應弦卽落。賊徒忿嫉。成勸除之。後與景獵鍾山。同逐禽。引弓將射。景弦斷不得發。賊覺殺之。是併序綸子確之死也。史記云。秦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海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乃令人海者。齋捕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至之。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三齊略記云。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驅石下海。而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

才子併命。俱非百年。

按武帝有

子八人。故賦比之高陽之數。名曰才子。併命。謂元帝與之作難也。南史。列傳云。綸大脩器甲。將討侯景。元帝遣王僧辯逼之。軍潰。後爲西魏楊忠陸通所害。俱非百年者。謂兄弟弟猜忌。家禍疊構。邵陵既亡。江陵亦敗。俱不能永年也。左傳云。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宗之夷凶靖亂大雪冤恥

謂元帝也。梁帝紀云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天監十三年封湘東王。太清元年爲荊州刺史。太清二年承制江陵。明年平侯景。元帝廟號世祖。云。中宗者以其啓中興之業。若晉元

帝矣。千寶晉紀總論曰。故大命集於中宗皇帝。夷凶靖亂。大雪冤恥者。謂其能平侯景。報萬民之冤。洒兩君之恥也。

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

謂元帝由湘東王而承帝業也。梁帝紀云承聖元年冬十一月丙子。

皇帝卽位於江陵。漢書文帝紀云奉天子法駕。迎於代邸。帝王

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

後漢光武紀云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

世紀云。擊登帝位。封異母弟放勳爲唐侯。後受擊譴。是爲帝堯。前整脩宮府。於是致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衛玠別傳曰。玠至武昌。見王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晤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見劉孝標世說注。亦見

晉書。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己。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

梁本紀云。帝性好矯飾。多猜忌。於名無所假人。微有勝己者。必加毀害。帝姑義

興昭長公主子王銓。兄弟八九人。有盛名。帝妬忌其美。遂改寵姬王氏兄王珣名琳。以同其父名。忌劉之遺學。使人矯之。如此者甚衆。雖骨肉亦徧被其禍。南史論曰。元帝居勢勝之地。啓中興之業。既雪讎恥。且應天人。而內積猜忍。外崇矯飾。號之節忍。酷於踰年。交省之制。申情於木偶。竟而雍州引寇。豐起河東之變。益州親尋。事習邵陵之窘。悖辭屈於僧辯。殘虐極於圓正。不義不昵。若斯之甚。而復謀無經遠。心勞志大。近捨宗國。遠迫強鄰。外弛藩籬。內崇講肄。卒於溢至。戕隕。方追始皇之迹。雖復文籍滿腹。何救社稷之墟。歷觀書契以來。未有三葉遺愆。若蕭宗之。酷也。諸侯心搖。爲下齊交。秦患張本。

既而齊交北絕。秦患西起。

齊謂北齊也。秦謂西魏也。西魏都長安。是秦地也。梁本紀云。承聖元年。齊將潘樂。辛術等。攻秦郡。王僧辯遣將杜嗣。衆

拒之。齊人又賀侯景平。二年九月。齊遣郭元建等帥衆頓合肥。又承聖二年五月。魏大將尉遲迥進兵逼巴西。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納迥。先是魏使宇文弼來聘。齊使至江陵。帝接仁弼。有闕。魏相安定公憺焉。使柱國萬紆于謹來攻。十月。魏軍至襄陽。梁王蕭譽率

衆會之卒有江陵之禍。戰國策云：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王患之，張儀南見楚王曰：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楚王大悅，羣臣聞見者，華賀陳軫獨不賀。曰：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兩國之兵必至矣。况背關一作開而

懷楚，異端委而開吳。

謂元帝安戀江陵，不復歸都建業也。漢書：項羽傳贊云：及羽背關懷楚。左傳：哀七年云：子貢對宰嚭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杜預曰：端委，禮衣也。吳都賦云：有吳之開國也。肇自秦伯。

驅綠林之

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澁，蒐乘巴渝。

謂元帝拔逆黨任約謝答仁於獄，以攻蜀也。武陵王紀傳云：魏軍侵蜀，魏將尉遲迴逼涪水，楊乾運降之。迴即趙成都五月紀。次西陵軍容甚盛。元帝命護軍

將軍陸法和立二城於峽口，名七勝城。鎮江以斷峽。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元帝甚憂。法和告急，旬日相繼。元帝乃拔任約於獄，以爲晉安王司馬，徵禁兵以配之，并遣劉棻共約西赴。六月紀築運城，攻絕鐵鎮。元帝復於獄拔謝答仁爲步兵校尉，配衆一旅上赴。紀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師老糧盡，智力俱殫。又魏人入劔閣，成都虛弱，憂慙不知所爲。遂致於敗。按元帝紀：魏尉遲迴平蜀，在承聖二年八月。蜀平而江陵隨之矣。及元帝敗魏人燒柵，朱買臣謝答仁勸帝乘暗潰圍出，就任約答仁，又求自扶。帝問僕射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是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信譏元帝復用侯景之黨，以抗拒骨肉也。渚宮舊事云：初陸法和擒任約於水中，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微得檀越力，果釋用爲郡守。後漢書：劉玄傳云：新市人王匡、王鳳與諸亡命藏於綠林中。注：綠林山在荊州當陽縣東北也。漢書：英布傳：布反，薛公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爲身不顧後慮。左傳：莊四年云：楚武王伐隨，卒於櫛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澁，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杜注：澁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梁，橋也。地理志云：巴屬益州，故巴國。左傳云：巴子使韓服告楚，是後漢書曰：閩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營軍梁澁，蒐乘巴渝者，言自楚攻蜀也。左傳：苗賁皇曰：蒐乘補卒。注云：蒐，閱也。

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符。

承聖二年，上聞武陵王東下，使方士畫版爲紀像，親釘支體以厭之。左傳：僖十九年云：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

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魏志董卓傳注獻帝起居注曰李傕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醜擊鼓下神祭祠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

荆門遭虞延之戮

謂元帝命樊猛斬武陵王紀也南史列傳云武陵王紀字世詢

武帝第八子也特為帝愛天監十三年封武陵王大同三年為都督益州刺史大寶二年晉號於蜀改年天正魏人侵蜀元帝遣任約謝答仁上赴紀將軍侯景為任約謝答仁所破紀頗敗知不振遣署度支尚書樂奉業往江陵論和親之計元帝知紀必破遂拒而不許於是兩岸十餘城遂俱降遊擊將軍樊猛率所領至紀所紀在船中遶牀而走以金擲猛等曰此顧卿送我一見七官卿必當富貴

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此金何之猶不敢逼圍而守之法和馳啓上密敕樊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遂斬紀荆門按元帝與紀書又為詩曰回首望荆門驚浪且回奔四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圓正在獄中連句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貴淮南罪思報阜陵

恩帝看詩而泣荆門記曰荆門上合下開開連山南有門之形故曰荆門後漢書注云荆門山名在今硤州宜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址在山上虞延用春秋共叔段事以元帝不兄也左傳云鄭莊公弟大叔段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虞延太叔將襲鄭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

夏口 一作 濫達泉之誅 謂元帝攻邵陵王綸綸卒為魏所殺是禍由元帝也

夏口 一作 濫達泉之誅

謂元帝攻邵陵王綸綸卒為魏所殺是禍由元帝也

邵陵王傳云邵陵攝王綸字世調武帝第六子也大寶二年綸至夏口承制百官湘東王暕遣王僧辯帥舟師逼之僧辯據鄖州綸為西魏所害是元帝逼之以至於死故曰誅也邵陵王乃元帝之兄故用季友脫兄之事左傳莊三十二年云成季使以君命命偃叔待

於鍼巫氏使鍼季脫之歸及遼泉而卒偃叔成季皆桓公之子以喻邵陵湘東皆武帝子以弟害兄也夏口者左傳云吳伐楚楚沈尹戌奔命於夏汭杜預曰漢水入口今夏口也郡國志南郡津鄉注曰史記云蘇秦說楚威王楚東有夏州左傳云楚莊伐陳鄉取一人

以歸謂之夏州今夏口城有州名夏口晉志云武昌沙羨縣有夏口對沔口有津水經注云對黃鶴岸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為名亦沙夷縣治也一名夏首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注云夏首水口也

蔑因親以教 一作 愛忍

和樂於彎弧 孝經云因親以教愛孟子曰其兄彎弓而射之詩云兄弟既翥和樂且耽言不能兄弟親愛而反以彎弧為和樂也 既 一作 慨 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 南史曰侯景平王僧



辯啓送秘府圖籍。勅周弘正。離校時朝議。遷都。但元帝再臨荆峽。前後二十餘年。情所安戀。不欲歸建鄴。兼故府臣僚皆楚人。並欲卽都江陵。云建康蓋是舊都。彭荒已極。且王氣已盡。兼與北近。若有不虞。悔無所及。且臣等又聞荆南有天子氣。今其應矣。元帝無去意。時尙書左僕射王褒。及弘正。咸侍帝。願曰。卿意何如。褒等以帝猜忌。弗敢衆中公言。唯唯而已。褒後因清閒密謀。遷丹陽。甚切。終不引納。他日弘正乃正色諫於再三。曰。若如士大夫。惟聖王所都。本無定處。至於黔首。未見入建鄴城。便謂未是天子。猶列國諸王。今日付百姓之心。不可不歸建鄴。當時頗相酬許。弘正退後。黃羅漢宗懷乃言。弘正王褒東人。乃勸東下。非爲國計。弘正復面折二人。帝欲徧試人情。曰。欲吾去者。左祖。於是左祖過牛武昌。太守朱買臣復勸上遷。曰。買臣家在荊州。豈不願官長住。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富貴。耶。帝深感其言。卒不能用。及于謹入江陵。朱買臣按劍進曰。惟斬宗懷黃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左傳云。長勺之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問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杜預曰。肉食在位者說死。曰。晉東郭氏上書於獻公公曰。肉食者已虛之矣。對曰。忽使肉食失計於廟堂。養食寧得不肝膈塗地也。陸士衡云。無以肉食資。取笑藜藿是也。後漢杜篤傳云。光武欲建都洛邑。篤以關中先帝舊京。不宜改營。作論都賦奏之。

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於

一 作 端。左傳。昭十三年云。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買焉。何難。對曰。取國有五難。有寵而

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武陵王紀傳云。元帝與紀書曰。吾傳此樂推事。歸當璧。當璧。卽左傳康王諸子事。故取子干爲比。言其未思五難也。二端。帝常自比諸葛桓溫。惟張纘許焉。是二端。又曰。我韜於文士。魏於武夫。亦是二端。三端。帝能詩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

三絕。韓詩外傳云。君子避三端。文士筆端。勇士鋒端。辯士舌端。登陽城而避險。臥砥柱而求安。謂元帝卽安荆楚。猶登至險以避險。臥不安以求安也。左傳。昭四年云。司馬侯對晉侯曰。陽城九州之險也。杜注云。陽城

在河東陽城縣東北。禹貢曰。南至於華陰。北至於砥柱。又曰。砥柱析城。至於王屋。師古曰。砥柱在陝縣東北。在河中形若柱也。旣言多於忌刻。實志勇而形。一 作 殘。但坐觀於時變。本

無情於急難。

言元帝忌克殘忍當援師討景時但坐觀時變而無兄弟急難之義如於邵陵武陵河東桂陽之屬俱自相屠戮也左傳云晉惠公反國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刻雖哉詩云兄弟急難

地惟黑

子城猶彈丸其怨則黷其盟則寒。

元帝紀云自侯景之難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緣以長江爲限荆州界武寧西拒峽口自嶺以南復爲蕭勃所據文軌所同千里而近人戶著籍不盈三萬中興

之盛盡於此矣黷怨寒盟如魏宇文仁恕來聘帝接有闕致起魏師詳見前注漢書賈誼上疏云淮南之比大諸侯

豈冤禽之能

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

山海經云赤帝之女嬉遊東海溺而死不返化爲冤禽名曰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博物志云有鳥如烏文首白喙赤足曰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列子云大行玉屋三山方七百里高萬

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年九十而山而居懲山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禱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禪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卽石壘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既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異之南漢之陰無斷斷焉喻元帝以荊州小國構讐兄弟結怨強鄰不量力况以沴氣朝浮妖精夜隕赤烏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

謂元帝卽位以來災異迭見梁運將終也元帝紀云承聖元年冬天門山獲野人星隕吳郡淮

南有野象數百宣城郡猛獸暴食人二年春南宮門箭射飛兩龍見湘川三年春主衣庫見黑蛇遶之並黑色帝退居栖心省又有蛇從屋墮落帝帽忽然傾失城濠中龍騰出燠爛五色竦矐入雲六七小龍相隨飛去羣魚騰躍墜死於陸道城上常有紫氣至時消歇

及魏軍至柵。是夜有流星墜城中。又歲星在井。熒惑守心。後漢書五行志云。氣之相傷。謂之沴。注尙書大傳曰。凡六沴之朝。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土受之。左氏傳曰。楚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問諸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春秋文耀鉤云。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蟠。中有荷斧之人。向軫而蹲。於是楚唐史畫遺灰。而雲滅。故曰。唐史之策。上滅蒼雲。地理志云。楚地。翼軫之分野也。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左傳。昭三十二年云。吳伐楚。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

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至哀二十二年。越滅吳。又昭三十一年。趙簡子夢童子瀉而轉。以歌。占諸史墨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入郢必以庚辰。定四年庚辰。吳入郢。北史藝術傳。庾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還都。以避其患。周舍鄭怒。楚結秦冤。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鄰之責言。周書蕭誓傳云。魏恭帝元年。令子謹伐江陵。誓以兵會之。周舍鄭怒者。謂晉以元帝殺其兄譽。遂結讐也。左傳云。周鄭交惡。又僖二十四年。王怒。將

以狄伐鄭。楚結秦冤者。謂西魏來伐也。左傳。襄十八年曰。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驩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元帝紀云。魏師至。帝在幽逼。求酒飲之。製詩四絕。其一曰。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春秋。僖十四年云。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左傳曰。初。晉獻公。嬖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其繇曰。西鄰責言。不可償也。言楚有可敗之道。西魏乘機而入也。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魏志。公孫瓚與子續書曰。冀氏之文狀若鬼神。鼓角

鳴於地中。梯衝舞於城上。左傳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陸機詩曰。胡馬如雲屯。言魏師之盛也。伐秦車於暢轂。沓漢鼓於雷門。秦風小戎之詩云。小戎儻收。毛傳云。小戎車也。儻。淺收軫也。又云。文茵暢轂。毛傳曰。暢。轂

長轂也。正義曰。淺收暢轂。皆謂兵車也。兵車言淺軫長轂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爲淺爲長也。漢書王尊傳曰。毋持布鼓過雷門。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下陳倉而連弩。渡臨晉而橫

船。蜀志云。建興六年冬。諸葛亮出散關。圍陳倉。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漢書云。韓信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反。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魏豹驚。引兵迎信。信遂搆魏豹。雖復楚有七

澤人稱三戶箭不麗於六麋雷無驚於九虎。

晉江陵防守之弱不足抵西魏之師也。子虛賦云：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見其餘也。左傳：哀五年云：晉執嬖子與其五大夫以界楚師於三戶。

杜元凱曰：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三戶楚地。或云：風景昭為三戶，非也。左傳：宣十二年，鄒之戰，樂伯射欒黶，晉魏錡如楚致師，楚潘黨逐之。及葵澤，見六檠，射一檠以顧獻王。子年拾遺記曰：太初謠言云：三七末世，雞不鳴，狗不吠，宮中荆棘亂相繫，當有九虎爭為

帝。至王莽篡位，將軍有九虎之號矣。後漢書：馮衍傳曰：皇帝破百萬。辭洞庭兮落木，去潞陽兮極浦。謂已時去江陵，身在長安也。本傳云：聘於西魏

之陣，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注云：莽未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楚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又曰：望潞陽兮極浦。王逸曰：潞陽，江陵名也。近附郢極，遠也。浦，淮也。呂向曰：潞陽浦，接於楚都也。後漢馮衍傳注云：洞庭，湖名也。中有洞庭山，在今岳州西南。云辭去者，言已入長安，離楚地也。

焚旗，貞風兮害蠱。

左傳：晉獻公之筮曰：車說其輻，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丘。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

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折柱。

元帝紀云：魏軍燒柵，元帝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曰：文武之道盡於此矣。龍文，劍名。博物志云：龍文，吳王使干將所作。

長林，梁時屬武寧郡。魏軍至襄陽，梁王督率衆會之。武寧為襄陽接境，武寧既失，遂入江陵。王琳傳云：湘州武陵平，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其友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擢拔，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一不

虞，安得琳力。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膺然其言，而不敢啓。故率衆至嶺南。元帝為魏圍逼，乃徵琳赴援。琳師次長沙，而魏已平江陵矣。漢書：王莽傳曰：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晉灼曰：本起江夏雲杜縣。

後分西上入南郡。屯藍田，故號下江兵也。後漢書：郡國志曰：南郡緇縣有藍田。注云：下江兵所據。宋書：州郡志云：武寧長林。晉安帝立，隋書地理志云：南郡有長林縣。

徒思掛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

言魏軍濟

漢武寧執宗均，遂至江陵也。公羊傳云：圍者掛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史記：田單傳曰：單爲齊將，守卽墨城。燕師攻城，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采，束茅盾於其角，繫火於其尾，穿城而出。城上大噪，燕師大敗。言此武陵郡下江長林本可固守，惜無良將，所以見敗也。

章曼枝一作支以穀走宮之奇以族行。

言江陵敗亡之日，去國者多也。元帝紀云：魏人燒柵，買臣謝答仁勸帝乘暗潰圍，出就任約。王褒不可，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卽搜城內大都督，既而又

召王褒謀之，答仁請入不得，嘔血而去。裴政犯門而出，徐世譜任約自馬頭走巴陵，約後降於齊。世譜入陳，韓子曰：智伯欲伐仇猶，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險塗內之。章曼支諫不聽，曼支因斷轂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亡也。左傳：僖五年曰：

晉侯復假道於虜，以伐緄，宮之奇諫，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虜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晉滅虢，遂滅虞。

河無冰而馬渡，關未曉而雞鳴。

後漢書：光武紀曰：光武至滹沱，河王霸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

河，河冰已合，乃渡。未畢，數騎而冰解。博物志曰：燕太子丹至於秦，請歸，聞秦王之謬言，仰而嘆，烏卽頭白，俯而嘆，馬卽生角。秦王不得已遣之，爲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驅馳過之，而橋不發，適到關，關門不開，丹爲雞鳴，於是衆雞悉鳴，關開，遂歸。又史記曰：孟嘗君爲秦所囚，賂幸姬得出，夜半至關，關法雞鳴乃出客，客有善爲雞鳴者，野雞皆應，乃出。二語亦言去國者也。

忠臣解骨，君子吞聲。

謂王琳、陸法和等也。王琳已見北史藝術傳，及渚宮舊事，並曰：陸法和大聚兵艦，欲襲夔，而入武關，帝使止。

之法，和乃致其兵，謂使者曰：法和求道之人，尙不希帝釋天王，豈窺人主之位，但與主有香火因緣，救援耳。今旣被疑，是業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養具，大餽餅，及西魏舉兵，法和赴江陵，帝又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鄂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聖其城門，著三龜，白布衫，布褲，邪巾，大繩束腰，覆葦席，終日乃脫之。及開梁滅，復取前凶服者之受，用梁人西入魏，果見餽餅，焉國語：聖人不出，忠臣解骨，恨賦云：莫不飲恨而吞聲。

章華望祭之所，雲夢僞遊之地。

江陵故楚都，章華雲

夢皆楚地，以下言江陵既敗，魏軍縱其屠戮也。左傳：昭七年曰：楚靈王卽位，爲章華之宮，又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杜云：章華南郡華容縣，又哀六年，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漢書：陳平傳曰：漢六年，人有告

楚王韓信反者帝問平曰古者天子巡狩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好出遊其勢必郊迎謁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耳帝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卽執縛之後漢書郡國志曰南郡華容雲夢在南晉書地理志

曰南郡編縣

有雲夢官

荒谷縊於莫敖治父囚於羣帥硎谷

一作

摺拉鷹鷂批攢

元帝紀云丁亥魏軍至柵下戊申胡僧祐朱買臣等出戰買臣敗績辛亥魏軍大攻帝出

柵柵門親臨陣戰僧祐中流矢斃軍敗反者斬西門守卒以納魏軍帝見執將軍杜畿畿弟機並受害謝答仁三人相抱俱見屠汝南王大封尚書左僕射王褒以下並爲俘以歸長安乃選百姓數萬口分爲奴婢小弱者皆殺之左傳桓十三年云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囚於治父以聽刑杜曰荒谷治父皆楚地郡國志云江陵有津鄉注云荊州記曰西北有小城名曰治父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曰秦既焚書愚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者拜爲郎中前後七百人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中溫處瓜實詔博士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先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已發機填之以土皆壓之終乃無聲後漢書陳蕃傳注今新豐縣溫湯處愍儒鄉湯西有馬谷西岸有坑古老相傳以爲秦坑儒處也史記范雎傳曰魏齊使舍人笞擊雎拉脅摺齒左傳季文子曰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冤霜夏零憤泉秋沸

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讒而繫之衍仰天而哭正夏天爲之降霜後漢書曰耿恭據疏勒城七月匈奴來攻遂於城下擁絕澗水吏士渴乏恭仰嘆曰聞

昔武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泉水奔出按耿恭出泉在秋七月天根水涸時故以秋沸爲異也

城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

左傳襄二十三年曰

齊莊公襲莒杞梁華旋載甲夜入宿於莒郊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於郊甲齊侯弔諸室列女傳曰杞梁妻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而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城爲之崩述異記曰湘水去岸三十里有相思宮望帝臺昔舜南巡而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與慟哭沾竹竹文爲之斑斑然

水毒秦涇山高

趙陘。

以下言江陵百姓被擄之時。在道路之苦也。左氏傳曰。晉鄭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趙陘。卽井陘。趙地。漢書曰。張耳韓信欲東下井陘。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使人拔趙幟。立漢幟。破趙成安君。禽趙王歇者。是也。

十里五里。

長亭短亭。

漢書曰。秦法十里一亭。亭有長。漢因之不改。漢官儀曰。十里一亭。亭長亭候。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白孔六帖云。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

餓隨蟄燕。暗逐流螢。

何法盛中興晉書曰。中原喪亂。

鄉人遂共推郝鑿爲主。與千餘家。避暑於魯國嶧山。有重險。百姓饑饉。野無生草。掘野鼠蟄燕而食之。後漢靈帝紀曰。閔貢扶帝與陳留王協。夜步逐螢光。還至帝舍。張璠漢紀曰。帝爲諸黃門所劫。出穀門。走至河上。諸黃門既投水死。帝與陳留王獨夜步行。欲還宮。暗

暝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

秦中水黑。關上泥青。

禹貢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師古曰。西距黑水。雍州秦地。晉書。姚泓載記曰。劉裕次於陝城。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等於青泥。將攻堯柳。泓使姚裕率

步騎八千距之。泓退次於霸上。關中水經注曰。藍田峽柳城。魏置清渥軍於城內。世謂之清渥城也。藍田縣南有峽關。地名峽柳。水經注所謂清渥城。疑卽清泥城矣。地理志曰。秦西有清泥關。

於時瓦解冰泮。風飛電散。

於時以下言江陵圍城長幼被擄入關也。春秋斗運樞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冰泮。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楊泉物理論云。熱氣散而爲電。

渾然千里。溜澗一亂。

北史。庾季才傳云。荆州覆亡。衣冠士人多

沒爲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乃悟。免梁俘爲婢者數千口。列子云。口將爽者。先辨溜澗。張湛注。溜音緇。澗音乘。溜水出魯郡萊蕪縣。澗水西自北海郡千乘縣界。流至壽光縣。二水相合。說符篇曰。溜澗之合。易牙嘗之。爽差也。溜澗水異味。既合則難別。呂氏春秋云。孔子曰。溜澗之水合者。易牙嘗而知之。亦見淮南子。劉幹新論曰。溜味異質。晉王以溜澗二水合羹。與張華飲。華曰。此羹有溜澗二水味也。以喻當時貴賤紊亂。盡被擄辱矣。雪暗如沙。冰橫似岸。按魏平江陵。獻二月。南史。殷不害傳云。魏平江陵。時天寒雪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矣。范雲詩云。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鮑照冬至詩曰。層冰如玉岸。

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

言江陵亡。已在長安。

賦

一一五

遇諸見俘之人也。晉書曰：陸機年二十而吳滅，太康末與弟雲同入洛，機集有赴洛道中詩二首。魏志曰：王粲山陽高平人，少而聰慧，有大才，仕為郎時，董卓作難，仲宣避難荆州，依劉表，遂登江陵城樓，因懷歸而作登樓賦，述其進退危懼之情也。莫

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嘆。

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順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

涕零雙隨，古樂府相和歌，有度關山曲，江淹恨賦云：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

况復君在交河，妾在青波。

後漢書：耿恭傳云：擊車師攻交河城，注：前書車師前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遠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

千一百五十里，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也。史記：陳涉世家曰：黔布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為楚，青波楚地，謂君往秦川，妾留楚地，夫婦離別之辭，設為閨怨也。

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

劉義慶幽明錄

曰：武昌北山上有望夫石，狀如人立，俗傳云：古者有貞婦，其夫從役遠征，餓遂此山，立望夫而死，化為石，因以名山。又劉澄之鄴陽記曰：鄴陽西有望夫岡，昔縣人陳明與梅氏為婚，未娶，妖魅詐迎婦去，請卜者決云：行五十里求之，明如言，見大穴深澤無底，以繩懸入，遂得其婦，乃令婦先出，而明所將鄴人秦文遂不取其妻，乃自誓執志。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玉臺新詠：謝朓有詠鄴，故才人嫁為鄴

養卒婦詩。史記：張耳傳及楚漢春秋，並曰：趙王武臣為燕軍所獲，囚於燕獄，先後使者往請，輒為燕所殺。趙有斷養卒，謝其舍中曰：吾將戰，趙王歸，舍中人笑之，乃走燕壁，以利害說燕將，燕以為然，乃歸趙王，斷養卒御王以歸。武臣歸趙，以美人妻養卒，以報之。是其事也。晉書：賈后傳曰：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為人所略，傳賈吳與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羽陽一作揚。亭有離別之賦。元帝鎮建業，主詣縣自言，元帝誅溫及女，改封臨海。宗正曹統尚之，晉書地理志云：清河國屬冀州。

臨江王有愁思之歌。

漢書藝文志有別羽陽賦五篇，又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服虔曰：羽音明。

別有飄飄武威，羈旅金微。

別有以下信，自謂奉使留秦，有鄉關之思也。本傳云：南北



流寓各許還國。惟信及王褒並惜而不遣。漢書曰：霍去病破匈奴，左右地置武威等四郡。又地理志曰：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後漢書曰：竇憲遣耿种等擊北單于於金微山，趙至書曰：飄颻遠遊之士，戰國策：腹擊曰：臣羈旅也。班超生

而望返溫序死而思歸。後漢書：班超傳曰：超久在絕域，年老思歸，乃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入玉門關。又獨行傳曰：溫序字次房，太原人也。建武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荀宇所拘劫，序素

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遂伏劍而死。光武聞而憐之，命送喪於洛陽，城傍爲冢地。除三子爲郎中，長子壽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

一雁空飛。李陵別蘇武詩云：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留故鄉。漢書：蘇武傳曰：武留匈奴，中常惠教漢使謂單于曰：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于驚謝歸武。若江陵之中否，

乃金陵之禍始。承聖三年，魏剋江陵，明年敬帝至建鄴，是仍都金陵也。三年，陳受禪，是金陵之禍矣。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之內起。北史：蕭督傳云：督既與江陵構隙，恐不能自固，大統十五

年，乃請使稱藩，爲魏附庸。周文令祭酒榮權使焉，督大悅，是歲柳元禮率衆進圍襄陽，督懼，乃遣其妻王氏及世子察，爲質以請救。周文又令榮權策命督爲梁王，督乃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魏恭帝元年，周文令柱國于謹伐江陵，督以兵會之。遂平江陵，是借人之外力也。北史：庾季才傳云：梁元帝頗明星歷，謂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牆，季才曰：秦人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選郢以避其患，帝然之。與宗懷等議乃止。俄而江陵覆沒，按督以姪伐叔，是蕭牆之內起也。左傳：臧武仲曰：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蕭牆見論語。鄭注云：蕭之言蕭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撥亂中興，謂元帝也。元帝平侯景，啓中興之業，故云。元帝紀云：帝見執，如梁王蕭督營，甚見詰辱，督遣尙書傅準監行刑，進土囊而殞之，督使以布衾裹屍，斂以蒲席，束以白茅，以車一乘，葬於津陽門外。左傳：臧文仲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伯叔猶言長幼，哀太子元良，及始安王方略也。猶子，謂岳陽王

晉對元帝而稱。晉爲昭明第三子。於元帝爲叔姪也。國風施丘云。叔兮伯兮。何多日也。鄭云。叔伯字也。又籀兮云。叔兮伯兮。倡予和汝。毛云。長幼鄭云。兄弟之稱。按古人字。二十以伯仲。若孟仲叔之類。謂元帝子。若長若幼。皆見戮於元帝之猶子也。元帝紀云。江陵之禍。愍懷太子元良及始安王方略等皆見害。是其事也。

### 荆山鵲飛而玉碎。隋岸蛇生而珠死。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荆山之下。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鹽鐵論曰。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

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高誘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括地志云。澗山一名崑山。一名斷蛇丘。在隨州隨縣北一十五里。珠玉喻帝子也。

### 鬼火亂於平林。

### 殤魂遊於新市。

傷戰爭之後。中興之臣死傷者多也。鬼火。燐也。殤魂。卽傷魂。鳥名。博物志曰。鬪戰死亡之處。其人馬血積。年久乃滅。後其人忽忽如失魂。經日乃差。淮南子曰。人血爲燐。許慎注云。兵死之血爲鬼火。王子年拾遺記曰。惠帝元熙二年。改爲永平元年。常山郡獻傷魂鳥。狀如雞。毛色似鳳。帝惡其名。棄而不納。復愛其毛羽。當時博者云。黃帝殺蚩尤。有驅虎誤噬一婦人。七日氣不絕。黃帝哀之。葬以重棺石槨。有鳥翔其塚上。自呼爲傷魂。則此婦人之靈也。平林新市。皆楚地也。後漢光武紀曰。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注云。新市縣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鄖州富水縣東北。平林地名。在今隨州隨縣東北。按後漢中興始。兵有新市平林之號。當時胡僧祐等。皆元帝中興之臣。至是皆戰鬪而死。是以傷之。

梁故豐徙。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梁故豐徙。謂元帝從建鄴徙都江陵也。江陵楚地。魏都關中秦地。魏滅梁。是楚實秦亡也。漢書高帝贊曰。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於豐。故周市說雍商曰。豐故梁徙也。史記曰。楚雖三月亡。秦必楚。本豐故梁徙。而云梁故豐徙。本亡秦必楚。而云楚實秦亡。皆反文以切時事也。左傳里克對惠公曰。不有所廢。其何以昌。廢指江陵之敗。又指建鄴之禪也。興謂北周之盛。又謂陳武之篡也。二語爲下張本。

### 有媯之後。將育於姜。輸我神器。居爲讓王。

有媯。謂陳武帝也。陳氏本媯姓。虞舜之後。在周爲陳國。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其後遂姓陳氏。

陳武自襲殺王僧辯後而梁祚日微。陳氏日盛矣。讓王謂敬帝也。梁本紀云。敬帝諱方知。字慧相。元帝第九子也。承聖三年。魏剋江陵。陳霸先以帝爲梁王太宰。四年二月。於江州奉迎。至建鄴。九月。卽帝位。改紹泰元年。二年。改元太平。太平二年十月。帝遜位於陳。陳受命。奉帝爲江陰王。陳本紀云。陳高祖武帝諱霸先。字興國。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其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實之後。以太平二年冬十月。受梁禪。改永定元年。左氏傳曰。陳公子完奔齊。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其鳴鏘鏘。有鳩之後。將育於姜。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西征賦云。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二語爲下江東全棄。鶴首賜秦。張本。周書。梁王督傳云。江陵平。督將尹德毅說督欲設享會。因請于

謹等爲歡。預伏武士。因而斃之。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卽證授。魏人攝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督曰。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違爲卿計。則鄴所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也。旣而圍城長幼。被擄入關。又失襄陽之地。督乃追悔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以至於此。蕭督愍時賦序云。于謹平梁之後。圍城長幼。被擄入關。又失襄陽之地。乃曰。恨不用尹德毅言。以致於是。又見邑居殘毀。干戈日尋。恥威略不振。常懷憤懣。乃著愍時賦。以見其意。夫蕭督存荊州之舊隙。戀魏人之小恩。雖取江陵。空城而長幼被擄。弱小加刑。旣傷好生之心。又失大寶之位。使雍州西去。建鄴東亡。此下皆深咎之。以見梁朝宗社。遂盡於此。二語出周易繫辭。

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

謂丹揚諸郡皆

爲陳有也。無賴子弟。謂陳霸先也。霸先其本甚微。故云。漢書。吳王濞傳云。袁盎曰。吳所誘皆無賴子弟。故相率以反。高祖本紀云。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晉灼曰。許愼云。賴利也。或曰。江湖之間。謂小兒多狡猾爲無賴。

惜天下

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

謂督與元帝本一家。而反適資強敵也。南史。鄒陽王範傳云。朱異謂武帝曰。昔陛下登北顧亭。以望關。江右有反氣。骨肉爲戎。漢書。高祖召吳王濞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氣。豈若耶。然天下一家。慎無

反。以鶴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

按周書。江陵平。太祖立督爲梁王。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歸於周。又按襄陽形勝之地。乃是梁朝創基之所。故賦深悼之。賜秦。謂爲西魏所有也。張衡西



黃圖曰。始皇築咸陽宮。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桑欽水經曰。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北亭南鳥鼠山。又東過長安縣北。酈元注云。秦始皇作離宮於渭水南北。以象天宮。辛氏三秦記曰。驪山始皇陵。作地。市。生。死。人。交。易。市。平。不。得。欺。死。人。云。秦。王。地。市。有。斷。馬。利。後。漢。郡。國。志。曰。新。豐。有。驪。山。

杜預曰。古驪戎國。

### 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

本傳云。世宗高祖。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滕趙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世宗明帝也。魏恭帝三年。曾

授大將軍高祖武帝也。孝閔踐祚時。亦拜大將軍。滕王適天和末。拜大將軍。又滕王序云。及晉國公護。俱禮重信。按護傳。孝閔踐祚。護拜大冢宰。高祖立。百官總已。以聽於護。自太祖爲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崩後。皆受護處分。是護爲丞相矣。信追序二帝。諸王寵遇之盛也。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西京雜記曰。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叱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者。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漢書曰。武帝封公孫弘爲平津侯。弘乃起賓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 見鐘鼎於金張。聞絃歌於許史。

漢書鄭昌上書。訟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

託。師古曰。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在於近狎也。左太沖詠史詩曰。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言已仕周。得與貴戚交游。非其好也。

### 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

### 獨思歸王子。

此子山鄉關之思。一篇之致意也。史記云。李廣家居數載。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山中射獵。常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灞陵亭。灞陵尉醉。呵止廣。廣驕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止李廣宿亭下。謂己

猶是梁故左衛將軍也。又史記云。楚頃襄王使黃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怨錄云。楚王之子質於秦。不得歸。作思歸歌曰。洞庭兮木秋。潯陽兮草衰。去千乘之家國。作咸陽之布衣。按梁國子孫。客長安者。有汝南王大封晉熙王大園。並簡文帝子。又宜都王圓蕭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其別支則有成安王秀之子。永豐侯搗鄱陽王恢之子。豐城

庾子山集 卷之二

侯世怡。皆梁之令望。與子山同時羈旅。見於史傳者也。集中蕭世怡誌銘云。嗟南國之王子。成東陵之故侯。亦同此意。此言思歸者。不獨梁嗣也。

庾子山集卷之三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詩

奉和汎江

藝文作王  
靈卿非

春江下白帝，畫舸向黃牛。

後漢書郡國志曰：公孫述據蜀，自稱白帝，號魚復爲白帝城。桑欽水經曰：江水又東，逕黃牛山，酈元注曰：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巖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

明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水路紆深，迴望如一矣。許慎說文曰：舸，舟也。聲古我切。漢書注曰：鑑，水鳥，畫其象於船首。

錦纜迴沙磧，蘭橈避荻洲。

吳書曰：甘寧住止，常以緇繡維舟，去或割棄，以

示奢也。陳張正見賦：朔雪映夜舟詩云：檣風吹影落，纜錦雜花浮。是也。許氏說文曰：磧，水渚有石者。橈，短楫也。音人遙切。爾雅曰：櫂，謂之櫂。述異記曰：七里州中有魯班刻木蘭舟。

濕花隨水汎，空巢逐樹流。建平船

梯下荆門戰艦浮。

晉書曰：王濬造船於蜀，其木梯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流梯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後漢書曰：岑彭破荆門，長驅入江關。吳漢留夷陵，裴露橈泝江而上。荆州記曰：

郡西泝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荆門，上舍下開，有門形，因以爲名。

岸社多喬木，山城足迴樓。日落江風靜，龍吟迴上游。

漢書項籍傳曰：古之帝者必居上游。

詩

奉和山池

梁簡文帝  
有山池詩

樂宮多暇豫。望苑暫迴輿。

樂宮長樂宮。望苑博望苑也。

鳴笳陵絕浪。飛蓋歷通渠。桂亭花未落。桐門葉半疎。荷風驚浴

鳥。橋影聚行魚。日落含山氣。雲歸帶雨餘。

陪駕幸終南山和宇文內史

潘岳關中記曰。終南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中。居都之南也。括地志曰。終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一山。一名南山。一名橋山。一名楚山。一名秦山。一名周南山。一名地肺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內史宇文昶也。昶陪駕幸終南山詩云。堯蓋臨河。颯漢蹕踐華嵩。日旂迴北風。星旒轉南鴻。青雲過宣曲。先驅背射熊。金桴拂泉底。玉瑄吹雲中。古轍稱難極。龍途或易窮。煙生山欲盡。潭盡水恆空。交松上連霧。修竹下來風。仙才道無別。靈氣法能同。東臺差朝座。西桃獻夜宮。詔令王子晉。出對浮

公丘

玉山乘四載。瑤池宴八龍。

穆天子傳曰。天子至於羣玉之山。四轍中乘先王之所謂策府。郭璞注云。山海經羣玉山。西王母所居。又云。造父乃具青羊之血。以飲四馬之乘。郭曰。與王同車御右之屬。左傳所謂四乘是也。尙

書禹曰。予乘四載。孔安國曰。四載。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輶。穆天子傳曰。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天子乘八駿之乘。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驃。騶。綠耳。周禮云。馬八尺以上曰龍。

龍橋浮少海。鶴蓋上中



峯。山海經曰。有幼海少海。竹書紀年曰。周武王伐紂。東至於九江。叱鼃鼃以爲梁。江  
流恨賦云。方架鼃鼃以爲梁。是也。中峯。卽關中記所謂中南山。言在天之中也。

飛狐橫塞路。白馬當河衝。

漢書酈食其曰。距飛狐之

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勢。則天下歸矣。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塞名。史記高祖本紀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索隱曰。卽黎陽津也。南界東郡白馬縣。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韋昭曰。三川。河伊洛也。秦始皇本紀曰。始皇東封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爲五大夫。按五大夫。秦時官名也。此云五樹松矣。

長虹雙瀑布。圓闕兩芙蓉。戍樓鳴夕

鼓。山寺響晨鐘。新蒲節轉促。短笱籜猶重。

謝靈運詩曰。新蒲含紫茸。服虔漢書注曰。籜。筍皮也。

樹宿含櫻鳥。花留釀蜜蜂。

櫻桃。一名含桃。

迎風

下列缺。灑酒召昌容。

漢書揚雄傳曰。辟歷列缺。吐火施鞭。應劭曰。列缺。天隙電照也。列仙傳曰。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子。食蓬蘽根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實與染家得錢。以遺孤寡。歷世而然。奉祀者萬計。

贖曰。殷女忘榮。又女仙傳云。昌容。商王女也。知昌容爲女仙矣。

且欣陪北

一作上。一作欣陪此。北山上。

方欲待東封。

東封。謂封禪泰山也。爾雅曰。東嶽爲泰山。

### 和宇文內史春日遊山

遊客值春輝。金鞍上翠微。

爾雅云。山未及上曰翠微。

風逆花迎面。山深雲濕衣。雁持一足倚。猿將兩臂飛。戍樓侵嶺路。

山村落獵園。道士封君達。仙人丁令威。

神仙傳曰。封衡。字君達。隴西人也。常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青牛道士。搜神後記曰。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

煮丹於此

地居然未肯歸。

遊山

一作遊仙

聊登玄圃殿，更上增城山。不知高幾里，低頭看世間。

玄圃，卽縣圃。崑崙山名也。淮南子：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閭闔之中。又曰：崑崙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

唱歌雲

欲聚彈琴鶴欲舞。

列子曰：秦青撫節安歌，響遏行雲。玉符瑞圖云：晉平公鼓琴，有玄鶴二八而下，銜明珠舞於庭。

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

說文曰：澗，山夾水也。列子曰：五山之根，無所連著，言

山之根帶觸石生雲，有一片之雨也。

婉婉藤倒垂，亭亭松直豎。

和字文京兆遊田

北史曰：宇文神舉，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爲熊州刺史。

小苑禁門開，長楊獵客來。

揚雄羽獵賦序曰：武帝開廣上林，西至長楊五柞。

懸知畫眉罷，走馬向章臺。

漢書曰：張敞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

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

澗寒泉反縮，山晴雲倒回。熊餓自舐掌，雁驚獨銜枚。

熊掌，熊蹯也。左傳宰夫臠熊蹯。崔豹古今注曰：雁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網繳。江南沃饒。

每至還河，體肥不能高飛，恐爲虞人所獲，常銜蘆長數寸，以防網繳焉。周禮銜枚氏，軍旅由役命銜枚，鄭以爲枚止言語，鷺誼也。枚狀如箸，橫銜之，言雁之銜蘆亦類是矣。

美酒餘杭醉。

一作至。

芙蓉卽奉盃。

神仙傳稱。

王遠與麻姑飲藥經家須與酒  
盡以干錢與餘杭老姥乞酤酒

### 奉報寄洛州

本傳信拜洛州刺史按周本紀建德  
六年平齊子山爲洛州刺史時也

舟師會孟津甲子陳東鄰

尙書奏警曰武王伐殷師渡孟津又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乃誓孔安國曰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也易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崔憬曰居中當位於既濟之時則

當是周受命之日也按北齊本東魏所禪後周本西魏所禪以四鄰喻周而謂東鄰爲齊比殷紂矣

雷轅驚戰鼓劍室動金神

淮南曰雷以爲車輪周禮有雷鼓雜記曰高祖斬蛇劍在室中光景猶照於外

幕府

風雲氣軍門關塞人

漢書音義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左傳晉甲趙穿當軍門而呼

長旂析鳥羽合甲抱犀鱗

馬融廣成頌曰建雄虹之長旂周禮司常職云析羽爲旌鄭注云析

羽皆五采繫之於旗旌之上所謂注旄於首是也周禮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

星芒一丈燄月暈七重輪

天文志曰慧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主掃除除舊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

所主史臣按慧體無光傳日而爲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則隨日光而指頓挫其芒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爲災天官書曰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索隱曰天文志云其占者畢昴間天街也街北直也街南中國也昴爲匈奴參爲趙畢爲邊兵是歲高祖自將兵擊匈奴至平城爲冒頓所圍七日乃解則天象有符契七重者主七日也

黎陽水稍淥官渡柳應春

漢書音義臣瓚曰黎陽在魏郡伏滔北征記曰黎陽津名也劉楨鄴中詩曰北渡黎陽津銑曰謂從太祖

征襄紹也。漢書音義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爲鴻溝，卽今官渡水也。官渡，袁曹爭戰之地。黎陽官渡本魏地，後魏都洛，自分東西。東魏都鄴，後禪於齊。西魏都長安，後禪於周。時周武帝親征齊國，已平洛，屬於周。故子山得蒞此地。無庸奉天睦。

驅傳牧南秦，繁辭勞簡牘，雜俗弊風塵。  
言已爲洛州刺史也。周書本傳云：俄拜洛州刺史，信多識舊章，爲政清淨，吏民安之。卽此時矣。周禮鄭注曰：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如淳曰：律四馬高足

爲傳，傳，張戀反。杜預春秋序曰：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說文曰：簡牒也。牘，書版也。陸士衡詩云：京洛多風塵。上洛逢都尉，商山見逸民。  
後漢靈帝紀曰：中平元年，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屯都亭，置八關都尉。注云

都亭在洛陽。漢書曰：漢興有關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南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三輔舊事曰：四皓秦時爲博士，避於上洛牛耳山。留滯終南下，惟當一史臣。  
司馬遷自序云：天子始建漢家之封

而大史公留滯周南。括地志云：終南山，一名周南山。徐廣曰：擊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索隱曰：張晏云：自陝已東，皆周南地也。言今當平齊，正功臣建封之日，已爲洛州刺史，留滯周南，當一史臣也。按終南一名周南，此洛陽周南無兼稱，終南疑誤也。

奉報窮秋寄隱士  
以詩末二句解之。當是報趙王也。

王倪逢齧缺，桀溺耦長沮。  
莊子曰：齧缺問於王倪，又天地篇云：齧缺之師。高士傳曰：王倪，堯時人也。桀溺，長沮，出論語。

名曰：人所坐臥曰牀。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漢書曰：兒寬帶經而鋤，又魏略云：常林性好學，漢末爲諸生，帶經耕鋤，其妻嘗餽餉之，雖在田野，相敬如賓。自然曲木几，無名科斗書。  
爾雅曰：科斗，活東，疏云：郭曰：蝦蟆子一名

科斗，一名活東，頭圓大而尾細，古文似之。孔安國云：皆科斗古文是也。

聚花聊飼鶴，穿池試養魚。小村治澁路，低田補壞渠。秋水牽沙落，寒藤抱

似之。孔安國云：皆科斗古文是也。

樹疎空枉平原騎。來過仲蔚廬。

平原謂趙王也。史記云。趙有平原君。故以爲比。高士傳曰。張仲蔚之所居。蓬蒿沒人。

### 上益州上柱國趙王二首

周書趙王招傳云。武成初。進封趙國公。食邑萬戶。保定中。爲柱國。出爲益州總管。建德三年。進爵爲王。

定中。爲柱國。出爲益州總管。建德三年。進爵爲王。

銅梁影棠樹。石鏡寫襄帷。

蜀都賦注曰。銅梁山在巴東。銅梁影棠樹者。言趙王出鎮益州。巴蜀銅梁。是其聽政之所。若召伯甘棠矣。蜀王本紀曰。武都丈夫。化爲女子。蜀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葬於成都郭中。以石鏡一枚。

表其墓。襄帷賈琮事。按下文。此帷疑謂婦人之飾。

兩江如瀆錦。雙峯似畫眉。

蜀都賦曰。帶二江之雙流。括地志曰。二江並在益州成都縣界。杜預益州記曰。二江者。郫江流。

江也。風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縣兩江。溉田萬頃。水經注。益州記曰。平鄉江東逕峨眉山。在南安縣界。去成都南十里。秋日清澄。望見兩山相峙如蛾眉焉。

穿荷低晚蓋。衰柳掛殘絲。風流盛

儒雅。泉湧富文詞。無因同子淑。暫得侍臨淄。

魏略曰。郫郡淳。字子淑。博學有才章。高祖素聞其名。甚敬異之。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淄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及論義皇。

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頌古今文章賦誄。當官政事。宜所先後。用武行兵。倚伏之勢。坐席默然。無與抗者。及暮。淳歸。嘆植之材。謂之天人。於是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於植。而淳亦屢稱植材。子山以趙王之才。比於陳思矣。

寂寞歲陰窮。蒼茫雲貌同。鶴毛飄亂雪。車轂轉飛蓬。雁歸知向暖。鳥巢解背風。

呂氏春秋曰。仲秋之月。候雁來。玄鳥歸。羣鳥養羞。高誘曰。

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羽毛。御寒也。淮南子曰。巢居知風。寒沙兩岸白。獵火一山紅。願想懸鵝弊。時嗟陋巷空。  
詩伐檀云。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鵝兮。詩序曰。在位貪鄙。無功而

受祿也。又按懸鵝敝衣。荀子曰。子夏之衣如懸鵝。論語云。在陋巷。

謹贈司寇淮南公

司寇淮南公。魏宗室元偉也。周書武帝紀云。建德四年。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偉使於齊。周書列傳云。元偉字獻道。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之後。少好學。有文雅。建德二年。遷小司寇。四年。以偉為使。主報聘於齊。是秋高祖視戎東討。偉遂為齊人所執。六年。齊平。偉方見釋。高祖以其久被幽繫。加授上開府。位至大將軍。初自鄴還也。庚信贈其詩曰。號亡垂棘返。齊平寶鼎歸。其為辭人所重如此。按此知是詩為贈淮南公元偉也。

危邦久亂德。天策始乘機。  
危邦亂德。言齊國久危亂也。天策乘機。謂高祖親戎東討也。左氏傳曰。天策焯焯。號公其奔。杜注云。天策。傳說星也。九河聞誓衆。千里見連旂。  
九河。禹貢

鉤盤南。號亡垂棘返。齊平寶鼎歸。  
左傳僖元年云。晉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五年滅虢。津等名。戰國策樂毅書曰。故鼎反於歷室。言齊平偉歸為國重寶也。久弊風塵俗。殊勞關

塞衣。絆驥還千里。垂鵬更九飛。猶憐馬齒進。應念節旄稀。  
言齊平見釋。高祖以其久被幽繫。加授開府也。淮南子曰。絆驥驥而求千里。說文曰。絆。半也。拘使半行。不得自縱也。

莊子曰。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又云。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穀梁傳曰。馬齒加長矣。漢書蘇武傳曰。匈奴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少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言於此時

不降齊國。迴軒入故里。園柳始依依。舊竹侵行徑。新桐益幾圍。寒谷梨應重。秋林栗更肥。

謂偉歸也。謝靈運詩曰。園柳變鳴禽。

潘岳閒居賦曰。張公大谷之梨。故云寒谷。

美酒還參聖。雕文本入微。促歌迎趙瑟。遊絃召楚妃。

偉本傳云。偉性溫柔。好虛靜。居家不事生業。篤學愛文。政事之暇。未嘗棄書。謹慎小

心與物無忤。時人以此稱之。詩小宛云。人之齊聖。飲酒溫克。箋云。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魏志曰。時禁酒。尚書郎徐邈私飲酒。至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大怒。鮮于輔進曰。平日酒客。謂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雕文。卽揚子法言所謂雕蟲篆刻者也。揚子晚而談玄。是入微矣。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嵇康琴賦曰。鸚鵡遊絃。又曰。王昭楚妃。注引歌錄曰。石崇作楚妃嘆。陸機吳趨行云。楚妃且勿嘆。齊娥且莫謳。

小人司刺舉。明

一作敬。實濫吹。

小人。子山自稱。時刺舉洛州。漢官儀曰。刺舉州事。尚書曰。明明敬。側陋。敬舉也。濫吹。卽南郭吹竽事。江淹雜體詩曰。濫吹乖名實。

南部治都尉。軍謀假建威。

隋書地志曰。洛州。後周置。

東京六府總管。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武帝元鼎二年。置三輔都尉。奉車都尉。騎馬都尉。皆比二千石。後漢書曰。耿弇爲建威將軍。

商山隱士石。丹水鳳凰磯。

謂洛州治也。漢書曰。閻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隱商洛山。

高士傳曰。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皆漢惠帝所立也。山海經曰。丹水南流。注於渤海。有鳥焉。名曰鳳凰。桑欽水經曰。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冢嶺山。又東南過商縣。至於丹水縣。入於洧。

野亭長被馬。山城早掩扉。

言

揚時有警也。後漢書曰。郭伋止野亭。

傳呼擁絳節。交戟映彤闈。

漢書蕭望之傳曰。下車趨門。傳呼甚寵。師古曰。傳聲而呼。甚有尊寵也。史記索隱曰。節。使者所擁也。漢書曰。漢節純赤。史記項羽本紀。稱樊噲入軍門。交戟之

衛士欲止不內。謝眺酬王督安詩曰。日。阡坐形闈。言爲洛州刺史。辱此高位也。

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

左氏傳曰。晉侯與鍾儀琴。操南音。杜注云。南音楚聲。古史考曰。夷齊采薇。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

草木也。於是餓死。傷已屈節。仕周深愧偉之使齊全節也。

三十六水變。四十九條非。

抱樸子曰。道家有三十六水經。神仙傳云。八公詣淮南王安。授丹經。及三十六水方。洞仙傳曰。扈謙魏郡人。有詩云。手搖四十九靈光在。

上照。按謙晉廢帝時人。此謂養生無術。故下文丹竈歇而年齡衰也。○又一解。袁宏後漢紀曰。懼汜繞營叫呼。李藥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盟津。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此以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登。劉艾亦曰。臣前為陝縣。知其危險。莊子曰。蓬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按詞連上文。信治洛州。危險如三十六灘之變。立身有四十九條之非也。

丹竈風煙歇。年齡蒲柳衰。

言已於今老矣。無能為也。南越志曰。長沙郡劉陽縣。東有王喬山。山有合丹竈。世說曰。顧悅與簡文。

同年。而髮早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先零。松柏之質。經霜彌茂。

同僚敢不盡。疇日懼難追。

左氏傳曰。同官為僚。周書元偉傳云。世宗初。受詔於麟趾殿。刊正經籍。按武成二年。子山亦為麟趾學士。天和。

初。為司宗中大夫。知與偉同官也。

### 正旦上司憲府

滕王道序云。入為司憲中大夫。嘗正。

旦賦詩云云。其王事之中。優游如此。

詰旦啓門闌。繁辭湧筆端。

左氏傳曰。詰朝將見。杜注云。詰朝。明旦也。說文曰。闌。門遮也。韓詩外傳云。文士筆端。

蒼鷹下獄吏。解豸飾刑官。

漢書郵都傳曰。都嚴酷。行法不避貴。

威。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應劭漢官儀曰。法冠。一曰柱後冠。左傳曰。南冠而縶者。楚囚也。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之。即今獬豸冠也。古有獬豸獸。觸不直者。故執憲以其形用為冠。令觸人也。

司朝引玉節。盟載捧。



珠盤。周禮曰。掌節。掌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鄭注云。玉節之制。如王爲之。以命數爲大小。盟載。載書也。左傳云。士莊子爲載書。周禮玉府云。若合諸侯。則供珠盤玉敦。窮紀星移次。歸餘律未殫。

呂氏春秋曰。季冬日窮於次。月窮於紀。左氏傳曰。歸餘於終。事則不悖。言月紀已窮。而冬律未盡也。雪高三尺厚。冰深一丈寒。短筍猶埋竹。香心未啓蘭。孟門久失

路。扶搖忽上搏。孟門山名。史記云。商紂之國。左太行。右孟門。莊子齊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棲鳥還得府。乘馬復歸欄。漢書曰。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

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乘馬。卽後漢書所謂鮑氏駝。三人司隸。再入公行。行且止。避桓氏駝馬是也。榮華名義重。虛薄報恩難。枚乘還起疾。貢禹遂彈冠。漢書

曰。梁客皆善屬詞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卽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又曰。王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方垂蓮葉劍。未用竹根丹。越絕書曰。越王

取純鉤薛燭望之。其華捧如芙蓉。神仙傳曰。以竹根汁煮丹。一知懸象法。誰思垂釣竿。周禮司寇云。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歛之。後周司寇。古周司寇也。詩衛風曰。籥

籥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遺莫致之。詩序曰。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言己本不欲仕。又未能隱。爲司憲。惟知懸其刑書。在異國而不能遂其思歸之情也。

### 任洛州酬薛文學見贈別

本傳云。俄拜洛州刺史。

子居河之曲。英彥本連蹤。史記正義曰。河曲在華陰縣界。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爾雅曰。美士爲彥。鹽形或變虎。鼎氣乍成龍。左氏傳曰。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形鹽。下云鹽

詩

虎形蓋其形象虎也。杜元凱云：驪虎形以象虎也。魏土地記曰：弘農湖縣有軒轅黃帝登仙處。昔黃帝採首山銅以鑄鼎，鼎成有龍下迎地仙去。小臣攀龍髯而上者七十二人。漢武帝於此建鼎湖宮。

若人承載德宮牆定數

重五衢開辯路四照起文鋒

言薛文學承祖父之世德更有異才也。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華黑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若衢路也。又山海經曰：南

山之首山曰鵠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也。

曰余濫推轂民願始天從上洛分都尉弘農開附庸。曰

子山自謂言除洛州刺史也。漢書鄭當時傳曰：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吏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也。漢書地理志曰：上洛屬弘農，有冢嶺山，雒水出，後漢靈帝紀曰：中平元年大將軍何進將兵屯都亭，置八關都尉，官章懷太子注曰：都亭在

洛陽八關謂函谷、廣武、伊闕、大谷、轅轅、旋門、小平津、孟津也。漢書地理志曰：弘農郡武帝元鼎四年置，故秦函谷關。

羊腸連九坂熊耳對雙峯

史記吳起傳曰：夏桀之居羊腸在其北。臣瓚曰：今河南城爲直之，東京賦曰：西

阻九阿，銑曰：洛陽西十里九坂之道也。漢書地理志曰：弘農郡盧氏有熊耳山，水經曰：洛水又東，逕熊耳山，東北過盧氏縣南，鴈道元注云：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是也。又云：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聳舉，狀如熊耳，此是別山，不與禹貢導洛自熊耳同也。昔漢光武

破赤眉，樊崇積甲仗與熊耳山平，即是山也。是有兩熊耳山，一山在弘農盧氏縣，別一山在宜陽縣矣。

白石仙人芋青林隱士松

神仙傳曰：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年一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分與人，然煮如芋。晉書曰：

高士戴安道，修道成功，有真氣結成五色雲，浮於松上，故號隱士之松耳。

北梁送孫楚西堤別葛龔

臧榮緒晉書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人，征西扶風王駿與楚龔好，起爲參軍，梁令衛軍司馬爲馮翊太守，卒後漢書曰：葛龔

字元甫，梁國寧陵人，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舉茂才，爲臨汾令，有政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

故人倘書札黎陽土足封

後漢書曰：鄧訓字平叔，將黎陽營兵，屯狐奴，撫接邊民，爲幽部所歸，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

多攜將老幼樂隨徙邊東觀漢紀曰鄧訓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乏少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於洛陽市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襪至上國遺訓其得人心如是

### 將命至鄴酬祖王員

酬祖孝隱也北齊書祖瑒傳云瑒弟孝隱魏末為散騎營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孔景之徒並降階攝職更通司寶

我皇臨九有聲教泊無隄與文盛禮樂偃武息悵黎

我皇謂梁武帝也武帝紀云大同二年十二月與東魏通和是此時聘於東魏矣商頌玄鳥詩曰奄有九有毛傳曰九有九州

也按隋書稱梁武帝除暴寧亂奄有舊吳至大同中有州一百七是其聲教所及矣尚書曰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孔安國曰闡修文教賈逵國語注云偃息也

承乏驅騏驥旌旗事琬珪

一作旌旗事鼓聲莊子騏

驥驪一日而馳千里說文曰騏馬青色文如博碁也聲渠之切驥千里馬也孫陽所相者聲凡利切周禮冬官考工記曰琬圭九寸而縹以象德鄭注云琬猶闌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珪以致命焉

古碑文字盡荒

城年代迷被隴文瓜熟交陸香穗低

西都賦曰溝澌刻鏤陸音乘說文曰陸稻田之畦也

投瓊實有慰報李更無蹊

詩衛風木瓜云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漢書

李廣傳贊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 將命至鄴

將命至鄴二首皆在梁時作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

詩

大國脩聘禮親鄰自此敦。

儀禮有聘禮。鄭注云：大問曰聘。諸侯相與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于五禮屬賓禮。

張旃事原隰負

辰一作

報成言。

儀禮聘禮曰：及竟，張旃誓。乃謁關人。鄭注云：張旃，明事在此國也。張旃謂使人維之。釋曰：節服氏掌祭祀朝覲六人。維王之大常，大常十二旒，人有六。一人維持二旒，諸侯四人，不依命數。大夫無文，或一人，或二人維持之。周禮

曰：通帛為旃。爾雅曰：因章為旃。郭璞注云：以帛練為旃，因其文章不復畫之也。詩曰：皇皇者華，于彼原隰。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又爾雅曰：戶牖之間謂之辰。郭注云：窗東戶西也。覲禮云：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鄭注云：依如今縹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之皐是也。

西過犯霜露。

北指度輶轅。

新序：孔子張曰：臣犯霜露，冒塵埃，輶轅，阪名。漢書曰：沛公從輶轅。臣贊曰：在維氏東南。東京賦曰：邪徑捷乎輶轅。

交歡值公子，展禮覲

王孫。

左傳襄二十九年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聘於齊，說晏平仲，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孫發、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國語曰：王孫圉聘於晉，宋公享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儀。

禮曰：賓觀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玉藻云：公事自闕。西鄭注云：聘享也。又云：私事自闕。東鄭注云：觀面也。儀禮又稱私觀愉焉。論語亦云矣。

何以譽嘉樹，徒欣賦采蘩。

左傳昭二年曰：韓宣

子來聘，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又昭元年傳曰：夏，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鄭伯兼享之。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采蘩。杜預曰：詩召南，義取蘩葉薄物，可以薦公侯。享

其情不求其厚。

四牢欣折俎，三獻滿罍樽。

左氏傳曰：晉士鞅來聘，以齊國師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又宣十六年傳曰：王享

有體薦，宴有折俎。杜預曰：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又昭元年杜注曰：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儀禮聘禮曰：乃至於廟，筵几於室，薦脯醢醢酒。陳席於阼，薦脯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上介至，亦如之。鄭注云：主人酌進奠，一獻也。室

老亞獻士三獻也爾雅曰尋齒疊器也小疊謂之坎郭注云疊形似壺大者受一斛周禮司尊疊云皆  
有疊諸侯之所酢注云疊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漢書云梁孝王有鬪尊鄭氏以爲取象雲雷矣

人臣無境外何由

一作日

欣此言

禮人臣無境外交

風俗既殊阻山河不復論無因旅南館空欲祭西門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旅食南館李善曰儀禮曰尊士旅食於門鄭注云旅衆也士衆

謂未得祿所謂庶人在官者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從者七十餘家

眷然惟此別夙期幸共存

### 入彭城館

漢書地理志曰彭城古彭祖國

### 襄君前建國項氏昔稜威

襄君宋襄公也彭城爲春秋時宋楚之接壤故北征記云彭城有宋桓魋石槨地理志云彭城有傳陽縣左傳襄十年云晉滅之以與宋國者也項氏楚項藉也史記曰項羽都於彭城敗於垓下

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攝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潘岳馬研督誄曰秋霜稜威下云鷓飛則宋襄公事也雞鳴則楚項羽事也

鷓飛傷楚戰雞鳴悲漢圍

漢書五行志曰宋襄公區繹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

之諫而與強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鷓之數云左傳僖十六年曰六鷓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對曰君將得諸侯而不終杜預曰宋襄公不終別以政刑吉凶他占之此云鷓飛傷楚戰用五行志文也傷楚戰者即春秋戰於泓之事宋襄公爲楚所敗矣左傳作鷓音同杜預曰鷓水鳥高飛遇風而退莊子云鷓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博物志云雌雄相視則孕雄鳴上風雌承下風是也漢書曰漢兵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

年代一作

殊氓俗風雲更盛衰

後漢書二十八將論曰感會風雲

水流浮磬動山喧雙翟飛

禹貢曰泗濱浮磬孔安國傳曰泗水涯水見石可以爲磬伏滔北征記曰彭城北六里有山臨

泗是彭城近泗水也。禹貢曰：羽狀夏翟。孔傳云：夏翟，雉名。

夏餘花欲盡，秋近鷲將稀。

淮南子曰：仲秋之月，玄鳥歸，玄鳥歸也。

槐庭垂綠穗，蓮浦落紅衣。

王儉精淵碑文云：贊

道槐庭。楚辭曰：製芰荷以爲衣。集芙蓉以爲裳。王逸曰：芙蓉，蓮華也。說文曰：蒲，蒲也。以周禮三槐爲三公之位。故槐曰槐庭。以楚辭集芙蓉爲衣，故蓮曰紅衣。

徒知日云暮，不見舞雩歸。

春官女巫職曰：旱暵則舞雩，因謂其

處爲舞雩，舞雩之處，有壇，擗樹木，可以休息。故論語云：風乎舞雩也。

### 同州還

周書宣帝紀：大象二年三月，行幸同州。庚子，自同州至。隋書地理志云：馮翊郡，後魏置。華州。西魏改同州。按元年，隋王楊堅爲大後，丞趙王招等並之國。故云：范睢入相，穰侯出蕃。

### 赤岸繞新村，青城臨綺門。

周書宣帝紀云：幸同州，自應門至於赤岸澤，十里間，幡旗相蔽。是同州有赤岸澤也。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廟記曰：霸城門，亦曰青

### 綺門，范睢新入相，穰侯始出蕃。

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魯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王用范雎，唯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溼陽高陵之

屬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溼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重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

### 上林催獵響，河橋爭渡喧。

漢舊儀曰：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史記正義曰：河

橋在臨晉縣東，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橋也。

### 竄雉飛橫澗，藏狐入斷原。將軍高宴晚，來過青竹園。

東觀漢紀曰：上拜寇恂爲河內太守，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治矢百餘

萬。

從駕觀講武

周書武帝紀云保定二年十月戊午講武於少陵園。

校戰出長楊兵欄入鬪場

漢書楊雄曰聊因校獵以風師古曰校獵謂圍守禽獸而大獵也。三輔黃圖曰長楊宮在今整屋縣東南三十里本秦舊宮至漢修飾之以備行幸宮中有垂楊數畝因爲名門曰射熊觀秦漢遊

獵之所

置陣橫雲起開營雁翼張

史記天官書曰陣雲如立垣。雜兵書曰八陣八曰雁行陣。

門嫌磁石礙馬畏鐵菱傷

三輔黃圖曰阿房宮以磁石爲門懷刃者止之。鮑明

遠蕪城賦云製磁石以爲禦磁石門乃阿房宮北闕門也門在阿房悉以磁石爲之故專其目令四巨朝者皆入門而魯止以示神亦曰却胃門鐵菱疑卽渠答也。漢書晁錯曰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答蘇林曰渠答鐵菱也。

龍淵觸牛斗繁

弱駭天狼

龍淵劍名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曰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於是風胡子見二人作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土市晉書曰吳未滅時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繁弱弓名左

傳曰封父之繁弱天官書云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

落星奔驥驟浮雲上驢驪

落星卽流星言其疾也李尤七獸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駒陳孔璋所云飛兔流星超山越海

者也張衡南都賦曰駉驥齊鑣五臣本作驥駉李善曰穆天子傳云八駿有赤驥驪耳陳琳代曹洪與魏文帝書曰夫駉驥垂耳於坵牧駉音綠字从馬取驥綠耳之義也西京雜記曰文帝有良馬名浮雲驪驪左傳作蕭爽唐成公如楚有兩蕭爽馬是也杜預曰蕭爽駿馬名爽音霜或作霜以蕭霜名馬後人更从馬字爲驪驪

急風吹戰鼓高塵擁貝裝

荀子曰東海有紫紘楊倞注云紫貝也紘當爲蚺郭璞謂之石蚺蓋蚌蛤之屬古以龜貝爲貨張宴曰裝蓋也駭猿時

詩

落木驚鴻屢斷行。

駭獲養由基事驚鴻更羸事注已見。

樹寒條更直。山枯菊轉芳。

一作香。

豹略推全勝。龍韜

一作圖。

揖所長。

莊子曰從

說之則有金板六駁。司馬崔云。金板六駁。皆周書名。或曰。祕藏也。木又作韜。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

小臣欣寓目。還知奉會昌。

左傳子玉曰。請君馮軾而觀之。得臣亦寓目焉。蜀都賦云。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

天帝運期而會昌。劉遠注云。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昌慶也。言天帝於此會慶建福也。時將發師至蜀。從駕講武。故云。

### 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

報趙王招也。周書趙王招傳云。保定中。拜為柱國。出為益州總管。按上篇講武詩。還知奉會昌。下篇奉和趙王送峽中軍。知是為益州總管時。不然。本傳趙王之出師也多矣。

上將出東平。先定下江兵。

上將文昌星名。東平漢王國也。後漢書有東平王蒼。又曰。王莽地皇三年。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郡國志云。南郡編縣有藍口聚。注云。下江兵所據。今當陽縣城是也。 彎弓伏

石動。振鼓沸沙鳴。

韓詩外傳曰。昔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異苑曰。涼州西沙山。昔有覆師於此。積尸數萬。大風吹沙。覆成山阜。時聞有鼓角聲。

橫海將軍號。長風駿馬

名。

漢書曰。東越反。上遣橫海將軍韓說等入軍於越。吳都賦曰。習御長風。狎旣靈胥。李善注云。越絕書曰。子胥死。王使捐於大江口。乃發憤馳騰。氣若奔馬。乃歸神大海。

雨歇殘虹斷。雲歸一雁征。暗巖朝

石濕。空山夜火明。低橋澗底渡。狹路花中行。

觀此數語。知是從峽中行也。

錦車同建節。魚軒異泊營。軍中女子氣。塞外



夫人城。

言與趙國夫人紇豆陵氏同行也。漢書西域傳曰：初楚主侍者馮嫫，能史書習事，常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降，烏就屠曰：願得小號，宣帝

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爲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詔焉。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左氏傳曰：歸夫人魚軒。

漢書曰：李陵與單于戰，陵曰：土地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中羣盜妻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軍中。

陵搜得皆斬之。又商子兵守篇云：壯女爲一軍。史記云：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試以婦人，梁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

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皆引軍中女子之事也。漢書曰：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

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爲名也。張宴曰：范氏能誚胡者，時趙王將婦出軍，故引軍中女子，塞外夫人之事。子

山紇豆陵墓誌云：柱國殿下，揚旌玉壘，驅傳銅陵，夫人從政月峽，贊德雲門，是也。夫人後薨於成都之錦城矣。

小人乖攝養，岐

路阻逢迎。小人，子山自稱也。楊子悲岐路，爾雅曰：幾月芝田熟，何年金竈成。

十洲記曰：鐘山在北海之子地，仙家數千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也。鮑照舞鶴賦曰：朝

戲乎芝田。史記曰：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而

丹砂可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

哀笳關塞曲，嘶馬別離聲。傅玄笳賦序曰：吹葉爲聲，說文作葭，子山身爲羈

旅，又與趙王離別，卽李陵書所謂育笳互動，牧馬

悲鳴者也。王子身爲寶，深思不倚衡。王子，謂趙王也。史記袁盎曰：百金之子不騎衡，服虔曰：自惜身

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也。

和趙王送峽中軍

一作和趙王送從軍

樓船聊習戰，白羽試擄軍。

西京雜記曰：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教習水戰。又曰：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呂氏春秋曰：武王伐殷，係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免而自爲係繫，子

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於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高誘淮南子注云搃揮也

山城對却月岸陣抵平雲

水經注曰沔左有却月城亦曰偃月

鼎湘中記曰衡有玉牒禹案其文治水透望衡山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

赤虵懸弩影流星抱劍文

風俗通曰汲令應彬請主簿杜宣飲酒時其上懸赤弩照杯中如虵宣惡之彬曰此弩影似耳古今注曰

吳大皇帝有寶劍六白虹紫電辟邪流星青冥百里

胡笳遙警夜塞馬暗嘶羣

李陵答蘇武書曰宵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杜擊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

客行明月峽

猿聲不可聞

蜀本紀曰蜀王秀所建三峽明月峽巴峽巫峽

奉和趙王途中五韻

同前

飄飄嘆車幕出沒望連旗度雲還翊陣迴風即送師

風后握奇經有雲陣風陣又六宗箕星有風師之名故云度雲翊陣迴風送師也

峽路沙如月山

峯石似眉

華陽國志曰巴郡枳縣有明月峽蜀都賦曰抗峨眉之重阻劉逵注云峨眉山名在成都南犍爲界

村桃拂紅粉岸柳被青絲錦城遙可望迴鞍念此時

任豫益州記曰益州城張儀所築錦城在州南蜀時故宮也其處號錦里

同盧記室從軍

隋書列傳云。盧愷。字長仁。涿郡范陽人也。愷性孝友。神情爽悟。略涉書記。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爲記室。其後殷蔚容城伯。從憲伐齊。說伯杜鎮下之。是其事也。又按齊王憲傳。憲伐齊在天和六年。此云同。盧愷。室從軍。知伐齊之役。子山。同盧愷。並

從齊王軍行也。

河圖論陣氣。金匱辨星文。

孔安國尚書傳曰。河圖卽八卦之形。河圖論陣氣者。諸葛孔明所謂八卦圖也。若八卦矣。太公有金匱書。金匱辨星文者。步星宿以紀吉凶之象也。

地中鳴鼓角。天上

下將軍。

後漢書公孫瓚與子續書曰。鼓角鳴於地中。漢書曰。周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旣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兵事上神。將軍何不從此右去。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

函犀恆七屬。絡鐵本千

羣。

周禮曰。函人爲甲。犀角七屬。陸倕新刻漏銘曰。鐵馬千羣。朱旗萬里。

飛梯聊度絳。合弩暫凌汾。

陳琳武庫賦曰。其攻也則飛梯行雲。臨關靈構。隋書地理志云。絳郡後魏置。東雍州後周改曰絳州。又正平縣有後

魏南絳郡。翼城縣後魏置。曰北絳縣。并置北絳郡。後齊廢新安縣。并南絳入焉。絳縣舊置絳郡。後周置管州。又曲沃縣有絳山。按絳本春秋時晉地。左傳莊二十六年。晉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杜預曰。絳。晉所都也。今平陽絳邑縣。時周齊接界。並置郡縣。故伐齊之師。飛梯度絳矣。釋名曰。弩者。怒也。其柄曰臂。鉤弦者爲牙。隋志。文成郡東魏置。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後齊爲西汾州。後周平齊置總管府。按汾亦春秋晉地。左傳稱臺駘汾神。時齊未平。西汾尙屬於齊。故云合弩凌汾也。

寇陣先中斷。妖營

卽兩分。

寇陣妖營。謂齊國營陣也。

連烽對嶺度。嘶馬隔河聞。

方言曰。烽。虞望也。嶺。謂絳山河謂汾也。

箭飛如疾雨。城崩似壞雲。

袁宏後漢紀。見陽之戰。云弩射

城中如雨。有流星墮營中。正晝。有雲氣若壞山。直於營而墮。不及地尺而滅。吏士皆壓仆。

英王於此戰。何用武安君。

英王。謂齊王憲也。史記曰。白起爲武安君。

詩

### 侍從徐國公殿下軍行

徐國公者，若干惠之子，若干鳳也。周書列傳云，保定二年，追錄佐命之功，封鳳徐國公。

### 八風占陣氣六甲候兵韜

易緯通卦驗云：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闐闐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條風一名融風，景風又名凱風。左傳襄十八年曰：晉人聞有

楚師，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杜預注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黃帝元女兵法曰：禹問於風后曰：吾聞黃帝有屈勝之圖，六甲陰陽之道，太公有六韜，文武虎豹龍犬，說文曰：韜，劍衣也。

置府仍開幕，麾

### 軍即乘旄

漢書注：管灼曰：衛青征匈奴，絕大漠，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淮南子曰：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武王左操黃鉞，右乘白旄，曠目而擣之，風濟而波罷。張平子思玄賦：舊注：尚書曰：右乘白旄以麾，按執旄以指擣也。秦漢以來，

卽以所執之旄名曰麾，謂麾幡曲蓋者也。

### 長旗臨廣武烽火對成臯

漢書高帝紀曰：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對，因為廣武城，在敖倉西。

三峯山上，地理志曰：河南郡成臯，故虎牢，或曰制甸。奴傳烽火，通於長安，師古曰：晝則舉燧，夜則舉烽。

### 巡寒重挾纊酌水勝單醪

左傳宣十二年曰：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

挾纊，正義曰：玉藻云：纊為袍，鄭云：纊，新綿也。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饋一簞醪，投河令衆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為致成，非滋味及之也。

### 陣後雲逾直兵深星轉高

陣雲注見上篇

從駕觀講武詩，河圖稽顙鉤曰：太白散為天狗，主候兵。

### 電燄驅龍馬山精鏤寶刀

崔豹古今注曰：秦始皇有馬名奔電，周禮曰：馬八尺以上為龍，吳越春秋曰：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

### 塞迥翻榆

葉關寒落雁毛。

如淳漢書注曰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以爲塞者也郭璞山海經注曰雁門山卽北陵西隴雁之所出因以名云在高柳北

既得從神武何須念久勞。

易繫辭曰古之聰明睿知

神武而不殺者夫王仲宣從軍詩曰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師

### 伏聞遊獵

虞旗喜旦晴獵馬向山橫。

周禮曰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植虞旗於其中致禽而珥焉

石關魚貫上山梁雁翅行。

相如上林賦曰暨石關張揖曰觀名周易曰貫以宮入寵無不

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范蔚宗樂遊應詔詩曰山梁協孔性白虎通曰雁飛則成行鮑照出自薊北門行曰雁行綠石起魚貫度飛梁

雪平尋兔跡林叢聽雉聲馬嘶山谷響弓寒桑

柘鳴。

許慎曰南方谿子巨黍變巨柘怒皆善材也

聞弦鳥自落望火獸空驚無風樹卽正不凍水還平誰知茂陵下願入睢陽城

漢書曰相如上疏諫獵既病免家居茂陵又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言已欲擬相如病免仍歸梁也

### 見征客始還遇獵

貳師新受詔長平正凱歸猶言乘戰馬未得解戎衣。

史記大宛傳曰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衛青傳云封青爲長平侯周禮曰王師大獻

則合奏愷樂。鄭注云：大獻獻捷於祖也。左氏傳曰：振旅凱入於晉。吳都賦云：迄可休而凱歸。戎衣者，周禮司服云：凡兵車韋弁。鄭注云：韋弁以絛草爲弁，又以爲衣裏也。杜預左傳注曰：戎服，軍旅之衣也。上林遇逐獵，宜春暫合。

三輔黃圖曰：上林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漢書孝元馮昭儀傳曰：上幸虎園，關關獸。史記曰：上至長楊獵，相如上疏諫之，還過宜春宮。漢帝熊猶憤，秦王雉更飛。熊伏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皆走。

馮嬖好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嬖好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太康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羆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爲羆弗迷。羆弗迷亦語曰：彼二童子名爲寶雞，得雉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羆弗迷，逐二童子，化爲雉。雉止陳倉，化石，雌止南陽。故人迎借問，念舊始依依，河邊一片石，不復肯支機。蘇武詩曰：思心常依依，李善注曰：依依，思戀之貌也。荆楚歲時記曰：

張鷟使大夏，尋河源，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織女取支機石與鷟，而還，言得見故人，述其思婦之情也。

奉和闡弘二教應詔 二教謂釋道二教也

五明教已設，三元法復開。

世說曰：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注經云：六通，天眼、天耳、身通、心通、漏盡。此五者皆在心之明也。又天竺大論曰：五明，一聲明，二工巧明，三醫方明，四因明，五內明。按此亦五明。黃庭內經曰：上觀三

元，如連珠落落，明景照九隅。陶弘景真靈位業圖有玉清三元宮，元始天尊爲主。魚山將鶴嶺，清梵兩邊來。異苑曰：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嘗臨魚山，忽聞巖岫裏有誦經聲，清適深亮，遠谷流響，不覺欲禱祇敬，便則而效。

之梵唱，皆植依擬所造。豫章記曰：洪井有鸞岡，鸞岡西有鶴嶺，王子喬控鶴所經，魚山謂釋鶴嶺，謂道言此二教清梵從兩處來也。香煙聚爲塔，花雨積成臺。說文曰：塔，西域浮屠也，聲上蓋切。言香煙上浮自聚爲塔，花雨

所落自積成臺。不假人力也。

空心論佛性。真氣辨仙才。

維摩經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識即是空。非識性自空。於其中通而達者。為入不二法門。魏收釋老志。

序曰。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人。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漢武內傳王母曰。夫欲修身。當營其氣。太仙真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形易則變化。變化則成道。成道則為仙人。又云。劉徹形慢神穢。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

露

盤高掌滴。風鳥平翅迴。

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承掌。露和玉屑飲之。郭延生述。征記云。長安宮南靈臺。有相風鳥。遇風乃動。一曰長安靈臺。上有相風銅鳥。千里風至此鳥乃動。

無勞問待詔。自識昆明友。

漢書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應劭曰。諸臣才技徵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詔。三輔黃圖曰。武帝初穿昆明池。得黑土。帝問東方朔。朔曰。西域有人知之。乃問育人。育人曰。燒劫之餘灰也。

### 至老子廟應詔

虛無推馭辯。寥廓本乘蜺。

淮南子曰。虛無者。道之所居也。廣雅曰。寥。空也。廓。深也。淮南子曰。乘雲車。入雲蜺。遊雲霧。高誘曰。以雲蜺為馬遊行也。

三門臨苦縣。九井對靈谿。

京

賦曰。旁開三門。神仙傳。老子耳有三門。然此三門。廟門道也。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賴鄉曲仁里人也。素隱曰。苦縣本屬陳。國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括地志曰。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今亳州真源縣是也。

盛丹須

竹節量藥用。刀圭。

言竹中有節。可以盛丹也。抱樸子曰。九丹者。神丹之要。第二之丹曰神丹。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即皆消壞。百疾皆愈也。第三之丹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第四之丹曰還丹。服一刀圭。

百日仙也。第七之丹曰柔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第九之丹曰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

石似臨邛芋。芝如封禪泥。

抱樸子曰。洛陽有道士董威輦。常止白社中。了不食。陳子敘等守事之。從學道。積久乃得其方。云食甘草。

防風壳質之屬。十餘種搗爲散。先服方寸七。乃吞石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輒更服散。氣力顏色如故也。欲還食穀者。當服葵子湯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龍血。青龍骨。作之用丹砂和清水。以石內其中。須臾石柔。而可食也。若不卽取。石消爛盡也。食此石以量飽。令人丁壯。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煎之。立然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也。漢書貨殖傳曰。蜀卓氏曰。吾聞嶧山下沃壑。下有踐鷗。至死不饑。師古曰。踐鷗。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糲。故無饑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踐鷗也。地理志曰。蜀郡有臨邛縣。言煮石之關。如臨邛芋也。列仙傳曰。彭祖常食桂芝。又曰。鹿皮公食芝草。飲神泉。史記封禪書正義曰。此秦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此秦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曰。或曰封者。金銀繩。或曰古泥金繩。封之印。繩也。四京雜記。漢以武都紫泥爲甍室。加絲繡其上。漢舊儀曰。天子信。麗六。皆以武都紫泥封之。言芝色如封印。麗之泥也。蓋言神仙之法。鑿芝餌石矣。

鶴。純白能登於木。神仙傳曰。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此云古樹。蓋老子廟中樹也。述異記曰。瀨鄉老子祠。有紫石榴。紅縹李。一李二色。

野戍孤煙起。春山百鳥啼。路有三千別。途

經七聖迷。禮記王制曰。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此云。老子西遊。在中國三千里之外也。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馬。昆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李云。地名七聖。黃帝一。方明二。昌寓三。張若四。謂朋五。昆閩六。滑稽七也。

惟當別關吏。直向流沙西。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人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又著書十篇。名關令子。列異傳曰。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

奉和趙王遊仙



藏山還採藥。有道得從師。京兆陳安世。成都李意期。

神仙傳曰。陳安世。京兆人也。爲樞叔本家備賈。叔本好道思神。有二仙人託爲書生。從叔本遊。以觀試之。而叔本不覺其仙人。

也。久而意轉急。二仙復來詣門。叔本使安世出。二仙乃以藥二丸與安世。誠之曰。汝歸勿復飲食。別止於一處。安世承誠。二人常往來其處。叔本怪之。曰。安世處空。何得有人語。往輒不見。疑非常人。乃執弟子之禮。安世道成。白日昇天。叔本後亦仙去。又曰。李意期者。本蜀人。傳世見之。漢文帝時人也。於成都角中。作土窟居之。劉玄德欲伐吳。報關羽之死。使迎意期到。甚敬之。問其伐吳吉凶。意期不答。而求紙畫作兵馬器仗十數萬。乃一一裂壞之。曰。噫。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乃徑還去。備不悅。果爲吳軍所敗。十餘萬衆。緣數百人得還。甲器軍資略盡。玄德忿怒。遂卒於永安宮。意期少言。人往問吉凶。但占其顏色。若歡悅則善。慘懼則惡。後入瑯琊山中。不復見出也。

玉京一作魚

傳相鶴。太乙授飛龜。

葛洪枕中書曰。元始天王在天中心之上。名曰

玉京山。山中宮皆金玉飾之。又曰。玄都。玉京。七寶山。周迴九萬里。在大羅之上。城上七寶宮。宮內七寶臺。有上中下三宮。上宮是盤古真人。元始天王。太元聖母所治。中宮太上真人。金闕老君所治。下宮九天真王。三天真王所治。玉京有八十一萬天。路通八十一萬山。嶽洞室雖有億萬。往來如一步耳。道士浮丘公有相鶴經。抱樸子曰。神仙經皆云。黃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祿。凡三篇。皆仙術也。

白石香新芋。青泥美熟芝。

神仙傳曰。白石先生。

中黃丈人弟子。嘗煮白石爲糧。因就白石山居。時人號曰白石先生。又曰。焦先嘗煮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芋食之。又曰。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之大行山中。見山破石裂。石中有一穴口。經闊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擊凝如粳米飯。嚼之亦然。言煮白石新香如芋。餐青泥美熟如芝也。

山精逢照鏡。樵客值

遇。

圍碁。

抱樸子曰。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九寸以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或有來試人者。則當

顧視鏡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鏡中。如人形。若是鳥獸邪魅。則其形貌皆見鏡中矣。昔張蓋跡。及偶高成。二人並精思於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隱於此。二人顧視鏡中。乃是鹿也。卽成鹿而走。去。又林慮山下有

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後邳伯夷過之。宿明燈燭而坐誦經。夜半有十餘人來。與伯夷對坐。自共樛蒲戲。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也。伯夷佯誤。以燭燼燕其衣。乃作焦毛氣。伯夷懷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聲。死而成犬。餘犬悉走。於是遂絕。乃鏡之力也。虞喜志林曰。信安山石室。王質入其室。見二童子方對碁。看之局未終。視其所執。伐薪柯已爛。朽遽歸。鄉里已非矣。又見述異記。石紋如碎錦。藤苗似亂絲。蓬萊在何處。漢后欲遙

祠。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死之藥在焉。黃金白銀爲宮闕。草木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卽風引船去。終莫能至云。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既封泰山。無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至海。冀獲蓬萊者。

### 奉和同泰寺浮屠

和梁簡文帝也。浮圖塔也。南史梁武帝本紀。大通元年云。初帝創同泰寺。至是開大通門。以對寺之南門。取反語以協同泰。自是晨夕講義。多由此門。幸寺捨身。還宮大赦。改元大通。以符寺及門名。中大通元年。帝捨身同泰寺。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三請乃許。中大通元年。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仍施身。皇太子以下奉贖。仍於同泰寺設解會法。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災。梁京寺記曰。梁武帝改年號大同。起同泰在臺城內。窮竭帑藏。造大佛閣七層。爲火焚。武帝捨身。施財以祈福。自大同以後。無年不幸。簡文帝集中。有幸同泰寺浮屠詩。故子山和之。

### 峇峇凌太清照殿比東京

峇峇高貌。太清謂天。言塔之高也。鵬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寧。張衡著東京賦。東京謂洛陽也。牟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白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傅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

形像言神光照殿。比東漢明帝時也。

長影臨雙闕。高層出九城。

古詩曰：雙闕百餘尺。淮南子曰：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之中山。上有層城九重。

拱積行雲礙。幡搖度鳥驚。

爾雅

曰：蔽謂之棧。大者謂之拱。郭注云：棧，築也。蔽，徒得反。棧音亦。說文曰：礙，止也。西京雜記曰：幡旒光影照耀一殿。又按佛家有幡。維摩經曰：降服四種冤。勝幡建道場。王巾頭陀寺碑文云：勝幡西振。言拱高則行雲過而或礙。幡長則飛鳥視之而驚也。

鳳飛如

始泊蓮合似初生。

西京賦曰：鳳鸞翥於鸞標。薛綜曰：謂作鐵鳳。鳳張兩翼，舉頭數尾，以垂屋上。當棟中。央下有轉樞，常向風。如將飛者，言錯鳳鸞標狀。如始泊刻蓮方井形類初生時也。

輪重對月滿。鐸韻

擬鸞聲。

言塔上懸鏡，疑月搖鐸似鸞也。周禮鼓人職：鄭注云：鐸，大鈴也。西京雜記所謂九子金鈴，每好風日鈴聲驚動左右。此云鐸韻，亦猶是矣。

畫水流全住。圖雲色半輕。

一作行。言圖畫行雲流水之象也。

露晚盤猶滴。珠朝火更明。

漢書曰：孝武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西京賦曰：綴隨珠以爲屬。薛綜曰：明月大珠，夜則有光如燭。李善曰：火齊玫瑰珠也。

雖連博望苑。還接銀沙

城。三輔黃圖曰：武帝立子據爲太子，開博望苑以通賓客。在長安門南杜門外。王巾頭陀寺碑文曰：脫屣金沙。李善注曰：拔河一名金沙河。雖連博望苑者，言簡文時爲太子也。還接銀沙城者，言佛國也。是詩當在中大通年作也。

天香下桂殿。

仙梵入伊笙。

三輔黃圖曰：昆明池中有靈波殿，皆以桂爲殿柱。風來自香列仙傳曰：王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遊於伊洛間。

庶聞八解樂。方遣六塵情。

維摩經曰：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六塵謂色

音、香味、觸法、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是爲六入。又爲六根。又爲六識。

奉和法筵應詔

周書武帝紀：建德元年正月戊午，帝幸玄都觀，親御法座講說。

詩

五城鄰北極百雉壯西崑

抱樸子曰仙經九轉丹經液經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郭注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言城高上與北極為鄰也左傳祭仲曰城都過百雉杜預注云方丈曰堵三

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說文曰崑崙山名佛教出於西方故云西崑

鉤陳橫複道閭闔抵靈軒

天文志曰鉤陳六星在紫宮中漢書注云上下有道故曰複音復黃圖曰宮之正門曰閭闔

千柱蓮

花塔由旬紫紺園

說文曰塔西域浮屠也毘曇論云四肘為一弓五百弓為一拘盧舍今之二里也八拘盧舍為一由旬今十六里也

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翻

劉孝標世說注曰佛經之行中

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博殺對曰臣聞天竺有道士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人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諸佛經二十四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列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選觀焉如此即漢哀成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說便為不同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圖浮圖者太子也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浮圖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脇出而有髻墜地能行七步天竺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圖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耶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窺朱鳥牖雲宿鳳凰門

朱鳥朱雀南方神也景福殿賦曰朱鳥舒翼以峙衛三輔故事曰建章宮闕上有銅鳳凰

新禽解雜囁春柳臥生根早雷驚蟄戶流

雪長河源

月令云仲春之月雷始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釋法顯佛國記曰蔥嶺冬夏有雪彼土人人即名為雪山人也漢書西域傳曰河有兩原一出蔥嶺

建始移交讓徽音種合昏魏志曰建

安二十五年。曹公在洛陽起建始殿。蜀都賦曰。交讓所植。劉涓林注云。交讓。木名也。兩樹對生。一樹枯。則一樹生。如是歲更。終不俱生。俱枯也。出岷山。在安都縣。洛陽宮殿簿。有微音殿。周處風土記曰。合昏。種也。葉長舒而昏。合陸佐公新刻漏銘云。合昏暮卷。是也。本草云。合歡。卽夜合。一名合昏。風飛扇天辯。泉湧屬絲言。禮記曰。玉言如絲。天辯絲言。謂下詔也。羈臣從散木。何以預中天。羈臣。自謂木羈旅之臣也。莊子匠石曰。散木也。

是不材之木。無所可用。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稽康琴賦曰。鷓鴣游絃。李善注云。古相和歌有鷓鴣。

和從駕登雲居寺塔 一作和趙王遊雲居寺

重巒千仞塔。危磴九層臺。國語曰。晉平公爲九層之臺。石關恆逆上。山梁乍斗迴。張揖曰。石關。觀名。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論語曰。山梁雌雉。毛詩鄭箋云。梁。石絕水也。

階下雲峯出。牕前風洞開。隔嶺鐘聲度。中天梵響來。平時欣侍從。於此暫徘徊。

和何儀同講竟述懷

無名卽講道。有動定論機。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又云。道無常名。易繫辭曰。幾者。動之微。安經讓

禮席正業理儒衣。似得遊焉趣。能同捨講歸。後漢書曰。朱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資。石渠

人少歇。華陰市暫稀。

三輔黃圖曰石渠閣蕭何所造成帝於此藏祕書焉後漢書曰張楷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秋雲低晚氣。短景側

餘輝。螢排亂草出。雁捨斷蘆飛。

月令曰鷹草爲螢淮南子曰夫雁順風以愛氣力衝蘆而翔以備矰弋高誘曰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矢弋繳衝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也

別有平陵逕。蕭

條客鬢衰。饑噪空倉雀。寒驚懶婦機。

別有以下子山自謂也地理志云平陵屬扶風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蘇伯玉妻盤中詩曰空倉雀常苦饑崔豹古今注曰蟬蟋一名吟蛩初秋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

爲懶婦小園賦亦云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嘶

實欣懷謏。

音小

問逢君理入微。

學記曰足以謏聞不足以勸衆鄭注云謏之言小也聞音問

奉和趙王隱士

褒集中有和趙王隱士

洛陽徵五隱。東都別二賢。

袁宏後漢紀曰陳蕃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潁川李曇詔公車備禮徵不至又按後漢書逸民傳薛方逢蒯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亦五隱也漢書

曰疎廣疎受帳飲東都門皆曰賢哉二大夫漢書音義曰長安東都城北頭第一門後漢書曰逢蒯解冠挂東都城門

雲氣浮函谷。星光集潁川。

京房易飛候云視四方常有火雲五色見其下賢人隱也漢書云弘農故

函谷關上洛屬弘農四皓隱於上洛熊耳山故云是矣天文志曰少微處土星也莊子曰許由娛於潁陽

霸陵採樵路。

一作徑

成都賣卜錢。

後漢逸民傳曰韓康入霸陵山詩云言採其樵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筮

於成都市一日裁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鹿裘披稍裂。蓁牀坐欲穿。

說苑曰孔子見榮啓期衣鹿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榮啓期對以三樂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樹積

五十餘年，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阮籍惟長嘯，嵇康訝一絃。

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白枲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爲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

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道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神仙傳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也，恆止山間，穴地而坐，彈琴讀易，冬夏單衣，天大寒，人視之，輒自披髮覆身，髮長丈餘，又雅容非常，歷世見之，稽叔夜有邁世之志，曾詣登，登不與語，叔夜乃扣扉之，而登彈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少年才優而識寡，劣於保身，其能免乎？俄而叔夜竟陷大辟，叔夜善彈琴，於是登彈一絃之琴，以成音，叔夜乃嘆息絕思也。

澗險無平石，山深足細泉。短松猶

百尺，少鶴已千年。

晉松之短者，猶有百尺，則長者可知，鶴之少者，已有千年，則老者可知，即聽照升天行，所謂暫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者也。

野鳥繁絃嘯，山花焰火然。洞風吹

戶裏，石乳滴牕前。雖無亭長識，終見野人傳。

高士傳曰：韓康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時，乃備安車以聘之，康不得已，乃佯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

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殺，殺亭長，康曰：此是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逃遁，以壽終。又曰：漢濱父老者，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河水，百姓莫不觀者，有父老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下道百步，自與言，父老曰：我野人也，不達斯語，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吾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慚，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 擬詠懷二十七首

昔阮步兵詠懷詩十七首，顏延年以爲在晉文代，慮禍而發，子山擬斯而作二十七篇，皆在周鄉關之思，其辭旨與哀江南賦同矣。

詩

步兵未飲酒。中散未彈琴。索索無真氣。昏昏有俗心。

魏氏春秋曰。阮籍聞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臧榮緒晉書曰。籍拜東平相。沈醉

日多。作詠懷八十餘篇。為世所重。嵇康拜中散大夫。宗正喜為康傳曰。康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言已處亂世。不能飲酒彈琴。棄絕人事。而困於塵俗。深愧二公矣。

涸鮒常思水。驚飛每失林。

莊子云。莊周謂

監河候曰。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戰國策曰。有鴻雁從東方來。更羸虛發而下之。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發。而驚心未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創怯。言已處喪亂之後。如失水之魚。離羣之雁也。

風雲能變色。松竹且悲吟。

風雲喻佐命之臣。江陵三年。即遭其變。松竹比有節之士。西魏一使。良可深悲。自喻去梁仕周。致哀失節也。

由來不得意。何必往長岑。後漢書曰。

崔駰。字亭伯。寶憲為車騎將軍。辟駰為掾。憲專權驕恣。駰數諫之。憲不能容。出為長岑。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於家。章懷太子注云。長岑縣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言己身在長安。已不得意。何必長岑之遠乎。

赭衣居傅巖。垂綸在渭川。乘舟能上月。飛幟欲捫天。

言己本有興梁之大志也。顏衣。罪人之服也。漢書賈山曰。秦顏衣半道。又賈誼曰。傅說胥靡。乃相武丁張宴曰。胥靡。刑名也。傅

說被刑。築於傅巖。尚書云。高宗夢得說。說築傅巖之野。王子年拾遺記曰。傅說實為顏衣者。春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篋得利。建侯之封。歲餘。以玉帛聘為阿衡也。稽叔夜贈秀才入軍詩云。流磻平阜。垂綸長川。史記曰。呂尚以漁釣于周西伯。西伯出獵。遇太公於渭之陽。毛詩鄭箋云。釣者以絲為之綸。竹書紀年曰。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傍。按傅巖。渭川。言元帝見用也。上月捫天。言其志大也。釋名曰。願憲也。禦熱也。說文曰。捫。撫持也。楚辭曰。途倏忽而捫天。誰知志不就。空有

直如弦。

應劭風俗通曰。順帝之末。京師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洛陽蘇季子。連衡遂不連。

戰國策曰。蘇秦字季子。洛陽軒里人也。始將連衡說秦。書上而說不行。言已聘於西魏。本欲事秦。屬大軍



南討是速。既無六國印，翻思二頃田。史記云：季子嘆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安能佩六國相印乎？言已既不衛不連也。能連衛事秦，又不能合縱攻秦，身爲羈旅，翻欲歸家，引秦事所以比魏周也。

俎豆非所習，帷幄復無謀。

論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習也。後漢書詔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謀帷幄，決勝千里。

不言班定遠，應爲萬里侯。

後漢書曰：班超字仲

升，扶風平陵人，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額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後使西域，通三十六國，封定遠侯，傷已本無謀習，而出使不歸，玉門生入不可得已。

燕客思遼水，秦人望

隴頭。

史記曰：荆柯入秦，燕丹餞之易水，高漸離擊筑，筑，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

倡家遭強聘，質子

值仍留。

漢書李延年曰：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師古曰：倡，樂人也。說文曰：倡，樂也。謂作妓者。左氏傳曰：晉太子圉爲質於秦，質音致，言倡家作妓，本不欲嫁，質子思歸，本不欲留，以喻己本不欲仕，而魏周逼之，若強聘留質矣。

自憐才智

盡空傷年鬢秋。

子山以元帝承聖三年甲戌聘魏，時年四十有二，遂老於北地矣。

楚材稱晉用，秦臣卽趙冠。

左氏傳曰：惟楚有材，實晉用之。後漢書典服志曰：武冠謂之趙惠文冠，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

離宮延子產，羈旅接陳完。

離宮延子產，卽左傳子產

壤垣車在襄公三十一年，莊二十年傳曰：陳公子完奔齊，齊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羈寄旅客也。

寓衛非所寓，安齊獨未安。

言已留魏，非所樂也。

雪泣悲去魯，悽然

憶相韓。

韓詩外傳曰：孔子去魯，遇遲乎，其行也，西征賦曰：丘去魯而顧嘆，呂氏春秋曰：吳起雪泣而應之，高誘曰：雪，拭也。史記張良傳曰：韓破，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讐，以太父父五世相韓，故去魯喻己去江陵父母之邦也，留侯五世相韓，庚氏

亦父子任梁。深念舊恩矣。

惟彼窮途慟，知余行路難。

魏氏春秋曰：阮籍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言已至此，惟有窮途之慟而已。

惟忠且惟孝，爲子復爲臣。一朝人事盡，身名不足親。

言庚氏世德忠孝累傳，已爲庚氏之子，復爲梁朝之臣，今人事既盡，身存名滅，爲可傷也。

吳起嘗辭魏，韓

非遂入秦。

史記曰：公叔爲相，尙魏公主，而害吳起，欲去之。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未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又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本歸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乃急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言已去梁，卽魏猶吳起辭魏韓非入秦也。

壯情已消

歌。雄圖不復申。

言不能爲國報讐也。

移住華陰下，終爲關外人。

漢書楊僕上書曰：恥爲關外人。子山辭楚人秦，翻關內矣。

疇昔國士遇，生平知己恩。直言珠可吐，寧知炭欲

一作吞。

言梁朝以國士遇我，有知己之感，不能報也。易川靈圖曰：吐珠於澤，誰能不舍。史記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

爲飲器，豫讓適過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容。今智伯知我，我報讐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襄子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讓之子，不爲報讐，而反爲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報讐之深也。

一顧重尺璧，千金輕一言。

史記曰：蘭相如持璧睨柱，秦王

恐破璧，乃謝相如。漢書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茲云輕者，言使魏爲其所辱也。

悲傷劉孺子，悽愴史皇孫。

言江陵之敗，梁祚日微，帝子被戮也。悲傷劉孺子者，傷敬帝也。南史敬帝紀云：帝遜位於陳，陳受命奉帝

爲江陰王。薨於外邸。是也。懷愴。史皇孫者。傷建鄴江陵前後二敗。簡文帝。諸子遇害者多也。漢書王莽傳曰。平帝崩。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廢嬰爲安定公。宣帝紀曰。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曾皇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雖在襁褓。猶坐收繫郡邸獄。

### 無因同武騎。歸守灞陵園。

漢書曰。司馬相如爲武騎常侍。又曰。相如拜爲孝文園令。文帝葬灞陵。故云灞陵園。言已本梁朝文。

學之臣。不能如司馬。如相歸守原陵也。

### 榆關斷音信。漢使絕經過。

漢書枚乘說吳王曰。昔秦北備榆中之關。師古曰。卽今所謂榆關也。漢使如張騫。甘英之屬。云斷音信。絕經過者。喻已鄉關之情。若遠戍也。

宵笳落淚曲。羌笛斷

### 腸歌。

李陵書曰。宵笳互動。長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

### 織腰減束素。別淚損橫波。

好色賦曰。腰如束素。傅毅舞賦曰。目流涕而橫波。

恨心終不歇。紅顏無復多。

自言關塞苦寒。之狀若聞怨矣。

### 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斷河。

述異記曰。炎帝之女。溺死東海。化爲精衛。其名自呼。每啣西山木石。以填東海。一名鳥市。一名冤禽。

### 白馬向清波。乘冰始渡河。

謂梁元帝承制江陵也。清波。楚地。史記陳涉世家曰。黥布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復以陳爲楚。後漢光武紀曰。帝至呼沱河。無船。適遇冰合得過。

置兵須近水。移營

### 喜竈多。

漢書曰。韓信破趙。諸校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此何術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乎。後漢書虞詡傳曰。羌寇武都。詡遷武都太守。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羌聞之。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

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何也。詡曰。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孫臏示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也。及羌敗散。詡占相地勢。築營壁二十八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時元帝承制。馳檄四方。王僧辯等討平侯景。正中興。

之極盛者也。

長坂初垂翼，鴻溝遂倒戈。

謂元帝即位，纔及三年，魏軍至襄陽，梁王督率衆會之，遂至於敗也。時梁魏地分南北，有若鴻溝，晉本梁朝宗室，助魏自伐，故云倒戈矣。三輔黃圖曰：甘泉宮有長平坂，司馬相如

賦云：登陂陀之長阪兮，列子曰：溟海者，天池也，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喻魏兵之強也。

的盧於此去，虞兮

項羽本紀曰：項王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東爲楚。詩曰：殷士倒戈，以喻梁王督蕭牆之變也。

奈若何。

的盧，傷元帝之死也。虞兮，自傷也。史記曰：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虞兮虞兮奈若何。及烏江之敗，

項王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領入口齒者，名曰榆雁，一名的盧，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

空營衛青塚，徒聽田橫歌。

史記注：姚氏曰：茂陵

東北，西者衛青塚，東者霍去病塚也。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自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稀滅，至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爲挽歌，言已不能如衛青之征戰起塚

廬山，又不能學田橫，五百人俱死海島也。

北臨玄菟郡，南戍朱鳶城，共此無期別，俱知萬里情。

漢書地理志曰：玄菟郡，武帝元鼎四年，開高句驪，屬幽州，應劭曰：故真番，朝鮮，百國，後漢書郡國志曰：交趾郡有朱鳶縣，又南

蠻傳云：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嫁爲朱鳶人，詩索妻甚雄勇，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忿，故反。光武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討之，言已出使不歸，與玄菟朱鳶，南北極遠之地，俱爲無期之別也。

昔嘗遊令尹，今時事客

卿，不特貧謝富，安知死羨生。

左傳宣十二年曰：蔣敷爲宰，杜預注云：宰，令尹也。周禮曰：六卿太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爲長，從他國之言，亦謂之宰，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爲名。

皆取其正直也。史記曰：秦王拜李斯爲客卿，言昔仕元帝，嘗遊楚令尹之門，今在魏周，更事秦客卿之官，非惟不慕富貴，并不樂生也。

安國曰：平生少時也，蓋傷已平生之志，今安在也。

懷秋獨悲此，平生何謂平。

淮南子曰：春女思，秋士悲，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

悲歌度遼水。

一作易水，一作燕水。

弭節出陽關，李陵從此去，荆卿不復還。

水經注曰：遼水出碣石山，自塞外東流，直遼東之望平縣，屈而南流，逕襄平縣故城，西秦始皇二十二年，

滅燕，置遼東郡治，此有大遼水，小遼水，漢書西域傳曰：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弭節，猶持節也。杜預曰：節，國之符信，索隱曰：節，使者所擁也。漢書李陵傳曰：陵字少卿，天漢二年，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匈奴戰，乃降匈奴。中史記曰：荆卿，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入秦，燕太子饒之易水，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傷已持節使魏，不復歸也。故人形影滅，音書兩俱絕，遙看

塞北雲，懸想關。

一作天。

山雪。

言南北兩，隔絕也。

遊子河梁上，應將蘇武別。

李陵與蘇武別詩曰：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

搖落秋爲氣，淒涼多怨情，啼枯湘水竹，哭壞杞梁城。

宋玉曰：悲哉，秋之爲氣也，搖落而變衰。博物志曰：舜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琴操杞殖戰死，妻泣曰：上

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放聲長號，杞城爲之崩，殖一名梁，言江陵之敗，君臣被戮，殺傷者衆，有夫妻離別之苦也。

天亡遭憤戰，日盛值愁兵。

史記項羽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天文志曰：日濛濛無光，

士卒內亂，直虹朝映壘，長星夜落營。

天文志曰：虹頭尾至地，流血之象，蜀後主建興十三年，諸葛亮帥大衆伐魏，屯於渭南，有長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占，曰：兩軍相當，有大流星來走軍

上及墜軍者皆破敗之徵也。九月亮卒於軍。焚營而退。羣帥交怨。多相誅殘。言梁元帝江陵敗亡之徵也。楚歌饒恨曲。南風多死聲。

漢書曰。項羽軍荅下。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左氏傳曰。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

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時梁元帝都江陵。本楚地。故多引楚事以爲辭。

眼前一杯酒。誰論身後名。

世說曰。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

我有身後名。不知卽時一杯酒。此言一杯酒身後名者。特言江陵君臣。但適一時。不顧後慮也。如安戀荆楚。不歸建業。致有此敗。惜其不用周弘正朱買臣之言也。又于謹來伐時。計用三策。以帝懦而無謀。多疑少斷。知其必用下策。向使曜兵漢沔。席卷渡江。丹陽帝居。又何患焉。嗚呼。此其所以無謀也與。

### 周王逢鄭忿。楚后值秦窺。

周逢鄭忿。謂元帝與岳陽王督結讐也。楚值秦窺。謂西魏之來伐也。北史于謹傳云。初梁元帝於江陵嗣位。密與齊交通。將謀侵軼其兄子雍州刺史岳陽王督。時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

遂結隙。據襄陽來附。乃命謹出討。是周逢鄭忿也。元帝承聖二年紀曰。先是魏使宇文弼來聘。帝接弼。弼有闕。執相安定公憾焉。使于謹來攻。是楚值秦窺也。魏相安定公周太祖宇文泰也。左氏傳曰。周鄭交惡。又曰。鄭文公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知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皆周王逢鄭忿之事。史記張儀見楚王曰。王爲閉關絕齊。使使者西取商於之地六百里。王絕齊。齊秦交合。秦發兵擊之。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梯衝已鶴列。冀馬忽雲屯。

謂西魏將于謹。及梁王督會兵來伐。軍容之盛也。魏志曰。公孫瓚與子續書云。袁氏之攻狀若鬼神。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城上。鶴列陳兵。

也。莊子曰。君必盛鶴列於麗譙之間。後漢書劉表傳曰。冀馬雲屯。

武安檐瓦振。昆陽猛獸奔。

言攻城之急也。史記曰。趙惠文王時。秦軍軍武安西。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後漢光武紀曰。王尋王邑圍昆陽。猛獸奔象。

之屬以助威光武率  
敢死者乘銳奔之

流星夕照鏡烽火夜燒原

天文志曰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奔星所墜其下有兵夕照鏡者言其星之明也顏師古漢書注曰夜則舉

烽故云夜燒原也  
爾雅曰高平曰原

古獄饒冤氣空亭多枉魂

述異記曰漢武帝幸甘泉長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人莫知也時東方朔曰此古獄地也積憂所致上使按圖果秦獄地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

解乃以蟲置酒中立消後漢書曰王忱除鄆令到官至豫亭有鬼數殺過客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前詎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他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檄者也明旦召游檄詰問具服

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

是亭遂清安言江陵戰鬪之時殺傷者衆故多冤魂也

天道或可問微兮不忍言

楚辭曰屈原放逐因書其壁呵而問之號曰天問言天使梁亡不可問也

橫流遘屯慝上塤結重氣

屯易卦名陸機功臣頌曰上塤下隴注云塤不澄不清之貌說文曰氣祥氣也聲符分切此祥字如祥桑之祥蓋謂穢祥妖也

哭市聞妖獸頽山起怪雲

哭市聞妖獸疑用春秋齊襄公見公子彭生事左傳所謂豕人立而啼是也襄公爲無知所弑矣續漢志曰雲如壞山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墜其下覆軍殺將流血千里言江陵將陷有妖異之徵也

綠林多散卒清波有

敗軍

綠林清波皆楚地也後漢書曰新市人王匡王鳳與諸亡命藏於綠林中漢書曰英布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復以秦爲楚綠林多散卒者謂任約謝答仁本侯景之黨元帝復用至此其卒多散去也清波有敗軍者謂胡僧祐朱買臣之敗也

智

士今安用忠臣且未聞惜無萬金產東求滄海君

言江陵敗後智士忠臣無所可用惜已無資不能爲國報讎也史記曰秦滅韓張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

報讎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顏師古漢書注曰滄海君當時賢者之號也

詩

吉士長為吉。善人終日善。大道忽云乖。生民隨事蹇。易曰蹇難也。險在前也。有情何可豁。忘懷固難遣。麟窮季氏置。

虎振周王圈。左傳哀十四年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當云麟窮叔氏置。然魯三家季孫為政。故可通用也。穆天子傳曰。七萃之士生搏虎而獻。天子命為押而畜之。東虢是曰虎。

牢。說文曰。圜。養獸閑。周禮鄭注云。牢。閑也。平生幾種意。一日衝風卷。漢書韓安國曰。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言已道乖事蹇。如麟在置中。虎居圈內。平生志意。若衝風之盡卷也。

六國始咆哮。縱橫未定交。史記索隱注曰。六國。韓。魏。趙。燕。齊。楚。是也。與秦為七國。亦謂之七雄。又六國與宋衛中山為九國。其三國蓋微。又前亡。又曰。東西為橫。南北為縱。山東地形縱長。蘇秦相六國。令縱親而擯秦。關西

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縱而連秦之衡。欲競連城玉。翻徵縮酒茅。史記曰。秦欲以十五城易趙王和氏璧。左傳云。管仲謂楚王曰。爾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六國始咆哮。縱橫未定交者。以喻梁元帝與岳陽王督。不

能和絀也。欲競連城玉。翻徵縮酒茅者。時西魏方盛。比之強秦。督與江陵。方宜合。縱攻秦。而反會兵來伐。責楚包茅。大寶是以西去矣。襄陽形勝。其為連城也。與。析骸猶換子。登爨已懸巢。左傳宣十五年。華元曰。敝邑易

子而食。析骸以爨。杜預曰。爨。炊也。何休公羊傳注曰。骸。骨也。左傳成十六年曰。晉楚戰於鄢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預曰。巢車。車上為櫓。葉說文作輶。云兵馬高如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車樓也。是巢與櫓俱是樓之別名。言江陵之危急也。壯冰初

開地。盲風正折膠。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冰始壯。地始拆。仲秋之月。盲風至。鄭注云。盲風。疾風也。正義曰。皇氏云。秦人謂疾風為盲風。漢書量錯曰。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輕雲飄馬足。

明月動弓弣。西京雜記。得漢文帝馬有浮雲之名。故馬曰輕雲。言馬壯也。劉熙釋名云。弦。月半之名。若張弓弛弦。故弓曰明月。言兵彊也。楚師正圍鞏。秦兵未下嶠。左傳昭二十三年。曰。二師圍郟。

左傳昭二十三年。曰。二師圍郟。



郊溇潰。杜預注云：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鄆中郊，鄆二邑。皆子朝所得。昭二十六年傳曰：晉師克鞏，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至定四年，楚柏舉之敗，明年，王入殺子朝於楚。正固鞏者，言楚方盛也。僖三十二年傳曰：秦穆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杜預曰：殺在弘農澠池縣西，殺字或作峭，戶交反。

始知千載內，無復有申包。

左傳定四年曰：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秦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

首而坐。秦師乃出。明年，包胥以秦師至，大敗吳師，遂復楚國。按江陵之師，在承聖三年甲戌冬十一月，壯冰以下，言自春至秋，馬壯兵彊。此時楚師方盛，秦兵未來，何不急徵諸援，以備不虞？若王僧辯、王琳、陸法和諸軍，一戰可勝，而保守羅郭，遂爲子謹所破，竟無申包胥之一人報讎復國也。

橫石三五片，長松一兩株。對君俗人眼，眞興理當無。野老披荷葉，家童掃栗跗。竹林千戶封，甘橘萬頭

奴。

此子山小園賦也。言其可以棲遲矣。毛詩鄭箋：鄂不曰鄂，拊，鄂足也。釋文云：拊，亦作跗。此云栗跗，亦栗之足也。漢書曰：渭川千畝竹，此其人與千戶侯等。吳志曰：李衡臨終，嘗勅其子曰：龍陽洲千頭木奴，歲收絹千疋。

君見愚公谷。

言此谷愚。

傷已於此築室，眞爲愚也。韓非子曰：齊威公入山，問父老曰：此何谷？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鄰以臣爲愚，遂名爲愚公谷。

日晚荒城上，蒼茫餘落暉。都護樓蘭返，將軍疎勒歸。

漢書曰：傅介子，北地人，昭帝時爲平樂監，時樓蘭國數反覆，霍光遣介子與士卒齎金幣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與

介子飲，乃令壯士二人刺殺之，持首詣闕。又西域傳曰：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扞戾城，去陽關千六百里。又鄒吉傳曰：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後漢書曰：耿恭爲戊巳校尉，引兵據疏勒城，匈奴攻恭，食盡困窮，稍死亡。

餘數十人會漢遣軍迎校尉遂相隨俱歸漢書西域傳曰疏勒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

馬有風塵氣人多關塞衣

曹子建出行詩曰蒙霧犯風塵關塞衣謂征衣也言見征客初歸也

陣雲平

不動秋蓬卷欲飛

天官書曰陣雲如立垣曹子建朔風詩曰風飄蓬飛

聞道樓船戰今年不解圍

漢書曰楊僕宜陽人也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梁侯此章述其南北絕遠之情也

尋思萬戶侯中夜忽然愁

言已不能為國建勳也漢書李廣傳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琴聲遍屋裏書卷滿牀頭雖言夢蝴蝶

定自非莊周

莊子曰昔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

殘月如初月新秋似舊秋露泣連珠下螢飄碎火流樂天乃知命何時

能不憂

易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言已功業都捐琴書何益光華已晚瞬息衰秋思之甚為可憂也

憤憤天公曉精神殊乏少

言天道無知有如長夜也莊子曰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憤上內反說文蒼頡篇並云亂也

一郡催曙雞數處驚眠鳥

說文

曰曙且明也

其覺乃于于其憂惟悄悄

莊子曰泰氏其夢徐徐其覺于于即風柏舟之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毛傳曰悄悄憂貌

張儀稱行薄管仲稱器小

史記曰張

儀魏人也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醉之論語曰管仲之器小哉

天下有情人居然性靈天

言天道昧昧不可問也

在死猶可忍為辱豈不寬古人持此性遂有不能安

言人死且可忍豈不能忍辱乎然古人有烈性者獨不安於此故寧死不辱也

其面雖可熱其心

長自寒。

面可熱者自慚之辭。若兩頰發赤矣。漢書鄭崇曰：臣心如水，慚已面雖可熱，而心寒如水，異於熱中者也。

匣中取明鏡，披圖自照看。幸無侵餓理，差有犯兵欄。

史記曰：許貢相周亞夫，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干寶搜神記曰：魏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曰：魏公。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儻桑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矣，言取鏡照看已面，雖無餓死之法，亦有兵死之相，何竟不能一死行陣也。

擁節時驅傳，乘亭不據鞍。

漢書曰：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等，馳四乘之傳至蜀。說文曰：以車曰傳，以馬曰據。師古漢書注曰：傳者若

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驛騎。漢書曰：秦法十里一亭，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言已，但有驅傳之舉，而無據鞍之事也。

代郡蓬初轉，遼陽桑欲乾。

王僧達咏古詩云：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漢書地理志曰：代郡秦置屬

幽州。應劭曰：故代國。又地理志曰：代郡有桑乾縣。孟康曰：乾音干。

秋雲粉絮結，白露水銀團。

言衰秋之氣，白雲如粉，秋露垂珠，若水銀團也。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

一思探禹穴，無用

慶臯蘭。漢書司馬遷傳曰：上會稽探禹穴。張宴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又霍去病傳曰：過焉支山，千有餘里，令短兵擊臯蘭下。師古曰：臯蘭山名，異謂苦擊而多殺也。言衰老不能復戰也。

倏忽市朝變，蒼茫人事非。

言建鄴江陵之變也。古出夏北門曰市朝，易人千載墓平。

避讒猶采葛，忘情遂食薇。

言在江陵時，使於魏，是為采葛。仕於周，是為食薇也。子山仕周，為餐粟矣。

懷愁正搖落，中心

愴有違。

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也，搖落而變衰。獨憐生意盡，空驚槐樹衰。世說曰：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衆在廳視槐，良久

葛懼讒也。鄭箋曰：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史記曰：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遂餓死於首陽山。謙周古史考云：夷齊採薇，有婦人曰：薇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是夷齊并不食薇也。子山仕周，為餐粟矣。

詩

獨憐生意盡，空驚槐樹衰。

世說曰：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衆在廳視槐，良久

一六七

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子山引此作

枯樹賦，以爲世異時移，忽忽不樂矣。

日色臨平樂，風光滿上蘭。

西京賦曰：大駕幸乎平樂之館。又曰：正壘壁乎上蘭。三輔黃圖曰：上蘭有上蘭觀。又史記周勃傳曰：御史大夫施屠昆邪，破綰軍上蘭。

南國美人去，東家棗樹

完。

離騷曰：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注云：美人，謂懷王也。王逸章句云：靈修，美人，以媲於君。漢書曰：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婦還，里中爲之歌曰：東家有樹，王

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南國，謂楚也。美人，喻君也。時元帝都江陵，本楚地。故比之南國美人。吉婦自喻也。東家棗完，喻己身在長安，如出婦不還矣。

抱松傷別鶴，向鏡絕孤鸞。

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

兄欲爲改娶，牧子援琴鼓之，歌別鶴以舒其憤懣。故曰：別鶴操。劉敬叔異苑曰：黔婁國王買得一鸞，欲其鳴不可，致飾金繁，鑿珍羞，對之愈戚，三年不鳴。夫人曰：嘗聞鸞得類則鳴，何不懸鏡照之。王從其言，鸞觀影悲鳴，冲霄一奮而絕。喻己身在異域，如別鶴孤鸞也。

不言登隴首，惟得望長安。

隴首，卽隴頭歌，所謂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又云：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颯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言登隴首得望長安，今已

之鄉關，在於南國，不能復見也。

鬪麟能食日，戰水定驚龍。

春秋孔演圖曰：麟，木精也。麒麟圖，日無光，博物志曰：麒麟鬪而蝕日。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王卒壅之，及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章昭曰：穀洛，二水名也。鬪者，兩水

格，有似於鬪，喻梁元帝與西魏兩國爭戰也。

鼓鞞喧七萃，風塵亂九重。

禮記曰：君子聞鼓鞞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周禮注及字林，並曰：鞞，小鼓也。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王仲宣雜詩曰：風飄揚塵起，白日忽已冥。

呂向曰：風起，舉揚塵埃，噓兵戈暴起也。風塵亂，九重者，言元帝出降，天子蒙塵也。九重，謂君也。

鼎湖去無返，蒼梧悲不從。

三輔黃圖曰：黃帝採首山銅以鑄鼎，鼎成，有龍下迎，迎地仙去。小臣攀龍髯而上者七十二人。漢武

帝於此建鼎湖宮，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言魏人戕帝時已在長安，不能從君死也。

徒勞銅爵妓，遙望西陵松。

魏志曰：曹公臨死，謂嫡好妓人曰：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言元帝葬於津陽門外，遙望如西

陵墓田矣。

無悶無不悶，有待何可待。

易曰：遯世無悶。

昏昏如坐霧，漫漫疑行海。

寧戚歌曰：長夜漫漫何日時。沈約詩曰：歸海流漫漫。

千年水未清，一代人

先改。

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黑，黑變黃，各三日，無悶無不悶，言己不隱不仕也。有待何可待，言欲待梁興而梁反亡也。昏昏如坐霧，言己之昏憤也。漫漫疑行海，言己無所歸也。千年水未清，一代人先改，蓋傷梁運之遂

終也。昔日東陵侯，惟有瓜園在。

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或曰青門，門外舊出佳瓜，廣陵人邵平爲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青門外，瓜美，故時人謂之東陵瓜，言己本梁臣，今梁亡而留於長安

若東陵故侯也。

懷抱獨昏昏，平生何所論。由來千種意，併是桃花源。

搜神後記曰：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

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曠空，屋舍儼然，有良田美地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

詩

一六九

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邑人至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具言所聞皆爲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論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乃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歆卽遣人隨之往尋向所誌不復得焉言已平生懷抱至此皆不足論惟有避秦而已

殺皮兩書帙壺盧一酒樽自知費天下也復

何足言史記貨殖傳曰夫山西饒材竹穀繹索隱曰穀木名皮可爲紙詩云其下維穀毛詩草木蟲魚疏曰穀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謂之穀布紙長數丈

潔白光輝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爲茹王子年拾遺記曰張儀蘇秦剝樹皮編以爲書帙以盛天下良書說文曰帙書衣也世說曰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旣往劉尙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壺盧可以盛酒也言已既有避秦之志惟有兩帙之書一樽之酒不足復論天下事也

蕭條亭障遠悽慘風塵多劉歆逢初賦曰野蕭條而寥廓漢書西域傳曰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陸士龍答張士然詩曰飄飄冒風塵關門臨白狄城影入黃河春秋左傳僖三

十三年曰晉師敗狄於箕卻缺獲白狄子杜預曰白狄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正義曰狄有赤狄白狄就其赤白之間各自別有種類謂之赤白其義未聞蓋其俗尙赤衣白衣也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於西河也關門臨白狄者言關門之外白狄所居也城影入黃河者言地近黃河爲日景所照也

秋風蘇武別寒水送荆軻漢書曰蘇武字子卿以天漢元年使匈奴不降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於是李陵置酒賀武

云異域之人豈別長絕陸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催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戰國策荆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

誰言氣蓋世晨起帳中

歌。史記曰。項羽晨起帳中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言已入長安之後。卽景傷懷。若李陵之長絕。荆卿之不還。又傷江陵之亡。同於垓下也。

被甲陽雲臺。重雲久未開。

子虛賦云。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孟康曰。雲夢中高堂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李周翰曰。陽雲臺則高唐觀。寰宇記曰。巫山縣西有陽臺古城。卽襄王所遊之地。亦曰陽雲臺。高一百二十丈。南枕長江。被甲陽

雲臺。謂江陵之師也。雞鳴楚地盡。鶴唳秦軍來。

漢書曰。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晉書載記曰。苻堅淝水之敗。其走者聞風聲鶴唳。以爲晉兵。楚地盡。言江陵

陷。秦軍來。言魏師至也。羅梁猶下礮。揚排久飛灰。

言魏師攻城之急也。礮。大石也。古有矢石。蓋用石擊之也。左傳。旃動而鼓。翼遠以旆。爲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作飛石以證之。說文亦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礮以種敵

也。魏志曰。袁尙使密配守鄴。太祖進攻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入者皆沒。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戰。生禽配。礮字或作礮。漢書曰。匈奴乘隅下礮石。音力對。反羅梁猶下礮者。言城上轉石自高而下也。時魏軍大攻。反者斬西門守卒。以納魏軍矣。後漢書曰。楊璇。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置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發弓弩。剗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此言久者。謂兵弱敵強。不能固守也。

出門車軸折。吾王不復回。

言元帝出降。遂

見害也。漢書曰。上徵臨江王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返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郵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時元帝出降見執。如梁王蕭督營。甚見詰辱。督遣尙書傳準監行刑。進土囊而殞之。是去不還矣。

和張侍中述懷

張侍中疑卽張綰也。梁書曰：張綰字孝卿，縉第四弟也。承聖二年，加侍中。明年江陵陷，朝士皆  
得入關，綰以病免。後卒於江陵。或當時有述懷之詩，子山和之，其旨與上詠懷二十七首同。

陽窮乃悔吝，世季誠屯剝。

乾上九元龍有悔，子曰：元龍有悔，窮之災也。荀爽曰：升極當降，故有悔。屯卦象曰：屯，剛柔始交而  
難生。崔憬曰：於人事則是運季業初之際也。剝卦辭曰：剝不利有攸往。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

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荀爽曰：謂陰外變五，五者  
至尊爲陰所變，故曰剝也。言梁運之將終也。

奔河絕地維，折柱傾天角。

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  
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

成羣海

水飛如雨天星落。

揚雄劇秦美新曰：神獸靈液，海水羣飛。劉良曰：海水羣  
飛，喻天下亂也。漢書劉向封事諫曰：夜中星隕如雨。

負錘遂移山，藏舟終去壑。

列子曰：太行王屋  
二山方七百里，高

萬仞，北山愚公年九十，面山而居，懲山之塞，出入之迂也。遂率子孫，卽石墾壤，運於渤海之尾。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操蛇之神聞之，  
懼其不已，皆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鐫也。聲楚甲切。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  
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  
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生民忽已魚，君子徒爲鶴。

左氏傳曰：微禹，吾其魚乎。抱樸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  
爲猿鶴，小人爲沙蟲。以上言梁朝太清承聖之亂，公私塗炭也。

疇昔

逢知己，生平荷恩渥。故組竟無聞，程嬰空寂寞。

言梁朝舊臣蒙君知己之恩，無一人可圖報復也。傷簡文諸子及元帝  
子愨懷始安也。故組，疑作胡組。漢書丙吉傳曰：宣帝坐數月，以皇曾孫

坐衛太子事繫，幾不全者數焉。吉數勅保養乳母，視過甚有恩惠。吉曰：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史記曰：  
屠岸賈作難，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趙武於山中十五年，因晉侯有疾，韓厥乃請立武爲趙氏後。

永嘉獨流寓，中



原惟鼎鑊。

此下自序也。王隱晉書曰：懷帝即位，年號永嘉。永嘉之後，懷愍遇害，劉石繼亂矣。獨流寓者，謂己此時流寓長安也。謝靈運述祖德詩曰：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李善注曰：晉中興書曰：中原亂，中宗初鎮江東。

中原，謂洛陽也。說文曰：鑊，鑊也。胡郭切。周禮烹人，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鄭注云：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熟，乃蒸於鼎。齊多少之量。言中原百姓在水火之中也。

道險臥櫬，身危累素殼。

櫬，井上汲水圓轉木也。

言人臥於櫬櫃之上，木轉則人有墜井之患。是其至險者也。道險臥櫬者，言如臨深淵也。世說曰：顧愷之作危語曰：井上櫬櫃臥嬰兒，劉子政說苑曰：賈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基加九雞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碁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

公曰：危哉！潘岳西征賦曰：危素卵之累殼。

漂流從木梗，風卷隨秋籜。

戰國策：蘇代謂孟嘗君曰：子東園之桃梗耳，逢雨下，溜水至，則漂之而去。言己之漂泊無定，如木梗之在漂流，秋風之卷飛籜也。服虔曰：籜，笋皮也。詩云：

籜兮籜兮，風其吹女。注：稿也。

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

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爲見機。晉書曰：陸機年二十而吳滅，太康末，與弟雲同入洛，以喻己不吳人，今留秦地矣。

漢陽錢遂盡，長安米空索。

後漢書：趙壹，漢陽人，賦曰：文籍徒滿腹，不一囊錢。漢書：東方朔曰：臣言可用，幸異

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

時占季主龜，乍販韓康藥。

史記曰：者傳曰：司馬季主者，楚人，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買，同輿而之市，遊於卜肆中，聞其言，忽而自失，茫茫乎無色，悵然嚙口，不能言，以爲老莊之義，未有以

異也。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女子從康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伯休嘆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避入霸陵山中，言己在長安，特如季主賣卜，韓康市藥耳，無求

見用於世也。

伏轅終入絆，垂翅猶離繳。

漢書曰：局越轅轅，下胸，釋名曰：轅，援也，車之大援也。絆，半也，使半行不得自縱也。說文云：絆，馬繫也，聲博慢切。後漢書曰：垂翅迴谿，子虛賦曰：繳，繳也。說文曰：繳，生絲縷也，言己留

於長安。猶馬之羈絆。鳥之離繳也。離平聲。繳之藥反。

徒懷琬琰心。空守黃金諾。

周禮曰。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惡。鄭注云。琬猶圓也。琰圭。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錫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琰圭亦圭。王使之瑞節。球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令爲善者。以此圭責讓諭告之也。又曰。諸侯有爲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爲瑞節焉。

楚辭曰。懷琬琰以爲心。漢書曰。得黃金百。不如季布一諾。言當使魏之時。持此瑞節。本以王命出使。而魏不保其信。爲徒然也。

號

鄒終無寄。齊秦竟何託。

國語曰。鄭桓公從史伯之言。乃東寄帑與賄。虢鄒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鄒之地。史記曰。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曰。

王爲儀閉關而絕齊使。使者從儀。西取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懷王大悅。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曰。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兩國之兵必至。楚王弗聽。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發兵擊之。大敗我軍。遂取漢中之郡。虢鄒終無寄者。言當使魏之後。師下江陵。帝與愨懷始安俱歿。何所寄帑也。齊秦竟何託者。魏分東西。西魏本秦地。高氏受禪東魏。是曰北齊。都於鄆。秦師來征齊兵。不救。竟何所託也。

大夫唯閔周。君子常思亳。

言江陵亡後。有黍離麥秀之感也。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

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故爲黍離之詩。尙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故殷之墟。見麥秀之漸漸。此父母之國。志勤心悲也。亳。殷舊都也。

寂寥共羈旅。蕭條同負郭。

左傳陳公子完曰。羈旅之臣。史記曰。張負

隨陳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敞席爲門。劉歆逢初賦曰。野蕭條而寥廓。子山在周日久。雖位望通顯。周之帝王。並遇恩禮。而鄉關之思。彌殷。是以義共羈旅之疎。情同負郭之貧也。

農談止穀稼。野膳惟藜藿。

周禮

曰。種穀曰稼。如稼女以有所生。史記太史公自序曰。藜藿之羹。正義曰。藜似蠶而表赤。蠶豆葉也。

操樂楚琴悲。忘憂魯酒薄。

左氏傳曰。晉侯觀囚於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

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莊子曰。魯酒薄而邯鄲圍。

渭濱觀坐釣。谷口看秋穫。

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好周西伯。西伯遇太公於渭之陽。漢書曰。谷口。鄭子真不誦耕於

磨石之下名震京師高士傳曰鄭樸字子真

惟有丘明恥無復榮期樂

論語曰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孔曰左丘明魯太史漢書藝文志有左氏傳三十卷後漢陳元所謂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者也高士傳曰榮啓

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矣天生萬物惟人為貴吾得為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穉穉者吾既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言已惟有自恥而已無復可樂也

夷則火星流天根秋水涸

高誘淮南子注曰夷則七月也夷傷則法也言陽衰陰發萬物影傷應法成性故曰夷則詩云七月流火毛萁曰火大火

也杜預左傳注曰大火心星也七月即見爾雅曰天根氐也郭璞注云角亢下繫

冬嚴日不暖歲晚風多朔

冬嚴嚴寒也朔風北風也爾雅

於氏若木之有根國語曰天根見而水涸淮南子仲秋之月云是月也水始涸

曰朔北方也王正長雜詩云朔風動秋草

楊浮有怪雲細凌聞災電

漢書曰楊浮雲淮南子曰浮楊於無咎屋之際高誘曰浮楊猶遊翔也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杜預

言秋冬之際觀搖落變衰之象為可悲也

曰分春秋分至冬夏至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楊浮有怪雲者言當此秋冬殺物之候見怪雲遊翔而起也周禮

曰凌人掌冰十二月令斬冰三其凌鄭注云凌冰室也左傳昭四年曰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韻

而出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杜注云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也西京雜記云董仲舒曰

木皮三寸厚涇泥五斗濁

漢書晁錯曰夫

電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電焉細凌聞災電者亦言十二月固陰沍寒之時也

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羸毛其性能寒能音耐又溝洫志鄭白渠歌曰涇泥一石其泥數斗斗音圭言已來此西北苦寒之地加以秋冬肅殺之景且喻顏之厚矣有如木皮身名濕濁無分涇涇也

轅樹猶懼雕陵鵲

莊子曰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觀者如市而匠石不顧曰是不材之木也又曰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

生涯實有始

天道終虛橐。

言人生有始，天道不終也。毛萇云：大曰橐，小曰囊。堯者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

且悅善人交，無疑朋友數。

論語何宴注云：謂速數之數，言張侍中為善人，與己為朋友，不嫌其澆也。何

時得雲雨，復見翔寥廓。

雲雨謂際時也，言何時梁運復興，得遂其冲霄之志也。廣雅曰：寥，空也。廓，深也。

奉和示內人

然香鬱金屋，吹管鳳凰臺。

說文曰：然，燒也。鬱，金香草也。樂府云：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列仙傳曰：蕭史善吹簫，秦穆公女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為作鳳凰臺。

春朝迎雨

去秋夜隔河來。

春朝迎雨去，即宋玉所謂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是也。秋夜隔河來，即續齊諧記：桂陽成武丁云：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是也。

聽歌雲即斷，聞琴鶴倒回。

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

辭歸青錢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風俗通曰：春秋師曠為晉平公作清角之音，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進於廊門之扈，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聲聞於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

春牕刻鳳下，寒

壁畫花開，定取流霞氣，時添承露杯。

抱樸子曰：項曼都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饑渴。三輔舊事曰：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

奉和趙王美人春日

直將劉碧玉，來過陰麗華。

樂府有碧玉歌，樂苑云：碧玉歌者，宋汝南王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以寵愛之甚，所以歌之。後漢書曰：光烈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

甚盛。因嘆曰。仕宦當爲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祗言滿屋裏。併作一園花。

言美人顏色如花也。

新藤亂上格。春水漫吹沙。

幽明錄云。句章人至東野。還暮見路傍有小屋燈火。

因投宿。有女子彈絃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綬復一組。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釋名曰。穀謂沙穀。取踉蹌如沙也。亦言美人與春花相若矣。

步搖釵梁動。紅輪帳角斜。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女弟上韞三十五條。有

黃金步搖。梁簡文云。九梁插花。步搖爲古。沈約詩云。畫扇迎朝暑。紅輪映早寒。庾肩吾詩云。粉白映輪紅。或疑如婦女所執。暖扇之類。所未詳矣。

今年逐春處。先向石崇家。

續文章志曰。石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與馬僭

擬王者。庾膳必窮山陸之珍。後房數百。皆曳執纁珥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時之選。築樹開沼。彈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爲居最。琇等每愧羨以爲不及也。

### 奉和趙王春日

城傍金谷苑。園裏鳳凰池。

晉書曰。石崇有別業。在河內縣金谷澗中。又有芍藥曰。奪我鳳凰池。

細管調歌曲。長衫教舞兒。向人長曼臉。由來薄

面皮。

楚辭曰。蛾眉曼睩。目騰光。長髮曼鬢。陸離。王逸曰。曼。澤也。

梅花絕解作。樹葉本能吹。

梅花樹葉。謂笛筩之類。笛中有落梅花曲。傅玄笛賦曰。吹葉爲聲。

香煙龍口出。蓮子

帳心垂。

香煙龍口出者。言香爐刻爲龍形。薰香煙從口中出也。蓮子帳心垂者。所謂金蓮帳是也。鄒中記曰。石虎冬月用複帳。帳之四角安金銀鑿香爐。裏以百和香。帳頂安金蓮花。中縣金箱。織成錦氈。

莫畏無春酒。須

花但見隨。

詩云。爲此春酒。

詩

夢入堂內

雕梁舊刻杏香壁本泥椒

開居賦曰飾文杏以為梁西京雜記曰溫室以椒塗壁椒房殿在未央宮以椒和泥塗取其溫而芬芳也

幔繩金麥穗籬鉤銀蒜條

言金繩如麥穗銀鉤

若蒜條象其形也

畫眉千度拭梳頭百遍療

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此畫代其處也黛說文作睪畫眉也聲徒耐切字同漢書比疎一史記作比余徐廣曰或作疏比也索隱曰比音鼻廣雅云比櫛也蒼頡篇曰靡

者為比靡者為梳說文曰揅理也聲洛蕭切

小衫裁裹臂纏絃摺抱腰

釋名曰衫芟也衫末無袖端也抱腰疑即抱腹注見下夜聽搗衣篇纏絃抱腰如古鞶帶之飾矣

日光釵焰動臆影

鏡花搖

說文曰釵辨屬飛燕外傳有七出菱花鏡一奮故云鏡花

歌曲風吹韻笙簧火炙調

漢書音義曰律得風氣而成聲周禮笙師掌教笙鄭注曰笙十三簧爾雅郭璞注曰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

簧  
即今須戲去誰復待明朝

和詠舞

和梁簡文帝也簡文有詠舞詩

洞房花燭明燕餘雙舞輕

楚辭曰媿容脩態絙洞房又云蘭膏明燭華容備張衡七辨曰淮南清歌燕餘才舞荀悅漢紀曰趙氏善舞號曰飛燕上悅之由體輕而封皇后也西京賦曰飛燕麗於體輕

頓履隨

疎節低鬢逐上聲

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奮袖低昂頓足起舞四聲中有上聲上音賞

步一作伴

轉行初進衫飄曲未成鸞迴鏡欲滿鶴顧市應

傾。范泰鸞鳥詩序云。昔蜀賓王結置峻卯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映之。王從其言。鸞觀影悲鳴。一奮而絕。越絕書曰。闔廬子女冢在闔門外。舞鶴吳市。殺生送死。

已曾天上學。

詎是世一作中生。  
見地。

### 夜聽搗衣

秋夜搗衣聲。飛度長門城。今夜長門月。應如晝日明。

字林云。直舂曰搗。古人搗衣。兩女子對立。執一杵。如舂米然。今易作臥杵。對坐搗之。取其便也。漢書外戚傳曰。陳皇后罷。退居

長門宮。長門賦序曰。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三輔黃圖曰。長門宮離宮在長安。言明月夜砧。長門別怨。聞之愈增愁思也。

小鬟宜粟瑱。圓腰運織成。

鬟。髻也。粟。眉飾也。瑱。耳飾也。東觀漢記

曰。明帝馬皇后美髮。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尙有餘。繞髻三匝。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粟。左氏傳曰。縛一如瑱。杜注云。瑱。充耳也。劉熙釋名曰。瑱。鎮也。懸當耳旁。不欲使人妄聽。自鎮重也。或曰。克耳。塞耳所以止聽也。故里語云。不痞不聾。不成姑公。圓腰。疑抱腹也。釋名云。抱腹。上下有帶。抱裹其腹。上無帶者。又有帕腹。橫帕其腹也。言施小鬟。更束縛其腰。便於舂杵也。

秋砧調急節。亂杵變新聲。

謝惠連搗衣詩云。欄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善曰。砧。搗帛之質也。文字集略曰。

砧。杵之質也。猶金切。爾雅曰。砧謂之度。

石燥砧逾響。桐虛杵絕鳴。

石。砧石也。砧以石爲之。桐謂杵以桐木爲之。

鳴石出華陰。虛桐採鳳林。

言砧石杵桐之所出也。山海經

曰。長石之山。有谷名曰共谷。共水出焉。西南流至於洛。其中多鳴石。郭璞注云。晉永康元年。襄陽郡上。鳴石似玉。色青。撞之聲聞七八里。今零陵泉陵縣永正鄉。有鳴石二所。其一狀如鼓。俗謂之石鼓。卽此類也。張協七命曰。鳴鳳在林。願於黃帝之園。

北堂

詩

細腰杵南市女郎砧

搜神記曰何文暮入北堂梁上有一人高冠朱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文呼細腰問向衣冠是誰答曰金也在西壁下問君是誰答曰杵也今在竈下文掘金燒杵由是大富水經注漢水南有女郎山山上有女郎

耶家遠望山墳巍巍狀高及卽其所裁有墳形山上直路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謂之女郎道下有廟及搗衣石言張魯女也有小水北流入漢謂之女郎水

擊節無勞鼓調聲不用琴

言砧杵能諧音節不須鼓琴也

並結連枝縷雙穿長命針倡樓驚別怨征客動愁心

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說在宮時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闋以五色縷相羈謂之相連愛八月四日出雕

房北戶竹下圍碁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言搗衣之時見衣中縷猶並結針尙雙穿則思婦之獨守倡樓蕩子之遠爲征客能無愁怨乎蓋傷別之辭也

同心竹葉梳雙去雙來滿

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張協七命曰豫北竹葉張華輕薄篇曰蒼梧竹葉青宜城九醞酒言同心及雙去雙來者按春杵兩人對爲之謝惠連搗衣詩云微風起兩袖輕汗染雙題皆取兩人之義矣

裙裾不奈長衫袖偏宜短

釋名曰裙下罩也連接裙幅也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後常見服也衫芟也衫末無袖端也

龍文鏤剪刀鳳翼纏簪管

言裁衣也謝惠連搗衣詩云裁用笥中刀鏤爲萬里衣龍文鏤剪刀者言剪刀之上刻鏤龍形用爲

裁剪也參說文云差也聲所令切參疑卽簪音諧縷衣也鳳翼纏簪管者言縷以鳳文也參字从竹參故云參管

風流響和韻哀怨聲悽斷新聲繞夜風嬌轉滿空中應聞

長樂殿判徹昭陽宮

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有長信長秋永壽永寧四殿高帝居此後太后常居成帝趙皇后居昭陽殿有女弟俱爲婕妤貴傾後宮班婕妤居增成舍漢書曰趙氏姊弟嬌妬班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太后長信宮上

許焉言長樂宮有長信殿班姬失寵聞此砧聲愈增愁怨昭陽趙氏姊弟所居最爲寵幸故判徹也判與拊同

花鬢醉眼纈龍子細文紅

鬢髮也纈胡結切廣韻云結也言淚眼如醉當此春杵之際或亂髮下垂與眼若



相繫也。李賀詩云：青琴醉眼淚泓泓。本此。古今注曰：蝦蟇守宮，一名龍子。博物志云：以器養之，食以真朱，體盡赤，重七斤，搗萬杵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耦則落。故云守宮。知守宮名龍子也。

濕摺通夕露，吹衣一夜風。說文

曰摺之涉切。

玉塔風轉急，長城雪應關。

班婕妤自傷賦曰：華殿塵兮玉塔苦。江淹詠班婕妤詩云：竊愁涼風至，吹我玉塔樹。漢書曰：秦北爲長城之役。史記曰：始皇以謫遣戍，讎罰戍吏不直者築長城也。陸機從軍行云：

北戍長城阿，是也。言婦在玉塔搗衣，寒風甚急，因思夫在長城遠戍，飛雪應關矣。蓋傷征夫之苦寒也。

新綬始欲縫，細錦行須纂。

後漢書與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五伯解去綬，佩留其係，璣以爲章表。秦以采組連結於

繸，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有黃赤綬，赤綬，綠綬，紫綬，青綬，黑綬，黃綬，釋名曰：錦，金也。作之，用功重於其價，加金故其制字帛與金也。言搗帛裁衣，將以寄遠也。

聲煩廣陵散，杵急漁陽摻。

魏志注：嵇康別傳云：康臨

終之言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後漢書曰：曹操聞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吏。衡方爲漁陽參，驟爾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章懷太子注云：搗及摻，並擊鼓杖也。參，搗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儒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詩意，參曲奏之名，則搗字入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搗而去，足知參搗二字相連而讀。參字音去聲，不知何所惡也。參，七甘反。按此詩所云：漁陽摻三字，與廣陵散對，是爲曲奏之名。參加手旁，韻爲七紺，從僧儒之義也。蓋言砧杵之聲，較煩於琴，更急於鼓也。

新月動金波，秋雲汎濫過。

漢書：月穆穆以金波，秋雲白雲也。

誰憐征戍客，今夜在交河。

漢書有七科適戍屯兵而守也。

又曰：車師前王治交河城。有交河水分流遶城下。

栩陽離別賦，臨江愁思歌。

漢書藝文志有別栩陽賦五篇。又有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四篇。

復令悲此曲，紅顏餘幾多。

言彼

栩陽以離別爲賦，臨江之愁思作歌者。復令悲此搗衣之曲，紅顏無復多也。

### 預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

周書明帝紀曰帝即位集公卿以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刊校經史公之得預蓋此時也又北史庾季才傳曰武定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劉儀同劉臻也

### 止戈興禮樂修文盛典謨

左氏傳曰夫文止戈為武尙書有典謨

### 壁開金石篆河浮雲霧圖

孔安國尙書序曰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

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篇寫之增多伏生五篇竹書紀年曰黃帝五十年天霧三日三夜龍圖出  
芸香上延閣碑石向鴻都 魚象典略曰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曰芸臺漢書曰武帝時內有延閣廣內祕書之府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勅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故內有延閣廣內祕書

之府後漢書曰靈帝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蔡邕書冊於碑令工鐫刻於大學門外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後諸為尺牘及書鳥篆者皆引召遂至數千人焉

### 誦書稱博士明經拜大夫

漢書曰伏生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尙書者伏生年九十餘不能行詔使朝錯往受之又曰韋玄成以明經擢為諫大夫

### 璧池寒水落學市舊槐疎

一作枯三輔黃圖曰璧廡如璧之圓雅之以水象教化流

行也又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

### 高譚變白馬雄辯塞飛狐

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

漢書酈食其曰距飛狐之口臣

### 月落將軍樹風驚御史烏

後漢書曰馮異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漢書朱博傳曰御史府中列柏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

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歲。休廢御史大夫之職。

子雲猶一作方

汗簡。溫舒正削蒲。

漢書曰：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劉向別錄云：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

殺青。亦謂汗簡。漢書曰：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後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位至臨淮太守。

連雲雖有閣，終欲想江湖。

曹子建節遊賦曰：連雲閣以遠

徑。潘岳秋興賦序曰：高閣連雲。又曰：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

### 和宇文內史入重陽閣

和宇文內史昶，悼周明帝也。周書明帝紀云：武成二年辛酉，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卿大夫。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夏四月，帝因食遇毒，庚子大漸，辛丑崩於延壽殿。

### 北原風雨散，南宮容衛疎。

北原，北陵也。原陵通稱。西都賦曰：北眺五陵。三輔黃圖曰：太上皇葬櫟陽北原。漢書音義曰：原，再也。謂已立廟更立者爲原。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

待詔還金

### 馬儒林歸石渠。

三輔黃圖曰：金馬門，宣者署。武帝時，大宛以銅鑄像，立於署門，因以爲名。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礮石爲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爲閣名。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至於成帝，又於此藏祕

### 徒懸仁壽鏡，空聚茂陵書。

周書明帝紀云：帝善屬文，搢探衆書，自黃農以來，訖於漢魏末，敍爲世譜，凡五百六卷。所著文章十卷。陸機與弟雲書曰：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二尺二寸，暗著庭中，向之便寫

人形體。漢武內傳曰：武帝遺詔，以雜道書三十卷置棺中。河中大守張純以書進。宣帝時，有武帝典書郎冉登，見之流涕曰：此先皇殞時物也。漢書云：武帝葬茂陵，臣瓚曰：茂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

竹淚垂秋筍，蓮衣落夏

蕙。博物志云。舜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淚揮竹。竹盡斑。楚辭曰。製芰荷以為衣。王逸曰。芰。菱也。荷。芙蓉也。

顧成始移廟。陽陵正徙居。

三輔黃圖曰。故文帝廟。號顧成廟。孝文四年。作顧成廟。在長安城南。文帝

自為廟。制度逼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也。景帝陽陵。在長安城東北四十里。按景帝五年。作陽陵。起邑陽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丈。

舊蘭憔悴長。殘花爛熳舒。別有昭陽殿。長

悲故。一作班。婕妤。

漢書曰。班婕妤。成帝卽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居增成舍。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養復進見。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成帝崩。婕妤好奉園陵。薨。因葬園中。以喻宇文內史入重陽閣。有傷悼之辭也。

忝在司水看治渭橋

本傳云。孝閔踐祚。封臨清縣子。除司水。下大夫是也。漢書注蘇林曰。渭橋在長安三里。跨渭水為橋。王褒集中有和庚司水修渭橋詩。

大夫參下位。

言已為下大夫之職也。

司職渭之陽。

言為司水看治渭橋在渭水之陽也。

富平移鐵鑠。

一作鑠。鑠柱。

甘泉運石梁。

晉陽秋曰。杜預造橋於富平津。所謂造舟為梁也。博

物志曰。秦始皇在驪山之北。運取大石於渭北。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為不流。千人唱。萬人鉤。金陵餘石大如瓠。

跨虹連絕岸。浮鼉續斷航。

爾雅曰。蟠螭謂之零。蟠螭。虹也。郭注云。俗呼為美人虹。江東呼零。月令。季春之

月。虹始見。音義云。虹。雙出。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蜺。是陰陽交會之氣。言橋似之也。爾雅注曰。兩厓累者為岸。說文曰。鼉。大鼈也。玄中要記曰。千歲之鼉。能與人語。江淹恨賦曰。方欲駕鼉鼉以為梁。方言云。關西東或謂舟為航。說文作航。在方部。航。胡郎切。

春洲鸚鵡色。流水桃花香。

水經注曰。黃鸝磯在鸚鵡之下尾。此云鸚鵡色。言綠色似之也。漢書溝洫志曰。來春桃花水盛。必羨溢。有埴淤。反壤之害。師古曰。月令。仲春之月。如雨水。桃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水洋。

衆流猥集，波瀾盛。故謂之桃花水耳。

星精逢漢帝，鈞叟值周王。

千寶搜神記曰：蜀張寬漢武帝時爲侍中，從侍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

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史記曰：呂尚蓋嘗困窮年老矣，以漁釣于周西伯，西伯出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爲師。

平堤石岸直，高堰柳陰長。

廣雅曰：堰，澇堰也，謂澇築土以壅水也。羨

言杜元凱，河橋獨舉觴。

晉書曰：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屬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

曰：非陛下之明，臣不能施其微巧。

### 北園新齋成應趙王教

虹粉跂鳥翼，山節拱蘭枝。

爾雅曰：蜻蛉，虹也。粉，疑作棼，說文曰：棼，覆屋棟也。翼，屋榮也。西都賦曰：抗應龍之虹梁。又云：列棼，棟以布翼。呂延濟曰：梁曲如虹，故言虹梁。呂向曰：言棟上布椽如翼也。此言虹棼若虹梁矣。棼音

汾，包咸論語注云：節者，楸也。刻鏤爲山蘭枝，木蘭枝也。

畫梁雲氣繞，彫牕玉女窺。

王褒甘泉頌曰：采雲氣以爲楣。西京賦曰：繡栴雲楣。薛綜曰：楣，梁也。皆雲氣畫如繡也。魯靈光殿賦曰：玉女窺牕而下視。

月懸

惟返照，蓮開長倒垂。

魯靈光殿賦曰：壁隔曜以月照。李善曰：言壁之白如月之照也。賦又曰：反植芙蓉，張載曰：反植者，根在上而葉在下。

盤根細壤石，行雨暴澆池。長藤連格

徙，高樹帶巢移。鳥聲唯雜嘯，花風直亂吹。白虎題書觀，玄熊帖射皮。

後漢有白虎觀，周禮，王大射共熊侯。

文絃入舞曲，月扇

掩歌兒

張揖廣雅曰琴五絃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見世本班婕妤好怨歌行曰裁爲合歡扇團圓似明月

玉節調笙管金船代酒卮

說文曰古者玉瑄以玉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瑄前零

陵文學姓奚子冷道舜祠下得笙玉瑄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租風風來儀也漢書音義曰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古以玉作不但竹也按瑄从玉管从竹節竹約也以玉爲之故云玉節矣八王故事曰陳思有神思爲鴨頭杓浮於九曲酒池王意有所勸鴨頭則迴向之又爲鶴尾杓柄長而直王意有所到處於罇上鑑之鶴則指之大業拾遺云作小舸子長八尺七艘木人長二尺許乘船行酒每一船一人擊酒杯一人捧酒鉢一人撐船二人盪槳遶曲水池隨岸而行疾於水飾水飾遶池一匝酒船得三迴每到坐客處卽停住擊酒木人於船頭伸手酒客取酒飲訖還杯木人受杯迴向捧酒鉢人取杓斟酒滿杯船依飾自行按金船卽鴨頭杓之遺陳思王所制也後李白詩云却放酒船回李商隱詩云雨送酒船香皆云酒卮蓋本此也

若論曹子建天人本

共知

魏略曰鄆郡淳嘆曹植之材謂之天人

同會河陽公新造山池聊得寓目

周書曰李綸爲河陽郡公

橫階仍鑿澗對戶卽連峯暗石疑藏虎盤根似臥龍

楚熊渠子漢李廣皆夜行射麋石以爲虎故石疑藏虎抱樸子云千龍之松其狀如龍故根似臥龍也

沙州聚

亂荻洞口礙橫松

陸機云藎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荻

引泉恆數派開巖卽十重北閣聞吹管南鄰聽擊鐘

左太沖詩曰南鄰擊鐘磬北里

吹笙

菊寒花正合杯香酒絕濃由來魏公子今日始相逢

漢書地理志云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故河陽公稱魏公子比戰國信陵矣

登州中新閣

跨虛凌倒景，連雲拒少陽。

漢書如淳注曰：倒景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徙下照，故其景倒。魯靈光殿賦曰：承明堂於少陽，李善注云：漢書曰：少陽，東方也。凌倒景，言其高也。拒少陽，言其在東也。

璇極龍鱗上。

雕甍鵬翅張。

甘泉賦曰：璇題玉英，應劭曰：題，頭也。榱椽之頭，皆以玉飾也。漢書音義曰：三輔圖，謂屋梁為極也。魯靈光殿賦曰：前繪綬而龍鱗，說文曰：甍，屋棟也。徐鍇曰：所以承瓦聲，莫耕切。莊子曰：北海有鳥，曰鵬，鵬極言以玉飾梁也。龍鱗，似龍之鱗，雕張，畫棟也。鵬翅，謂棟翅若飛翔者。

千尋文杏照十里木蘭香。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文杏，材有文采者也。述異記曰：木蘭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吳王闔廬植木蘭於此，用構宮殿也。開居賦曰：刻木蘭以為榱兮。

飾文杏以爲梁。

開牕對高掌，平坐望河梁。

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區區，高掌遠蹠，以流河曲。開牕對高掌者，言對二華之山也。魏文帝燕歌行曰：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平坐望河梁者，言閣之高，上凌天河。

也。梁橋也。

歌響聞長樂，鐘聲徹建章。

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建章宮在未央宮西，長安門外。

賦用王延壽，書須韋仲將。

後漢書曰：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

子延壽，字文考，有倚才，遊魯作靈光殿賦，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賦，甚奇之，遂輟。世說曰：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暈暗然，用勅兒孫勿復學書。

龍來隨畫壁，鳳起逐吹簫。

毛

曰：簫，笙也。說文曰：笙，象鳳身言。畫龍疑真，刻鳳儼若吹簫也。

石作芙蓉影，池如明鏡光。

郭璞曰：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蓉。

花梁反披葉，蓮井倒垂房。

所謂井者，淮南子曰：大樞

駕，與宮室。延樓，棧道。雞樓，井榦。高誘曰：雞樓，井榦。復金葵井，刻花置其中也。榦，音貫。漢書有井榦樓，榦音韓。西京賦曰：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榱與璧璫，流景曜之轉轉。薛綜注曰：茄，藕莖也。以其莖倒植於藻井，其華下向反披也。華，極畫其榱也。魯靈光殿

賦曰。淵方井。反植荷葉。綠房紫的。甯甯垂珠。張載注云。綠房。芙蓉之房也。芙蓉。蓮也。甯甯。滑切。寤。丁嫁切。反披倒垂。皆謂根在上而葉在下也。云蓮井者。當棟中交木。方若井。輅刻以蓮花也。

徒然思鶯賀。無以預鷓翔。

淮南子曰。大庾成而鶯雀相賀。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為鷓。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鷓鷀賦云。鷓鷀鷓鷀。李善注云。鷓狀如鷓而大。

歲晚出橫門

三輔黃圖曰。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

年華改歲陰。遊客喜登臨。

楚辭曰。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據鞍垂玉帖。橫腰帶錦心。

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

冰弱浮橋沒。沙虛馬跡

深。倚弓依石岸。回牀向柳陰。智瓊來勸酒。文君過聽琴。

千寶搜神記曰。魏濟北郡從事掾弦超。以嘉平中夜獨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早失

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超。當其夢也。精爽感悟。嘉其非常人之容。覺悟欽想。若存若亡。如此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遊。駕輜轔車。從一婢。服羅綺之衣。姿顏容體。壯若飛仙。自言年七十。視之如十五六。車上有壺榼。青白琉璃五具。飲啗奇異。饌具醴酒。與超共飲食。遂爲夫婦。漢書曰。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下。且而視之如言。故爲立廟曰朝雲。

明朝雲雨散。何處更相尋。

高唐賦云。昔者先王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且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

北園射堂新成

周書若千惠傳。太祖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徒堂於惠宅。



軒臺聊可習仙的不難登。

山海經曰西王母之山有軒轅臺射者不敢西向

轉箭初調筈橫弓先望棚。

筈音括筈會也謂與弦相會也棚射埒也

驚心一雁

落連臂兩猿騰。

上更高事下養由基事注已見

直知王濟巧誰覺魏舒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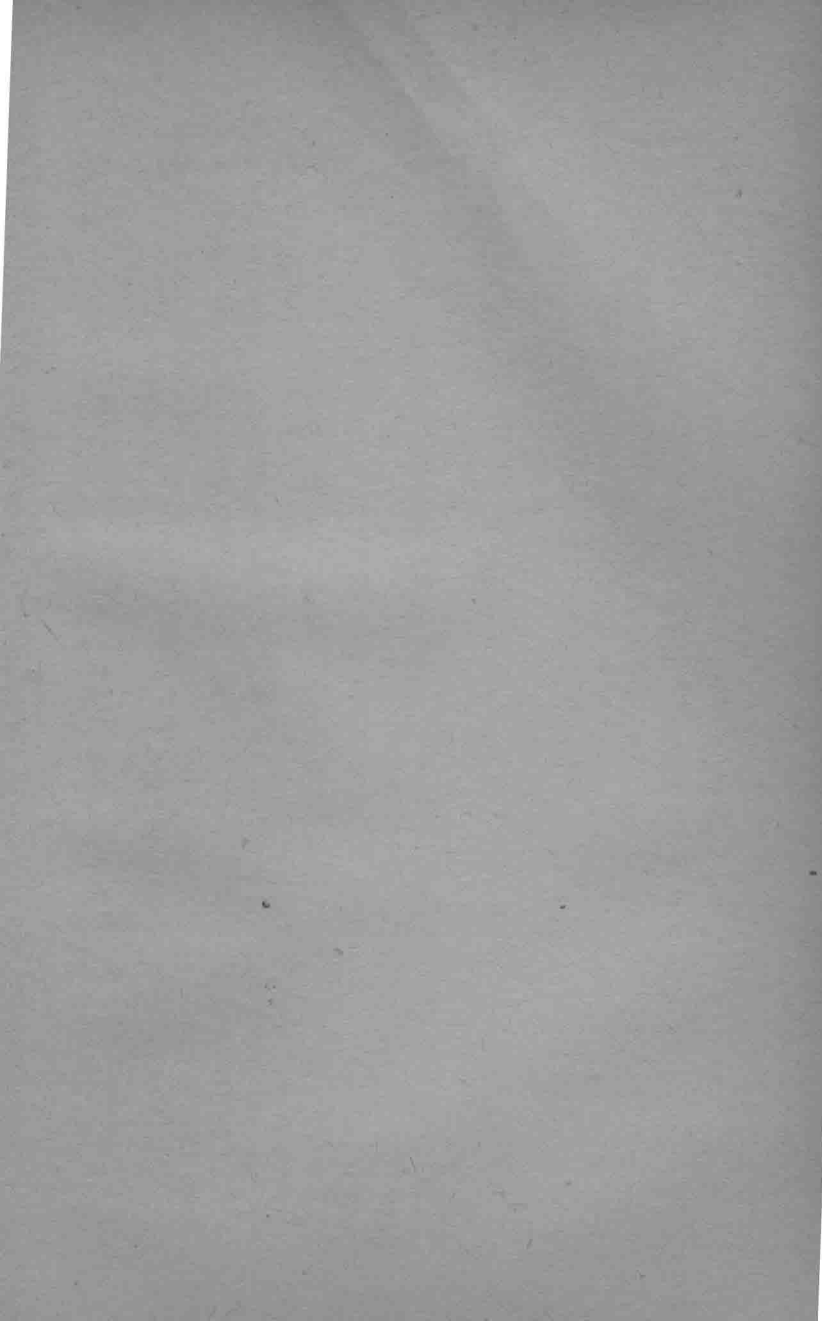
世說曰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角王武子語君夫曰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錢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

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掉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贊便去王隱嘗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少工射爲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爲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博措閒雅殆盡

其妙毓嘆之曰吾之不足盡稱如此射矣

空心不死樹無葉未枯藤擇賢方知此傳卮喜得朋。

禮記鄭注曰卮酒器也易曰東南得朋



庾子山集卷之四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詩

園庭

杖鄉從物外，養學事閑郊。

禮記曰：六十杖於鄉。

窮愁方汗簡，無遇始觀爻。

後漢書曰：吳恢殺青簡以寫經書。章懷太子注云：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盡謂之殺青。

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也。易有三百八十四爻。

谷寒已吹律，簷空更剪茅。

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齊，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之。至生黍。漢書曰：茅茨不翦，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

樵隱

恒同路，人禽或對巢。

臧榮緒晉書云：何琦曰：胡孔明有言：隱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則同，所以在山則異。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

水蒲開晚結，風竹解寒苞。

鮑照

探桑詩曰：早蒲時結蔭。爾雅曰：如竹箭曰苞。郭注云：條竹性叢生。

古槐時變火，枯楓乍落膠。

淮南畢萬術曰：老槐生火。山海經曰：黃帝殺蚩尤，棄其桎梏，化為楓。郭璞曰：楓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香。今之香楓是。膠，楓

樹脂也。倒屣迎懸榻，停琴聽解嘲。

魏志王粲傳曰：蔡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後漢書徐稭傳曰：豫章太守陳蕃不接賓客，惟見稭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又陳蕃傳曰：太尉李

詩

固表薦選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惟善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二傳互載在豫章則特設以待程在樂安則特設以待璆並有懸榻之事也揚子解嘲序云人有嘲雄以玄之尙白雄解之號曰解嘲香螺酌

美酒 枯蚌藉蘭殼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棖有香螺卮出南海一名丹螺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武帝思懷李夫人侍者覺帝容色慙怨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卮卮出波祗之國知螺可用爲酒卮也邊讓章華賦曰

蘭殼山椒椒酒淵流注云蘭殼芳若蘭也

飛魚時觸釣翳雉屢懸庖

王子年拾遺記曰仙人寧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寧先生遊沙海七言頌曰百齡暫死食飛魚此云飛魚蓋言遊魚之觸釣也周禮有庖人鄭注

云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直釋曰言庖者今之廚轉作包者欲取庖人主六獸六禽以供庖廚有裹肉之意也庖扶交反

但使相知厚當能來結交

歸田

子山欲歸田里故作是詩

務農勤九穀歸來嘉一廬

周禮冢宰職云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也後鄭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九穀無秫大麥而有粱菰菰音述菰音瓜彫胡也周

禮載師云以廩里任國中之地鄭注云廩民之區域也以廩里任國中而途人職授民田夫一廩百畝揚子雲有田一廩謂百畝之居也

穿渠移水碓燒棘起山田

漢書曰穿漕渠通渭孔融曰水碓之巧勝於聖人斷木槲

地說文曰確磬也棘荆棘燒棘謂芟草除地也鄭司農注周禮三農平地山澤知有山田矣

樹陰逢歇馬魚潭見酒船苦李無人摘秋瓜不直錢

晉書曰王戎與羣兒戲於道側

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吳越春秋曰越伐吳吳王遜去走三日三夕腹餒口饑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冬而生瓜近道人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

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嘆曰子胥所謂且食者也

社雞新欲伏原蠶始更眠

荆楚歲時記曰春分日民並種戒火草於屋上有鳥如鳥先雞而鳴架架格格民候此鳥則入田以爲候社日四鄰並結綜會社牲醴爲屋於

樹下先祭神然後饗其胙周禮曰馬質禁原蠶者鄭注云天文辰爲馬故蠶書曰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

今日張平子翻爲人所憐

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衡著歸田賦李周翰曰

衡遊京師四十不仕順帝時閹官用事欲歸田里故作是賦子山本張平子之賦而作此詩焉

### 寒園卽目

寒園星散居搖落小村墟

釋名曰星散也列位布散也青網雜記嶺南謂村市爲墟

遊仙半壁畫隱士一牀書子月泉心動陽爻地氣舒

禮記曰仲冬泉水動律書云十一月律中黃鍾黃鍾者陽氣鍾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爻爲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後漢書魯恭議奏曰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莖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至十一月堅冰至也蔡邕獨斷曰冬至陽氣始動

雪花深數尺冰牀厚尺餘

韓詩外傳曰雪花六出故雪曰雪花左氏傳曰闕地下冰而牀焉故冰曰

冰牀博物志曰北方地寒冰厚三尺氣出口爲凌

蒼鷹斜望雉白鷺下觀魚

春秋文壇鉤曰金伐木故鷹擊雉李陵詩曰有鳥西南飛矚矚似蒼鷹張華鷓鴣賦云蒼鷹鷺而受縲爾雅曰鷺春鉏郭注云白鷺也頭翅背

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毼毼名之曰白鷺縲陸機疏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鉏遠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好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

更想東都外羣公別二疎

漢書

詩

曰疎廣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即日父子俱移疾。三月還。稍篤。上書乞骸骨。上皆許之。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帳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爲之下泣。言雖仕者。亦思乞骸骨歸也。

幽居值春

山人久陸沉。幽逕忽春臨。

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沉者也。

決渠移水碓。開園掃竹林。

西都賦曰。決渠降雨。

欵橋久半斷。

崩岸始邪侵。短歌吹細笛。低聲泛古琴。

琴有泛音。

錢刀不相及。耕種且須深。

風俗通曰。錢刀。俗說利傍有刀。言治生得金者。必有刀錢之禍。漢書王莽造大

錢。作契刀。錯刀。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故稱錢刀也。

長門一紙賦。何處覓黃金。

長門賦序云。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於

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陳皇后復得親幸。

臥疾窮愁

危慮風霜積。窮愁歲月侵。留蛇常疾首。映弩屢驚心。

晉書曰。杜預在荊州。因宴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

進行次鄆縣而卒。題是臥疾。似用此語。又疑疾首。是用孫叔敖兩頭蛇事。賈誼新書云。孫叔敖爲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及長。爲楚令尹。今云留蛇常疾首者。疑言留此兩頭之蛇。常疾惡其首也。有將死之徵矣。映答。屢驚心者。風俗通曰。汲令應彬。請主簿杜宣飲酒。時其上懸赤弩。照杯中。如蛇。宣惡之。因得疾。彬知之。延宣於舊處置酒。指曰。此弩影似耳。疾遂瘳。又晉書樂廣請親客飲酒。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是河南廳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杯中卽角影也。復置酒前處。所見而初客豁然意解。沉疴頓愈。

### 稗川求藥錄君平問卜林

晉書曰。葛洪字稚川。丹揚句容人也。師事

南陽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有金匱藥方。肘後要急方。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爲嚴遵。三輔決錄云。君平名尊。

### 野老時相訪山僧或見尋

應劭藝文志注云。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種。故稱野老。說文曰。僧。浮屠道人也。

### 有菊翻無酒

### 無絃則有琴

續晉陽秋曰。陶潛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值王弘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歸。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

### 詎知長抱膝。徒爲梁父吟。

蜀志曰。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注云。魏略曰。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笑而不言。言已在周。臥疾窮愁。其狀似危。求醫問卜。訪尋者多。豈知已抱膝而吟。實有諸葛之志也。

## 山齋

詩

寂寥尋靜室，蒙密就山齋。

楚辭曰：聲噉噉以寂寥兮。王逸曰：寂寥，空無人  
之貌也。范蔚宗樂遊應詔詩曰：遵渚攀蒙密。

滴瀝泉澆

一作

路穹窿石臥階

說文曰：滴瀝，水

下滴瀝也。江淹謝臨川詩云：乳竇既滴  
瀝爾雅郭注云：穹窿至極亦為大也。

淺槎全不動，盤根惟半埋。圓珠墜晚菊，細火落空槐。

江淹恨賦曰：秋露如珠。  
淮南子曰：老槐生火。

直置風雲慘，彌憐心事乖。

### 望野

試策千金馬，來登五丈原。

漢書曰：漢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魏氏春秋曰：諸葛亮據渭水南，  
司馬懿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東轉，是其勇也。若西上五丈原，則諸君無事矣。亮果屯此原。

與懿相遇。水經注曰：武功縣西南衛嶺山北歷斜谷，逕五丈  
原東。諸葛亮與步騭書曰：僕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四十里。

有城仍舊縣，無樹即新村。

言野望有城之處仍舊時郡  
縣無樹之鄉即今時村落也。

水向

蘭池泊日斜，細柳園

括地志云：蘭池，即古之蘭池，在咸陽縣界。秦記云：始皇都長安，引渭水  
為池，築為蓬瀛，刻石為鯨，長二百丈，蓬瀛之處也。漢書曰：周亞夫屯細柳。

涸渚通沙路，寒渠塞水

門，但得風雲賞，何須人事論。

後漢二十八將論曰：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言古佐  
命之臣，風雲相感，為可嘆賞，至於人事盛衰，不足論也。

### 蒙賜酒



金膏下帝臺，玉曆在蓬萊。

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曰：鍾鼓之山，帝臺之石，所以觴百神也。郭璞注云：帝臺，神人名。舉觴燕會，則於此山。因名爲鍾鼓也。玉曆，疑作玉澀。郭璞《山海經注》所謂白玉膏是也。蓬

萊三神山名。

仙人一遇飲，分得兩三杯。忽聞桑葉落，正值菊花開。

水經注曰：河東郡民有劉白墮者，宿擅工釀，採泝河流，醱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子桑落之辰，故酒得其

名矣。自王公支庶，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爲桑落。西京雜記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菊花舒時，并採萸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

阮籍披衣進王

戎含笑來。

世說曰：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

從今覓仙藥，不假向瑤臺。

楚辭曰：望

瑤臺之偃蹇兮。

### 奉報趙王惠酒

梁王修竹園，冠蓋風塵喧。

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兔園。九域志曰：梁孝王苑囿中有修竹園。西都賦曰：冠蓋如雲。陸士衡詩曰：京洛多風塵。

行人忽枉道，直進桃花

源。

陶潛《桃花源記》曰：武陵人捕魚爲業，忽逢桃花林夾岸，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船從口入。土地平曠，屋舍儼然，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自云：先世避秦亂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

穉子還羞出，驚妻倒

閉門。

史記曰：楚懷王穉子子蘭，范雲贈張謏詩云：還聞穉子說，有客款柴扉。

始聞傳上命，定是賜中樽。

漢書如淳注曰：糴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師古曰：中尊者，宜爲黍米作酒，有澆醇之異，爲上中下耳。又

詩

按盛酒器爾雅曰卣中尊也彝卣疊器也禮圖云六尊爲中受五斗是中樽爲盛酒器也

野礪然樹葉山杯捧竹根

王韶南雍州記曰辛居士名宣仲家貧春月鬻筍充餽酌截竹爲器用充盛置人間其故宣仲曰我惟愛

竹好酒欲令二物常相並耳

風池還更煖寒谷遂成暄

風池如風井之類宋玉風賦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李善注引盛弘之荊州記曰宜都狼山縣有山山下有穴大數尺爲風井

土囊當此之類也此云風池亦猶是矣劉向別錄曰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衍乃吹律而溫氣至堪植黍今人謂之黍谷喻已知風池寒谷得此酒而溫暖也

未知稻梁雁何時能報恩

說苑曰齊景公嘗殺粟鳧

雁

### 有喜致醉

此子山生子之辭也某息荀娘豈以此時舉之耶或卽嗣子名立者所未詳矣

忽見庭生玉欣看蚌出珠

晉書謝玄曰芝蘭玉樹欲其生於庭階耳史記龜策傳曰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生玉出珠喻得子也

蘭芬猶載寢蓬箭始懸弧

左氏傳曰鄭文

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之蘭曰以是爲而子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生穆公名之曰蘭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禮記曰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三日始負子男射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鄭注云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

旣喜枚都尉能歡陸大夫

漢書曰枚乘爲弘農都尉擊子臯乘在梁時取臯母爲小妻乘東歸臯母不肯隨乘乘怒分臯數千錢與母居又曰陸賈爲太中大夫有五男乃出使越

囊中裝實千金分其子二百金令爲生

產曰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

頻朝中散客連日步兵廚晉書曰嵇康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魏氏春秋曰阮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聞步兵校尉缺廚多美酒營人

善釀酒求爲校尉遂

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雜曲隨琴用殘花聽酒須脆梨裁數實甘查惟一株兀然已復醉搖頭歌鳳雛

劉伶酒德頌曰

兀然而醉豁爾而醒宋書樂志曰鳳將雛歌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言是鳳將雛然則其來久矣

### 喜晴應詔勅自疏韻

御辯誠膺錄維皇稱有建

應禎華林園集詩曰五德更運膺籙受符李善注云春秋命曆序曰五德之運同徽合符膺籙次相代洪範次五曰建用皇極

雷澤昔經漁負夏時從販

史記曰舜耕歷山流雷澤陶河濱作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正義曰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山海經曰雷澤有雷神龍首人頰鼓其腹則雷也案隱曰尙書大傳販於頓丘就時負夏孟子曰遷於負夏是也

柏梁驂駟馬高

陵馳六傳

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者乃得上座梁孝王云驂駟馬從梁來史記文帝本紀曰代王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南一里本

名橫橋架渭水上

有序屬賓連無私表平憲河堤崩故柳秋水高新堰

廣雅曰堰溜堰也謂溜築土以壅水也一作塢音塢亦作塢烏古切堰一建切三字義同而音則異也

心齋愍昏墊樂徹憐胥怨

禮記曰齋之爲言齊也心不苟慮必依乎道書曰下民昏墊孔傳曰言天下民昏墊溺皆困水災周禮曰大傀異裁令去樂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商書曰盤庚五遷將治亳股民胥胥怨

禪

河秉高論法輪開勝辯

水經注曰佛國記云拘那竭城北雙樹間希連禪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而盤泥洹佛說四十二章經曰世尊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度憍陳如等五人而證道果維摩經曰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

清淨 王城水鬪息洛浦河圖獻

國語曰周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韋昭注曰穀洛二水名也鬪者兩水格有似於鬪洛在王城之北東入於瀾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於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

王宮故齊人城郊周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國以為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

伏泉還習坎歸風已回

巽

巽音旋蘇貫切易曰習坎有孚又曰巽為風

桐枝長舊圍蒲節抽新寸

寸音斷爾雅曰櫨梧郭云今梧桐也又爾雅曰榮桐木郭云卽梧桐與上櫨梧一也說文曰榮桐也又曰蒲水草也可以作席

山

藪欣藏疾幽棲得無悶

悶音慢莫牛切左傳伯宗曰山藪藏疾杜注云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易曰遜世無悶

有慶兆民同論年天子萬

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詩江漢云天子

萬年箋云臣受恩無可以報謝稱言使君壽考而已樂府遠如期云增壽萬年亦誠哉

同顏大夫初晴

顏大夫顏之儀也北史曰顏之推字介鄒邪臨沂人也弟之儀字升博涉羣書好為辭賦江陵平隨例遷長安周明帝以為麟趾學士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大夫進爵為公

夕陽含水氣反景照河隄

爾雅曰山西日夕陽郭注云暮乃見日說文曰景光也景即影字日景也古字無多說文曰隄唐也聲都兮切

濕花飛未遠陰雲斂向低燕燥

還爲石龍殘更是泥。

羅含湘中記曰零陵有石燕遇風雨則飛舞如燕止則爲石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者用朱絲約芻狗若爲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高誘注曰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待土龍之神而得穀

食。

香泉酌冷澗小艇釣蓮溪。

爾雅曰山夾水澗疏云謂山間有水者名澗詩云考槃在澗是也說文曰艇小舟也徒鼎切

但使心齊物何愁物不齊。

莊子有齊物論又曰

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 奉和趙王喜雨

玄霓臨日谷封蟻對雲臺。

說文曰霓風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日谷暘谷日所出也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東觀漢記曰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沛獻王輔以周易卦林占之其辭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上以問

輔輔曰窳良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以蟻興

投壺欲起電倚柱稍驚雷。

神異經曰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投而不接天爲之笑開口流光張華注云今電是也世說曰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

時大雨霹靂破柱衣服焦燃神色不變

白沙如濕粉蓮花類洗杯。

荊州記曰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言雨落沙中有如漬粉垂於荷上又類洗杯也

驚鳥洒翼度濕雁斷行來。

浮橋七星起高堰六門開。

華陽國志曰兩江有七橋長老傳言李冰造七橋上應七星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星間水經注曰湍水逕穰縣爲六門陂漢孝成之世南陽太守邵信成斷湍水立穰西石碣至元始五

年更開三門爲六石門故號六門碣也溉穰新野昆陽三縣五千餘頃又云昔在晉世杜預總信臣之業復六門之陂過六門之水下結二十九陂諸陂散流成入朝水事見六門碑六門既陂諸陂遂斷

猶言祀蜀帝卽似望荆

臺。華陽國志曰蜀人為蜀侯俛立祠其神有靈能興雲致雨水旱  
禱之此云蜀帝承杜宇開明之稱也荆臺即高唐賦陽臺是也

厥田終上上原野自莓莓

禹貢曰厥土黃壤田上上賦  
中下爾雅云廣平曰原詩傳

云郊外曰野左氏傳曰原田莓莓杜預曰若原田之  
草莓莓然言不惟田成沃壤即荒郊之草俱得生也

和李司錄喜雨

純陽實久亢雲漢乃昭回

易乾卦上九云亢龍有悔詩序云雲漢美宣王也首章云倬彼雲漢昭回  
于天箋云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時旱渴雨故宣王仰視天河望其候焉

臨河沉璧玉夾道

畫龍媒

雲漢之詩云圭璧既平寧莫我聽淮南子注云土龍致雨高誘曰雲從龍故致雨也法言曰象龍之致雨艱矣哉龍乎龍乎  
新論劉歆曰致雨具作土龍龍見者輒有風雨起以迎送之故緯其象類而為之漢書曰龍之媒此云畫龍為媒亦土龍致

雨之

離光初繞電震氣始乘雷

易曰離為電鄭康成曰取火明也久明似日暫明似  
電也又震為雷虞翻曰太陽火得水有聲故為雷也

海童還碣石神女向陽臺

神異

經曰西海有神童乘白馬見則天下大水郭璞江賦曰海童之所巡遊吳都賦曰海童於是燕語索隱史記註云地理志曰碣石山在  
北平驪城縣西南太康地理志曰樂浪遼東城有碣石山長城所起水經注曰在遼西臨遼縣南水中蓋碣石山有二禹貢夾右碣石入  
於海當非北平之碣石也宋玉高唐賦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且  
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又有神女賦即巫山神女也

雲逐魚鱗起渠從龍骨開

淮南子曰水雲魚鱗高誘  
注曰水氣出雲似魚鱗西

京雜記曰昆明池刻玉石為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鬣尾皆動漢  
世祭之祈雨往往皆驗史記河渠書曰穿渠得龍骨名曰龍骨渠

崩沙雜水去臥樹擁棧來

言為驟雨  
所漂激也

嘉苗雙合穎熟

稻再含胎。

孝經授神契曰王者德至則嘉禾生。應禎華林園集詩曰嘉禾重穎。

屬此欣膏露。逢君摘揆才。

君謂李司錄也。言李君作此喜雨之詩也。說文曰摘舒也。

愧乏瓊將玖。無

酬美且偲。

詩衛風曰投之以木李。報之以瓊玖。毛傳曰瓊玖玉名。又詩曰彼留之子。貽我佩玖。毛傳曰玖石次玉者。爾雅曰。酬報也。齊風盧令之詩曰盧重鍤其人美且偲。毛傳曰偲才也。說文曰強也。愧己和非瓊玖不足酬李君之美才也。

### 郊行值雪

風雲俱慄慄。原野共茫茫。

爾雅曰慄慄慄也。登樓賦曰原野間其無人兮。楚辭曰莽茫茫之無涯。毛萇曰茫茫廣大也。

雪花開六出。冰珠映九光。

韓詩外傳曰草木花多五出。雪

花獨六出。漢武內傳曰燃九光之燈。言雪之明亦猶是矣。

還如驅玉馬。暫似獵銀獐。陣雲全不動。寒山無物香。薛君一狐白。唐侯兩驢驢。

史記曰田文代立於薛爲孟嘗君。入秦。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以獻。秦王幸姬。姬爲言。昭王釋孟嘗君。左傳定三年曰唐成公如楚。有兩驢。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人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賈逵云色如霜。執者也。獻如字。爽音霜。既以蕭霜名馬。後遂加馬旁作驢。唐

寒關日欲暮。披

雪上河梁。

李陵與蘇武詩曰攜手上河梁。

### 奉和趙王西京路春日

詩

直城龍首抗橫橋天漢分。

三輔黃圖曰長安西出第二門曰直城門又曰日營未央因龍首以制前殿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西京賦云疏龍首以抗殿

風鳥疑近日露掌

定高雲

郭延生述征記曰長安宮南靈臺有相風鳥遇風乃動按日有三足鳥故云疑近日也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

新渠還入渭舊鼎更開汾

漢書武帝紀云穿漕渠通渭又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

漢獵熊攀檻秦田雉失羣

續列女傳曰漢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選入後宮始爲長使數日爲美人生中山孝王爲婕妤

好建昭中上幸虎園格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傳昭儀貴人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前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敬重焉傳昭儀等皆慙明年中山孝王封乃立婕妤爲昭儀太康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羆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爲羆弗迷羆弗迷亦語曰彼二童子名爲寶難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羆弗迷逐二童子化爲雉雄止陳倉化石雌如楚止南陽

宜年動春

律御宿斂寒氛

宜年疑卽宜春宮也漢書元后傳曰夏遊禱宿鄜杜之間三輔黃圖曰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漢武帝爲離宮別館禁御人不得往來遊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時值春且陽氣已動故寒氣斂也

弄玉迎

蕭史東方覓細君

列仙傳曰蕭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旦皆隨鳳風去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宴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卽懷肉去太官

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受肉不賜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楊柳成歌曲蒲桃學繡文

楊柳折楊

柳也崔豹古今注曰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以來不復具存世用者黃鸝隨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華子赤之陽望行人等十曲西京雜記曰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四匹

鳥鳴還獨解花開先



自薰誰知灞陵下，猶有故將軍。  
漢書曰：李廣與故穎陰侯屏居藍田山中射獵，嘗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灞陵，尉醉呵止廣，廣曰：故將軍尉，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

奉和夏日應令

朱簾捲麗日，翠幕蔽重陽。五月炎蒸氣，三時刻漏長。

說文曰：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周禮：挈壺氏下土二人，鄭注云：挈讀如挈髮之挈，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爲漏，然則

挈壺者，懸繫之名，刻爲箭筈，壺內刻以爲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續漢書曰：孔靈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云。三時刻漏長者，時維夏日，夜短晝長也。

麥隨風裏熟，梅逐雨中黃。

月令曰：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稊嘗麥，先薦寢廟。風景風也。淮南子曰：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蓋謂五月夏至之時。故仲夏稱爲麥秋矣。風俗通曰：夏至霖霖，至前爲黃梅，先時爲迎梅雨，及時爲梅雨，後之爲送梅雨。二語皆爲五月夏至之節也。 開

冰帶井水，和粉雜生香。衫含蕉葉氣，扇動竹花涼。早菱生軟角，初蓮開細房。

爾雅曰：薄，蕨也。郭云：薄，今水中芰。疏云：薄一名蕨，據字林云：楚人名

蕨曰芰，可食。國語曰：屈到嗜芰，俗云：蕨角是也。又爾雅云：蕨，唐。郭云：成曰：蕨也。關西謂之蕨。說文云：蕨，楚曰芰。秦曰蕨。楚辭曰：芙蓉始發，雜芰荷。王逸云：芰，蕨也。秦人謂之蕨。唐。爾雅曰：荷，芙蕖。其實蓮。郭云：蓮，謂房也。按：蕨與蓮，至夏末始實。今五月時，蕨角尙軟。

蓮房猶細，故云。  
早菱初蓮矣。  
願陪仙鶴舉，洛浦聽笙簧。

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

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顛，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詩

和樂儀同苦熱

樂儀同樂遜也。北史儒林傳曰：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大統六年，與諸儒分經教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又為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以老病賜安車衣服奴婢等。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為榮。隋開皇元年卒，年八十二。

樂儀同有苦熱之作，子山和之。

火井沉燧散，炎洲高燄通。

左太沖蜀都賦曰：火井沉燧於幽泉，高燄飛燭於天垂。劉淵林注曰：蜀郡有火井，在臨邛縣西南，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許隆隆如雷聲，燄出通天，光輝十里，以筒盛之，接其光而無炭也。

東方朔十洲記曰：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青色，大如狸，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獸不燃，以石上舊蒲塞其鼻，即死。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晦夜即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林，如火光相似，取其獸毛，以緝為布，時人號為火浣布，此是也。言炎夏熱如火矣。鞭石未成雨，鳴鳶不起風。虞喜志林曰：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旱則鞭陰石必雨，久雨鞭陽石則止。曲禮曰：前有塵埃，則載

鳴鳶。鄭注曰：鳥鳶鳴則將風，正義曰：鳶，今時鷓也。鷓鳴則風生，風生則塵起，故畫鷓於旌首而載之也。言久熱思風雨也。思為鸞翼扇，願借明光宮。陸機芙蓉詩云：夏搖比翼扇，傳殺扇

曰：成都侯王商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臨淄迎子禮，中散就安豐。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建安十九年封臨淄侯。魏略云：邯鄲淳，字子淑，注見三卷上。趙王後漢書列女傳注會稽典錄云：邯鄲淳，字子禮，知邯鄲淳又

一字子禮也。嵇康魏時拜中散大夫，王戎封安豐侯，皆竹林之友也。見晉書。美酒含蘭氣，甘瓜開蜜筒。漢書曰：百未旨酒，布蘭生。晉灼曰：布列芬芳，若蘭之生，筒當作簡，蜜筒，瓜名。陸機瓜賦曰：其種族類，則有括樓、定桃。

黃賦白傳。金文。蜜筒。小青。大班。玄肝。素梳。狸首。虎蹠。說文曰。筒。斷竹也。徒。紅切。筒。通簫也。徒。弄切。蜜筒者。其甘如蜜。形如斷竹。故取義焉。又筒。平聲。筒去聲。知其當作筒矣。

寂寥人事屏。

音井

還得隱牆東。

後漢書曰

平原王君公遭亂。僮牛自隱。時人爲之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 和裴儀同秋日

裴儀同裴政也。北史曰。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祖違。父之禮。南史並有傳。政幼聰明。博聞強記。達於從政。爲當世所稱。仕梁。以軍功封爲夷陵侯。給事黃門。江陵平。周文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入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官。并撰次朝議。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隋開皇元年。上儀同三司。裴儀同有秋日詩。大抵詠懷之作。子山和之。各述其羈旅之情也。

蕭條依白社。寂寞似東臯。

此子山自喻也。曹子建詩曰。中野何蕭條。晉書曰。董京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寂寞閑靜也。楚辭曰。野寂寞兮無人。阮藉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秋興賦曰。耕東臯之沃壤是也。

學異

南宮敬貧同北郭騷。

左傳昭七年曰。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晏子春秋曰。齊有北郭騷者。結果網。捆蒲葦。織屨以

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廩府金而遣之。辭金而受粟。有問。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養及親者。身仇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遂告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先國之侵也。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遂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至國郊。請而反之。晏子聞北郭騷之以死自己也。太息而嘆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出身以明之。哀哉。亦見劉向說苑。按信父肩吾奔赴江陵。未

詩

二〇七

幾而卒。搗母入關。蒸燕色養。自喻父死之後。學異南宮。有母在堂。貧同北郭也。

蒙吏觀秋水。萊妻紡落毛。

莊子有秋水篇。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高士傳曰。萊子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於蒙山之陽。堯

萌為牆。蓬蒿為室。枝木為牀。著艾為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春。王曰。守國之政。願煩先生。萊子許之。其妻樵還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為人所制者。妻投其春而走。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喻已與其妻皆有隱居之志也。小園賦云。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卽此意也。時子山老幼。皆在長安矣。

旅人嗟歲暮。田家

厭作勞。

杜預左傳注曰。旅客也。不得歸。故嗟歲暮也。楊惲報孫會宗書曰。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庖羔。斗酒自勞。

霜天林木燥。秋氣風雲高。

張協七命曰。風高送秋。曹植秋思賦曰。雲高氣靜。露凝衣。

栖遑終不定。方欲涕沾袍。

詠園花

暫往春園傍。聊過看果行。枝繁類金谷。花雜映河陽。

水經注曰。金谷水出河南太太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水經。石崇故居。石季倫思歸引序云。河陽別業。晉書曰。潘岳為河

陽令。滿縣皆栽桃花。

自紅無假染。眞白不須粧。

言花有自然之色。不須粧染也。崔豹古今注曰。燕支花。非燕支所染。自爲紅藍爾。舊謂赤白之間。爲紅。今所謂紅藍也。

燕送歸菱井。蜂銜

上蜜房。

言此花燕送歸巢。在於梁上。蜂銜作蜜。乃上窠中也。燕。玄鳥也。菱井。若藻井也。西京賦曰。帶倒茄於藻井。薛綜注云。藻井。當棟中。交木方爲之。如井幹也。善云。風俗通曰。今殿作天井。井者。東井之象也。菱。水中之物。皆所以厭火也。蜀都賦曰。蜜房郁

賦被其阜。翰曰：蜜房。蜜窠房也。

非是金爐氣。何關柏殿香。

言花有自然香氣也。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金爐薰香。三輔舊事曰：柏梁以香柏爲梁也。

裊衣偏定好。應持奉魏王。

文字集略曰：裊，空、衣香也。魏王，魏文帝也。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名曰夜來，妙於鍼工，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爲鍼神。晉美人以此花香裊衣，是以魏王定好也。

### 西門豹廟

史記滑稽傳曰：戰國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鄆令，豹往到鄆，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豹約諸三老曰：爲河伯娶婦，幸來告語，吾欲送女，皆曰諾。至時，三老廷掾賦斂百姓，取錢百萬，巫覡行里中，有好女者，咒常爲河伯婦，以錢三萬聘女，沐浴脂粉如嫁狀，豹往會之。三老巫掾與民咸集，赴觀，巫覡年七十，從十四弟子，豹呼婦視之，以爲非妙，令巫覡入告河伯，投巫於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又令三弟子及三老入白，並投於河。豹聲折曰：三老不來，奈何。復欲使亭掾亭掾趣之，皆叩頭流血，乞不爲河伯娶婦。淫祀遂斷。西門豹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自溉，名聞天下。澤流後世。水經注曰：漳水東北，逕西門豹祠前，祠東側有碑，隱起爲字，祠堂東頭石柱勒銘曰：趙建武中所修也。

君子爲利博，達人樹德深。蘋藻由斯薦，樵蘇幸未侵。

言西門豹決渠溉田，其利斯溥，又能斷茲淫祀，是爲達人，故祠祭至今不絕也。左氏傳曰：蘋，藻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杜預曰：

蘋，大萍也。蘊，藻也。爾雅釋草云：萍，其大者蘋。郭璞曰：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蘋。陸機毛詩義疏云：今水上浮萍是也。季春始生，可摻蒸爲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許慎說文云：藻，水草。陸機疏云：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著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斂股，葉如蓬，謂之聚藻，煮熱，接去腥氣，米麵摻蒸，嘉美。揚州人饑荒，可以當穀食。鄧康成注庖人云：備品物曰薦。史記淮陰侯傳曰：樵蘇後爨。注云：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言後人念其功德，不敢樵蘇於其上，故廟貌常新也。

恭聞正臣

一作

詩

二〇九

直。祀良識佩草心。

正臣謂豹也。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草以自緩，董安於性緩，佩弦以自急也。

容範雖年代，徽猷若可尋。菊花隨酒馥，槐影向牕臨。

西京雜記曰：九月九日飲菊花酒，說文曰：魏香氣芬馥也。聲房六切。爾雅曰：檳槐大葉而黑，守宮槐葉，畫蟲宵炕郭云：槐樹葉大色黑者，名爲檳槐。葉晝日聶合，而夜炕布者，名爲守宮槐。聶音輒，炕吁耶切。張也。

鶴飛疑逐舞，魚驚似

聽琴。

王逸楚辭注曰：師曠鼓琴，天下玄鶴皆銜明月之珠以舞也。韓詩外傳曰：昔伯魚鼓琴而淵魚出聽，言廟中飛鶴似逐舞而來，遊魚若聽琴而出，象生時也。

漳流鳴磴石，銅雀影秋林。

史記河渠書曰：西門

豹引漳水溉鄴，括地志曰：漳水一名濁漳，水源出潞州長子縣西力黃山，漢書地理志曰：濁漳水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水經注曰：魏武王塢漳水迴流東注，號天井堰，里中作十二燈燈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爲十二流，皆懸水門，左思魏都賦謂燈臺下，伏流入城，東注謂之長明溝，溝水南北夾道，支流引灌，所在通溉，故魏武登臺賦曰：引長明灌街里，謂此渠也。

### 和王少保遙傷周處士

周處士者，梁故處士周弘讓也。南史曰：弘讓性簡素，博學多通，始仕不得志，隱於句容之茅山，類徵不出，晚仕侯景，爲中書侍郎，人問其故，對曰：昔道正直，得以禮進退，今乾依易位，不至將害於人，吾畏死耳。獲譏於代，承聖初，爲國子祭酒，至仁威將軍，城句容以居之，命曰仁威壘。按讓既仕侯景，又仕梁元，不得復稱處士，所以云者，信爲金陵舊臣，讓本句容處士，得稱其故子山之志也。少保，王褒也。周書王褒傳曰：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褒與梁處士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高祖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致書弘讓，亦復書焉。周處士卒於陳，信與褒在周作詩，遙傷之也。

冥漠爾遊岱。淒涼余向秦。雖言異生死。同是不歸人。

岱，泰山也。博物志曰：泰山有天孫，主招魂，遊岱者言其死也。信聘西魏，身留長安，是為向秦。言已與周處士一死一生，同是不歸。

歸之人也。昔余仕冠蓋，值子避風塵。

言已仕梁時，正弘讓隱居茅山之日也。西都賦曰：冠蓋如雲。陸士衡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望氣求真隱，伺關待逸民。

列異傳曰：

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其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史記曰：老子見周之衰，遂去至闕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

忽聞泉石友，芝桂不防身。

傷弘讓之死也。泉石

喻隱者也。謝宣城別傳曰：眺常有言，烟霞泉石，惟隱遁者得之。宣遊而癖此者，鮮矣。芝桂不防身者，晉隱士死如芝草之焚，桂枝之落也。

悵然張仲蔚，悲哉鄭子真。

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

仕，所居蓬蒿沒人。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脩身自保，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諾，而終師古曰：三輔決錄云：子真名機。

三山猶有鶴，五柳更應春。

漢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仙人在焉。晉書

曰：陶潛字淵明，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云：宅邊有五柳，因為號。

遂令從渭水，投吊往江濱。

史記曰：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渭水言已在長安江濱，言讓居江表，遙

傷之也。說文曰：濱，水際也。

### 傷王司徒褒

周書曰：王褒字子淵，瑯琊臨沂人也。初仕梁，元帝出降，褒與衆俱出，後至長安，太祖喜之，甚荷恩賜，忘其羈旅焉。周世宗即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授太子少保，遷小司空，出為宜州刺史，卒於位，時年六十四，信傷之，故作是

詩

昔聞王子晉輕舉逐神仙

王氏本周靈王太子晉之後。汲冢周書曰：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尙也。晉年十五，顧而問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汝色白，汝聲清，汗火色不盡，晉曰：

然。吾後三年，時上賓於帝，女愼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二年，而太子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世人以其豫自去期，故傳稱王子喬。仙仙之後，其嗣避周難於晉家於平陽。王氏田氏其後子孫，世喜養性神仙之術，潛夫論風俗通亦云是矣。王氏又一源出於齊王法章，是爲陳田之後。本謂言君積善，還得嗣前賢。君謂王褒也，言褒爲子晉後裔，又能積善，宜得神仙度世之術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四海皆流寓，非爲獨

播遷

北史庾信傳曰：陳氏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本國，惟信及褒並惜而不遣，言人生如寄，四海之內，皆爲流寓，何必離家始爲播遷也。又按梁已禪陳，信褒即歸，已非故國，是以羈北歸南，總爲流寓也。豈意中台坼，君

當風燭前

晉陽秋曰：張華將死，中台星坼。大元中，復還今正。太傅謝安爲相所致也。淮南子曰：人生於世，倏爾而止，如風火之燭。

自君鐘鼎族，江東三百年

晉王之先也。王氏之族，一出太原，一出鄆

邪，褒爲鄆邪臨沂人，蓋鄆邪王氏族也。按王褒先世見於晉宋齊梁諸書，南北史本傳所載，自漢諫議大夫吉之後，至晉太保王祥，祥弟覽，覽生六子，長子裁，晉撫軍長史，裁子導，晉丞相，謚曰文獻，導六子，其第二子洽，晉中領軍，洽子珣，晉司徒，珣子弘，宋太保，弘弟曇首，宋光祿大夫，豫寧文侯，曇首子僧綽，宋吏部尚書，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愍侯，僧綽子儉，齊侍中，南昌文憲公，儉子憲，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憲子規，梁侍中，左民尚書，南昌章侯，規即褒父也，並有盛名於江左。晉書曰：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張衡西京賦曰：擊鐘鼎食，郭璞曰：江表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江東謂南朝也。自東晉至宋齊梁，王業



幾三百年而王氏之族冠蓋極盛也。寶刀仍世載。瑀戈本舊傳。

寶刀，謂王祥佩刀也。祥以與弟奕，世傳之，代為公卿。是世載也。注見上文。穀梁傳曰：孟勞者，魯之寶刀也。王制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按晉書，王導平王

敦，輔幼主，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詔加大司馬，假黃鉞，出討石勒，石季龍是其征伐之事，如古彤弓之賜矣。說文曰：瑀，治玉也。一曰石似玉，聲都察切。

綠紱紆槐綬，黃金飾侍蟬。

漢書曰：相國丞相皆奏官，金印紫綬，高帝

相國綠綬，徐廣曰：金印綠綬，親音展，草名也，以染似綠，又云似紫，紫綬名緇，緇音瓜，其色青紫，緇字亦作紱，音同也。後漢書與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執費賤，有殊佩，所以彰德服之衷也。故所以執事禮之共也。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爭不息，於是

解去，故佩留其係，瓊以為章表，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瓊，光明章表，轉相結綬，故謂之綬。注云：徐廣曰：紱如巾，蔽膝也。周官曰：三槐三公位焉，槐綬謂三公之綬也。綠紱紆槐綬者，王導為晉丞相也。後漢書與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趙嘉

文冠，侍蟬謂侍中之冠，飾以蟬也。黃金飾侍蟬者，謂王儉儉子鸞，鸞子規皆為侍中也。

地建忠臣國家開孝子泉。

言王氏世以忠孝相傳也。建國如豫寧南昌之屬，皆王氏封城也。注見上文。家開孝子泉，疑引王祥臥冰

事，見晉書及搜神記。後漢書曰：姜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江水嗜魚鱸，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焉。

自能枯木潤，足得流水圓。

荀子曰：玉在山而木潤，尸子曰：凡水其圓折者有珠。

以君

承祖武，諸侯無間然。

謂襄襲南昌侯之爵，人無間言也。

青衿已對日，童子即論天。

言襄幼而聰敏也。後漢書曰：黃琬，字公琰，少失父母，而辯慧，祖父瓊育之，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

年正月日蝕，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梁太后，詔問所蝕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出，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蝕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對應詔，晉書曰：明帝幼而聰哲，為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賜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問者之言乎，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博物志曰：孔子東遊，見二小兒，曰：日初出時，大如車蓋，及日中時，如盤盂，此不為高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小兒曰：日

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而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謂兩小兒曰孰謂汝多知乎事出列子

穎陰珠玉麗河陽脂粉妍

言襄尚翁主也襄本傳云梁武帝喜其才藝遂以弟鄴陽王恢之女妻之後漢

書曰順帝女聖七年封穎陰長公主郡國志曰穎陰縣屬潁川郡漢書外戚傳曰趙皇后少壯屬河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徵行過主見而說之襄所尚王女也以梁武愛襄之才妻以其弟鄴陽王女若帝女也故借引公主之事矣

名高六國

共價重十城連

史記曰蘇秦佩六國相印又曰秦王欲以十五城易趙和氏璧

辯足觀秋水文堪題馬鞭

莊子有秋水篇陸劍中記曰魏文帝云余從上拜墳墓遵渭水徜徉乎高樹下駐馬書

鞭為臨濁賦題都年切說文曰走頓也

迴鸞抱書字別鶴繞琴弦

索靖草書狀曰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鸞鸞舒翼未發若舉若安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歌別

輻以舒其憤懣故曰別鶴操

擁旄裁甸服垂帷非被邊

爾雅曰旄謂之羴郭注云旄牛尾也又釋旄旂云注旄首曰旄郭云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疏云李巡曰旄牛尾著竿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上

亦有旒綵禹貢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傳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康成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甸田遍反說文曰在旁曰帷後漢書曰賈琮為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反垂帷於車以自掩蔽乃命御者囊去其帷擁旄甸服者按元帝紀自侯景之難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至建康緣以長江為限荊州界武寧西拒峽口自嶺以南復為蕭勃所據文軌所同千里而近人籍戶口不盈三萬中興之盛盡於此矣言梁地侵削旄旄所擁裁及甸服之地也垂帷非被邊者按襄仕元

靜亭空繫馬閑烽直起煙

言魏師之至也後漢書光

帝時為尚書左僕射在於江陵非邊遠之地帝性猜忌襄在左右不足舒其所長也

武紀曰築亭候舉烽燧注云亭候伺候望敵之所前書曰秦法十里一亭亭有長漢因之不改前書音義曰邊方備警急作高上臺臺上作桔臯桔臯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舉烽夜乃

舉燧廣雅曰兜零籠也。梁與西魏久無兵革之事。故曰靜亭閑烽。靜亭空繫馬者。言其不備不虞也。閑烽直起煙者。言魏師忽至。舉烽相告也。不廢披書案。無妨坐釣船。言江陵亡後。喪卒仕於周也。按元帝紀。魏人燒燬王

襄勸帝出降。遂使皇太子王褒出質請降。左僕射王褒以下並爲俘。以歸長安。不廢披書案者。言褒文士。不嫻武略也。無妨坐釣船者。按史記呂尙以漁釣好周西伯。魏相安定公周之太祖。如古西伯矣。王褒之坐釣船。庾信之鑿周粟也。

茂陵忽多

病。淮陽實未痊。

言褒之疾病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曰。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又汲黯傳曰。黯多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不瘳。後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

侍醫逾默默。神理遂綿綿。漢書

藝文志曰。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注醫學書也。世說戴公見林法師墓曰。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

永別張平子。長埋王仲宣。

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年六十。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所著詩賦銘七言。

靈應問七辯巡語懸圖。凡三十二篇。崔瑗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禰衡弔張衡文云。余今反國。命駕言歸。路由西鄂。道弔平子。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曹子建王仲宣誄曰。建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言褒之文學如二公也。

柏谷移松樹。陽陵買墓田。

晉書曰。王濬葬柏谷山。漢書李廣傳曰。李蔡以

丞相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

陝路秋風起。寒堂已颯焉。

說文曰。颯。翔風也。聲蘇合切。

丘楊一搖落。山火卽時然。

本草曰。白楊。北土極多人。種墟墓間。樹大皮白。山火

鬼火也。說文曰。然。燒也。

昔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

漢成帝時。歌謠曰。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昔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

世途旦復旦。人情玄又玄。

說文曰。旦。明也。老子

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故人傷此別。留恨滿秦川。

隴頭歌。有遙望秦川。肝腸斷絕之句。庾信王褒皆南人。羈土生離之後。繼以死別。故多留恨矣。

定名於此定。全德以斯全。

世途且復且。至全德以斯全。言世代既已移。易人情。總歸玄虛。似此生死之際。思及平生。若使定名者。名亦於此而定矣。全德者。德且以斯而全矣。微意以爲我兩人於進退之間。其名辱矣。有慙德矣。是其愧心之辭也。

惟有山陽笛。悽

余思舊篇。

向秀思舊賦序曰。余與嵇康呂安。舍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其後各以事見法。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其辭曰。經山陽之舊居。信因此作

思舊銘。故云。漢書地理志云。河內郡有山陽縣。

仰和何僕射還宅懷故

紫閣旦朝罷。中臺夕奏稀。

晉書曰。漢書尙書爲中臺。

無復千金笑。徒勞五日歸。

鮑照詩曰。千金顧笑買芳年。漢書萬石君傳曰。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官五日一下。又張安

世傳曰。休沐未嘗出。

步簷朝未掃。蘭房晝掩扉。

宋玉諷賦曰。乃更於蘭房之室。

苔生理曲處。網積迴文機。

張景陽雜詩曰。房櫺無行跡。庭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

感物多所懷。沉憂結心曲。李善注云。淮南子曰。窮谷之滂。生以蒼苔。說文曰。龜鼈。蝥也。魏文帝詩曰。蜘蛛繞戶。羸野草當階生。論衡曰。蜘蛛結絲。以網飛蟲。人之用計。安能過也。晉書載記曰。竇韜妻蘇若蘭。織錦杼中作迴文詩以贈之。

故瑟餘絃

斷歌梁秋雁飛。

韓娥去齊。餘響逐梁三日。故曰歌梁。

朝雲雖可望。夜帳定難依。

宋玉高唐賦云。故爲立廟號曰朝雲。

願憑甘露入。方假慧燈輝。

瑞應

圖曰。露色漙者爲甘露。

寧知洛城晚。還淚獨沾衣。

傷已獨不能還也。本傳拜洛州刺史。故云洛城。

送靈法師葬

從英華作靈  
一作吳法師

龍泉今日掩石洞，即時封玉匣。摧談柄，懸河落辯鋒。

呂氏春秋曰：含珠鱗施。今葬皆用之。注云：含珠口實鱗施。施玉匣於死者之體，如魚鱗。西京雜記曰：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世

說云：郭子玄  
辯若懸河。

香爐猶是柏，麈尾更成松。

松柏墓上樹也。故世說稱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時人謂張屋下陳屍，今云：法師墓上柏似香爐，松如麈尾。若平生時也。世說云：王長史病篤，懸臥燈下，轉麈尾視之，嘆

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  
臨殯，以長柄麈尾著柩中，因慟絕。

郭門未十里，山迴已數重。尙聞香閣梵，猶聽竹林鐘。送客風塵擁，寒郊霜露

濃。性靈如不滅，神理定何從。

隋書經籍志：稱佛經所說云：人生雖有生、死之異，至于精神，則恒不滅。此身之前，則經無量身矣。積而修習，精神清淨，深見佛性，以成至道。神理注見上篇。傷王司徒褒。

和春日晚景宴昆明池

西京雜記曰：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巨教習水戰，因而于上游戲養魚。魚給諸陵廟祭祀。餘付長安市賣之。周迴四十里。三輔黃圖曰：甘泉宮南有昆明池。

春餘

一作餘春

足光景。趙李舊經過。

漢書谷永傳曰：成帝數微行，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又阮籍詩曰：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蓋指是事。顏延年注云：趙漢成帝趙飛燕，李漢武帝李夫人。

也。

上林柳腰細，新豐酒徑多。

上林苑名。西京雜記曰：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雞蹴鞠，以此爲懽。今皆無此，以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徙諸故人，以

詩

實之太上皇乃悅。

小船行釣鯉。新盤待摘荷。蘭臯徒稅駕。何處有凌波。

曹植洛神賦曰。爾乃稅駕於蘭臯。又云。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 對宴齊使

周書武帝紀曰。天和四年夏。齊遣使來聘。

歸軒下賓館。送蓋出河堤。酒正離杯促。歌工別曲悽。

周禮有酒正之官。杜預左傳注曰。工樂師也。

林寒木皮厚。沙迴雁飛低。

漢書鼂錯

曰。夫育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其性耐寒。崔豹古今注曰。雁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矰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體肥不能高飛。按子山昔在梁時。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甚為鄴下所稱。北齊本東魏所禪。遣使聘周。子山對宴齊使。自傷顏之厚矣。有如木皮。又似鰓翻之雁。不能高飛也。故人儻相訪。知余已執珪。

史記曰。莊烏。故越之細鄙人也。為楚執珪。病而猶尚越聲。漢書曹參傳曰。擄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五員者。號執珪。古爵也。子山鄉

關之思。屢助越吟。聘魏仕周。有如秦擄。言齊地舊相識者。儻或問余。知余今已執珪矣。蓋自慙語也。

### 聘齊秋晚館中飲酒

天和四年夏。齊遣使來聘。遣子山報聘。當在秋矣。

欣茲河朔飲，對此洛陽才。

後漢書曰：袁紹公孫瓚相擊，天子遣大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譬袁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按河北青兗冀諸州，瓚紹所據，故稱河朔飲也。魏志云：沮

紹說紹曰：將軍據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史記曰：賈生名誼，洛陽人也。潘岳西征賦云：賈生洛陽之才。子按東魏本從洛遷都鄴，地齊受魏禪，故於齊之諸臣稱爲洛陽才也。

殘秋欲屏扇，餘菊尙浮杯。

班婕妤賦：紈扇詩云。

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葉擗篋箭中，恩情中道絕。西京雜記曰：九月九日飲菊花酒，令人長壽。菊花舒時，并採萸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按此二語，聘齊當在秋深矣，屏必鄙切。

漳流鳴二水，日

色下三臺。

史記河渠書曰：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宮魏之河內。正義曰：括地志云：漳水一名濁漳，水源出潞州長子縣西力黃山。漢書地理志曰：濁漳水出長子谷，鹿山東至鄴入清漳。此言二水，蓋謂濁漳清漳也。鄴中志曰：魏武帝於漳水立三臺。

中名銅雀，南名金虎，北名冰井。左思賦曰：列三臺以崢嶸是也。

無因侍清夜，同此月徘徊。

曹子建公宴詩曰：清夜西園遊。

奉和潛池初成清晨臨汎

王褒集有玄圃潛池臨汎奉和。

千金高堰合，百頃浚源開。

楊佺期洛陽記曰：千金堰在洛陽城西，去城三十五里，堰有穀水塢。沈休文湖中雁詩云：高出千金堰。周易曰：井渫不食，鄭康成云：謂已浚渫也。浚源謂潛池也。百畝爲頃，百頃謂池有百萬畝之

廣也。翻逢積翠

一作草。

浪更識昆明灰。

高僧傳曰：昔漢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梵人。後竺法蘭既至，衆人追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朔言有驗矣。

猿嘯風

還急，雞鳴潮卽來。

神異經曰：沃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悉鳴。潮水應之矣。述異記曰：伺潮雞，潮水上則鳴。孫綽望海賦云：石雞清響而應潮是也。

時看青雀舫，遙

詩

二一九

逐桂舟迴

穆天子傳曰天子乘鳧舟郭注云舟爲鳧形今之青雀舫卽其遺象也楚辭浦吾乘兮桂舟

和靈法師遊昆明池二首

靈法師一作吳

漢書武帝紀曰元狩三年穿昆明池臣瓚曰西南巨傳有越瀉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爲昆明所閉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迴四十里上篇送靈法師詩當在後此篇和靈法師詩當在前知成集之日其敘題錯落多不詮次類是矣

遊客重相歡連鑣出上蘭

說文曰鑣馬銜也聲補嬌切顏師古漢書注曰上蘭觀名在上林中

值泉傾蓋飲逢花駐馬看

孔叢子曰程生反自郟遭孔子於途傾蓋而顧相語終日

甚相親也

平湖汎玉軸高堰歇金鞍

郭璞方言注曰今江東人呼權爲軸張華詩云青蓋被金鞍

半道聞荷氣中流覺水寒

秋光麗晚天鷓鴣汎中川

漢書音義曰鷓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方言曰南楚江湖船大謂之舸

密菱障浴鳥高荷沒釣船碎珠縈斷菊殘絲繞

折蓮落花擢斗

一作十

酒栖鳥送一絃

曹子建名都篇曰美酒斗十千古樂府有鳥栖曲高士傳曰孫登彈一絃琴

見遊春人



長安有狹邪。金穴盛豪華。樂府長安有狹邪行曰長安有狹邪狹邪不容車後漢書光武郭皇后傳曰郭況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諸侯親家燕賞賜金錢繡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爲金穴連孟勸

上馬亂葉擲行車。晉書曰潘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菓遂滿車而歸深紅蓮子豔細錦鳳凰花那能學喫酒無處似

樂巴。神仙傳曰樂巴爲尙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嘆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爲雨以滅火詔即以驛書問成成都答言正旦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日大風天霧晦

與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問之其日還成都與親友別也

別周尙書一作處士非弘正

南史云周弘正字思行汝南安成人也元帝時爲左戶尙書魏平江陵弘正遷歸建鄴太平元年爲都官尙書陳武帝授太子詹事天嘉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往長安迎宣帝三年自周還廢帝嗣位領都官尙書總知五禮事宣帝太建二年授尙書右僕射按陳武帝天嘉元年周明帝之武成二年也天嘉三年周武帝之保定二年也弘正以周武成二年至長安保定二年還陳故贈別云一作處士知其非者按處士乃弘正之弟周弘讓非弘正也知其誤矣

扶風石橋一作天柱北函谷故關前此中一分手相逢知幾年漢書地理志曰右扶風故秦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內史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爲右扶風又云右扶風渭

城故咸陽蘇林曰渭橋在長安三里跨渭水爲橋函谷谷名因谷以名關舊在弘農湖城縣漢書楊僕爲樓船將軍耽居關外武帝乃爲徙於新安故關弘農湖城之關也地理志云弘農故秦函谷關衛山嶺下谷是也言弘正在周將欲南遷已在長安之地別故人也

黃鶴一反顧徘徊

一作戀

應愴然自知悲不已徒勞減瑟絃

晉書樂志淮南王篇云願為雙黃鶴還故鄉還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繁歌奇舞無不奏徘徊桑梓遊天

外傷已不能歸故鄉也漢書郊祀志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

別張洗馬樞

別席憐無言離悲兩相顧君登蘇武橋我見楊朱路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為典屬國淮南子曰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傷其本同而末異也按張

洗馬當是南朝人與子山同為羈土周陳通好之時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本國子山留而不遣故贈別焉言我兩人離別君如蘇武得遇南歸我若楊朱終悲岐路也

關山負雪行河水乘冰渡

言北地苦寒歸心之

急願子著朱鷺知余在玄菟

後漢書曰交趾女子嫁為朱鷺人詩索妻反光武遣伏波將軍馬援討之郡國志交州交趾郡朱鷺縣是又幽州玄菟郡武帝置洛陽東北四千里即高句麗也朱鷺南之極玄菟北之極

別庾七入蜀

峻嶺拂陽鳥長城連蜀郡

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鳥蜀都賦曰義和假道於峻岐陽鳥迴翼於高標又曰長城豁險

石銘懸劍閣沙洲聚陣圖

水經注曰小劍

去大劍飛閣通衢謂之劍閣張孟陽著劍閣銘晉書曰初諸葛亮造八陣於魚復平沙上累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桓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

山長半股折樹老半心枯由來兄弟別共念一

荆株。吳均續齊諧記曰。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貨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荆樹。共議欲破。三日。明日欲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顛頓。是人不如木也。因恐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

相感。合財寶。遂爲孝門。真仕至太中大夫。陸機詩云。三荆懼同樹。是也。

### 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

隋志江都六合有瓜步山。

述異記曰。水際謂之步。瓜步在吳中。吳人賣瓜於江畔。因以名焉。吳楚之間。謂浦爲步。語之訛耳。鮑照瓜步山楊文。其略曰。鮑子辭吳客楚。指寬歸揚。道出關津。升高問途。北眺羶鄉。高曬炎國。分風代川。揆氣閩澤。瓜步山者。亦江中眇小山也。

### 校尉始辭國樓船欲渡河

漢書鄭吉傳曰。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之後。初置校尉。又楊僕傳曰。南越反。拜楊僕爲樓船將軍。

### 輶軒臨磧岸。旌節映江沱。

尙書孔安國注曰。泥

乘輶。說文曰。軒曲輪。藩車。聲虛言切。又曰。磧。水階有石者。聲七迹切。爾雅曰。注旌首曰旌。史記索隱注曰。節。使者所擁也。釋名曰。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詩召南云。江有沱。毛傳曰。沱。江之別者。鄭箋曰。岷山道江東流爲沱。

觀濤想帷蓋。爭

### 長憶干戈。

枚乘七發曰。海水上潮。其少進也。浩浩漭漭。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左傳哀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

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巨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督人。

### 雖同燕市泣。猶聽趙津歌。

史記曰。荆軻嗜酒。日與屠狗及高漸離。飲

酒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及使秦。太子丹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劉向列女傳曰。趙津女涓者。趙河津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

簡子至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持織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爲？」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祀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玉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織者少一人。娟攜卷操織而請曰：「妾願備父持織。」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夫齋戒沐浴，誓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驪，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驂牝驪，右驂牝驪，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主君不欲渡，則已矣。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悅，遂與渡。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灑乃清。妾持織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權兮，行弗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夢娶妻，豈此女乎？使人祝祓以爲夫人，娟乃再拜而辭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爲夫人。」君子曰：「女娟通達而有辭，詩云：『來遊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 反命河朔始入武州

隋書地理志曰：下邳郡，下邳，梁曰歸政，置武州。

### 輕車初逐李定遠未隨班

漢書曰：李廣從弟蔡，武帝元朔中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安樂侯。後漢書曰：班超使西域，通三十六國，明帝永元七年封定遠侯。

### 受詔祁連反

### 申威疎勒還

漢書曰：霍去病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上曰：「驃騎將軍涉約書，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楊武乎，得單于單桓會塗，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師古曰：祁連乃天山也。匈奴呼天爲

祁連。漢書西域傳曰：「疏勒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里。」後漢書云：「耿恭引兵據疏勒城，漢遣兵迎校尉，遂歸。」

飛蓬損腰帶，秋鬢落容顏。寄言舊相識，知余生入關。

後漢書班

趙上疏曰。臣不敢望頭  
酒泉。但願生入玉門關。

### 冬狩行四韻連句應詔

三川羽檄馳。六郡良家選。

韋昭曰。三川。河伊洛也。史記陳繡傳。上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注云。魏武奏事曰。今邊有少警。輒

百官志曰。羽林郎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凡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殿下室中。故號廣郎。

觀兵細柳城。校獵長楊苑。

三輔黃圖曰。細柳觀在長安  
西北。三輔舊事云。漢文帝大

將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呼古微是也。又黃圖曰。射熊館在長楊  
宮。武帝好自擊熊。司馬相如從上林作賦。諫揚雄亦作長楊賦。

驚雉逐鷹飛。騰猿看箭轉。鳴笳河曲還。猶憶南皮

返。

爾雅曰。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漢書渤海郡南皮縣。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遊。北還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記  
乘於後車。又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謝靈運擬鄴中詩曰。念昔渤海時。南皮戲清池。今復河曲遊。鳴笳汎闕汜。是也。呂

向曰。魏近河。故云河曲。篋  
笛也。笳說文作篋。字同。

### 和王內史從駕狩

王內史。王褒也。周書王褒傳  
曰。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

冬狩出離宮。還過獵武功。

左氏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杜預曰。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漢書賈山曰。起  
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師古曰。凡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不常居也。漢書地理志曰。右扶

風武功縣太壹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敦物皆在縣東

潤橫偏礙馬山虛絕響弓更羸承落雁韓盧鬪蟄熊

博物志曰更羸謂魏王曰臣能射為虛發而下鳥王曰然

試可於此乎聞有鳥從東來羸虛發而下之也事出戰國策鳥雁也國策作雁又國策曰韓盧天下之駿犬也淮南子曰熊羆蟄藏毛詩草木蟲魚疏云熊能攀緣上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冬則入穴而蟄始春而出脂謂之熊白熊有黃熊有赤熊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不如熊白美也猶開三面網誰肯一山重 呂氏春秋曰湯見網置四面拔其三面置其一而祝曰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閩之歸者四十國

入道士館

金華開八景玉洞上三危

黃庭內經曰兼行形中八景神二十四真出自然陶弘景真靈位業圖有八景城呂氏春秋曰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高誘曰三危西極山名

雲袍白鶴度風管風

風吹

黃庭內經曰丹景雲袍帶虎符易說曰春有白鶴之雲也漢書音義曰律得風氣而成聲風俗通曰舜作籥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十管長尺二寸列仙傳曰秦女吹簫作鳳凰鳴曹植樂賦云鳳凰吹笙

野衣縫蕙葉山中

簦筭皮

楚辭曰荷衣兮蕙帶王逸云蕙香草也漢書曰高帝為亭長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鶴尾冠是師古曰竹皮筭皮謂筭上始解之籜今亦往往為筭皮巾古之遺制也說文云簦

差也聲所今切簦疑作縻鄭康成周易覆公餗注云縻謂之餗震為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為菜也茲作簦蓋从竹也

何必淮南館淹留攀桂枝

淮南王安招隱士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又云攀援桂樹兮仍淹留

奉和永豐殿下言志十首

永豐殿下梁故永豐侯蕭攝也。北史云：蕭攝字智遐，武帝弟，成安王秀之子也。在梁封永豐侯，武陵王儼號宗室在蜀，惟攝一人尉遲迥入蜀從迥歸魏，仕周歷少保少傅，改封蔡陽郡公。晉書地理志：始安郡有永豐縣。

### 立德齊今古資仁一毀譽

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論語曰：誰毀誰譽譽平聲。

### 無機抱甕汲有道帶經鋤

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

而入，井抱甕而出，澆播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叩而視之，曰：奈何？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爲槲，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蓋而不爲也。說文曰：甕，汲瓶也。音於貢反。魏略曰：常林少單，性好學，漢末爲諸生，帶經鋤，其妻嘗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又漢書云：兒寬帶經而鋤。

### 處下惟名惠能言本姓遺

列女傳曰：柳下惠死，門人將謚之，妻曰：夫子之謚宜爲墓平，門人從以爲謚，能言本姓遺者，按下文寵辱慘舒二語，疑指蘧伯玉也。左傳襄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見蘧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

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闕出，二十六年，寧喜欲納公，告蘧伯玉，伯玉曰：緩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闕出，疑此二語能言者也。言如柳下惠，蘧伯玉者，可以無驚寵辱不係慘舒者也。

### 未論驚寵辱安知係慘

舒。老子曰：寵辱若驚。西京賦曰：夫人在陽時舒，在陰時則慘。此章深慕避世之人，身無榮辱，不可及也。

### 王子從邊服臨邛惜第如

言攝在蜀也。相如傳曰：弟俱如臨邛，索隱曰：第，且也。如，往也。師古曰：第，但也。周書本傳曰：轉輕車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承制領益州刺史，是也。

### 星橋擁冠

### 蓋錦水照簪裾

星橋錦水皆蜀地也。水經注曰：李冰造橋，上應七宿，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橋連星間。後漢書曰：公孫述慕敢死五千人，以配延岑於市橋。注云：市橋卽七星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曰：沖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

南四里譙周益州志曰成都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勝於初成他水濯之不如也爾雅曰扱謂之裾方言曰即衣後裾也

論文報潘岳詠史答應璩

晉書曰潘岳字安仁潯陽中牟人也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為哀誄

之文世說曰孫興公云潘文闕若披錦無處不善魏志曰應瑒弟璩以文章顯官至侍中裴松之注云文章敘傳曰應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

帳幕參三顧風流盛七輿

蜀志諸葛亮上疏曰璩自枉屈三顧臣於

草廬之中左傳傳十年云及七輿大夫又襄二十三年云惟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服虔於傳傳言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於襄傳言下軍之輿帥七人屬欒莒者杜預曰七輿官名侯伯七命副車七乘劉炫謂服言是矣此章言搗從武陵王紀在蜀領益州刺史

聲名之盛也

盛也

茫茫實宇宙與善定馮虛

言宇宙茫茫天與善人之說為虛也淮南子曰茫茫昧昧從天之道又曰絃宇宙而章三光後漢耶顛傳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大夫傷魯道君子念殷墟

墟

史記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按孔子嘗為魯司寇故云大夫尙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薿薿此父母之國志動心悲也大夫傷魯道者喻湘東武陵兄弟構讐亂如叔牙閔公之

際也君子念殷墟者喻搗在蜀而蜀亡也周書本傳曰成都為尉遲迥所破搗遂請降許之

程卿既開國安平遂徙居

史記曰重黎氏在周程伯休甫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其字也括地志云安陸故城在雍州咸陽

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漢書地理志曰岱川國東安平孟康曰紀季以鄒入於齊今鄒亭是也師古曰博陵有安平故此加東鄰音搗按左傳莊三年紀季以鄒入於齊紀於是始判杜預曰季侯弟鄒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程卿既開國者喻搗歸魏仕周封蔡陽郡公是開國也安平遂徙居者喻搗從蜀徙魏武陵滅而永豐封若春秋時紀亡而季存也

詎能從小隱終然遊太初

晉王康琚反招隱詩曰小隱隱



陵蔽大隱隱朝市。易乾鑿度云。太初者氣之始。言不能隱於陵蔽。在此朝市終當遂其初志也。此章言蜀亡攜歸於魏也。

直城風日美。平陵雲霧除。

三輔黃圖曰。長安西出第二門曰直城門。漢書地理志云。平陵屬右扶風。

來往金張館。絃歌許史閭。

漢書曰。功臣之後。惟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

戚。又曰。孝宣許皇后。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爲平恩侯。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爲樂陵侯。左大沖詠史詩云。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

鳳臺迎弄玉。河陽送婕妤。

仙傳拾遺曰。蕭史善

吹簫。作鸞鳳之響。秦穆公有女弄玉。善吹簫。公以弄玉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十數年。吹簫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旦弄玉乘鳳。蕭史乘龍。昇天而去。秦爲作鳳女祠。時聞簫聲。今洪州西上絕頂有蕭史石仙壇石室。及廢屋。真像存焉。列

女傳曰。趙飛燕姊姊者。成陽侯趙臨之女。孝成皇帝之寵姬。成帝嘗微行。出過河陽。主樂作。上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婕妤。河陽漢書作陽阿。

五馬遙相問。雙童來夾車。

古詩日出東南隅行曰。使

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此誰家姝。又相逢。疾路問曰。相逢狹路間。道路不容車。如何兩少年。夾轂問君家。此章言其歸魏仕周之事也。

託情忻六學。遊目愛三餘。

六學。疑六經。詩書禮易春秋也。又疑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魏略曰。董略字季真。善左氏傳。言學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覆局能懸記。看

碑解暗疏。

魏志曰。王粲觀人圍碁。局壞。復爲之。碁者不信。以碁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世說曰。魏武過曹娥碑。下楊修見碑背上。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齋白八字。魏武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

之行三十里。乃曰。吾已得。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齋。白。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詎嘗遊魏冉。那

時說范睢

史記曰穉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異父長弟封穉侯相秦魏人范睢自謂張祿先生譏穉侯之伐齊好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睢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又曰范睢為秦相封應侯蔡澤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

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澤說應侯稱善以聞秦昭王昭王召見與語大悅之拜為客卿范睢免相

池水朝含墨流螢夜聚書

羊管能書人姓名曰弘農張芝字伯

英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中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每書云匆匆不暇草人謂為草聖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世芝草者多是昶作也晉書曰車骨質不得洩夏月囊螢照書讀北史列傳云蕭攜善草書名亞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於世武成中明帝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攜亦豫焉此章言攜以文學見重於周也

興雲榆莢晚燒薤杏花初

春秋元命苞曰三月榆莢落月令曰季夏之月大雨時行燒薤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鄭注云薤謂道也芟草也謂欲稼菜地先薤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其中則草死不復生

而地美可稼也難人掌殺草職曰夏日至而薤之又曰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汜勝之書曰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花落復耕之輒藺之此謂一耕而五獲淮南時則訓曰二月官看其樹杏按杏華在二月又按周禮五月夏至薤之六月合燒之燒薤當在五六月此云燒薤杏花初者蓋謂二月為興農播穀之初也

澎池侵黍稷谷水播苗畝

說文曰澎水流貌从水彪省聲皮彪切詩曰澎池北流又說文曰苗不耕田也畝三歲治田也易曰不苗畝苗側詞切畝以諸切徐錯曰

蓄从艸从畝从田不耕則艸塞之故从畝音災

六月蟬鳴稻千金龍骨渠

月令曰仲夏之月蟬始鳴孟秋之月寒蟬鳴是五月蟬鼓翼始鳴六月蟬正鳴時稻將熟矣楊佺期洛陽記曰千金堰在洛陽城西三十五里

漢書溝洫志曰嚴熊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發卒萬人穿渠穿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括地志云伏龍祠在同州馮翊縣西北四十里故老云漢時自微穿渠引洛得龍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為名今祠頗有靈驗也

含風搖古度。防露動林於。

吳都賦曰：松梓古度。劉欣期交州記曰：古度樹不華而實，實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色赤可食。其實中有如蒲梨者，取之爲粽，數日不費，卽成蟲如蟻，有翼穿皮飛出，著屋正黑。楚辭曰：上蕝蕝而

防露兮，下冷冷而來風。戴凱之竹譜曰：蓋竹所生，大抵江東上密防露。下疎來風。林於竹名。吳越春秋曰：袁公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劔，願一見之。女曰：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作林於竹，竹枝上韻，橋末隨地，女卽捷末，袁公則飛上樹，化爲白猿。吳都賦云：其

竹則質篋絲筵是也。此章謂擣言志所在，以穀稼爲事也。

自憐循短綆，方欲問長沮。

此下皆子山自謂也。淮南子曰：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高士傳曰：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是知津矣。

茂陵體

猶瘠淮陽疾未祛。

史記曰：司馬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又曰：汲黯多病，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

翻疑承毒水，忽似遇昌菹。

左氏傳曰：晉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又僖三十年

傳曰：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菹。杜元凱注云：昌菹，昌蒲菹也。歎在感反。周禮鄭注云：昌本昌蒲，相切之，四寸爲菹。

漢陽嗟欲盡，咎繇懼忽諸。

左氏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又文五年傳曰：楚子變滅蓼，臧文仲聞，六與楚

滅曰：阜陶庭堅，不祀忽諸。杜預曰：六與蓼，皆阜陶後也。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此章言己本小材，素有隱志，況復多病，疑承毒水者，有若江陵陷後，隨例入關，似遇昌菹者，本以聘問來，秦備物宜饗，今久留長安，傷梁之宗室，蕩然欲盡，而梁國亦忽

然而亡者也。

弱齡泰顧問，疇昔濫吹噓。

言己少年在東宮時，得備顧問，濫享粟食也。齡，年也。陶潛詩云：弱齡寄事外，後漢百官志本注曰：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

綠槐垂學市，長楊映直

廬。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期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曰槐市。又曰。長楊宮在盩厔縣東南三十里。漢書音義張宴曰。直宿曰廬。

連盟翻滅鄭仁義反亡徐。史記鄭世家曰。

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言負黍之地來歸。是連盟也。負黍反鄭。卒以滅。喻侯景以十三州內屬梁。卒以之亡也。徐。蘇姓國。春秋徐子章羽奔楚。是也。徐偃王志曰。徐偃王治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導

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為天瑞。遂因名為號。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之。遣使至楚。令伐之。偃王愛民不闕。遂為楚敗。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者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山下立石室。亦有神靈。民人請禱焉。徐偃行仁而徐亡。以喻梁

武偃佛而還思建鄴水終憶武昌魚。晉書五行志云。吳孫皓初童謠曰。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止武昌居。梁亡也。

山羈旅長安。建鄴武昌。舊都舊國。義可思也。又按子山曾為鄂州別駕。與湘東王論水戰事。深為梁主所賞。從建鄴至江陵。途之所經。故武昌為可憶矣。此章追述平生時。抄撰東宮。出入禁闔。及侯景內附。有如負黍之侵。梁武行仁。終蹈偃王之轍而已。身遭離亂。心念

鄉關。建鄴舊宮。似渴江流之水。武昌魚味。不啻秋風之鱸矣。

崩堤壓故柳。衰社臥寒樗。詩曰。采荼薪樗。草木蟲魚。疏云。樗樹及皮皆似漆青色。其葉臭。

野鶴能自獵。江鷗解獨漁。說文曰。鷗。水鳥也。

漢陰逢荷篠。緇

林見杖屨。高士傳曰。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為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又曰。荷篠丈人。不知何許人也。論語。遇丈人以杖荷篠。包曰。篠。竹器。說文。作筱。芸田器也。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

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

與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

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向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言畢。乃刺船而去。延蓋問。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願。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司馬云。擊棹也。阮籍嘗思酒。嵇康懶著書。

晉書阮籍傳曰。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魏志曰。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

披林求木實。拂雪就園蔬。濁膠非鶴髓。蘭肴異蟹胥。魏都賦曰。濁膠如河。漢書郊祀志曰。先野鶴髓。楚辭曰。蒸肴燕兮。蘭藉釋名曰。蟹胥取蟹臠之使骨肉解之胥胥然也。野

情風月曠。山心人事疏。徒知守瓠甕。空欲報瑤瓊。爾雅曰。瓠。顧謂之甕。郭璞注云。甕。甗也。今江東呼爲瓠甕。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瑤瓊飲杜注云。瑤瓊美玉。君所佩。說文云。魯之

寶玉也。張景陽雜詩云。瓠甕瓠瓠。瓠甕喻已才如瓦礫也。瑤瓊喻永豐侯才如美玉也。意指發於蕭摛。子山和之。故云報矣。以上二章言志意所欲。惟是棄絕人間。超躡世網。追蹤嵇阮。寄情風月。富貴名利。非所願也。

### 率爾成詠

此亦詠懷之作。臧榮緒晉書曰。阮籍屬文。初不苦思。率爾便作。沈休文有三月三日率爾成篇。良曰。率爾率疾也。

昔日謝安石。求爲淮海人。彷彿新亭岸。猶言洛水濱。

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階。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

常。舉目徧歷。溫左右衛。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莊矜之心頓盡。令部左右促燕行。薦笑語移日。謝安字安石。求爲淮海人者。安本放情丘壑。不獲已乃出。故云新亭桓溫止。慮晉都洛陽。在洛水之濱也。濱

詩

水際也。桓溫新亭陳兵，將移晉室，安石得承顧命，盡忠匡翼，終能輯穆，獨言落水濱者，言其能存晉祚也。

### 南冠今別楚，荆玉遂遊秦。

左氏傳曰：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

也。韓子曰：卞和抱其璞，哭於荆山之下。史記曰：秦王欲以十五城易趙和氏璧，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睨柱，秦王恐破璧，乃謝相如，相如持璧歸別楚者，喻己去江陵也。留秦者，喻己身留長安也。

倘使

### 如楊僕，寧爲關外人。

漢書應劭注曰：楊僕數有大志，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言謝安石昔者新亭之禍，尙能全身爲國，已今日西魏之使，遂致屈節，比之楊僕，翻以入關爲恥也。

### 慨然成詠

亦詠懷之作也。慨然，嗟嘆之詞。慷慨發聲者也。

### 新春光景麗，遊子離別情。

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言已羈旅。長安雖春光甚麗，惟有別離之情也。

### 交讓未全死，梧桐唯半生。

劉逵注：蜀都賦云：交讓木名也。兩樹對生，一樹枯則

一樹生，如是歲更終，不俱枯俱生也。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樹半死半生，喻己非死非生，若枯樹也。

### 值熱花無氣，逢風水不平。

喻己如花之無香，又如水之不靜也。

### 寶雞雖有祀，

### 何時能更鳴。

漢書曰：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太牢祠之，名曰陳寶，喻己今食周粟，如寶雞爲秦所獲，雖有祭祀，不能更鳴，言何時復能得志也。

### 奉和賜曹美人

### 月光如粉白，秋露似珠圓。

江淹別賦云：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

### 絡緯無機織，流螢帶火寒。

崔豹古今注曰：絡緯亦曰莎雞，詩疏云：絡緯鳴，婦婦促織也。古今注曰：螢火一名

景天一名燈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腐草爲之。食蚊蚋。

何年迎弄玉。今朝得夢蘭。

列仙傳曰。秦穆公有女。號弄玉。左氏傳曰。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

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

訝許能含笑。芙蓉宜熟看。

### 和趙王看伎

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

晉書曰。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荀悅漢紀曰。趙氏善舞。號曰飛燕。

琴曲隨流水。簫聲逐鳳凰。

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曰。巍巍乎若泰山。湯

湯乎若流水。風俗通曰。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

細縷纏鐘格。

一作細苴。纏鐘板。

圓花釘鼓牀。

一作膺風。蟬鬢亂。映日風斂光。格音閣。懸鐘之木也。言密耕其繩。縮鐘於木。令枝格不得下也。一作纏鐘板者。義同。

若有聳之詩。所謂設業設虞。崇牙樹羽。又縹縹云。縮版以載。是也。毛傳曰。業。大板也。所以飾柶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爲虞。橫者爲柶。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爾雅曰。繩之謂之縮之。郭云。縮者約束之。孫炎云。繩束業版謂之束苴。束葦也。說文云。其巨切。牀。鼓欄也。若井欄。淮南王篇。以爲銀牀矣。圓花。鼓釘也。鼓釘圓。刻作花文釘其上。故云圓花釘鼓牀。言作妓用鐘鼓也。一作膺風。蟬鬢亂。映日風斂光者。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蟬鬢縹緲如蟬。故曰蟬鬢。王子年拾遺記。石崇愛婢翔風。瑩金爲鳳冠之。懸知曲不誤。無事畏周郎。

吳志曰。周瑜少時。精意於音樂。惟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謠云。曲有誤。周郎顧。

### 奉答賜酒

詩

仙童下赤城。仙酒餉王平。

神仙傳曰。茅蒙字初成。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秦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又曰。王遠字方平。以一貫錢與餘杭。

姥求沽酒。須臾。還得一油囊酒五斗。

野人相就飲。山鳥一羣驚。細雪翻沙下。寒風戰鼓鳴。此時逢一醉。應枯反更榮。

奉答賜酒鵝

雲光偏亂眼。風聲特噤心。冷猿披雪嘯。寒魚抱凍沉。今朝一壺酒。實是勝千金。負恩無以謝。惟知就竹

林。

魏氏春秋曰。嵇康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瑯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爲七賢。

正旦蒙趙王賚酒

正旦辟惡酒。新年長命杯。

荆楚歲時記注。練化篇云。正月旦。吞雞子赤豆七枚。辟癘氣。又肘後方云。旦及七日。吞麻子小豆。各二七枚。消疾疫。張仲景方云。歲有惡氣。中人不幸便死。取大豆二七枚。雞子白麻子酒吞之。麻

豆之設。當起於此。崔寔月令云。元日進酒。降神畢。室家尊卑。次列於几之前。各上椒酒於家長。稱鴈舉壽。欣欣如也。

柏葉隨銘至。椒花逐頌來。

荆楚歲時記曰。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柏酒。

梁昭明錦帶啓。太簇正月云。柏葉汎三元之酒。晉書曰。劉琨妻元日獻椒花頌。

流星向椀落。浮蟻對春開。

流星浮蟻。皆酒也。王子年拾遺記曰。張華爲九醞酒。以三。數漬麴蘗。蘗出西羌。麴出北育。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



麥熟而獲之。以之釀酒醇美。久含令人齒動。若太醉。不叫笑搖蕩。令人肝腸消爛。俗人謂爲消腸酒。闍里歌曰。寧得醇酒消腸。不與日月齊光。南都賦曰。璆數數寸。浮蟻如萍。注云。釋名曰。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如萍之多者。

成都已救火。

蜀使何時迴。

神仙傳曰。欒巴蜀郡人也。少而學道。不修俗事。爲尙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嘆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爲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大

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頃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也。

### 衛王贈桑落酒奉答

周書云。文帝十三子。文宣皇后生。高祖衛刺王直。直字豆羅突。武成初。進封衛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

愁人坐狹邪。喜得送流霞。

古詩云。長安有狹邪。夾穀不容車。陸機詩有長安有狹邪行。抱樸子曰。項曼卿修道山中。自言至天上。遊紫府。遇仙人與流霞一杯。飲之。輒不饑渴。愁人自謂也。狹邪。謂長安之地也。言已本流寓。

愁坐長安狹邪之處。喜衛王送酒而至也。

跂臆催酒熟。停杯待菊花。

言得此酒。煮之。更待酌也。跂。倚也。菊花。酒名也。

霜風亂飄葉。寒水細澄沙。高陽今日晚。

應有接籬斜。

世說曰。山季倫爲荊州。時出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籬。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疆是其愛將。并州人也。

### 就蒲州使君乞酒

詩

蒲州使君中山公訓。晉國公護世子也。周書武帝紀。天和元年二月。以開府中山公訓爲蒲州總管。六年五月爲柱國。建德元年。護誅。徵赴京師見害。此就乞酒下篇有許乞之事。

蕭瑟風聲慘。蒼茫雪貌愁。

楚辭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王逸注曰。陰令促急。風暴疾也。

鳥寒棲不定。池凝聚未流。

言已本流寓之人。在此苦寒之地。如鳥寒棲欲飛。池凍流

還聚也。

蒲城桑葉落。灞岸菊花秋。

蒲城。蒲州城也。灞岸。灞陵岸也。桑落菊花。謂酒也。洛陽伽藍記曰。河東郡民劉白墮。宿擅工釀。排子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王粲七哀詩曰。南登霸陵岸。西京雜記曰。九月九日飲菊花

酒。願持河朔飲。分勸東陵侯。

後漢書曰。袁紹公孫瓚。皆威震河朔。紹數擊破瓚軍。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譬紹。共同斯好。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寶徒於薄

落津。史記蕭相國世家曰。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按子山身留長安。江陵失守。隨例入關者。如王褒等有數十人。願乞此酒。分勸諸彼。自言本故梁亡國之臣。與諸南人羈土。若東陵故侯矣。

蒲州刺史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

音器

上乞酒。求乞之乞。此乞酒。乞讀曰氣。與也。後漢書楊政傳。詔曰。乞楊生師。晉書謝安謂其甥羊曇曰。以暨乞汝。皆與也。與求乞之乞字同。而音義俱異矣。

細柳望蒲臺。長河始一迴。

三輔黃圖曰。長安西渭水北古微西。有細柳倉。三齊記曰。般城南有蒲臺。高八十尺。秦始皇所頓處。在臺下。繫蒲繫馬。今蒲猶繫者。見郡國志。平原般縣注。江淹別賦云。去復去兮。長河涓細。柳謂

已在長安。蒲臺。謂中山公在蒲州也。言兩處相望也。

秋桑幾過落。春蟻未曾開。

桑落。注見上篇。謝朓詩曰。淙蟻方獨持。釋名云。酒有汎齊。汎蟻在上。洗洗然。言許乞而未送也。

瑩角非難馭。槌輪

稍可催。登角謂馭車之牛也。棹輪謂車也。以中山公許乞一車。故云。世說曰。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馭常登其角。昭明文選序曰。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呂向曰。椎輪古棧車。棹與椎字同。只言千日飲。舊逐中山來。

博物志曰。玄石從中山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

答王司空餉酒 一作答王褒餉酒

今日小園中。桃花數樹紅。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微達。為胡母輔之所

知。太興末。舉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之。主者謂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甕側取醉而去。世說曰。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王公熱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王戎字濬沖。瑯邪臨沂人也。爵安豐縣侯。仙人一捧露。判不及盃中。漢書云。孝武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

舟中望月

舟子夜離家。開舸望月華。詩云。招招舟子。高誘淮南注曰。舸。小船也。山明疑有雪。岸白不關沙。言月之所照。則山如積雪。岸似銀沙也。天漢看珠蚌。星

橋似桂花。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為天漢。呂氏春秋曰。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缺。龜策傳曰。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缺。蠶伏之。酉陽雜俎曰。舊言月中有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

詩

仙有過，蕭令伐樹。

灰飛重暈闕，莫落獨輪斜。

淮南子曰：畫隨灰而月暈闕。注云：月暈以蘆灰爲環，缺其一而則月暈亦闕於上。竹書紀年曰：帝堯在位七十年，有草莢階而生。月朔始生一莢，月半而生十五莢，十六日以

後日落一莢，及晦而盡。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名曰莢。

望月

夜光流未曙，金波影尙賒。

過書曰：月穆穆似金波。

照人非七子，含風異九華。

七子疑卽七枝燈名。西京雜記有七枝燈，言照人異於燈也。又疑鏡名。西京雜記云：秦始皇常以鏡

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漢書曰：漢興，因秦之名號，妾有美人八子，七子之號焉。梁簡文帝望月詩云：形同七子鏡。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躡三十五條，有九華扇。曹子建九華扇賦序曰：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桓帝，賜方竹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知九華是扇名。言月之含風異於扇也。 莫新半壁上，桂滿獨輪斜。  
莫桂注 見上篇 乘舟聊可望，無假逐仙靈。  
一作 槎 荆楚歲時記曰：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

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一女織，一丈夫牽牛飲河清，織女取支機石與騫而還，後爲東方朔所識。

對雨

繁雲猶暗嶺，積雨未開庭。階含侵角路，鏡滿溜疎萍。濕楊生細棧，爛草變初螢。

棧，諸深切音，木跌也。月令：腐草化爲螢。

徒勞

看蟻封無事祀靈星。

易林曰蟻封戶穴大雨將集後漢書祭祀志曰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星食也舊謂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為天田官主

穀祀用壬辰位祀之壬為水辰為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

### 喜晴

比日思光景今朝喜暫逢。雨住便生熱雲晴即作峯。水白澄還淺花紅燥更濃。已歎無石燕彌欲棄泥

龍。湘中記曰零陵有石燕遇風雨則飛舞如燕止則為石淮南子曰土龍致雨高誘注云湯遭旱作土龍以像龍雲從龍故致雨也

### 詠春近餘雪應詔

送寒開小苑迎春入上林。上林苑名絲條變柳色香氣動蘭心。待花將一作思對酒留雪擬彈琴。

宋玉諷賦曰臣援琴而鼓之作

幽蘭白雪之曲陪遊愧並作空見奉恩深。

### 奉和初秋

和梁簡文帝也簡文集中有初秋詩

詩

落星初伏火，秋霜正動鐘。

詩幽風云：七月流火，毛傳曰：火，大火也，流，下也。昭三年左傳張趙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曰：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為寒暑之候。

哀十一年左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山海經曰：豐山有九鐘焉，是知霜鳴。郭璞注曰：霜降則鐘鳴。

北閣連更。

橫漢南宮應鑿龍。

漢天漢也。黃圖曰：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大戴禮云：七月案戶。

漢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西都賦云：抗應龍之虹梁。

祥鸞棲竹實，靈蔡上

一作芙蓉。

白虎通曰：黃帝之時，鳳凰蔽日而至，止於東園，食常竹實。棲常梧桐，終身不去。史記龜策傳曰：余至江南，問故老云：龜千

歲乃遊蓮葉之上。又曰：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靈蔡，龜也。論語臧文仲居蔡，鄭曰：蔡，謂國君之守龜也。漢書食貨志云：元龜曰蔡，芙蓉蓮也。爾雅曰：荷芙蓉，其實蓮。郭璞注云：別名芙蓉。江東呼荷蓮謂房也。

自

有南風曲，還來吹九重。

樂記曰：昔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楚辭曰：君門兮九重。

晚秋

淒清臨晚景，疎索望寒階。濕庭凝墜露，搏風卷落槐。

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

日氣斜還冷，雲峯晚更鍾。可憐數行

雁，點點遠空排。

和穎川公秋夜

次寥空色遠。葉黃淒序變。

楚辭曰：次寥兮天高而氣清。王逸曰：次寥曠蕩空虛靜也。次音血。說文曰：次，水從孔穴疾出也。聲呼穴切。月令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

洞浦落邊鴻。長鷗送

巢燕。

淮南子曰：燕雁代飛。高誘曰：燕，玄鳥也。春分而來，雁，春分而去。北詣漢中也。燕秋分而北，雁秋分而南。詣彭蠡也。故曰代飛。

千秋流夕景。百籟含宵轉。

說文曰：籟，三孔翕也。大者謂之笙，其中謂之籟。小者

謂之箛。籟，洛帶切。

峻雉聆金柝。層臺切銀箭。

峻雉，謂高城也。左傳祭仲曰：城都過百雉。杜預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也。易繫辭云：重門擊柝，以禦暴客。鄭康成云：手持兩木以相敲，是為擊柝。守備警戒也。顏延年陽給事

誅曰：金柝夜擊。李善曰：金謂刁斗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城門擊刁斗。周禮擊木柝。李周翰曰：金謂刁也。柝，打更木也。柝音托。周禮作柝字同。枚乘七發曰：臺城層構。周禮挈壺氏鄭注云：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

### 詠畫屏風詩二十四首

屏風之制，古所謂展，皆有畫飾。禮記鄭注曰：斧辰者，畫屏風也。又周禮注云：黼依其制如屏風。東觀漢記曰：宋弘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鄴中記曰：石虎作金銀鈕屈膝屏風，以白練畫義士仙人。山詠畫屏風詩二十四首，其畫不一。蓋

雜詠之也。

浮橋翠蓋擁。平旦雍門開。

淮南子曰：馳要褻，建翠蓋。高誘注云：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淮南子曰：日至於曲阿，是為旦明。高誘注云：平旦也。潘岳關中詩曰：雍門不啓。

石崇迎客至。山濤載

妓來。

晉書曰：石崇，字季倫，生於青州，小名齊奴，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珎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又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

水紋恒獨轉。風花

詩

直亂迴誰能惜紅袖寧

一作迎

用捧金杯

碧玉歌云碧玉奉金杯塗酒助花色

停車小苑外下渚長橋前澁菱迎擁楫平荷直蓋船殘絲繞折藕芰葉映低蓮遙望芙蓉影只言水底

然爾雅曰荷芙蓉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郭璞曰別名芙蓉江東呼荷

昨夜鳥聲春驚聞動四鄰今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流星浮酒泛粟瑱繞杯脣

瑱官殿反粟瑱注見秋夜搗衣詩

何勞一

片雨喚作陽臺神

宋玉高唐賦云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逍遙遊桂苑寂絕到桃源

毛詩曰於焉逍遙謝莊月賦云蕭桂苑陶潛有桃花源記

狹石分花逕長橋映水門管聲驚百鳥人衣香一園

定知歡未足橫琴坐石根

三春冠蓋聚八節管絃遊

陸機文賦云流管絃而日新

石險松橫植巖懸澗豎流小橋飛斷岸高花出迴樓定須催十

酒將來宴五侯

曹植名都篇云美酒斗十千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潭王立王根王遂王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高閣千尋起。長廊四柱連。杜疑作注。枚乘七發云。連廊四注。歌聲上扇月。舞影入琴弦。班婕妤怨歌行曰。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澗水纔隄外。山

花即眼前。但願長歡樂。從今盡百年。

日晚金槌路。一作緒。朱軒流水車。漢書賈山曰。隱以金椎。服虔曰。隱。築也。以鐵椎築之。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朱軒。鄭康成曰。軒。輿也。士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後漢書明德皇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

轉拂綠堤柳。薨飄夾路花。蒼頡篇曰。帛張車上曰幘。說文曰。薨。屋棟所以承瓦也。聲莫耕切。定迎劉碧玉。將過陰麗華。樂苑曰。碧玉。宋汝南王妾。

名。後漢書光武帝曰。娶妻當得陰麗華。非是高陽路。莫畏接羅斜。晉書曰。山簡出鎮襄陽。惟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徘徊出桂苑。徙倚就花林。謝莊月賦云。蕭桂苑。潘岳詩云。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李善注引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張銑曰。徙。遷移也。倚。立也。下橋先勸酒。跋石始調琴。蒲

低猶抱節。竹短未空心。絕愛猿聲近。惟憐花徑深。

千尋木蘭館。百尺芙蓉堂。何平叔景福殿賦曰。於是闌榭積重。李善曰。蘭。木蘭也。以木闌爲柵。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芙蓉始發。雜芰荷。落日低蓮井。行雲礙菱梁。魯靈光殿

詩

二四五

賦云。圓淵方井。反植荷蕖。張衡西京賦。所謂藻井是也。薛綜曰。藻井。當棟中交木方爲之。如井幹也。漢書郊祀志。有井幹樓。師古曰。井幹。樓積木而高爲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張衡西京賦云。井幹疊而百層。幹或作韓。義同。子山引之。或稱蓮井。或稱菱井。皆謂棟中交木方。若井幹之形也。菱。水草。蓮。與菱皆水中之物。梁上畫以水草。所以厭火。若藻。悅也。落日行雲。言其高插天也。

流水桃花色。春洲杜若香。

漢書曰。來春桃花水盛。楚辭曰。擘汀洲兮

杜若。王逸曰。杜若。香草也。就階猶不進。催來上伎牀。

搗衣明月下。靜夜秋風飄。錦石平砧面。蓮房接杵腰。

青陽度歌云。碧玉搗衣砧。七寶金蓮杵。

急節迎秋韻。新聲入手調。寒衣

須及早。將寄霍嫖姚。

漢書曰。霍去病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爲票姚校尉。師古曰。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鶴。後爲票騎將軍。尙取票姚之字耳。

出沒看樓殿。間闕望綺羅。翔禽逐節舞。流水赴絃歌。

王逸楚辭注曰。師曠鼓琴。天下玄鶴。皆銜明月之珠以舞也。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乎琴。湯湯乎若

流。細管吹叢竹。新杯捲半荷。南宮冠蓋下。日暮風塵多。

後漢書曰。肅宗詔買達入講尙書。南宮雲臺西都賦曰。冠蓋如雲。

玉柙珠簾捲。金鉤翠幔懸。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以白珠爲簾箔。玳瑁柙之象牙爲簾。

荷香薰水殿。閣影入池蓮。平沙臨浦口。高柳對樓

前。上橋還倚望。遙看采菱船。

楚辭曰。涉江采菱發揚阿。

高閣千尋跨，重簷百丈齊。雲度三分近，花飛一倍低。吹簫迎白鶴，照鏡舞山雞。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致孔雀白鶴於

庭，異苑曰：山雞愛其羽毛，映水則舞。魏武帝時，南方獻之。公子倉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鑿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何勞愁日暮，未有夜烏啼。樂府有夜烏啼。

河流程淺岸，斂轡暫經過。弓衣濕濺水，馬足亂橫波。半城斜出樹，長林直枕河。今朝遊俠客，不畏風塵

多。漢書有遊俠傳。

度橋猶徙倚，坐石未傾壺。淺草開長埒，行營繞細廚。沙洲兩鶴一作岸迴，石路一松孤。自可尋丹竈，何勞

憶酒壚。江淹別賦云：守丹竈而不顧。史記曰：令文君當釀，韋昭曰：釀，酒肆也。以土爲墮，邊高似釀。

上林春逕密，浮橋柳路長。上林苑名。三輔黃圖曰：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龍媒逐細草，鶴鬣映垂楊。漢書曰：天馬徠龍之媒。丘遲侍宴樂遊苑詩云

細草籍龍騎。晉書曰：王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鬣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也。說文曰：鬣，析鳥羽爲旗，蠶之屬，从毛，敝聲。昌兩切。水似桃花色，山如甲煎香。桃花水見

漢書溝洫志注見前。語林云：石崇廁置甲煎，沉香無不異備。白石清一作春，泉上誰能待月光。

詩

白石春泉滿。黃金新埽開。

晉書曰。王濟移第北芒山下。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埽。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

戚里車先度。蘭池馬卽來。

三輔黃圖曰。萬石君畜徒家長安戚。

里。漢書地理志曰。渭城縣有蘭池宮。又按尸子云。馬有紫燕蘭池。與宮名同矣。

落花承舞席。春衫拭酒杯。行廚半路待。載妓一雙迴。

神仙傳曰。麻姑入拜。王遠遼起立。坐定各進行。

廚皆金盤玉

杯無限也。

將軍息邊務。校尉罷從戎。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巨有長史。秩千石。又云。八校尉皆武帝初置。秩皆二千石。

池臺

臨戚里。絃管入新豐。

漢書地理志云。京兆新豐。高祖七年置。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

浮雲隨走馬。明月逐彎弓。

西京雜記稱漢

文帝有馬

名浮雲。

比來多射獵。惟有上林中。

上林苑名。天子射獵處也。司馬相如作賦。亡是公陳上林之事。

三危上鳳翼。九坂度龍鱗。

楚辭曰。馳六龍於三危兮。王逸云。三危。西方山也。穆天子傳曰。西升九阿。郭璞曰。旋今新安縣十里。有九坂。又蜀有九折坂。蜀都賦云。馳九折之坂。劉注云。九折坂在漢靈嚴道縣。邛萊山。鳳翼龍

鱗。言其山形

之相似也。

路高山裏樹。雲低馬上人。懸巖泉溜響。深谷鳥聲春。住馬來相問。應知有姓秦。

古詩日出東南隅。行曰。使君從

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此

誰家姝。答云秦氏女。且言名羅敷。

聊開鬱金屋。暫對芙蓉池。

樂府云。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魏文帝有芙蓉池作。

水光連岸動。花風合樹吹。春杯猶雜泛。細菓尙

連枝。不畏歌聲盡。先看箏柱歇。

阮瑀箏賦云。柱三寸三才具也。

洞靈開靜室。雲氣滿山齋。古松栽數樹。盤根無半埋。愛靜魚爭樂。依人鳥入懷。仲春徵隱士。蒲輪上計

借。

漢書武帝紀師古注曰。以蒲裹輪。取其安也。計者。上計簿使也。借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也。

今朝好風日。園苑足芳菲。竹動蟬爭散。蓮搖魚暫飛。

謝朓遊東田詩曰。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

面紅新著酒。風晚細吹衣。跂

石多時望。蓮船始復歸。

金鞍聚碛岸。玉軸汎中流。

張華詩云。青蓋覆金鞍。郭璞方言注云。今江東人呼柁爲軸。

畫鷁先防水。媒龍卽負舟。

淮南子曰。龍舟鷁首。高誘曰。龍舟。大舟也。刻爲龍文以飾之。鷁。

水鳥也。畫其象著船首。晉書曰。王濬作大船連舫。畫鷁首於船頭。以懼江神。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

沙城疑海氣。石岸似江樓。崩棧時半沒。壞舸或空浮。定

是汾河上。戈船聊試遊。

漢武帝秋風辭曰。汎樓船兮濟汾河。漢書如淳注曰。汾在睢之北。西流與河合。武帝紀曰。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張宴曰。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爲名也。

竟日坐春臺芙蓉承酒盃

老子曰如登春臺

水流平澗下山花滿谷開行雲數番過白鶴一雙來

行雲謂歌也博物志云秦青撫節悲

歌響過行雲白鶴謂舞也韓子云師曠授琴鼓清角有玄鶴二八集於廊門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古詩云飛來雙白鶴

水影搖叢竹林香動落梅直上山頭路羊腸能幾迴

高誘

淮南注曰羊腸山名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西河上郡關曰羊腸坂是太行孟門之限也此云羊腸者言其山勢之紆迴也

贈周處士

處士周弘讓也當是弘讓隱茅山時所贈故下篇云尋周處士若入魏而後南北異處雖仁威築壘而子山難可復尋矣故知是揚都集中之作也

九丹開石室三徑沒荒林

抱樸子曰服九轉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暴之神仙傳曰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崑崙之山石室中三輔決錄曰蔣翽字元卿舍中三逕惟羊仲求仲從之遊皆推廉逃名不出陶潛歸去來辭

曰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李周翰曰荒蕪也

仙人翻可見隱士更難尋

上九丹句謂仙人也三徑句謂隱士也言隱士幽居較諸仙人更難訪也

籬下黃花菊丘中白雪琴

續晉陽秋

曰陶潛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而歸左太冲招隱詩云丘中有鳴琴宋玉對問曰其為陽春白雪二語謂隱士也

方欣松葉酒自和游仙吟

本草云松葉可為酒能已疾松

飲之得此酒力者甚衆曹子建嵇叔夜何敬祖郭景純並著游仙詩言樽酒共酌招隱之思同於游仙矣

尋周處士弘讓

試逐赤松遊，披林對一丘。

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下，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漢書張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

梨紅

大谷晚桂白，小山秋。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名果有大谷梨。潘岳洛陽記曰：洛陽有張公居大谷，有大梨。海內惟此一株。閒居賦云：張公大谷之梨是也。楚辭招隱士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其詞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石鏡菱花發，桐門琴曲愁。

謝靈運入彭蠡湖口詩曰：攀崖照石鏡。李善注引張衡鑿尋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又吳興郡記云：臨安縣東有石鏡山，東有石鏡，具見人形。又蜀木紀云：蜀王妻以石

鏡一枚表其墓。魏武有菱花鏡，以鏡有菱花之名，故云石鏡菱花發也。七發曰：龍門之桐，故云桐門，以桐木堪為琴瑟也。

泉飛疑度雨，雲積似重樓。王孫若不去，山中定可留。

劉安

招隱士曰：王孫遊兮不歸，又云：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久留。王孫喻周處士也，言其避世在山，誠可隱處也。

鏡

玉匣聊開鏡，輕灰暫拭塵。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月生無有桂，花開不逐春。

月中有桂，鏡圓如月，而無桂也。鏡有菱花，菱開夏時，故不

逐春也。

試挂淮南竹，堪能見四鄰。

淮南子曰：高懸大鏡，坐見四鄰。

詩

梅花

當年臘月半，已覺梅花闌。

秦始皇本紀曰：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廣雅曰：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

不信今春晚，俱來雪裏看。

言春晚，雨雪舒梅也。

樹動

懸冰落枝，高出手寒。早知覓不見，真悔著衣單。

春衣單，裕之時。早知梅花獨遲，必將有春寒雨雪，非重帳輕裘，難可耐寒也。

詠樹

交柯乍百頃，擢本或千尋。楓子留爲式，桐孫待作琴。

爾雅曰：攝水生江上，有寄枝高三丈，生毛，一名楓子。天旱以泥塗之，卽雨，述異記曰：南市有楓子鬼，木之老者爲人形，亦呼爲

靈楓焉。風俗通曰：梧桐生於嶧陽山巖石之上，采東南孫枝爲琴，聲清雅。周禮鄭注曰：孫枝，竹之末生者也。桐孫亦然。

殘核移桃種，空花植棗林。

漢武故事曰：王母以桃食帝，帝留核欲種之。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

子，非下土所植也。晏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有水而赤，其中有華華而不實。

幽居對蒙密，蹊徑轉深沉。

鬪雞

開軒望平子，驟馬看陳王。

平子，春秋時季平子，名意如者也。左傳昭二十五年曰：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郈昭伯亦怨平子。陳王，陳思王曹植也。植名都，篇云鬪雞東郊道，走



馬長  
楸間

狸膏燻鬪敵芥粉盞春場

曹子建鬪雞詩曰願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場左氏傳曰季氏介其雞杜預注云搗芥子搗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搗之爲介雞正義曰杜此二解一讓介爲芥搗芥子爲末搗其雞羽買遠

云搗芥子爲末搗其雞翼可以空郇氏雞羽是此說也鄭衆云介甲也爲雞著甲高誘注呂氏春秋曰鎧著雞頭蓋以膠塗雞之足然以沙搗之令其盡得傷彼雞也此云芥粉用杜氏之前說也說文曰鬪塵也聲於盞切

解翅蓮花動猜

羣錦臆張

鮑照雉朝飛云刎繡頸碎錦臆臆也言翅若蓮花聲色如錦也

應令

望別非新館開舟卽舊鸞浦喧征棹發亭空送客還路塵猶向水征帆獨背關

杏花

春色方盈野枝枝綻翠英依稀映村塢爛熳開山城好折待賓客金盤襯紅瓊

集周公處連句

周公陳尙書周弘正也弘正入周信集其處有傷舊國之詞

市朝一朝變蘭艾本同焚故人相借問平生如所聞

謝朓詩曰寂寞市朝變淮南子曰紫芝與蕭艾俱死傅玄鷹兔賦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

詩

二五三

寄徐陵

南史云徐摛子陵字孝穆晉安王爲皇太子東宮學士陵充其選陳武帝以爲尙書左丞封建昌縣侯爲尙書左僕射位至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

故人倘思我及此平生時莫待山陽路空聞吹笛悲

向秀思舊賦序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云辭曰經山陽之舊居

寄王琳

南史云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本兵家元帝居蕃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爲將帥平景之勳與杜龕俱爲第一後平武陵王紀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元帝爲魏園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督乃爲元帝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爲進趣之計師老兵疲不能進陳武帝旣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空徵琳不受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陳武帝遣將侯安都等討琳仍受梁禪安都嘆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禽安都等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爲勤王之師矣溫太真何人哉後因歲星在牛斗自知有喪軍敗爲吳明徹所殺哭者聲如雷矣按王琳方志雪讎恥故子山有是寄焉

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疎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

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謝朓鼓吹曲云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玉關喻己身留長安如遠戍玉門也金陵謂建鄴舊都也元

帝遷都江陵，爲蕭督所敗，敬帝仍都建鄴，又爲陳霸先所篡。王琳西攻岳陽，東拒陳武，蓋梁室之忠臣，子山爲之下淚矣。

### 奉和趙王

花徑日相攜，花林鳥未棲。比看中郎醉，堪聞烏夜啼。

樂府烏夜啼，宋彭城王義康時所作也。

### 和劉儀同臻

隋書文學傳云：劉臻，字宣擊，沛國人也。年十八舉秀才，爲邵陵王東閣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陷後，歸蕭督，以爲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爲中外晉室參軍，羽檄多成其手。高祖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

南登廣陵岸，迴首落星城。不言登舊浦，烽火照江明。

漢書曰：廣陵國，屬吳也。吳都賦曰：鑿戎旅，平落星之樓。劉淵林注云：吳有落星樓，在建鄴東北十里。

### 和庾四

疑卽庾季才，與信同八世祖。江陵平，隨例入長安，鄉關之思，相爲倡和云。

離關一長望，別恨幾重愁。無妨對春日，懷抱只言秋。

禮記曰：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淮南子曰：秋士悲。

### 和侃法師三絕

一作和侃法師別詩。

詩

秦關望楚路，灞岸想江潭。幾人應淚落，看君馬向南。

秦關，函谷關。灞岸，灞陵岸，謂長安也。楚路，江潭，謂江陵也。後周郡長安，江陵本元帝所都，言在周想望故國也。楚辭曰：寄生平。

江潭，時侃法師南還。

吳子山作別，故云。

客遊對歲月，羈旅故情多。近學衡陽雁，秋分俱渡河。

左氏傳曰：羈旅之臣。地記云：衡山一峯極高，雁不能過。遇春北歸，故名迴雁，或曰峯勢如雁之回，故名。

迴首河隄望，眷眷嗟離絕。誰言舊國人，到在他鄉別。

言與侃法師本南人，今在北方別也。舊與謂梁也，他鄉謂長安也。

送周尙書弘正二首

交河望合浦，玄菟想朱雋。共此無期別，知應復幾年。

漢書曰：車師王治交河城。又曰：合浦郡，武帝六年開，屬交州。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高句麗屬幽州。交趾郡，朱雋縣，交河與。

合浦，玄菟與朱戴，皆極遠之地，喻已與弘正南北隔絕，若青越矣。

離期定已促，別淚轉無從。惟愁郭門外，應足數株松。

傷已將老死於長安也。

重別周尙書二首

尙書周弘正也。

陽關萬里道。不見一人歸。惟有河邊雁。秋來南向飛。

漢書西域傳曰。東則阨以玉門陽關。孟康曰。二關皆在敦煌西界。月令曰。季秋之月。鴻雁來。實言已留長安。如在陽關之外。弘

正南還若秋

雁渡河也

河橋兩岸絕。橫岐數路分。山川遙不見。懷袖遠相聞。

贈別

藏啼留送別。拭淚強相參。誰言畜衫袖。長代手中浹。

音含。言濕衫袖若水和物也。於韻宜在十三覃。俗本不載。或見去聲。時俗字書。須以此詩證入。庶爲近雅。

徐報使來止得一見

徐陵也。

一面還千里。相思那得論。更尋終不見。無異桃花源。

述異記曰。武陵源在吳中山。無他木。盡生桃李。俗呼爲桃李源。源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傳秦末喪亂。吳中入於此。避難食

桃李實者皆得仙。

行途賦得四更應詔

詩

四更天欲曙，落月垂關下。深谷暗藏人，欹松橫礙馬。

說文曰：曙，旦明也。

和江中賈客

一作賈客詞

五兩開船頭，長橋發新浦。懸知岸上人，遙振江中鼓。

淮南子曰：譬若偃之見風也。高誘曰：偃，候風者也。世謂之五兩。凡靈風以雞羽重五兩繫五丈為旗。

奉和平鄴應詔

周書本紀云：建德六年，帝至鄴，率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鄴。

天策引神兵，風飛掃鄴城。陣雲千里散，黃河一代清。

左傳杜預注云：天策，傳說星也。鄴城，北齊所都也。鄴，漢屬魏郡，故三國魏都也。掃，平也。史記天官書曰：陣雲如立垣。王子年拾

遺記曰：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為大瑞。

送衛王南征

周書曰：文帝子衛刺王直，天和中，陳湖州刺史華皎舉州來附，詔直督綏德公陸通，大將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兵赴援，與陳將淳于量吳明徹等戰於沌口，是其事也。

望水初橫陣。移營寇未降。風塵馬足起。先暗廣陵江。

漢書地理志曰。廣陵國屬荊州。更屬吳。景帝更名江都。廣陵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枚乘七發云。並往觀濤乎廣陵。

之曲江言伐陳

從廣陵渡江矣

### 仙山二首

金竈新和藥。銀臺舊聚神。相看俱莫怯。先師應識人。

江淹恨賦曰。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郭璞遊仙詩曰。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

石軟如香飯。鉛銷似熟銀。蓬萊暫近別。海水遂成塵。

朱彥伯名士傳曰。王烈服食養性。稽康甚敬信之。隨入山。烈得石髓。柔滑如飴。即自服半。餘半以與康。即凝爲石。抱樸子曰。道

士李根煎鉛錫。以藥投鼎中。鐵匙攪之。冷即成銀。神仙傳曰。尹軌入荆山。銷鉛成銀。

### 山齋

石影橫臨水。山雲半繞峯。遙想山中店。懸知春酒濃。

### 野步

詩

值泉仍飲馬。逢花即舉杯。稍看城闕遠。轉見風雲來。

山中

澗暗泉偏冷。巖深桂絕香。住中能不去。非獨淮南王。

楚辭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其辭云。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又云。王孫兮歸來。山中不可以久留。

閨怨

明鏡圓花發。空房故怨多。幾年留織女。還應聽渡河。

神仙傳曰。桂陽成武丁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

和趙王看妓

長思綰紗石。空想

一作定憶。

擣衣砧。臨邛若有便。

一作使。

爲說解琴心。

十道志曰。句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之諸暨亭。山。賣薪女也。西施山下有浣紗石。絕異記曰。嵩山

之上。有玉女擣帛石。瑩徹光潔。山下人曰。立秋前一日。中夜嘗聞杵聲。漢書司馬相如傳曰。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臨邛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心悅而好之。既罷。相如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

看舞



鸞迴不假學。鳳舉自相關。到嫌衫袖廣。恆長礙舉鬢。

袁宏舞賦云。舞迴鸞以紆袖。又云。爲鳳翼之逶迤。韓詩外傳曰。鳳舉曰上翔。

### 聽歌一絕

協律新教罷。河陽始學歸。但令聞一曲。餘聲三日飛。

漢書曰。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列女傳曰。趙皇后屬河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列子曰。韓娥東之齊。遺糧過雍門。鬻歌假食而

去。餘響遶梁。三日不絕。雍門人至今善歌。效韓娥之遺意也。

### 暮秋野興賦得傾壺酒

劉伶正促酒。中散欲彈琴。但令逢秋菊。何須就竹林。

世說曰。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皆相比。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瑯琊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

下。肆意酣暢。

### 對酒

數杯還已醉。風雲

一作春風。

不復知。惟有龍吟笛。桓伊能獨吹。

晉書曰。桓伊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

詩

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桓野王也。微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青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春日極飲

檻前聞鳥囀。園裏對花開。就中言不醉。紅袖捧金杯。

樂府碧玉歌。碧玉奉金杯。滌酒助花色。

春望

春望上春臺。春牕四面開。落花何假拂。風吹會併來。

老子曰。照熙然如登春臺。

新月

鄭環惟半出。秦鉤本獨懸。若交臨酒影。堪言照弩弦。

左氏傳曰。宣子存環。其一在鄭商。釋器云。肉好若一。謂之環。鮑照翫月詩曰。纖纖如玉鉤。秦羅敷詞曰。桂枝爲籠鉤。故曰秦鉤。

言新月類玦。又如鉤也。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

秋日

蒼茫望落景，羈旅對窮秋。賴有南園菊，殘花足解愁。

### 望渭水

樹似新亭岸，沙如龍尾灣。猶言吟漠浦，應有落帆還。

通安湖。又曰無錫西龍尾陵道者。春申君初封吳所造也。言望長安如江南也。

### 塵鏡

明鏡如明月，恆常置匣中。何須照兩鬢，終是一秋蓬。

### 和淮南公聽琴聞弦斷

嗣宗看月夜，中散對行雲。一弦雖獨韻，猶足動文君。

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一弦。謂一弦斷也。言此斷弦之聲亦足挑動文君也。

詩

十洲記曰丹陽郡新亭在中思里。吳舊亭也。謝朓有新亭渚別。范零詩越絕書曰北顧以西度陽下溪。過歷山陽龍尾西大決。

晉書曰阮籍字嗣宗善彈琴。嵇康字叔夜拜中散大夫常脩養生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漢書曰卓王孫有女文君新

弄琴二首

雉飛催晚別。烏啼驚夜眠。若交新曲變。惟須促一弦。

古辭有雉朝飛烏夜啼言其以為琴曲也。神仙傳曰孫登善彈一弦琴。

不見石城樂。惟聞烏噪林。新聲逐絃轉。應得動春心。

古辭有石城樂五曲其一云生長石城下開聽對城樓城中諸少年出入見依投唐書樂志云石城樂者宋臧所作也石城在

竟陵郡於城上眺矚見羣少年歌謠通暢因作此曲古今樂錄曰石城樂舊舞十六人烏噪林即烏夜啼曲也樂志云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又有西烏夜飛五曲樂錄云宋元徽五年荊州刺史沈攸之所作也楚辭曰目極千里蕩春心

詠羽扇

搖風碎朝翻。拂汗落毛衣。定似回谿路。將軍垂翅歸。

東觀漢記曰馮異字公孫拜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澗池為赤眉所乘反走上迴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

蠶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澗池

題結綫袋子

交絲結龍鳳。鏤彩織雲霞。一寸同心縷。千年長命花。

賦得鸞臺

九成吹玉琯。百尺上瑤臺。能將秦女去。終是鳳皇來。

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說文曰。古者玉琯以玉。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秦女弄玉也。見列仙傳。

賦得集池雁

逢風時迴度。逐侶作爭飛。猶憶方塘水。今秋已復歸。

劉禎詩曰。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雁。

詠雁

南思洞庭水。北想雁門關。稻粱俱可戀。飛去復飛還。

盛弘之荊州記曰。雁塞北接陽州。汶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雁飛翥至此。卽回翼。惟一處稍下。每雁飛達。則矯翼裁度。下

處而過。故名雁塞。山海經曰。雁門之水。出於雁門之山。雁出其間。郭璞注云。雁門山。卽北陵西隄。雁之所出。因以名云。在高柳北。魯連子曰。君雁鷺有餘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鸝止君園池。啄君稻粱。

忽見檳榔

稽含南方草木狀曰。檳榔樹高十餘丈。皮似青銅。節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調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阿。端頂有葉。葉似甘蔗。條派開破。仰望眇眇。如插叢蕉於竹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葉下繫數房。房纒數十實。實大桃李。天生棘

詩

重累其下。所以御衛其實也。味苦澁。剝其皮。嚙其膚。熱如貫之。堅如乾棗。以扶留藤。古貫灰。并食。則滑美。下氣滑。殼出林邑。彼人以爲貴。婚嫁客必先進。若遲迨不設。用相嫌恨。一名賓門藥錢。

綠房千子熟。紫穗一作穉。百花開。莫言行萬里。曾經相識來。

賦得荷

秋衣行欲製。風蓋漸應欹。若有千年蔡。須巢但見隨。

楚辭曰。製芰荷以爲衣。又曰。援芙蓉以爲蓋。張景陽七命曰。兆發蠶蔡。漢書食貨志曰。元龜名蔡。師古曰。李以蔡出善龜。故名。

龜爲蔡。抱樸子玉篴記曰。千歲龜五色。額骨起如角。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

移樹

酒泉移赤奈。河陽徙石榴。雖言有千樹。何處似封侯。

漢書地理志曰。酒泉郡。武帝太初六年開。應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西京雜記曰。初修上林苑。羣民遺方各獻名果異樹。奈

三白奈。紫奈。綠奈。潘岳集中有河陽庭前安石榴賦。其序云。石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果也。漢書貨殖傳曰。蜀漢江陵千樹橘。涇川千畝竹。此其人與千戶侯等。

奉梨

接枝秋轉脆。含消落更香。擎置仙人掌。應添瑞露漿。

三輔黃圖曰。御宿園出大梨。落地則破。其取梨。先以布囊承之。號曰含消。漢書曰。孝武作承露仙人掌。

### 傷往二首

見月長垂淚。花開定斂眉。從今一別後。知作幾年悲。

此子山鄉關之思也。

鏡塵言苦厚。蟲絲定幾重。還是臨牕月。今秋迴照松。

論衡曰。蜘蛛網。以網飛蟲。張景陽雜詩曰。蜘蛛網四屋。

### 春日離合二首

秦青初變曲。未有逐琴心。明年花樹下。月月來相尋。

列子曰。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錢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響遏行云。薛譚乃謝求返。終身不

敢言歸。漢書曰。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師古曰。寄心於琴聲。以挑動之也。

田家足閒暇。士友暫流連。三春竹葉酒。一曲鷓鴣弦。

張衡七辨曰。玄酒白醴。葡萄竹葉。張協七命曰。豫北竹葉。張華輕薄篇曰。蒼梧竹葉青。宣城九醞酒。稽叔夜琴賦曰。嚶若離鷓

鳴清池。又曰。鷓鴣遊絃。李善注云。古相和歌。有鷓鴣曲。

詩

和迴文

和湘東  
王後園

早蓮生謁鏡。嫩菊養秋鄰。滿池留浴鳥。分橋上戲人。

問疾封中錄

雙聲

形骸違學宦。狹巷幸為閒。虹迴或有雨。雲合又含寒。橫湖韻鶴下。迴溪狹一作狹猿還。懷賢為榮衛。和緩

惠綺紈

原本疑是何凡左傳  
有醫和醫緩良醫也

示封中錄二首

似吃  
語詩

貴館居金谷。關扃隔藁街。冀君見果願。郊間光景佳

漢書曰。鄧支首懸藁街。蠻巨邸  
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內也。

高階既激澗。廣閣更交柯。葛巾久乖角。菊徑簡經過

後漢書曰。郭太字林宗。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  
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注巾以葛為之。

秋夜望單飛雁



失羣寒雁聲可憐。夜半單飛在月邊。無奈人心復有憶。今暝將渠俱不眠。

代人傷往二首

青田松上一黃鶴。相思樹下兩鴛鴦。無事交渠更相失。不及從來莫作雙。

鄭緝之永嘉記曰。有沐溪野。去青田九里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

只恒餘父母一隻耳。精白可愛。多云神仙所養。浮丘公相鶴經云。青田之鶴。千寶搜神記云。宋康王舍人韓憑。娶妻何氏美。康王奪之。憑自殺。妻投壺而死。里人埋之。塚相望也。宿昔有大梓木。生於二塚之端。有鴛鴦各一。恒棲樹上。交頭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於此也。注詳見鴛鴦賦。

雜樹本惟金谷苑。諸花舊滿洛陽城。正是古來歌舞處。今日看時無地行。

石崇金谷詩序曰。有別廬在河內縣金谷澗中。思歸引序。柏木幾於萬株。

董嬌嬈詩云。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傍。枝枝自相對。葉葉自相當。

狹客行

一作畫屏風詩二十五篇之首。在詩集文苑英華。另作狹客行。在樂府今附錄四卷詩末。五卷樂府之前。

狹客重連鑣。金鞍被桂條。

說文曰。鑣。馬勒旁鐵也。釋名曰。鑣。包也。所以在旁。包歛其口也。

細塵鄴路起。驚花亂眼飄。酒醺人半醉。汗濕馬全

詩

庚子山集 卷之四

驕。

漢書天馬歌曰。浩赤汗沫流赭。

歸鞍畏日晚。爭路上河橋。

晉書杜預建河橋於富平津。

# 庾子山集卷之五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 樂府

對酒歌

文苑英華  
作范雲

春水望桃花。春洲藉芳杜。

韓詩傳云。三月桃花水。楚辭曰。采芳洲兮杜若。又云。山中人兮芳杜若。

琴從一作綠珠借酒就文君取。

晉書曰。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長

門賦序曰。孝武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

牽馬一作牛。

就一作向。

渭橋日曝山頭脯。

三輔黃圖曰。渭橋。秦始皇造。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渭橋水名。橫橋架渭水上。在雍州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淮南子曰。

日至於悲谷。是謂舖時。高誘注云。悲谷。西南方之大壑也。

山簡接羅倒。王戎如意舞。

晉書曰。山簡鎮襄陽。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荆士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

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兵向葛疆。何如并州兒。語林曰。王戎以如意指林公曰。何柱汝憶搖櫓時否。何柱。林公小字也。世說曰。謝仁祖能作異舞。王公熱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箏鳴金谷園。

笛韻平陽塢。

晉書曰。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水經注曰。金谷水出河陽太高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水經。石崇故居。馬融長笛賦云。融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而爲督郵。無留事。獨臥鄆縣平陽塢。中有雒客舍。逆旅吹笛爲氣。出精列相。

和。人生一百年。歡笑惟三五。莊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庚死。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而已矣。何處覓錢刀。求爲洛陽賈。貨殖傳曰。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平準書。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錢或布。或刀。如淳曰。名錢爲刀者。以其利於民。漢書曰。桑弘羊。洛陽賈人也。以能心計爲侍中。

昭 玉壺 君辭應詔

石崇王明君辭序曰。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

斂眉光祿塞。還望夫人城。漢書曰。單于朝天子於甘泉宮。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又曰。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片片紅顏落。雙雙淚眼生。冰河

牽馬渡。雪路抱鞍行。胡風入骨冷。夜月照心明。方調琴上曲。變入

一作胡笳聲。虞羲詠霍將軍北伐詩曰。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呂延

濟曰。笳。籟也。起於胡。

王昭君

玉壺作昭君詞。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會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而嘆。越席而起。乃賜單于。

拭啼辭戚里。回顧望昭陽。

漢書曰萬石君奮徙家長安中戚里三輔黃圖曰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殿成帝趙皇后居昭陽殿

鏡失菱花影。釵除卻月梁。

西京雜記曰飛

燕始加大號。婕妤奏上三十六物。有七尺菱花鏡一奩。龍輔女紅餘志曰。燕昭王賜旋娟以金梁却月之釵。

圍腰無一尺。垂淚有千行。綠衫

一作衫身

承馬汗。紅袖掃秋霜。別

曲真多恨。哀絃須更長。

### 出自薊北門行

漢書曰薊故燕國也。鮑照有出自薊北門行。李周翰曰薊北門名。敘征戰辛苦之意。薊音計。

薊門還北望。役役盡傷情。關山連漢月。隴水向秦城。

古樂府有關山月恨賦。關山無極。辛氏三秦記。隴右西關欲上者七日乃越。上有幾水四注下流。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噫。

遙望秦川。肝腸斷絕。

笳寒蘆葉脆。弓凍紵絃鳴。

杜摯叟賦曰。惟葭蘆之爲物。葭字或作笳。笳寒弓凍。言北地之苦寒也。

梅林能止渴。複姓可防兵。

淮南子曰。百梅足可以爲

百人酸。世說曰。魏武行役失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複姓按代北之人。隨後魏遷河南者。獻帝爲之定姓。爲複姓。或二字。或三字。或四字。其音多似西域羌書。三合四合皆指一字之義。又按隋經籍志。兵法有黃帝複姓符二卷。時後周賜姓。如普屯紇千爾。綿賀蘭步六孤。普六茹之屬。蓋當時武將皆用複姓爲之也。

將軍朝挑戰。都尉夜巡營。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漢不常置。或有

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巨應劭漢官儀曰都尉秦官也

燕山猶有石須勒幾人名

後漢書曰竇憲為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

結客少年場行

曹植結客篇云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荒鮑照有結客少年場行李善引范曄後漢書曰祭遵嘗為部吏所浸結客報之也李周翰曰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為遊樂之場終無所成故有斯作也

結客少年場春風滿路香歌撩

一作嫌

李都尉果擲潘河陽

漢書曰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晉書曰潘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

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隔一作折

花遙勸酒就水更

一作便

移牀今年喜夫婿新拜羽林郎

漢書曰狄飛射土羽林孤兒應劭曰天有

羽林大將軍之星林諭若林木之盛羽羽翼鷲擊之意故以名武官焉如淳曰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漢儀注云羽林從官七百人後漢百官志云羽林郎比三百石

定知劉碧玉偷

嫁汝南王

樂府有碧玉歌樂苑曰碧玉歌者宋汝南王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以寵愛之甚所以歌之

道士步虛詞十首

渾成空教立元始正圖

一作塗

開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抱樸子道經有混成經二卷按不執著為空老子貴虛無為空教後漢書稱浮屠道家之流空有兼遺矣陶弘景真靈位業圖有玉清三元宮元始天尊為

主。赤玉靈文下。朱陵真氣來。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賣藥于東海。秦始皇與語。三日三夜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爲報。曰。後數年求我于蓬萊山。神異經曰。東方朔云。曾隨師主履行。北至朱陵。扶桑晝海冥夜之丘。真誥曰。

朱陵北絕壘。上贛管妃。又曰。近得度名。南宮定策。朱陵藏精。待時方列爲仙。

中天九龍館。倒景八風臺。

中天。半天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謝靈運會吟行曰。層臺指中天。張衡東京賦曰。九龍之內。實曰嘉

德。薛綜曰。九龍。本周時殿名也。門上有三銅柱。柱有三龍相糾繞。故曰九龍。如淳漢書注曰。倒景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徒下照。故其景倒。八風。淮南子云。東北方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閭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漠風。此疑謂靈臺也。雲度絃歌響。星移宮殿迴。青衣上少室。童子向蓬萊。後漢張安超有譏青衣賦。此謂仙家魏鬱青衣童也。戴延之西征記曰。嵩嶽也。東謂大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

高。總名也。漢武帝登仙臺。在少室山下。續齊諧記云。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

逍遙開四會。倏忽度三災。

莊子曰。逍遙乎無事之樂。宋玉高唐賦曰。五變四會。善曰。四會。四懸俱會也。東都賦曰。指顧倏忽。李

善注曰。倏忽。疾也。真誥曰。且方交兵日。會三災。向臻。神風驅除。臭氣叅天。樓炭經曰。天地有三災變。一者火災變。二者水災變。三者風災變。隋書經籍志。道經所說。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而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祕道。謂之開劫度人。

無名萬物始。有道百靈初。

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東都賦曰。懷百靈。

寂絕乘丹氣。玄明上玉虛。

左思蜀都賦曰。舒丹氣以爲霞。李善注引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

赤水之氣。上蒸爲霞。而赫然也。呂氏春秋曰。冬至日行遠道。周四極。命之曰玄明。外國放品經曰。北方元洲。地方三千里。有玉虛紫館。

三元隨建節。八景逐迴輿。

真靈位業圖。有玉清三元宮。有八景城。真誥曰。仙道有八

擊之與以赤鳳來銜璽青鳥入獻書赤鳳銜璽疑卽竹書紀年四伯呂尙時所謂赤雀銜書是也後鳳凰銜書遊遊行上清于文王之都矣後漢書王景傳注云送葬造宅之法若黃帝青鳥之書也壞機仍

成機枯魚還作魚

周易鄭注曰機弩牙也十洲記鳳麟洲仙家煮鳳喙及鱗角合煎爲膏名之爲續絃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絃及刀劍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使力士擊之他處乃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武帝天漢二年王使

至獻此膠四兩武帝以付外庫武帝幸華林園射虎而弩絃斷使者時從駕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弩絃帝驚曰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共對擊引之終日不脫如未續時也按機爲弩牙絃斷膠續是仙家之術壞機成機也神仙傳曰葛玄見買魚魚者在水邊玄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能爲玄曰無苦也乃以魚與玄玄以丹書紙置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躍上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

栖心浴日館行樂止雲墟

淮南子曰日浴咸池又云日行九州

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注云自陽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爲九州七舍也穆天子傳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際自出道理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能復來又莊子曰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厭俗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又按飛燕外傳成帝所謂武帝求白雲鄉也楊惲報孫會宗書曰人生行樂耳

凝真天地表絕想

一作相

寂寥前

老子曰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王逸楚辭注曰寂寥空無人民之貌也

有象猶虛豁忘形本自然

老子曰無象之象是謂恍惚又曰人

法地地法天天道道法自然張衡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和莫與爲隣

開經壬子世

一作歲

值道甲申年

漢書藝文志曰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符在本經曰桐栢真人授道士許遠

遊言至甲申乙亥癸巳歲九月一日七月一日四月八日當有道士著七色法衣手持九曲策杖子若見之勸請其道必授子神虎上符此南嶽真人也

迴雲隨舞曲流水逐歌筵

列子曰秦青撫節而歌響遏行雲韓詩外



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曰湯湯乎志在流水言迴雲流水皆成自然之音節也

### 石髓香如飯芝房脆似蓮

列仙傳曰叩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養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又神仙傳曰。王烈之太行山中。見山破石裂。

石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如粳米飯。嚼之亦然。漢武紀曰。甘泉宮內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狀。按蓮亦有房。故芝似之。魯靈光殿賦云。綠房紫的。謂蓮房也。抱樸子曰。木渠芝寄生大木上。如蓮花。九莖一叢。其味甘而辛。

服之白日昇天也。

### 停鸞讌瑤水歸路上鴻天

穆天子傳曰。天子觴四王母於瑤池之上。王融曲水詩序云。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

### 道生乃太乙守靜卽玄根

漢書曰。天神之貴者太乙。其佐皇帝。抱朴子曰。黃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乙。王者法陰陽。又曰。體太乙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申洩四時。綱紀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紀而無私。翾飛蠕動。莫不仰德。

而生。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 中和煉九氣甲子謝三元

後漢書襄楷傳注。太平經典曰。元氣有三名。為太陽。太陰。中和。四真人降魏夫人歌。有方

諸書童曰。七霞扇神曜。九氣無常形。漢書律歷志。歷數三統。天以甲子。李奇曰。夏正月朔日。玉燭寶典曰。正月一日為三元。隋書經籍志云。道經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年號。

### 居心受善水教學重香園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

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士推不爭。故無尤。香園未詳。維摩經曰。有國名衆香。一切皆以香作。樓閣經行香地。苑園皆香。其食香氣。周流十方。無量世界。按佛經道書之流疑或通用也。

鳧

### 留報關吏鶴去畫城門

後漢書方術傳曰。葉令王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大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寫焉。乃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

所賜尚書官屬履也。神仙傳曰。蘇仙公乘白鶴飛去。自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公彈何爲。

### 更以忻無迹還來寄絕言

言王喬丁

令威仙去。還使  
鳧鶴來寄言也。

洞靈尊上德。虞石會明真。

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虞石未詳。裴君傳云。五帝日君與裴君登明真之臺。

要妙思玄牝。

作絕作紀者非。

虛無養谷神。

老子曰。雖智大迷。是

謂要妙。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注云。谷。養也。神。為五臟之神。人能養其神。悉則長生不死。列仙傳曰。容成公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更黑。齒落更生。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也。又按列子有谷神玄牝之言。云黃帝書。丹丘乘翠鳳。玄圃御斑麟。

三角。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漢武內傳曰。王母駕九色斑麟。

移黎付苑吏。種杏乞山人。

神仙傳曰。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吳王從象學隱形之術。後告言。病帝以美梨一奩。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晡時。

已至建業。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先主即發棺視之。惟一符耳。述異記。杏園洲在南海。洲中多杏。海上人云。仙人種杏處。漢時嘗有人舟行遇風。泊此洲五六日。食杏故免死。云洲中別有冬杏。神仙傳。董奉者。字君異。侯官人也。日為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奉每年貨杏得穀。以賑救貧乏。

自此逢何世。從今復幾春。海無三尺水。山成數寸塵。

神仙傳曰。王方平遣人召麻姑。姑至。

自說云。接待已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為陸乎。方平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東明九芝蓋。北燭

一作

五雲車。

真誥曰。夏啓為東明公。領斗君師。孫策為東明公。賓友。四明公有四賓友。四公後並升仙階也。四明主領四方鬼。四明公及北斗君並有侍帝晨五人。其向者八人。是北斗大帝官。隸耳。

選用亦同四明。東西南北也。張衡西京賦曰：芝蓋九葩。漢武帝內傳曰：玄都阿母昔出醜北燭仙人。近又召還使領命祿真靈官也。又曰：漢武帝好仙道。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雲車而至于殿。

飄飄入倒景。出沒上煙霞。

霞。稽叔夜琴賦云：或飄飄以輕邁。陵陽子明經曰：倒景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列子曰：能出能沒。列仙傳曰：寧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

春泉下玉溜。一作青鳥向金華。

稽康琴賦云：據神泉而吐溜。李

善曰：溜亦流也。楊雄太玄賦曰：飲玉醴以解渴。一作霽者。禮記鄭註曰：堂前有承霽。漢武故事曰：七月七日。上于承華殿。齋正中。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東方朔曰：此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按金華亦漢殿名。三輔黃圖有金華殿。又按山名。神仙傳曰：黃初平

至金華山石室中抱樸子云：道經有金華山經。

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

漢武帝內傳曰：王母命侍女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仙桃七顆。大如鴨卵。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四顧爲帝。三顧自食。桃味甚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曰：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晏子春秋：齊侯謂晏子曰：東海有水而赤。其中

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燕棗。至海而椽其布。破黃布。故水赤。燕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伴問子對曰：嬰聞伴間者伴對也。上元應送酒來向。一作蔡經家。陝西石刻作應送。上元酒。同來訪蔡家。神仙傳曰：王遠欲東入括蒼山。過日王君至。因遣人召麻姑來。麻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心中念曰：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

歸心遊太極。迴向入無名。

乾鑿度。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淮南子曰：引類於太極之上。高誘曰：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維摩詰經曰：志當安住。方便迴向。又云：無名無相。僧肇曰：迴彼雜行。向于一乘。

此迴向心也。老子曰：無名萬物之始。

五香芬紫府。千燈照赤城。

抱朴子曰：項曼都言。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三輔黃圖曰：華山。記及三輔舊事云：昔有太元真人。茅盈曾祖。濛子華山。白日昇天。邑人諺曰：神

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得之，臘嘉平。鳳林採珠寶，龍一作山種玉榮。莊子曰：南方有鳥，其名爲鳳，所居積石，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瓊琳琅玕爲實。

天又爲生離珠，一人三頭，以伺琅玕。尸子曰：龍泉有玉英山，山海經曰：黃帝取崑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郭璞云：謂玉華也。以爲玉種，一作春山者，穆天子傳曰：春山之澤是也。云種玉者，搜神記稱陽翁伯無終山種玉于玉田，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夏

簧三舌響，一作夏笛春鍾九乳鳴。神仙傳曰：王遙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遙既至，取弟子所擔篋發之，中有五舌竹簧三枚，遙自鼓一枚，與室中二人並坐鼓之，樂叶圖徵曰：黃鍾生一，一，生萬物，故君子鑠金爲鐘，鐘

有九乳，宋均曰：絳河應遠別，黃鵠來相迎。武帝內傳曰：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曰：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九乳法九州也。官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洞冥記曰：西域看火龍，高七尺，光如聚炬，有童子遙見

黃鵠白首，鼓翅于帝前，即方朔着黃綾單衣，頭已斑白，漢朝皆異其神化，而不測其年矣。

北闕一作臨玄水，南宮生一作絳雲。淮南子曰：虛敖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高誘注云：玄闕，北方之山也。杜預左傳注曰：闕，象魏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傍，中央闕然爲道也。穆天子傳曰：天子北

徑東還，乃循黑水，至于羣玉之山，郭璞曰：山海經云：羣玉山，西王母所居者，真誥曰：尤都，野陰德。多恤窮厄，例皆速詣南宮爲仙，按北方玄武，主黑色，故云玄水，南方朱火，故曰絳雲，絳亦赤色也。龍泥印玉策，大一作火煉

眞文。白虎通云：或曰：封禪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風俗通曰：封太山，禪梁甫，傳說岱宗上有金饜玉策，知人年壽修短。武帝探得十八，因倒讀曰八十，其後壽果如策。山海經曰：黃帝乃取密山之玉策而投之鍾山之陽，穆天子傳曰：天子于是得

玉策枝斯之英，本相經曰：吾昔孝明元年，與高上大聖玉帝，于此土中，煉其眞文，以火瑩發字形，爾時眞文火漏，餘處氣生化爲七寶林，是以枝葉成紫，書金地銀鏤玉文。上元風雨散，中天歌吹分。武帝內傳曰：帝問王

母不審上元何真也。王母曰：是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錄者也。列子曰：周穆王執化人之袂，騰而上者，中天迺止，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

靈駕千尋上，空香萬

里聞。

武帝內傳曰：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去，人馬龍虎道從，音樂如初，而時雲彩鬱勃，盡爲香氣，極望西南，良久乃絕。

地鏡塔基遠，天牕影迹深。

地鏡圖云：欲知寶所在地，以大鏡夜照，見影若光在鏡中者，物在下也。隋書經籍志：有天鏡二卷，乾坤鏡二卷，梁天鏡地鏡日月鏡經各一卷。地鏡圖六卷，亡。泰山記云：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

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窗矣。晉靈光殿賦曰：天窗綺疎，張載曰：天窗高窗。

碧玉成雙樹，空青爲一林。

楊雄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師古曰：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用供神也。本草經曰：空青生小谷，久服輕身。

延年能化銅鉛作金，生益州。范子計然曰：空青出巴郡，白青曾青出弘農。豫章白青出新淦，青色者善。博物志曰：徐公時令人于西平青山採取空青。

鵠巢堪煉石，蜂房得煮金。

真誥曰：仙道有九轉，神丹服之化爲白鵠。

班固終南山頌曰：蜜房溜其巖，神仙傳曰：陰長生事馬鳴生入青城山中，資黃土爲金。

漢武多驕慢，淮南不小心。

漢武帝內傳：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雖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又云：得仙之下，神仙傳曰：淮

南王安未得上天，遇諸仙伯安，少習尊貴，稀爲卑下之禮，坐起不恭，語聲高亮，或誤稱寡人，於是仙伯主者奏安云：不敬，應斥遣去。八公爲之謝過，乃見枚謫守都廂三年，後爲散仙人，不得處職，但得不死而已。

蓬萊入海底，何處可

追尋。

山海經曰：蓬萊山在海中。郭璞注曰：上有仙人宮室，皆以金玉爲之，鳥獸盡白，望之如雲，在渤海中也。言神仙可學，漢武淮南終不能得也。郭璞詩：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與此意同，謂不能得仙者也。

麟洲一海闊，玄圃半天高。

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在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四海之中央，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鳳麟，數萬各爲羣，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爲膏，名之爲續弦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

續弓絃及刀劍斷折之金異物也。山海經曰：帝之平圃。郭注云：卽玄圃也。穆天子傳曰：乃爲銘述于玄圃之上。

浮丘迎子晉若士避盧敖。

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于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

嵩山二十餘年。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士。若士曰：一舉而千里，吾猶未之能。今子始至于此，乃語窮豈不陋哉。

經餐林慮李，舊食綏山桃。

神仙傳曰：林慮山一名隆慮，其山高連大行北

接恆岳，有仙人樓高五十丈。漢書地理志：河內郡隆慮，應劭曰：隆慮山在北，避虜帝名，改曰林慮。師古曰：慮音慮。隋書地理志云：魏郡林慮縣，有林慮饌仙人臺，洹水其食李之事未詳。列仙傳曰：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日，騎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貴人，道之上綏山，隨之者不復，皆得仙道。故里謬曰：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

成丹須竹節，刻髓用蘆刀。

神仙傳曰：沈文泰，李文淵，以竹根汁煮丹。漢書郊祀志曰：先鬻鶴髓，師古曰：鬻古煮字，髓古髓字，鬻取汁以漬

穀子也。此云刻髓，疑刻鶴髓也。

無妨隱士去，卽是賢人逃。

神仙傳曰：白石先生好禮拜事神，讀幽經太素傳。彭祖問之曰：何不服昇天之藥？荅曰：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故時人號白石先生爲隱道仙人，以其不

汲汲於昇天，爲仙官，亦猶不求聞達者也。

### 烏夜啼

唐書樂志云：烏夜啼者，宋臨江王義慶所作也。元嘉中，徙彭城王義康于豫章，義慶時爲江州，至鎮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徵還，慶大懼，伎妾夜聞烏夜啼聲，扣齋閣云：明日應有赦。其年更爲南兗州刺史，因此作歌，故其和云：籠聽聽不開，烏夜啼。夜夜望郎來，今所傳歌，似非義本音。辭曰：歌舞

諸少年，娉婷無種跡，菖蒲花可憐，聞名不相識。

桂樹懸知遠。風竿詎肯低。

古樂府曰：鳥生八九子，端坐秦樹桂樹間。三輔黃圖曰：長安宮南有相風銅鳥，遇風乃動。

獨憐明月夜，孤飛猶未棲。

魏武帝樂府曰：月明星稀，鳥鵲南飛。

繞枝三匝，何枝可依。

虎賁誰見惜，御史詎相攜。

漢明帝起居注曰：上東巡秦山，到祭陽，有鳥飛鳴來輿上，虎賁王吉射之，中而祝曰：鳥鳴啞啞，引弓射之，洞左腋，陛下壽萬萬，臣爲二千石，賜錢二萬。漢書朱博傳曰：御史府

舍百餘區，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長老異之。

誰言入絃管，終是曲中啼。

### 怨歌行

怨歌行者，自喻信本吳人，羈旅長安，同于女子，傷嫁如烏孫馬上之曲，明妃出塞之詞也。

家住金陵縣前，嫁得長安少年。

吳錄曰：張紘言于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曰金陵。謝朓鼓吹曲云：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真諦曰：金陵古名伏龍，句曲山生金，漢靈帝時，詔勅郡縣採句曲之金，以充武庫。逮孫

權時，又遣宿衛人採金，常輸官，兵帥百家，遂屯居伏龍之地，因改爲金陵之墟。時梁都建業，卽金陵之地，長安西魏所都，言已聘魏，不歸也。

回頭望鄉淚落，不知何處天邊。胡塵幾日應盡。

漢月何時更圓。

漢書鄒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鳥。蘇林曰：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也。鮑照詩曰：舉袖拂胡塵，任

以攻戰，月虧則退兵。

爲君能歌此曲，不覺心隨斷弦。

舞媚娘

朝來戶前照鏡含笑盈盈自看

古詩曰盈盈樓上女

眉心濃黛直點額角輕黃細安

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此畫代其處也。梁簡文帝詩云同安靈裏撥。

異作額間黃。後周天元帝令宮人黃眉墨妝其風流于後世。

祇疑落花謾去復道春風不還少年惟有歡樂飲酒卽得留殘

一作錢。

烏夜啼

促柱繁絃非子夜歌聲舞態異前溪

後漢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顧野王箏賦曰調宮商于促柱轉妙音于繁絃蜀都賦曰起西音于促柱呂向云促柱急絃也宋書樂志曰子夜歌者有女子名

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太元中瑯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爲豫章時豫章僑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爲豫章亦是太元中則子夜是此時以前人也又按樂志曰子夜歌者晉曲也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聲過哀苦後人更爲四時行樂之歌謂之子夜四時歌又有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皆曲之變也宋書樂志曰前溪歌者晉車騎沈玩所制都昂樂府題辭曰前溪舞曲也

御史府中何處宿洛陽城頭那得棲

御史注見前篇烏夜啼續漢書曰桓

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哺後漢都洛陽故云洛陽城頭也

彈琴蜀郡卓家女織錦秦川竇氏妻

一作織錦城頭劉氏妻史記司馬相如傳曰臨邛富人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輿臨

邛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間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惟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織錦迴文詩序曰竇綰秦州被徙沙漠其妻蘇氏秦州臨去別蘇誓不更娶至沙漠



便娶婦。蘇氏織錦端中。作此  
迴文詩以贈之。符國時人也。

詎不自驚長淚落。

一作渡洛。

到頭。

一作處。又作道。

啼烏恆夜。

一作啼。何處。

### 燕歌行

歌錄曰：燕地名。猶楚苑之類。起自魏文帝。周書王褒傳云：褒嘗作燕歌行。妙盡關塞苦寒之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爲悽切之詞。後元帝出降。褒與衆方出。至此方驗。故信亦有此歌矣。

代北雲氣晝昏昏。千里飛蓬無復根。

漢書地理志曰：代郡秦置。屬幽州。應劭曰：故代國燕地。在趙代之北也。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颶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王僧達和瑯琊王詠古詩云：仲秋邊風起。孤蓬

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

寒雁嗚嗚。

一作丁丁。又作一一。

渡遼水。桑葉紛紛落薊門。

毛詩曰：嗚嗚。楚辭曰：雁嚙嗚而南遊。王逸曰：雌雄和樂。擊戲行也。鮑照鳴雁行。嗚嗚。雁鳴始且。漢

書地理志曰：玄菟郡高句驪。遼山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隊。入大遼水。大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曹子建詩曰：出自薊北門。遙望胡地桑。漢書曰：薊燕國也。水經注曰：薊則西北有薊丘。因取名焉。

晉陽山頭無箭竹。疎勒

城中乏水源。

史記曰：智伯率韓魏攻趙。趙宣子奔保晉陽。原過後。至于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母。郵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郵。余霍泰山山陽侯天

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智氏。女亦立我百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版。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于韓魏。韓魏合謀。三國滅智氏。共分其地。遂祠三神于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戰國策曰：智伯將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談曰：臣聞董安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磨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試之。其堅則箇露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范曄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爲戍。已校尉。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擁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

得水恭仰嘆曰昔武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飛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示慶唐以爲神明引去漢書西域傳曰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言趙氏遭晉陽之難耿恭被疏勒之圍此時天吏不來井泉尚竭究何能爲以此見事由天定不可強求不如早歸也下文言離別勸歸之事

屬國征戍久離居陽關音信絕能疎

漢書昭帝紀曰移中監蘇武前使匈奴單于庭十九歲還

還奉使全節以武爲典屬國如淳曰以其久在外國知邊事故令典主諸屬國師古曰典屬國本秦官漢因之掌師義蠻巨屬官有九譯令後省并鴻臚地理志曰敦煌郡龍勒有陽關

願得魯連飛一箭持寄思歸燕

將書

史記曰魯仲連齊人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譏之燕燕將懼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于齊

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

渡遼本自有將軍寒風蕭蕭生水紋

漢書曰昭帝元鳳三年遼東烏桓反以遼耶將范明友爲度遼將軍應劭曰常度

水往擊之故以度遼爲官號漢官儀曰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縣也楚辭曰秋風兮蕭蕭

妾驚甘泉足烽火君訝漁陽少

一作

陣雲

漢書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

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又匈奴傳曰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于甘泉長安漢書地理志流陽郡秦置屬幽州京房易要占曰陣雲貫月

自從將軍出細柳蕩子空牀難獨守

漢書曰河

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古詩曰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李善注云列子曰有人去鄉土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世謂之爲狂蕩之人也呂延濟曰婦人比夫爲蕩子言夫從役也

盤龍明鏡餉秦嘉辟惡生香寄韓壽

漢秦嘉字士會隴西人嘉爲上郡掾其妻徐淑寢疾還不獲面別贈詩三章有寶釵好耀首明

鑿可鑿形之句，妻亦答詩。見玉臺新詠。晉書曰：韓壽與賈充女私，時西域貢奇香，一着人，經月不脫。武帝以賜充，充女盜以予壽，充僚屬聞其芬，稱于充，充知與壽私也，祕之，以女妻壽。

不復久。

玉臺作不能食。左傳昭十七年，邾子曰：玄鳥氏，司分者也。杜預曰：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郭璞曰：詩云：燕燕于飛，一名玄鳥。齊人呼鼠，按蠶三俯三起，俗稱蠶眠。

春分燕來能幾日，二月蠶眠洛陽遊絲百丈連，黃河春冰

千片穿。

沈約三月三日詩曰：遊絲映空轉。禮云：立春後十日魚上冰。

桃花顏色好如一作馬榆莢新開巧似一作錢。

爾雅釋畜曰：黃白雜毛，似細。郭璞曰：今桃花馬，春秋元

命苞云：三月榆莢落。漢書曰：漢興以

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

蒲桃一杯千日醉，無事九轉學神仙。博物志云：西域有蒲萄酒，積年不敗。彼俗云：可十年飲之，醉彌月乃解。所食愈少，心開愈益。所

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損焉。又云：中山有酒，飲者千日醉。

劉玄石于酒家沽酒，以千日酒飲之，至家大醉，以爲死，葬之。後酒家千日後往視之，開棺，醉始醒也。抱朴子云：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仙；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仙；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

仙。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六轉，四十日得仙；七轉，二十日得仙；八轉，十日得仙；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若取

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翕然輝煌，俱起神光五色，卽化爲還丹，取而服之一刀圭，卽白日昇天。

服能令華表得千年。抱朴子曰：昔左元放于天柱山中精鬼，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夫金丹之爲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

入火百煉不消，埋之華天不朽，服此二藥，煉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述異記曰：廣州東界有文種之

墓，墓下有石華表柱。搜神記云：燕昭王墓前有千年華表樹。

楊柳歌

樂府

樂府

二八七

河邊楊柳百丈枝，別有長條踈一作地垂。河水衝激根株危，倏忽河中風浪吹。可憐巢裏鳳凰兒，無故

當年生別離。流槎一去上天池，織女支機當一作見隨。荆楚歲時記曰：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

而還，後為東方朔所識。天池猶言天河。誰言從來蔭數國，直用東南一小枝。論衡曰：日且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之地，細柳西方之地。此歌楊柳以日有細柳之稱，故云。蔭數國者，謂日也。齊王憲碑

云：若木一枝，旁蔭數國。若木，亦日也。廬江焦仲卿詩云：自掛東南枝。此楊柳歌亦離別之語，怨辭也。昔日公子出南皮，何處相尋玄武陂。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

不可忘。魏都賦曰：堯以玄武，劉淵林注：玄武苑在鄴西苑中。魏文帝玄武陂詩：兄弟共行遊，驅車出西城。柳垂重陰綠，向我池邊生。駿馬翩翩西北馳，左右彎弧仰月支。曹植白馬篇曰：白馬飾金羈，連翻西

北馳。又云：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李善注云：邯鄲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為月支，三枚馬蹄一枚。連錢障泥渡水騎，白玉手板落盤螭。晉書曰：王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着連錢障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

云：此必惜障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樂府詩云：鐵聽金面青連錢。說文曰：笏，手板也。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魚須，士飾象骨。郡國志曰：晉明帝為太子時，嘗戲殿前，以玉手板弄銅盤，口中板溜入螭腹中，不能出，後見一白鼠出入螭口。

君言丈夫無意氣，試問燕山那得碑。古詩：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後漢書曰：竇憲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破之，刻石燕然山，言志求立功者多。燕山勒名幾人也。鳳凰新管蕭史

吹朱鳥，春窗玉女窺。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凰，鳳凰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下不數年，一旦隨鳳凰飛去。故秦氏作鳳女詞，有簫聲朱

烏朱雀南方神也。景福殿賦曰：朱鳥舒翼，以峙衡，魯靈光殿賦曰：玉女窺牕而下視。

銜雲酒盃，赤瑪瑙，照日食螺，紫琉璃。

王子年拾遺記曰：有丹丘之國，獻瑪瑙盃，以盛甘露，帝德所洽，被于殊方，以露充廚。

也。瑪瑙，石類也。南方者爲之勝。今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其色如血者，則日行萬里，能騰飛空虛。今爲器多用赤色，若是人工所製，多不成器。成器亦朴拙。其國人聽馬鳴，則別其腦色。丹丘之地，有夜叉駒，狀之鬼，能以赤馬腦爲瓶盃及樂器，皆精妙輕麗。中國人有用者，魑魅不能逢之。一說云：馬腦者，言是惡鬼之血，凝成此物。丹丘之野，多鬼血，化爲丹石，則瑪瑙也。可鑄以爲器。當黃帝時，瑪瑙甕至堯時，猶存甘露，謂之寶露。至漢東方朔識之，乃作寶露銘曰：寶露生于露壇，祥風起于月館，是也。今云銜雲酒盃者，若漢承露盤矣。世說新語曰：武帝嘗降王武子，供饌，悉用琉璃器。廣志曰：琉璃出黃支斯，調大秦日南諸國。魏略曰：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紺縹紅紫十種琉璃。南州異物志曰：琉璃本質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狀如黃灰，生南海濱。

奄離披，一旦功名不可爲。

楚辭曰：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

定是懷王作計悞，無事翻覆用張儀。

史記曰：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

伴去。秦厚幣委贄事楚曰：誠能絕齊，秦願獻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取楚之漢中地，而齊怒不救。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之，乃請如楚，復釋去張儀，懷王竟死于秦。

不如飲酒高陽池，日暮歸時倒接羅。

晉書曰：山簡鎮襄陽，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

佳園池，簡每出游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至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兵向葛疆，何如井州兒。

武昌城下誰見移，官渡營前那可

得。一作知。晉陽秋曰：陶侃練核庶事，勤務稼穡，雖戍陳武士，皆勸勵之，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魏文帝柳賦序曰：昔建安五年

上與袁紹戰于官度時余從行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五載矣感物傷懷乃作斯賦又王粲亦有柳賦蓋同作也

獨憶飛絮鵝毛下非復青絲馬尾垂

晉書謝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羅敷行曰青絲繫

馬尾言楊花吹落柳葉凋殘其色不復青也鵝毛馬尾取其相似也

欲與梅花留一曲共將長笛管中吹

笛中有落梅花曲鮑昭樂府有梅花落崔豹古今注稱李延年有折楊柳黃華子等八曲言曲有楊

柳之名欲與笛裏

梅花共吹之也

# 庾子山集卷之六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 郊廟歌辭

隋書樂志曰。周太祖迎魏武入關。樂聲皆闕。恭帝元年。平荊州。大獲梁氏樂器。以屬有司。有司詳定。雖著其文。竟未之行也。閔帝受禪。居位日淺。明帝雖革魏氏之樂。而未臻雅正。天和元年。武帝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南北郊零壇。大廟禘樂。具用六舞。六代大夏。大濩。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也。於是正定雅音。爲郊廟樂。創造鐘律。頗得其宜。宣帝嗣位。皆循用之。無所改作。按隋書所采。皆子山之辭。周書云。天和元年。冬十月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之樂。建德三年。冬十月。六代樂成。集中有賀新樂表。是周武帝時郊廟燕射。使子山作辭也。

## 周祀圓丘歌

圓丘。禘之大祭。祀昊天上帝。北極耀迫竇之神。冬至祭之。周禮所謂祀大神是也。此天爲大天。對五帝爲小天。其祭用蒼璧。蒼瓚。蒼幣。皆以象天。所謂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樂用圓鐘之等。周禮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鄭注云。天神則主北辰。又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此圓丘之祭也。祭澣曰。周人禘饗而郊稷。謂此祭天圓丘。以饗配之也。圓丘比郊。則圓丘爲大。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爲大。郊祀感精之帝。祖之所自出者也。五時迎

郊廟歌辭

氣祀五帝俱各有配。注見下篇。禮疏皇氏云：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闋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爲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禘爲祈祭，不在數。崔氏以雩爲常祭，九也。隋書禮儀志曰：祭天之數，終歲有九。闋丘三年一行若闋丘之年，祭天有九。若天不通闋丘之祭，終歲有八。此則鄭學之所宗也。一云：惟有昊天無五精之帝，而一天歲，二祭壇位，一闋丘之祭，卽是南郊，南郊之祭，卽是闋丘。日南至於其上，以祭天。春又一祭，以祈農事，謂之二祭。無別天，此則王學之所宗也。梁陳以降，議者各宗所師，故闋丘互有變易。自晉太始二年，並闋丘於南郊。云：王鄭異學，各宗所師者。王肅難鄭，以爲郊卽闋丘。闋丘卽郊，按闋丘配以帝嚳，南郊配以後稷，郊丘本異，何得混而爲一？又王肅引郊特牲文，以難鄭，以爲周郊日以至，與闋丘同配。后稷，先儒引鄭注，以魯禮無冬至祭天。闋丘之事，故以建子之月郊天。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郊。特牲文是魯禮，非周郊也。禮疏言之甚悉。且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明是稷卑於嚳。故丘大於郊，若郊丘同配，后稷則祭法直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矣。何緣更配帝嚳乎？知其肅之妄也。隋書禮儀志曰：後周憲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儀禮。司量掌爲壇之制，闋丘三成，崇一丈二尺，深二丈，上徑六丈，十有二階，每等十有二節。在國陽七里之郊。圓壇徑三百步，內壇半之，方一成，下崇一丈，徑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八方，方一階，階十級，級一尺。南郊爲方壇，於國南五里，其崇一丈二尺，其廣四丈，其壇方百二十步，內壇半之。按此知闋丘與南郊爲二，與周禮同。然爾雅云：非人爲之丘，泰壇則人功所作。圓丘與泰壇別，謂之丘者，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今後周圓丘有壇，在國陽七里之郊。南郊之壇，在國陽五里，各有常處，俱從人功爲異于古也。又隋書禮儀志曰：後周圓丘及南郊，並正月上辛，按周禮冬日至於地上之闋丘，不用正月上辛，不知此正月上辛之日，先往圓丘，後往南郊乎？此又異於姬周之處也。隋書所志，豈其誤耶？依周禮鄭氏之義，圓丘宜用冬日至，從周禮之文也。南郊宜用夏正建寅之月，從郊特牲所謂郊之祭，迎長日之日是也。若用王肅之說，如郊卽圓丘等語，則郊祭亦在建子之月，至建寅月，又祈穀郊祭，亦非並用正月上辛。後周之制，一遵周禮，必申鄭義。且郊丘既別，不從王肅僞學，其禮儀憲章漢魏以來所未曾有，故上辛之說，疑其誤矣。又隋書禮儀志曰：後周圓丘，則以其先炎帝神。



農氏配昊天上帝於其上。周書帝紀曰：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爲黃帝所滅。子孫遜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雄武多算略，鮮卑慕之，奉以爲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爲大人。其後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有文曰：皇帝璽，普回心異之，以爲天授，其俗謂天曰字，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并以氏焉。是其系出炎帝之事也。姬周圓丘，以帝嚳配昊天上帝，後周圓丘，以神農配昊天上帝，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一依古制矣。

### 昭夏

降神。昭夏詩篇，歌之則爲樂章。周禮有三夏九夏，鄭注所謂樂章名也。大司樂云：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鄭注云：三夏樂章名，鍾師云：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禘夏，騶夏。鄭注云：以鐘鼓者，先擊鐘，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後周本之，而作昭夏，皇夏，雍夏，其卽姬周三夏之遺與。

### 重陽禮祀大報天

馬融廣成頌曰：超荒忽，出重陽。章懷太子注云：重陽，天也。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左氏傳曰：以致其禋祀。杜注云：禋，敬也。又隱十一年注云：潔齊以享謂之禋。禮記郊特牲云：大報天而主日也。祭義亦云：大報天矣。

丙 隋書 作景

午封壇肅且圓

丙午在南方，言其在國之陽也。鄭氏之義，丙取其炳，明午取其鄂，布也。隋書禮儀志云：後周司量掌爲壇之制，圓壇徑三百步，內壇半之。

孤

### 竹之管雲和絃

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

### 神光未下風肅然

神光，言神之光采也。宣帝紀曰：薦聖之夕，神光交錯，封禪書曰：神君最貴者太乙，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

之不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言天帝之神未嘗下，而其風肅然如至也。

### 王城七里通天臺

隋書禮儀志：稱後周圓丘在國陽七里之郊，故云王城七里。張衡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今云王城後周所。

郡長安也。漢書武帝紀曰：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臺。師古曰：言此臺高上通於天也。漢書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言圓丘在長安七里，築壇之高，若漢通天臺也。

### 紫微斜照影徘徊

禮記正義曰：冬至祭昊天上帝者，春秋緯云：紫微爲

天帝北極耀迫寶是也。其配之人曰帝嚳。故祭禮云。周人禘嚳。樂汁徵圖曰。天宮紫微北極天一太一史記。連珠合璧重光來。

封禪書案隱注云。春秋合誠圖曰。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漢書樂志曰。神農回若留放。裝回與徘徊字同。後漢書天文志曰。三皇邁化。協神純朴。謂五星如連珠。日月如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惡。亦見竹書紀年。天策慙轉勾陳開。左氏傳曰。天策焯焯。杜預曰。天策傳說星。天文志曰。勾陳六星在紫宮中。鈞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

耀迫寶。主御神靈。執萬神圖。

皇夏

皇帝入門。周禮王出入則奏王夏。釋曰。王出入謂王將祭祀。入廟門。升祭訖。出廟門。皆令奏王夏也。按姬周承二王之後。天子稱王。故云。王夏。秦兼稱皇帝。漢魏以來。因之。不改。皇帝出入得稱皇夏矣。

旌迴外墻。蹕靜郊門。

爾雅曰。注旌首曰旌。郭注云。載旌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周禮凡祭祀社壇。用瓦甃。鄭注云。壇謂委土為壇。壇所以祭也。旌迴外墻者。言旌旗迴繞於壇壇也。云外墻者。壇有外墻內墻。所謂圓壇徑三百步內

壇半之是也。周禮曰。大祭祀設門燎。蹕宮門廟門。鄭司農云。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徹蹕。云郊門者。言圓丘在國陽七里之郊也。千乘按轡。萬騎雲屯。蔡邕獨斷。大駕備千乘萬騎。東都賦。千乘雷動。萬騎紛紜。濟曰。千乘萬騎。天子

法駕。藉茅無咎。掃地惟尊。易曰。藉用白茅。無咎。郊特牲曰。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又禮記云。禮有以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正義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者。謂祭五方之天。燔柴於壇下。掃地而設正祭。此周法也。然特牲謂

郊天之祀。禮器指五方之天。至於闔丘。為地上之丘。祭無常處。愈尊愈質。揖讓展禮。衡璜節步。周禮天官玉府云。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鄭注引詩傳曰。佩玉

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衡牙蠟珠。以納其間。釋文云。玳首衡。佩上玉也。半璧曰璜。星漢就列。風雲相顧。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為天漢。言星。漢如就列位。風雲流行。若相顧盼也。取法於天。降其永祚。

昭夏

粗入。取周禮牲出。入則奏昭夏之義也。

日至大禮。豐饗上辰。

日至日南至也。周禮大司樂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是也。後周禮儀。若依隋志所云。用正月上辛。則此日至。謂長日之至。郊特牲云。迎長日之至也。按禮昊天上帝之神。必於冬至。以天是陽。冬至一陽生。

遷於陽生之日祭之。周禮鄭注。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又鄭注郊特牲文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然彼是郊祭。非圜丘也。圜丘之祭。必用冬至。以隋志有後周禮。用正月上辛之文。故兩述之。大禮謂圜丘之祭。禘之最大者也。鄭康成曰。犧純黑色也。周禮馮相氏云。十有二辰。釋云。謂子丑寅卯之等。十有二辰也。豐饗言犧牛豐美也。上辰言上吉之辰也。

牲牢脩牧。繭栗毛純。

禮記曰。祭天特牲。又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漢書郊

祀歌曰。牲繭栗。棗盛香。師古曰。繭栗。言角之小如繭及栗之形也。信南山之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膏箋云。毛以告純也。楚語曰。觀射父云。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是毛以告純。

俎豆斯立。陶匏以陳。

論語。子曰。俎豆之事。

則嘗聞之矣。孔安國云。俎豆禮器。郊特牲云。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大報反命。居陽兆日。

郊特牲曰。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鄭注云。大猶徧也。天之神日爲尊。日太陽之精也。

六變鼓鐘。三

和琴瑟。

周禮大司樂云。凡樂圍鐘爲宮。黃鐘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鼗鼓鸞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

俎奇豆偶。惟誠惟質。

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

籩豆偶。陰陽之義也。正義曰。鼎俎奇者。聘禮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也。是鼎九其數奇也。正鼎九鼎。別一俎。俎亦九也。又少牢陳五鼎。特牲三鼎。皆是鼎俎奇也。籩豆偶者。掌客云。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又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大夫八。下大夫六。案禮籩與豆同。是籩豆偶也。云誠質者。郊特牲曰。用饋貴誠也。又云。掃地而祭。於其質也。漢書郊祀志曰。貴誠尙質。不修其文也。

昭夏

奠玉帛。此言禮神之玉帛也。

圓玉已奠。蒼幣斯陳。瑞形成象。璧氣含春。

周禮以蒼璧禮天。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鄭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帝在北極者也。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圓象天也。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是

圓者為璧。故云圓玉蒼璧。禮天幣從其色。故云蒼幣。瑞形成象者。以圓璧為瑞玉。其形類天象也。璧氣含春者。春為蒼精。祭天用蒼璧。蒼是東方之色。故云含春也。

禮從天數。智總圓神。

禮從天數。亦謂牲幣之類。智總圓神。謂璧之圓

也。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

為祈為祀。至敬咸遵。

郊特牲。鄭注曰。祈猶求也。謂祈福祥求永貞也。漢書郊祀志曰。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

皇夏

皇帝升壇。

七里是仰。八陸有憑。

七里。即隋志所稱後周圓丘在國陽七里之郊是也。八陸。謂壇也。司馬彪續漢書祭祀志云。壇有八陸。通道以為門。三輔黃圖曰。上帝壇八觚。神道八通。廣三十步也。按周禮疏稱圓丘者。爾雅土之高者曰丘。取

自然之丘。圓者象天。圓既取丘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南北方皆可。後周圓丘在國陽七里。是定於南方。祭有常處矣。其為壇之制。崇高階級各有丈尺。雖與郊壇。劃然為二。亦失自然為丘之義。七里八陸。乃是後周圓壇。非古姬周之圓丘也。

就陽

之位。如日之升。

就陽位也。郊特牲文。鄭注云。日太陽之精也。如日之升。小雅天保之辭也。箋云。日始出而就明也。此言皇帝升壇亦如日就陽位初升時也。故引天保之詩云。如日矣。

思虔肅肅。致敬繩繩。

周頌雝篇云。至止肅肅。大雅思齊云。肅肅在廟。爾雅曰。肅肅敬也。又云恭也。大雅抑篇云。子孫繩繩。爾雅曰。繩繩戒也。漢書郊祀歌曰。繩繩意變。備得其所。應劭曰。繩繩謹敬更正意也。

祀史陳信。玄象斯格。

左氏傳曰。其祀史陳信於

鬼神無愧辭。玄象，天象也。易曰：天望而地黃，蒼玄是天色。言以誠格天也。

惟類之典。惟靈之澤。幽顯對揚。人神咫尺。

左氏傳曰：敢對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又曰：天威不遠。顏咫尺。杜預曰：言天鑒察。

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正義曰：賈逵亦云：八寸曰咫。說文云：周制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爲法。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

### 雲門舞

皇帝初獻，作雲門之舞。周禮：雲門之舞，冬日至圜丘奏之。禮又曰：以樂舞教國子。雲門，大卷。鄭注云：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也。又五帝日月星辰亦用之。周禮乃奏黃鐘歌大

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也。又按隋書：方澤舞辭同圜丘，是方澤亦用此舞辭也。周禮：圜丘有雲門之舞，方澤有成池之舞，方澤舞辭似宜作成池舞。然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故可通用也。

獻以誠，鬱以清。

獻，謂初獻也。詩：信南山云：祭以清酒。箋云：清，玄酒也。酒鬱，鬱，五齊三酒也。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於祖考。納享時。

山疊舉，沈齊傾。

周禮：鄭注司尊彝云：山疊，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

又天官冢宰曰：酒正辨五齊之名。五曰沈。齊，鄭注云：沈者，成酒而滓沈，如今清酒矣。

惟尙饗，洽皇情。

禮記曰：惟聖人爲能饗帝。顏延年：謠曲水。詩曰：皇情爰眷。劉良曰：皇情，天子之情也。

降景福，通神明。

毛詩曰：君子萬

年介爾

景福。

### 雲門舞

皇帝初獻，配帝作雲門之舞。配帝，謂人帝炎帝神農氏也。祭法曰：禘，魯而郊，稷，謂祭天圜丘，以饗配之。後周：圜丘，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昊天上帝法姬周帝，魯配天之義也。按隋書：方澤舞辭同圜丘，知方澤配帝舞辭亦同也。又

按後周方丘，亦以神農配后

地之祇，知二丘配帝同也。

郊廟歌辭

長丘遠歷。大電遙源。弓藏高隴。鼎沒寒門。

史記正義曰。黃帝母曰附寶。之祁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於壽丘。史記曰。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

也。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鬣。墮黃帝之弓。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鬣。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服虔曰。寒門。黃帝所仙之處也。按此數語。皆黃帝軒轅之事。後周圓丘配以神農。非配軒轅也。然昊天至尊。神農極遠。後周遠祖於周無功。徒以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若姬周帝嚳矣。且神農之事。若炎政火官諸語。偏屬五方迎氣。播穀耒耨之用。似難祀穀郊壇。天帝尊至昊天。無所不該。人帝配之至尊之前。功績所著。不宜雜引。蓋以神農之世。年代綿渺。假稱軒皇之事。以明天之所生。有此靈異。及沒還歸於天。其立辭之慎如此。非子山誤引也。

人生於祖。物本於天。

禮記郊特牲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鄭注曰。言俱本可以配也。此言後周遠祖本炎帝神農氏。猶萬物之生原

本。昊天上帝所

奠神配德。迄用康年。

配德。謂德足配天也。詩臣工云。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登歌

皇帝初獻。及獻配帝畢。奏登歌。周禮曰。大祭祀。帥贊登歌。鄭司農云。登歌。歌者在堂也。釋曰。凡大祭之時。大師有此一事。言帥贊登歌者。謂下神合樂。皆升歌清廟。故特作樂。時大師帥取贊人。登堂於西階之東北面坐而歌者。與瑟以

歌詩也。登歌之名。蓋取諸此。

歲之祥。國之陽。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有二星之位。辨其序事。以會天位。鄭注云。歲。謂太歲。若今曆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國之陽者。言在國陽七里之郊也。

蒼靈敬翠

雲長。

蒼靈以天色蒼故云。若後周圓丘。亦用正月上辛。則此蒼靈。當謂春初句芒之神也。尚書帝命。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顏延年曲水詩序云。蒼靈奉塗是也。翠雲亦青色也。

象為飾。龍為章。

周禮鄭注云。象尊以象鳳

鳳或曰以象骨飾尊禮記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正義曰所建之旂十有二旒畫龍爲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者旂十有二旒象天數十二也龍爲陽氣變化日月以光照下皆是象天也  
乘長日 坏蟄戶 郊特性曰郊之

祭也迎長日之至也若後周圓丘南郊二祭俱用正月上辛則後周圓丘之祭亦在夏正建寅之月鄭注所謂建寅迎長日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者也特性之文可通用矣又按月令仲夏云是月也日長至正義曰長至者謂此月之時日長之至極太史漏刻夏正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是日長至也又月令仲秋云蟄蟲坏戶鄭注云坏益也蟄蟲益之謂稍小之也

按長日坏戶乃是夏秋之令圓丘似非其時然卑者不能兼尊尊者可以該卑非如四郊之祀各司其一也  
列雲漢 迎風雨 詩云

倬彼雲漢昭回於天禮器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逢履歷焉疏云蓋謂天地感祭而降雨澤也又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乃是四郊之文四郊尙能感致則圓丘之致祥瑞可知  
大呂歌 雲門舞 周禮

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按歌大呂所祀之天神非圓丘北極之大神也祀圓丘之天神其樂用圍鐘之等列具周禮無大呂之歌歌大呂者乃是五帝日月星辰之神此借稱也其雲門則是矣  
省滌濯 奠牲 恮 周禮曰大祭祀省牲既滌濯又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恮左氏傳曰吾牲恮肥腍杜預曰牲牛羊豕也恮純色完全也

鬱金酒 鳳凰樽 鬱金酒以和

周禮鬱人曰凡祭祀和賓客之祿事和鬱鬯以實壺而陳之鄭注云築鬱金賁之以和鬯酒又郊特性所謂莫鬱和鬯是也周禮司尊彝有象尊鄭司農云象尊以象鳳凰

皇夏 皇帝飲福 酒奏皇夏

國命在禮君命在天陳誠惟肅飲禮惟虔洽斯百禮福以千年  
毛詩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鉤陳掩映天駟徘徊 楊雄甘泉

賦曰伏鈎陳使當兵服虔曰鈎陳紫宮外營陳星爾雅曰天駟房也史記天官書曰房爲府曰天駟又曰漢中四星曰天駟索隱曰詩紀歷樞云房爲天馬主車駕  
注曰韋讀曰稼稼豔畫禾稼也  
受斯茂社從天之來  
殷曰韋周曰爵周禮鄭

雍夏

微奠奏雍夏周禮樂師曰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又云徹歌鄭注曰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釋云謂徹爲歌雍者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孔子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惟天子乃可用雍詩徹祭器大夫諸侯皆不得用雍故云歌徹者歌雍詩也後周本此而作雍夏如周之歌雍徹器用徹詩也

禮將畢樂將闌迴日轡動天關

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漢書天文志曰雨河天關問爲關梁翠鳳搖和轡響五雲飛三步上  
翠鳳旗也

李斯上書曰建翠鳳之旗詩蓼蕭云和鸞雖離毛傳曰在軾曰和在鏜風爲馭雲爲車無轍迹有煙霞  
漢書曰靈之車結玄靈靈之下若風馬傳

曰鸞正義曰和亦鈴也以其與鸞相應和故載見曰和鈴中央是也  
玄歌辭云雲爲車兮風爲馬左氏傳曰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說文曰霞赤雲氣也从古韻車如字霞洪孤切楚辭遠遊篇云鑿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靈穢除是霞與除同韻與車並在六魚矣从今韻車尺遮切霞胡加切

暢皇情休靈命雨留甘雲餘慶

皇情天子之情也靈命神靈之命也詩甫田云以祈甘雨漢書天文志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是謂慶雲

皇夏

皇帝就望燎位奏皇夏周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積柴實牲體焉釋曰先積柴次實牲次取煙義全於昊天也



六典聯事九司成則

周禮曰太宰之職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

劬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皋陶作士師垂共工益股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顏延年宋郊祀歌曰六典聯事九官列序此云九司謂司空司徒之屬所司者有九官也

率由舊章尚書舜典曰溫恭允塞 掌禮移次燔柴在焉 周禮有掌次之官張大次小次鄭注云次謂帳也注詳方澤皇夏爾雅曰祭天曰燔柴

于天因名祭天曰燔柴也燔柴在焉者按禮疏正祭於地燔柴在壇故禮記云掃地而祭 煙升玉帛氣斂牲脰 周禮肆師職曰立大祀用玉帛牲脰立次祀用牲脰司農曰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後鄭大

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也疏云經言立大祀用玉帛牲脰者天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也又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薪祀司中司命禋師雨師鄭注云禋之言煙燔積

也詩曰芘芘棫樸薪之爇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疏云禋祀中有玉帛牲脰三事實柴中則無玉惟有牲幣燔薪中但止有牲惟昊天具之云煙升玉帛氣斂牲脰者以圓丘大祀全用玉帛牲脰也又按祭祀有升煙之玉帛牲脰此云升煙之玉

帛牲脰也玉蒼璧帛蒼幣牲蒼犢周禮牧人云掌共祭祀之牲脰祭用純色脰謂純色完全言毛體全具也 休氣馨香膋芳昭晰 詩曰取其血膋鄭箋曰膋脂膏也血以告殺膋以

歌曰膋膋蕭延四方李奇曰膋腸間脂也蕭香蒿也師翼翼虔心明明上徹 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爾雅曰翼翼恭也又云古曰以蕭膋脂合馨香也膋音來影反膋音人說反 明明在上爾雅曰明明察也郭云聰明鑒察也

皇夏 皇帝還便 殿奏皇夏

玉帛禮畢，神人事分，嚴承乃睇，瞻仰迴雲，輦路千門，王城九軌。

漢書曰：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左傳莊二十八年曰：楚伐鄭，入自純門，及達市，杜預云：達並九軌，周

禮曰：國中經塗九軌。

式道移候，司方迴指。

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也。左太沖吳都賦曰：指南司方。

得一惟清，於萬斯寧。

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

一以為天下貞。

受茲景命，於天告成。

### 周祀方澤歌

隋書樂志云：方澤舞辭同圓丘。

方澤，禘之大祭祀，地祇主崑崙之神。夏至祭之，周禮所謂祀大祇是也。大地對神州之地為小地，方澤地之大祇主崑崙，與圓丘天之大神主北辰對，別一祭北郊祀神州，與南郊祀感精之帝對，是地有二祭。方澤居其一也。其祭用黃琮、黃犢、黃幣，皆以象地，所謂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樂用亟鐘之等也。周禮曰：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鄭注曰：地祇則主崑崙，正義曰：言澤中方丘者，因高以事天，故於地上，因下以事地，故於澤中。取方丘者，水鍾曰澤，不可以水中設祭，故亦取自然之方丘。象地方故也。隋書禮儀志曰：祭地之數，一歲有二，方澤三年一行。若方澤之年，祭地有二。若地不通方澤之祭，終歲有一。此鄭學之所宗也。自晉太始二年，並方澤於北郊，後周祭祀之式，多依儀禮。方丘在國陰六里之郊，丘一成八方，下崇一丈，方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方一階，級一尺，其壇八面，徑百二十步，內壇半之。神州之壇崇一丈，方四丈，在北郊，方丘之右，其壇如方丘。按此知方丘與北郊為二禮，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其一是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于方澤，其一是夏至之月，祭神州之地祇于北郊。後周郊丘為二，其制是也。然禮記為高必因丘陵，謂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上也，為下必因川澤，謂夏至祭地于方澤之中也。又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是凡澤中之方丘，皆可祭焉，亦取自然

之丘。異于北郊神州之祗。祭有常處者也。後周郊丘既別。一如周禮。而方丘在國陰六里。是祭有常處。其壇墮又有丈尺階級。人力爲之。殊失自然之義。雖違古制。然而改其質素。崇尚華飾矣。又隋書禮儀志曰。後周方丘。則以神農配后地之祗。神州以獻侯莫那配焉。知後周方丘。與北郊二祭。亦取周禮禘饗郊稷之義也。

報功陰澤。展禮玄郊。

陰澤。方澤也。禮崑崙之地祗。必於夏至。以地是陰。夏至一陰生。選于陰生之日。祭之。義見禮疏。玄郊。謂後周方丘在國陰六里之郊也。北方黑神曰。玄冥。故云玄郊。

平琮鎮瑞。方鼎升

庖。

周禮大宗伯云。以黃琮禮地。鄭注曰。祭八方象地。又庖人注云。庖之言苞也。裹肉曰包。宜。

調歌孫竹。縮酒江茅。

周禮澤中方丘之祭云。孫竹之管。鄭注云。孫。枝竹之末生者也。桐孫亦然。左傳。四年。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

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杜預曰。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尙書。包。甌菁茅。郊特性云。縮。酌用茅。鄭注云。沛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與云。蕭字或爲茵。曹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也。史記封禪書

曰。江淮之間。

聲舒鐘鼓。器質陶匏。

云。鐘鼓者。周禮大司樂所謂方澤之樂。函鐘之等。靈鼓。靈鼗。是郊特性云。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列曜秀華。凝芳都荔。

漢書安世房中

歌曰。金支秀華。張晏曰。秀華。中主有華豔也。臣瓚曰。樂上衆飾。有流遡羽葆。以黃金爲支。其首數散。若草木之秀華也。又歌曰。都荔。蓬芳。皆庶桂華。孟康曰。都良。葦荔之香。鼓動桂華也。

川澤茂祉。丘陵容衛。

禮記曰。爲高必因丘陵。爲

下。必因川澤。周禮曰。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丘陵之示。又云。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

雲飾山壘。蘭浮汎齊。

周禮司尊彝云。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壘。鄭注云。山壘。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又酒正曰。辨五齊之名。一曰汎齊。鄭

注云。汎者。成而滓浮。泛。泛然。若今宜成醪矣。

日至之禮。歆茲大祭。

周禮鄭注云。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此日至。謂夏日至也。

昭夏

奠玉帛。奏昭夏。

曰若厚載，欽明方澤。

易曰：坤厚載物，尚書曰：欽明文思安安。孔傳曰：欽，敬也。

敢以敬恭，陳之玉帛。

玉謂黃琮也。帛謂黃幣也。此言禮神之玉帛也。

德包含養，功藏靈

迹。斯箱既千，子孫則百。

詩甫田曰：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大雅思齊曰：則百斯男。

登歌

初獻奏登歌。舞辭同圓丘。

質明孝敬，求陰順陽。壇有四陛，琮分八方。

漢書郊祀志曰：郊壇在雒陽城北四里，方壇四陛。按後周方丘在長安城北六里，亦有壇遺矣。周禮曰：以黃琮禮地。鄭注云：琮，八方象地也。

牲牲

蕩滌，蕭合馨香。

周禮牧人掌共祭祀之牲牲。鄭司農云：牲，純也。後鄭謂牲體完具，牲音全。又大宗伯云：蕩滌濯。鄭注云：滌，濯。澆祭器也。此云蕩滌，言其潔也。禮記郊特牲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雜也。鄭注云：蕭，蕪蒿也。

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膋當爲馨馨之誤也。

和鸞戾止，振鷺來翔。

左氏傳曰：鳴鸞和鈴，昭其聲也。鸞，預曰：鸞在鏢，和在衡。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鏢曰鸞，戾至也。詩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詩云：振鷺于飛。毛傳曰：

振振鷺飛。鷺，白鳥也。

威儀簡簡，鐘鼓喤喤。

詩執競云：鐘鼓喤喤。又云：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毛傳曰：喤，喤和也。簡，簡大也。

聲和孤竹，韻入空桑。

周禮鄭注曰：孤竹，竹特生者。述異記曰：空桑，生大野

中爲琴瑟之最者。空桑也。

封中雲氣，坎上神光。

周禮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鄭注云：畿謂壇及壝埒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說文曰：坎，陷也。

下元之主，功深蓋藏。

樂動聲儀云下

元地氣也爲萬物始  
生育長養蓋藏之主

### 皇夏

望坎位。奏皇夏。周禮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疏云。地祇中非直瘞埋中有玉帛牲。亦兼有禮神玉帛牲也。前祭天望燎位。謂升煙玉帛牲也。此祭地望坎位。謂瘞埋玉帛牲也。

### 司筵撤席。掌禮移次。

周禮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鄭康成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周禮有掌次。張大次小次。鄭注云。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接祭遺俟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

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侯代有事焉。云移次者。周禮疏云。兩次設幄。大幄謂王侵晨至祭所。祭時未到去壇墮之外遠處。設大次。王且止居也。接祭者與臣交接相代而祭。去壇宜近置一小帷。退俟之處也。

迴顧封壇。恭臨坎

### 位。

周禮有封人之職。注見上篇。坎居北方。坎位陰位也。禮記曰。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在陰位也。韋昭曰。折謂爲壇于昭晰地也。

瘞玉埋俎。藏芬斂氣。

禮記曰。瘞埋於大折。祭地也。按祭天有升煙之玉帛牲。祭地有瘞埋之玉

帛牲。升煙取其上達于天。瘞埋取其藏斂於地。故云藏芬斂氣也。

是曰就幽。成斯地意。

### 周祀五帝歌

五帝五方之帝。與昊天上帝爲六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五天帝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是也。五人帝太皞。神農。黃帝。少皞。顓頊。是也。祀五天帝以五人帝配之。南郊祀感精之帝。三代用之。皆在夏正之月。殷人則祭汁光紀。周人則祭靈威仰。祈穀郊天。各祭所感之帝。周郊靈威仰。以后稷配。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若五時迎氣。迎春之時。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餘各以其時祭之。玉帛牲各如方之也。樂用黃鐘。大呂等。零祭大饗。亦皆祀之。周禮曰。祀

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脩具。又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皆祀五帝之文也。春秋韓曰。紫微宮爲大帝。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星。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協光紀。周禮鄭注曰。五帝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汎配五帝也。王肅云。惟有昊天。無五精之帝。五時迎氣。皆是祭五行之人帝。太皞屬。非祭天也。天稱皇天。亦稱上帝。直稱五帝五行。人帝亦得稱上帝。但不得稱天。故五時迎氣。及文武配祭明堂。皆祭人帝。非祭天也。按昊天及五帝。皆是天神。禮昊天以蒼璧。禮五帝以青圭等。各用其方之色。載在周禮。又司樂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云。此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圜鐘之等。於圜丘奏之。天神皆降。鄭云。此天神主北辰者也。用樂本自不同。依王肅之說。均一天帝。郊即圜丘矣。圜丘即郊矣。五精之帝。又盡滅之矣。豈一天帝而忽用黃鐘。忽用圜鐘等乎。且五精既已無帝。則人帝何由感精而生。若太皞神農以下。又無故而爲東方之木。南方之火云云。必不然矣。知王肅之謬也。又按祀五帝者。夏正祭感生之帝。在於南郊。一也。孝經緯云。祭帝于南郊。就陽位。是也。五時迎氣。在於四郊。黃帝亦於南郊。五也。通前爲六也。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云。春迎青帝於東郊。夏迎赤帝於南郊。季夏迎黃帝亦於南郊。秋迎白帝於西郊。冬迎黑帝於北郊。是也。四月雩祭五天帝。在於國城南。爲壇南郊之旁。七也。鄭注論語云。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是也。九月大饗五帝。在於明堂。八也。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云。大饗帝。是也。其感生之帝。則以后稷配之。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文王配五天帝。武王配五人帝。此姬周之制。見於禮疏者也。按隋書禮儀志。稱後周憲章周禮。南郊以始祖獻侯莫那配。所感帝靈威仰於其上。即古后稷配天之義。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餘無明文。以意解之。郊天以莫那配之。如后稷。此外又有五時迎氣及雩祭。五天帝靈威仰之屬。仍以五人帝太昊之屬配之。九月大饗五天帝。五人帝以文武配之者。當以周文帝宇文泰配之。如文王。周武帝宇文邕配之。如武王。宣帝時疑用是矣。云周祀五帝。歌者其

歌辭凡祀五帝皆可通用。舞辭如南郊祀靈威仰。用青帝雲門舞。其下配帝舞獻侯。莫那用之也。五時迎氣。其歌辭則五用之舞辭。天人諸帝。各以其方零及大饗。則皆用之。用樂不異。以其皆是五帝。故可同用此歌也。隋書禮儀志云。後周五郊壇。其崇及去國。如其行之數。其廣皆四丈。其方俱百二十步。內壇皆半之是也。

皇夏 奠玉帛 奏皇夏

嘉玉惟芳。嘉幣惟量。成形依禮。稟色隨方。  
曲禮曰。玉曰嘉玉。周禮曰。及祀之日。饗玉幣之事。鄭注曰。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正義曰。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又云。青圭禮

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季夏之月。迎土氣於南郊。亦用赤璋。是其享神幣與玉。各如其方之色也。  
神班其次。歲禮惟常。  
神班其次者。言東南西北中及天人之神。各有班次也。歲禮惟常者。如正月南郊五時迎

氣。四月雩。九月大饗。每歲各有常祭也。  
威儀抑抑。率由舊章。  
二語。詩大雅假樂之詞。毛傳曰。抑抑。美也。

皇夏 初獻奏 皇夏

惟令之月。惟嘉之辰。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釋曰。十有二月。謂斗柄月建一辰。十二月而周也。十有二辰者。謂子丑寅卯之等。十有二辰也。惟令之月。如正月郊天。五時迎氣。四月雩祭。九月大饗。皆為令月。惟

嘉之辰。如正月上辛。以下皆為嘉辰。言其吉也。  
司壇宿設。掌史誠陳。  
周禮掌舍云。為壇壝宮。鄭云。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壝土。起壝埒。以為宮。掌史。即周禮太史小史也。左傳晏子引趙武之言曰。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杜預曰。

祝大祝史大史也。言有司為隨宮天子止宿之處。已設掌史之官。於是陳其誠信也。敢用明禮。言功上神。鈞陳旦闕。閭闔朝分。星經曰。勾陳六星為六宮。亦主六軍。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排闔闔而

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韋昭云。閭闔。天門也。淮南子曰。西極之山。閭闔之門亦如之。旒垂象冕。樂奏山雲。周禮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注云。服周冕首飾尊也。釋云。冕名雖同。其旒數則亦

有異。禮記郊特牲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鄭注璪音早。將迴霆策。整轉天文。五運周環。四時代序。五運。謂東方青木。南方赤火。中央黃土。西方白金。北方黑水。是也。四時。謂春正月。郊夏四

月。雩。秋九月。大饗。春迎青帝於東郊。夏迎赤帝於南郊。季夏迎黃帝亦於南郊。秋迎白帝於西郊。冬迎黑帝於北郊。是也。五郊本。是五時。以郊黃帝在季夏。與赤帝同在夏時。故稱四時也。

鱗次玉帛。循迴檜俎。鱗次玉帛。者言玉帛

以次陳之。若魚貫也。玉若青圭。赤璋。白琥。玄璜也。帛。幣也。幣與玉俱設。有禮神之幣。有從爵之幣。周禮立大祀。用玉帛牲醴。此禮神之幣。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此從爵之幣也。見於禮疏。玉與幣同色者也。樽俎。禮器也。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是也。

降之介福斯許。神其

### 青帝雲門舞

皇帝初獻青帝。奏雲門之舞。青帝。謂天帝靈威仰之神。其色青。主于東方。主木。此蒼精之帝。祖之所自出者也。祭用青圭。牲幣亦如其器之色。河圖曰。蒼帝靈威仰。周禮雲門之舞。以祀天神。是其一也。祭青帝。每歲

有四。其一。是正月上辛。祀感精之帝靈威仰。以后稷配之。天子出南門。在于南郊。祭法所謂郊稷是也。其一是迎春之祭。祀青帝靈威仰。以帝太皞配之。天子出東門。在于東郊。月令云。其帝太皞。又云。迎春于東郊。是也。其四月雩祭。九月大饗。皆以

太皞配之。此青帝居五天帝之一。姬周感生之帝。為青帝靈威仰。以后稷配。後周感生之帝。亦是青帝靈威仰。以莫那配。餘祀五帝俱同。惟南郊一祭。為特尊之。後周南郊迎春。及雩祭。大饗。汎配五帝。祀青帝用此舞辭也。



甲在日鳥中星。月令曰孟春之月其日甲乙。史記天官書曰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堯典曰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孔傳曰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

春之氣節轉以禮東后奠蒼靈。東后蒼靈謂東方青帝也。周禮以青圭禮東方注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青之帝也。顏延年曲水詩序曰蒼靈奉塗李善注云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鄭康成曰蒼帝靈

推季孟則可知

威仰之樹春旗命青史。月令曰孟春之月載青旗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又云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候雁還東風起。呂氏春秋曰三月候雁來月令曰孟春之月東風解凍鴻雁來

歌木德舞震宮。月令孟春云盛德在木易說卦曰帝出乎震又云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泗濱石龍門桐。禹貢曰泗濱浮磬周禮云龍門之琴瑟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是也。孟之月陽之

天。孟之月月令所云孟春之月也春爲陽故云陽之天南郊在正月上辛迎春在立春之日其雩祭大饗雖非正月以青帝所司在於春令亦得歌此矣。億斯慶兆斯年。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下下及兆民

配帝舞。皇帝初獻配帝奏舞。配帝謂人帝也。配青帝靈威仰者有二其爲南郊之祭配感精之帝與則以莫那配之其爲迎春之祭及雩祭大饗所祀東方之青帝與則以太皞配之姬周感生之帝爲靈威仰祈穀郊壇配以后稷後周感

生之帝亦靈威仰祈穀郊壇配以莫那其五方一定之配自古以來著德立功之人若迎春雩祭大饗姬周以太皞配者後周仍以太皞配之無所改作是配青帝者有二以其俱是配青帝靈威仰之神故同此舞辭也

帝出於震蒼德於神。易說卦曰帝出乎震蒼德于神者。其明在日其位居春。言配青帝在于東方司職于春也。祭義云大明生于東觀禮云拜日于東郊玉藻又

云朝日于東門之外也其位居春者南勞以定國功以施人。若姬周后稷後周莫那皆開國之君謂其有勞於子孫有言從郊在正月上辛迎春在立春之日是也。功於人民者也。大皞雖遠亦自古著德立功者義兼之矣。

配祀近取諸身

配祀謂南郊則為莫那五方則為太皞皆所以配青帝也易繫辭曰近取諸身

赤帝雲門舞

皇帝初獻赤帝奏雲門舞赤帝天帝赤燠怒之神在於南方主火其色赤河圖曰赤帝赤燠怒周禮雲門之舞以祀天神赤帝居其一也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雩祭大饗亦皆祭之其祭玉用赤璋牲幣亦如其色

樂用黃鐘大呂之等

帝神農所配之帝也

招搖指午對南宮

淮南子曰仲夏之月招搖指午高誘曰招搖北斗第七星史記天官書曰南宮朱鳥

日月相會實沈中

左傳昭七年士文伯曰日月之會是謂辰孔安國洪範傳曰十二辰以紀日月

所會疏云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行二十九日日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處為辰左傳昭元年子產曰參為晉星實沈參神也月令孟夏日在華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鄭注云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帝王世記曰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於辰在申謂之涪灘於律為斗建在巳晉魏分野律歷志曰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

離光布政動溫風

易曰相見乎離離也者南方之卦也月令季夏云溫風始至

純陽之月樂

炎精

鄭康成曰立夏迎赤帝於南郊純陽之月謂夏至以前為純陽到夏至一陰始生炎帝謂赤帝之神為火精也月令孟夏云其帝炎帝鄭注云赤精也彼雖入帝感此炎精矣

赤雀丹書飛送迎

史記索隱曰文耀鉤云南

宮赤帝其精為朱鳥呂氏春秋曰周文王時見大赤鳥衡書集於周社以南方赤色朱鳥屬夏故引朱雀丹書言其盛德在火也

朱絃絳鼓磬虔誠

朱絳皆赤色若青有青蒼二色萬物含

養各長生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頌平則祥風至宋均曰景風也其來長養萬物

配帝舞

皇帝初獻配帝奏舞。配帝謂炎帝神農氏之神。五方人帝之一月令云。其帝炎帝是也。立夏之祭。配天帝赤熛怒於南郊。雩祭大饗。皆以神農氏配之。後周之祀。與姬周同也。

以炎為政。以火為官。

左傳昭十七年。鄭子曰。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杜預曰。以火紀事名百官。

位司南陸。享配離壇。

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漢書魏相曰。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

司夏言神農氏乘離。司夏與天帝配享也。

三和實俎。百味浮蘭。

論語孔注云。俎豆。禮器。漢書曰。百末旨酒。布蘭生。

神其茂豫。天步艱難。

詩白華云。天步艱難。毛傳曰。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

不覆。養也。

黃帝雲門舞

皇帝初獻黃帝奏雲門之舞。黃帝。天帝含樞紐之神。在于中央。主土。其色黃。河圖曰。黃帝含樞紐。周禮雲門之舞。以祀天神。黃帝居其一也。季夏之月。祭之亦於南郊。雩祭大饗。亦總祭之。其祭按月令用黃玉。牲幣

各如其色。周禮疏云。在南郊亦用赤璋。牲幣如其色。樂用黃鐘大呂之等。人帝軒轅氏所配之帝也。

三光儀表正。四氣風雲同。

史記天官書曰。太微三光之庭。宋均曰。三光。日月五星也。四氣風雲同者。禮記正義曰。夫四時五行。同是天地所生。而四時是氣。五行是物。氣是清虛。所以麗天。物體質碍。所以屬地。四時係天。年

有三百六十日。則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五行分配四時。布於三百六十日間。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則每時輒寄十八日也。雖每分寄。而位本末宜處於季夏之末。金火之間。故在此陳之也。

戊己行初曆。黃

鐘始變宮。

月令曰。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鄭注云。季夏之氣。至則黃鐘之宮應。

平琮禮內鎮。陰管奏司中。

周禮曰。以黃琮禮地。鄭注云。琮。八方象地。彼雖祀大地。崑

嵩之神以琮色黃兼以象地故中央黃土亦得稱之律歷志云黃鐘之宮制十二筩陽管爲律陰管爲呂云內鎮司中者以其鎮內地司中央也司中與司命司中有異

齋壇芝曄曄清野桂馮馮

漢書樂志曰桂華馮馮翼

翼承天之則師古

曰馮馮盛滿也

夕牢芬六鼎安歌韻八風

夕牢疑漢書夕牲日先祭一日也左傳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

神光乃超忽嘉氣恆葱蔥

四子講德論曰

神光耀暉後漢書曰

氣佳哉鬱鬱葱蔥然

### 配帝舞

皇帝初獻配帝奏舞配帝謂黃帝軒轅氏之神五方天帝之一月令云其帝黃帝是也季夏之祭配天帝含樞紐於南郊零祭大饗皆以軒轅氏配之後周之祀與姬周同也

### 四時成一德五氣或同論

四時成一德者謂土每時寄十八日四時俱有之也五氣或同論者謂中央土氣與四方之氣爲五也軒轅爲黃精之君著德與天帝含樞紐同矣

猶吹鳳凰管尙對

### 梧桐園

二語皆黃帝事也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以爲律呂禮瑞命紀曰黃帝服黃服戴黃冠齋於宮鳳乃蔽日而來止

帝園食竹實樓

帝梧桐終不去

器園居士厚位總配神尊

月令曰其器園以閔鄭注云器園者象土周布於四時閔讀如絃絃謂中寬象土含物位總配神尊者土氣四時俱有季夏總而祀之五方之神中央含樞紐最尊

故配帝軒轅

亦與俱尊也

始知今奏樂還用我雲門

周禮鄭注云黃帝曰雲門大卷按黃帝樂曰雲門今祀黃帝用樂奏雲門舞是還用我雲門也

### 白帝雲門舞

皇帝初獻白帝奏雲門舞白帝天帝白招拒之神在於西方主金其色白河圖曰白帝白招拒周禮雲門之舞以祀天神白帝居其一也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零祭大饗亦皆祭之其祭玉用白琥牲幣各如其色

樂用黃鐘大呂之等人  
帝少皞所配之帝也。

肅靈兌景承配秋壇。

易通卦驗曰兌西方主秋分周禮曰兆五帝於四郊鄭注云兆為壇之營域知兆白帝於西郊為秋壇矣。

雲高火落露白蟬寒。

皆秋令也曹植秋思賦曰雲高氣靜露凝衣詩幽風

云七月流火月令曰孟秋之月白露降寒蟬鳴。

帝律登年金精行令。

月令曰是月也農乃登穀又云盛德在金。

瑞獸霜耀祥禽雪映。

霜雪皆取其白西

司藏肅殺。

萬寶咸宜。

爾雅曰秋為白藏郭云氣白而收藏莊子曰秋而萬寶成。

厥田上上收功在斯。

厥田上上尚書禹貢之辭言田功收於秋時也。

配帝舞。

皇帝初獻配帝奏舞配帝謂少皞金天氏之神五方人帝之一月令云其帝少皞是也立秋之祭配天帝白招拒於西郊零祭大饗皆以金天氏配之後周之祀與姬周同也。

金行秋令白帝朱宣。

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曰朱宣少皞氏也。

司正五雉歌庸九川。

當作淵疑唐本避高祖諱所改也左傳鄭子曰少皞擊立鳥師而鳥名五雉為

五工正帝王世記曰少皞作樂曰九淵。

執文之德對越彼天介以福祉君子萬年。

詩瞻彼洛矣及鸞鷟篇並有君子萬年之辭。

黑帝雲門舞。

皇帝初獻黑帝奏雲門舞黑帝天帝協光紀之神在於北方主水其色黑河圖曰黑帝協光紀周禮雲門之舞以祀天神黑帝居其一也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零祭大饗亦皆祭之其祭玉用玄璜牲幣各如其色。

樂用黃鐘大呂之等人

帝顓頊所配之帝也。

郊廟歌辭

北辰為政玄壇

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郭注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月令鄭注云：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於北郊之兆也。又周禮鄭注云：兆為壇之營域，知玄壇為北郊之壇也。北方有黑玄二色，故曰玄壇。

北陸之祀

員官

左傳昭四年曰：日在北陸而藏冰。杜注云：陸，道也。爾雅曰：玄枵，虛也。顓頊之虛，虛也。北陸，虛也。郭云：虛在正北。北方黑色，顓頊水德，位在北方。虛星之名。凡四正義曰：四者玄枵也。虛也。顓頊之虛也。北陸也。云員官者，北方水府之官也。天帝則為黑帝，叶

光紀：若人帝黑精之君，則顓頊水官之臣，則玄冥。此祀黑帝，乃天帝協光紀之神，在北方司水。若水官矣。

宿設玄璜浴蘭

周禮曰：以玄璜禮北方。鄭注云：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惟天半見。幽明錄曰：廟方四丈，不作墻道，廣五丈，夾樹蘭。

香齋者，煮以沐浴。後祭所謂蘭湯以祭。

坎德陰風御寒

易說卦云：坎，北方之卦也。王粲七釋云：立陰戒寒。

次律將迴窮紀

月令十二月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周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

微陽欲

動細泉

周語注云：十一月建子，陽氣在中，月令仲冬云：水泉動。微陽細泉謂一陽始生水，泉動潤上行也。

管猶調於陰竹

周禮曰：陰竹之管。鄭注云：陰竹生於山北者。續漢書曰：以葭、葦、灰、實律之端，按曆者候之，氣至則灰飛而

管聲未入於春絃。

淮南子曰：孟春之月，鼓琴瑟。北方黑帝所司者，冬令故聲未入於春絃也。

待歸餘於送歷

漢書律歷志引左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師古曰：歸餘於終，謂有餘日，則歸

於終，積而成閏也。

方履慶於斯年

配帝舞

皇帝初獻，配帝奏舞。配帝謂顓頊、高陽氏之神。五方人帝之一。月令云：其帝顓頊，是也。立冬之祭，配天帝，叶光紀於北郊。雲祭大饗，皆以高陽氏配之。後周之祀，與姬周同也。

地始坼，虹始藏

月令曰：仲冬之月，冰益壯，地始坼。周書曰：小雪日，虹藏不見。

服玄玉，居玄堂

月令曰：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服玄玉。

沐蕙氣，浴蘭湯

蕙，蘭香草。楚辭曰：浴蘭湯，沐芳

華。匏器潔水泉香。

月令曰水泉必香。陶器必良。匏器卽禮記所謂器用陶匏是也。

涉配彼福無疆。

涉配彼謂配彼黑帝叶光紀之神也。福無疆謂神降之福爲無疆也。

君欣欣此樂康。

言神既降福君心亦欣欣然樂也。大雅云旨酒欣欣楚辭曰欣欣兮樂康。以上圓丘方澤五帝歌辭載在隋書樂志按五帝五天帝也。五配帝五人帝也。五帝之外又有五神東方其神句芒南方其神祝融中央其神后土西方其神蓐收北方其神玄冥此爲五官之臣。見於月令鄭氏之義五精之君五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亦見左傳昭二十九年知五方天帝配以五方人帝尙有五方之臣取以相配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宗伯謂之五祀在地祇中歌五帝與五配帝舉其尊者而言也。又按周禮祭天如闔丘南郊五時迎氣零祭大饗注已見前天神中又有四類日月星辰大宗伯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鄭注云是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小宗伯云四類亦如之鄭注云兆日子東郊兆月與風師于西郊兆司中司命于南郊兆雨師于北郊是也。鄭康成又以星辰加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謂之六宗尙書禮於六宗周禮以燹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是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祭地有方澤北郊二祭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諸祭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醢辜祭四方百物是也。小宗伯有四望後鄭謂五嶽四鎮四瀆也。又小宗伯云兆山川丘陵墳衍各以其方此皆地祇也。鄭康成云社稷土穀之神五祀五官之神五嶽岱宗衡山華山恆山嵩高山四鎮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四瀆江河淮濟八蜡以祀四方祭百種以報雩也。此皆周禮祭祀之義後周祭天有圓丘歌圓丘之祭用之有五帝歌正月南郊五時迎氣零祭大饗用之無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辭祭地有方澤歌方丘之祭用之無北郊社稷四望山林川澤丘陵墳衍等辭豈後周憲章周禮有未盡與蓋當時虛辯裴政等遵用周禮子山分得此題自餘文人以次相撰作隋書者見庾集中有此數闕采入樂志餘或闕焉又隋書禮儀志云後周用牲之制五帝日月五星十二辰四望五官各以其方色又云星辰七宿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亦各於其方配郊而祀之其星辰爲壇崇五尺方二丈岳鎮爲壇方二丈深二尺山林以下亦爲壇壇崇三尺培深一尺俱方一丈其儀頗同南郊冢宰亞獻宗伯終獻禮畢知後周祭祀與姬周同二丘五郊之外有其義而亡其辭也。

周祀宗廟歌

宗廟謂高祖以下四親廟也。周禮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又匠人亦云：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疏云：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爲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非常廟之數。引家語子羔問孔子說：天子七廟，又有二祧云云。馬昭難王義云：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且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以上出自禮疏。其中鄭難王之說，言之甚詳，不能具載。今特書其梗槩，以證王肅之謬也。按虞夏商周親廟皆四，周制太祖后稷及文武二祧，故有七廟。王肅之說，則有九廟。若謂文武不遷之廟，非常廟之數，則太廟亦不遷，何得獨在常數乎？殷人祖契而宗湯，與四廟而六。周人祖稷而宗文武，與四廟而七。有常制矣。何謂非常家語一書，王肅所集，所謂孔子之言，除經傳所有之外，亦雜取呂氏春秋韓詩外傳諸書。蓋子家之言，非經語也。其中僞造數端，以資難鄭。先儒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此善學孔子者也。又如今文尚書伏生口授，自漢以後，諸儒習之。孔安國所注古文尚書，遭巫蠱不傳，直至晉世，託言出自皇甫謐家。取左傳諸書所引先儒所謂逸書者，補入增多于今文。其中有顯背周禮，資難鄭學者，皆王肅僞文。使六經互異，後人莫知適從。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論之刑科，罪在不赦者也。然則學周禮者，當以儀禮周禮爲法。隋書禮儀志曰：後周之制，想復古之道，乃右宗廟而左社稷。置太祖以下二昭二穆，凡五。親盡則遷，其有德者，謂之祧，廟亦不



毀閔帝受禪。追尊皇祖爲德皇帝。文王爲文皇帝。廟號太祖。擬已上三廟。遷遷至太祖廟不毀。其下相承。置二昭二穆爲五焉。明帝崩。廟號世宗。武帝崩。廟號高祖。竝爲祧廟而不毀。其時祭各於其廟。祫禘則于太祖廟。亦以皇后預祭。皇后亞獻。訖后又薦。加豆之籩。其奠莖茨芹菹兔醢。冢宰終獻訖。皇后親徹豆。降還板位。然後太祝撤焉。此後周之制也。按後周憲章周禮。遠祖神農。配帝園丘。比姬周禘學之義。是神農無廟矣。南郊之祭。配以莫那比。姬周南郊。配以后稷。后稷姬周始祖。卽是太廟之祖。則後周莫那比當尊之太廟。隋志稱宇文泰廟號太祖不毀。是後周以泰爲太祖。始祖莫那無聞。其文武二祧廟。後周以明帝廟號世宗。武帝廟號高祖。竝爲祧廟不毀。是明帝毓比之如文王。武帝邕比之如武王。毓邕兄弟。昭穆同班。異于姬周文穆武昭。以後周太祖已下。無功德如文武者。明帝武帝有功于周。故立爲不遷之廟。豈謂世室旣非常數。無礙昭穆禮之變者耶。又按宣帝時。文帝爲祖。武帝爲祧。皆在四親。未宜遂居祧廟。若文帝泰居太廟。則皇高祖。竝會祖肱。反居泰下矣。閔帝明帝武帝兄弟相代。不異昭穆。譬如兄弟四人。皆立爲君。祖父之廟。不必從毀。依常制。閔明二主。當祔於其祖。肱廟內。武帝主特在祧廟。若謂明帝武帝各居祧廟。則祧廟虛主。又不然矣。謹案魏初高堂隆爲鄒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大祖及二祧。以待後代。此周宗廟歌。蓋四親廟。二昭二穆是也。其歷傳以來。昭穆之次未詳。假如以高爲昭。則昭廟諱。下云獻皇高祖是也。以曾爲穆。則穆廟諱。肱。下云獻皇曾祖是也。以祖爲昭。則昭廟諱。泰。下云獻皇祖是也。以禰爲穆。則閔明武三帝。均是穆。閔明二主。祔於曾祖。肱。穆廟中。特設武帝主。諱。邕。下云獻武皇帝是也。此後周四廟。其高曾祖禰對宣帝而言也。若宣帝崩。靜帝爲祭主。三年喪畢。宣帝主迎入昭廟。竝爲遷主。前所云穆廟諱。肱者。爲皇高祖廟。閔明二主。仍祔昭廟。諱。泰者。爲皇祖廟。昭廟。竝所居者。竝遷新主。贊入爲皇考廟。其文帝太廟。及世宗高祖二祧。當亦虛置。以待後代矣。

皇夏

皇帝入廟  
門奏皇夏

郊廟歌辭

肅肅清廟巖巖寢門

思齊之詩云肅肅在廟詩序云清廟祀文王也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毛萇詩傳曰巖巖積石貌也周禮左宗廟注稱庫門內雉門外之左也按廟有寢

故云

敬器防滿金人戒言

家語曰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敬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

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又曰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鍼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

應棘懸鼓崇牙樹羽

周頌有瞽曰應田懸鼓毛

傳曰應棘鼓也田大鼓也懸鼓周鼓也鄭箋曰田當作棘棘小鼓在天鼓旁應棘之屬也字轉誤變而作田此云應棘依鄭文也棘音胤又有瞽云崇牙樹羽毛傳云崇牙上飾卷然可以懸也樹羽置羽也

階變升歌庭紛象舞

禮記

祭統曰聲莫重于升歌子夏詩序曰維清奏象舞也鄭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

閑安象設緝熙清奠

招魂云像設君室靜閑安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春鮪初登新萍先薦

詩序曰潛享冬薦魚春薦鮪也月令曰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云春獻王鮪陸機云河東鞏縣東北屋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汪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為岫謂此穴也陸機又云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鮪鮪爾

雅曰萍萍其大者蘋郭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漂詩曰予以采蘋左氏傳曰蘋蘩蕰藻之菜可薦于鬼神鄭注庖人云備品物曰薦

僂然入室儼乎在位

祭統云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

息之  
聲  
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  
懷愴履之非寒之謂  
履之必有懷愴之心

昭夏  
降神奏  
昭夏

永維祖武，潛慶靈長。

詩曰：繩其祖武。鄭箋云：祖考所踐履之迹。

龍圖革命，鳳曆歸昌。

尚書傳曰：伏羲氏主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左傳：鄭子曰：我祖少皞，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

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杜注云：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

功移上塹，德曜中陽。

陸機功臣頌曰：茫茫宇宙，上塹下隳。李善注云：天以清為常，地以靜為本。今上塹下隳，言亂常也。塹，不澄之貌也。漢書曰：高祖沛豐

邑中陽里人也。

清廟肅肅，猛籥煌煌。

周頌云：於穆清廟，毛萋曰：蕭蕭敬也。西京賦曰：猛籥。趙注云：周禮：鳧氏寫獸之形，大聲有力者，以為鐘簫也。

曲高大夏，聲和盛唐。

周禮鄭注云：大夏，禹樂也。禹治

水傳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盛唐，蓋指唐堯盛世，其樂為成池也。又漢書：孝武帝南巡狩，至盛唐，作盛唐之歌，是亦盛唐矣。

牲牷蕩滌，蕭合馨香。

二語已見方澤登歌。注詳彼處。漢書師古注云：蕭，香蒿也。以蕭煇脂合馨香也。

和鸞戾止，振鸞來翔。

二語已見方澤登歌。注詳彼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振鸞詩篇名，謂來助祭者也。

永敷萬國，是則四方。

詩云：是則是效。

皇夏

祖入皇帝升階奏皇夏。

年祥辨日，上協龜言。

周禮曰：凡有祭，祀則奉龜以往。

奉酌承列，來庭駿奔。

武成云：丁未祀於周廟，駿奔走執豆籩。詩：清廟云：駿奔走在廟。箋云：駿，大也。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

助祭也。

彫禾飾粢，翠羽承樽。

周禮司尊彝云：秋嘗冬烝，裸用粢，黃彝皆有舟。鄭司農云：粢，讀曰稌。稌，禾稌也。又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禴用雞，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

敬

殫如此，恭惟執燔。

左傳襄二十二年：公孫僑曰：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耐與執燭焉。杜預云：助祭燔，又作膳祭肉也。

皇夏 皇帝獻皇高祖奏皇夏 皇高祖宇文韜也皇帝宣帝也周書帝紀云普回子莫邨十世至陵陵生系系生韜並  
以武略稱韜生肱為皇曾祖德皇帝宣帝韜之玄孫是韜於宣帝為皇高祖也以下所用廟樂皆象功德而舞焉

慶緒千重秀 洪源萬里長 言宇文氏本神農之後歷傳至韜世系之遠也詩闕宮云纘禹之緒又云至于文武纘  
太王之緒又殷武云湯孫之緒左氏傳曰如水木之有本源也千重萬里言其久遠也 無時猶

戢翼有道故韜光 言時未至猶斂戢其翼世 盛德必有後 仁義終克昌 言韜有盛德更行仁義終當昌大其後也左氏  
傳曰吾聞有盛德者必百世祀又曰五世其昌 有道故須韜晦其光也

明星初兆慶 大電久呈祥 言其有靈異也竹書紀年曰帝顓頊高陽氏母曰女樞見瑞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已于幽房之宮生  
顓頊于若水又曰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於壽丘

皇夏 皇帝獻皇曾祖德皇帝奏皇夏 周書皇曾祖肱武成初追尊曰  
德皇帝按太祖肱之少子宣帝肱之曾孫是肱於宣帝為皇曾祖也

克昌光上烈 基聖穆西藩 詩曰克昌厥後又云休有烈光云基聖者謂開基之聖  
後周起於代故云西藩周禮曰鎮服外五百里曰藩服 崇仁高涉渭 積德被居原 史紀周  
本紀曰

公劉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積畜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古公亶父去豳踰梁山  
止于岐下幽人舉國扶老攜弱及他旁國亦多歸之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詩云周原膺膺是也 帝圖張往

迹 王業茂前尊 言閔帝受禪肱為皇 重芬德陽廟 疊慶壽陵園 漢書景帝中四年三月起德陽宮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  
祖追尊為德皇帝也 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為德陽後

漢書明帝紀曰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 百靈光祖武 千年福孝孫 東都賦曰懷百靈詩下武云纏  
無得起墳後漢書注云陵謂山墳圖謂壘城 其祖武周頌闕宮云孝孫有慶

皇夏

皇帝獻皇祖太祖文皇帝。奏皇夏。周書帝紀云。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齊神武逼京邑。太祖奉武帝西遷。剋弘農。戰沙苑。有功。封安定公。位至太師。崩年五十二。葬于成陵。諡曰文公。孝閔帝受禪。追尊為文王。

廟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為文皇帝。

雄圖屬天造。宏略遇羣飛。

易曰。天造草昧。楊雄劇秦美新曰。海水羣飛。善曰。羣飛。言亂也。謂太祖適當魏之亂世。得展其雄才大略也。

風雲猶聽命。龍躍遂乘機。

周書本紀云。帝

母王氏孕五月。夜夢抱子昇天。纔不至而止。寤言而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是有命也。易乾卦曰。靈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龍躍在淵。言雖不能及身。而王至其子。閔帝受禪。如躍龍乘機而飛矣。

百二當天險。

三分拒樂推。

言天命人情。皆已歸往。帝猶以人臣之禮終也。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

函谷風塵散。河陽氛霧晞。

西都賦曰。左據函谷。函谷。秦關名也。

河陽。謂河南漢之河南郡洛陽縣也。在南曰陽。函谷。風塵散者。謂周太祖。秦武帝都長安也。河陽氛霧晞者。謂齊神武推清河王都鄴去洛陽也。

濟弱淪風起。扶危頽運歸。

晉周太祖輔魏西遷。濟弱扶危。遂成中興之業。

地紐崩還正。天樞落更追。

謝莊宋明堂歌。地紐謚。乾樞回。晉書天文志曰。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二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又魁第一星曰天樞。

原祠乍超

忽。畢隴或綿徽。

史記曰。孝惠五年。以沛宮為高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曰。上幸豐祠高祖于原廟。裴駮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廟。今又再立。謂之原廟。馬融曰。華。文王墓地名。又括地志曰。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八里。畢原上也。

終封三尺劍。長卷一戎衣。

漢書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豈非天命乎。禮記中庸篇云。一戎衣而有天下。

皇夏

皇帝獻文宣皇太后。奏皇夏。周書列傳云。文宣叱奴皇后。代人也。太祖為丞相。納后為姬。生高祖。天和三年六月。尊為皇太后。建德二年三月癸酉崩。四月丁巳葬永固陵。又武帝紀云。母曰叱奴太后。大統九年。生帝于同州。是文宣太后。為高祖武帝之母也。周禮大司樂云。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鄭注云。先妣。姜源也。姜源。覆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源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闕宮。闕神之。此婦人之廟一也。又春秋隱五年云。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杜預曰。諸侯無二嫡。隱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室。此又婦人之廟一也。按凡祭以某妃配。惟姜源無所妃。周立七廟。自后稷已下。不得更立。后稷父廟。故特立婦人之廟而祭之。文宣太后為宣帝祖母。在四親之內。雖非姜源之比。特以太祖元后為嫡。合葬成陵。並享太廟。則有正妃元氏。叱奴木太祖之妾。雖母以子貴。尊稱太后。而義無二嫡。不得並享太祖之廟。若春秋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享祭之所。為別立宮。為文宣太后之祀。實法春秋仲子之義。其廟與七廟而八。又類周禮姜源之宮。故篇內云。闕宮。惟遠矣。山雲之舞。造自武帝。一以母子之親。一以憲章周禮。別立廟祭。有此歌辭。宣帝因之。無所改作也。

月靈與慶沙祥發源

鄭康成周禮九御注云。凡君幸妃御見之法。月為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放月紀。按月為后妃之象。故云。月靈與慶。漢書元后傳曰。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占之曰。後五百四十年。宜有聖女。與其齊田乎。今王翁儒。實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東有五薨之虛。即沙麓。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與天下。毛詩曰。長發其祥。

功參禹迹德贊堯門

左氏傳曰。茫茫禹迹。畫為九州。功參禹迹者。塗山氏也。尚書要於塗山。是也。淮南子曰。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漢書武帝見夏后啓母石矣。列仙傳曰。鈞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武帝及其手。得玉鈞。而手展。有龍而生。昭帝。姪。十四歲。十四

年。當有貴女。與天下。毛詩曰。長發其祥。功參禹迹。德贊堯門。於塗山。是也。淮南子曰。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漢書武帝見夏后啓母石矣。列仙傳曰。鈞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武帝及其手。得玉鈞。而手展。有龍而生。昭帝。姪。十四歲。十四

月而生。今鈎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居曰鈎弋宮。功參禹迹。言容典禮。榆狄徽章。

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注云。婦言謂辭令。婦容謂

婉婉。又內司服云。掌王后之六服。祿衣。褕狄。闕翟。鞠衣。展衣。綠衣。素沙。鄭注云。狄當爲翟。褕翟畫搖者。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

儀形溫德。令問昭陽。溫德。昭陽。皆殿名也。詩曰。儀形文王。又曰。令問令望。溫德。見後漢書。

靈帝光和元年。三輔黃圖曰。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等殿。成帝趙皇后居此。

日月不居。歲時晚晚。

孔融與盛孝章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楚辭曰。白日晚晚。其將入晚。晚。日暮也。晚於遠反。

瑞雲纏心。

闕宮惟遠。

瑞雲慶雲也。心。星名。鴻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皇。前星。太子。後星。庶子。詩闕宮云。闕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源。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箋云。闕。神也。姜源神所在。故廟曰神宮。言武帝即位。則瑞應于天王

之宮。太后稱尊。斯祭擬于姜源之廟也。

### 皇夏

皇帝獻闕皇帝。奏皇夏。周書帝紀云。孝閔皇帝諱覺。字陁羅尼。太祖第三子也。魏恭帝三年三月。命爲安定公世子。十月。太祖崩。嗣位。太師。大冢宰。十二月。丁亥。魏恭帝詔以岐陽之地。封帝爲周公。庚子。禪位於帝。在位一年。按閔帝爲

宣帝世父。與明帝武帝皆兄弟。及其主當耐於德。皇帝肱廟內禮。所謂耐於其祖者也。

龍圖基代德。天步屬艱難。

言周德方盛。魏祚既衰也。竹書紀年曰。黃帝五十年。龍圖出河。龜書出洛。白華之。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箋云。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繼之所由爾。

謳歌還受瑞。

揖讓乃登壇。

言閔帝受魏禪也。周書本紀云。魏帝臨朝。遣民部中大夫濟北公廼。致皇帝璽紱。固辭。公卿百僚勸進。太史陳祥瑞。乃從之。

升輿芒刺重。入位據關寒。

謂晉公護專政也。漢書宣帝立。

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參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鄒陽上書曰孝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卷舒雲汎濫游揚日浸微

言君弱臣強也雲喻臣汎濫言其勢盛也日喻君浸微言其勢衰也

出鄒

終無反居桐竟不歸

謂晉公護幽帝以弑崩也周書本紀云帝性剛果見晉公護執政深忌之與宮伯乙弗鳳等共謀誅護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奏帝將召羣公入因誅護張光洛白護護乃共謀廢立盡誅鳳等罷散禁兵護大司

馬賀闡祥道帝遜位遂幽於舊邸月餘以弑崩左氏傳曰天王出居於鄕尙書曰放太甲於桐出鄭居桐以喻閔帝幽於舊邸也無反不歸言其竟以弑崩也

祀夏今惟舊尊靈諡更追

言武帝時始得祭祀更上諡也左傳

哀元年伍員曰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周書云武帝誅護太師蜀國公適於南郊上諡曰孝閔皇帝陵曰靜陵

皇夏

皇帝獻明皇帝奏皇夏周書本紀云世宗明皇帝諱毓太祖長子也太統十四年封寧都郡公孝閔踐阼進位柱國岐州刺史及閔帝廢晉公護迎帝即天王位在位四年崩諡曰明廟號世宗隋書禮儀志云明帝廟號世宗爲祧廟而

不毀按明帝爲武帝之兄於宣帝爲世父並在四親當祔其祖祧廟尙宜虛置及親盡之代居之若姬周世室矣

若水逢降君窮桑屬惟政

言帝爲太祖庶長立元后子閔帝爲後是若水降屠之事也閔帝爲帝第三弟嗣安定公卒受魏禪是窮桑屬惟政也史記曰黃帝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二曰昌意降屠若水若水在蜀所封

國也左傳昭二十九年曰少皞氏四叔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杜預曰窮桑少皞氏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宮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爲民祀窮桑地在魯北論語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

不哉馭帝錄懋

矣當天命

言帝始受降居終膺天命也東京賦曰高祖膺籙受圖薛綜曰膺籙謂當五勝之籙也

方定五雲官先齊八風令

史記曰黃帝官名皆以雲命爲雲師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



事也。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緝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淮南子曰：八風，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閭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文昌氣似珠，太史河如

鏡。孝經授神契曰：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爾雅釋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是太史河名也。南宮學已開，東觀書還聚。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尙書南宮雲臺，又竇章傳曰：

學者稱東觀爲老氏。文辭金石韻，毫翰風颺豎。以上言帝好文學也。周書本紀云：帝寬明仁厚，敦睦九族，有人君之度，幼而好學，博覽羣書，善屬文詞，采澤麗及卽位，集公卿以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

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又撰探叢書，自羲農以來，訖於魏末，綴爲世譜，凡五百卷云。清室桂馥，馮齊房芝詡。漢書樂志：安世房中歌曰：桂華

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師古曰：馮馮，盛滿也。又齊房歌曰：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寧思玉管笛，空見靈衣舞。西京雜記曰：高祖入齊房，元封二年，芝草生甘泉，齊房作師古曰：齊讀齊，羽獵賦：風詡詡其扶輪。咸陽宮周行府庫有

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楚辭曰：靈衣兮披披，潘岳寡婦賦云：瞻靈衣之披披，良曰：靈衣平生衣，謝莊宣貴妃詠云：靈衣虛襲。

### 皇夏

皇帝獻高祖武皇帝奏皇夏。周書本紀云：高祖武皇帝諱世，太祖第四子也。孝閔踐阼，拜大將軍，出鎮同州。世宗卽位，進柱國，蒲州刺史。武成元年，封魯公，領宗師。二年，世宗崩，遺詔傳位於帝，在位七年。崩諡曰武廟，號高祖。隋書禮儀志云：武帝廟號高祖，爲祧廟而不毀。按武帝宣帝之父，於四親廟爲祧祧廟，亦宜虛置及親盡之後，乃得居之，亦如姬周世室矣。

### 南河吐雲氣，北斗降星辰。

周書本紀云：母曰叱奴太后，大統九年，生帝於同州，有神光照室。史記天官書曰：東井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河，兩河，天關間爲關梁，正義曰：南河三星，北河三星，分夾東井，南北置而爲戒。

天官書又云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百靈咸仰德千年一聖人

東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易乾鑿度曰黃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為大瑞

書成紫微動律定鳳凰

春秋合誠圖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又云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律歷志云黃帝使伶倫造律制為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

六軍命西土甲子陳東隣

言武帝有平鄴之功也左傳杜注云六軍天子之軍也尚

書曰武王以甲子日入朝歌易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後周本西魏所禪都長安故云西土齊本東魏所禪都鄴是為東隣比於殷周矣周書本紀云建德六年平鄴是其事也

戎衣此一定萬里更無塵

周書本紀

云破齊之後遂欲窮兵極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間必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

煙雲同五色日月竝重輪

天官書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綸困流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古樂府有日重光月重輪

沙既西靜蟠木又東臣

史記五帝本紀曰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山海經曰流沙出鍾山西南行昆侖墟入海海外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樹蟠曲三千里

凱樂聞朱雁鏡歌

見白麟

左氏傳曰振旅凱入於晉周禮曰王師大獻則合奏愷樂鄭注云大獻獻捷于祖也又鼓人職云以金鏡止鼓鄭云鏡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職曰鳴鏡且卻鏡女交反漢書武帝紀曰上行東海雍獲赤雁作赤雁歌又曰上行幸

雍獲白麟

隋書樂志云天和元年武帝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今沒即以六代之樂祀之還如虞舜葬于九疑也

作白麟歌

今為六代祀還得九疑賓

其山九嶷皆相似故曰九疑言武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今沒即以六代之樂祀之還如虞舜葬于九疑也

皇夏

皇帝還東壁飲福酒奏皇夏

禮殫裸獻樂極休成

周禮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鄭注云謂祭宗廟王既裸而出牲后乃從後裸也獻謂王薦腥薦孰后亦從後獻也又大宗伯云以肆獻裸享先王鄭注云獻獻體謂薦血腥也裸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

時也又司尊彝稱春祠夏禴秋嘗冬蒸四時之間祭追享朝享有裸有獻鄭注云裸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禮殫裸獻者謂裸獻之禮已畢也漢書樂志曰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

長離前挾宗祀文明

漢書

樂志曰長麗前挾光耀明晉灼曰挾即光炎字也臣瓚曰長離靈鳥也故相如賦曰前長麗而後番皇舊說云鸞也張衡思玄賦亦曰前長麗使拂羽師古曰麗音離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

縮酌浮蘭澄鬯合鬯

枚乘七發云蘭

英之酒酌以滌口周禮鄭注云疊神之所飲也又云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秬如黑黍一稔二米

磬折禮容旋迴靈貺

曲禮曰立則磬折垂佩疏云僕折如磬之背故云磬折也後漢書光武贊曰靈貺自甄注云靈貺謂

佳氣神光之類也

受釐徹俎飲福移樽

史記曰賈生徵見漢文帝方受釐坐宣室應劭曰釐祭餘肉也徐廣曰祭祀福胙也釐音倍

惟光惟烈文子文孫

尙書立政曰繼自今文子文孫

皇夏

皇帝還便坐奏皇夏

庭闋四始筵終三薦

子夏詩序云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按四始謂風大雅小雅頌也周禮鄭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又云薦進也備品物曰薦

顧步階墀徘徊餘奠

說文曰墀塗地也

六龍矯首七萃警途

漢書樂志曰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

鼓移行漏風轉相烏

行漏謂下漏數刻也相烏相風烏也三輔黃圖曰長安宮靈臺有相

風鳥遇風乃動

翼翼從事綿綿四時

爾雅曰翼翼恭也從事從祭事若春秋有事于武宮謂有祭事也爾雅曰綿綿穰也孫炎云綿綿言詳密也四時謂四時之祭爾雅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蒸此四時之祭名也

惟神降嘏永言保之

以上並載  
隋書樂志

### 周大禘歌

周禮禘祫嘗禘蒸鄭注云禘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禘而後時祭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故爲大事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禮疏稱鄭康成禘禘及四時祭所以異者禘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于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爲上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禘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惟后稷文武及親四廟也隋書禮儀志稱後周時祭各于其廟禘禘則于太祖按文帝廟號太祖比之后稷矣后稷姬周遠祖後周文帝祖父尙在四親之內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文帝以上不宜反居其下太廟中東向之位疑尙虛置禘祭之時惟有昭在北方南面穆在南方北面及文帝親盡之後毀廟之主與未毀廟之主合食太廟文帝王太祖之位其主始西方東面已下昭穆如其位若魏高堂隆之議矣于禘亦然禘祭之說閔帝廟毀其遷主得祭於太祖之廟如太王以上遷主得祭于后稷之廟也其明帝武帝兄弟同班不異昭穆雖二廟不遷亦異姬周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故禘禘雖屬二祭而隋志云皆于太祖廟祭之也其時祭則有二昭二穆上篇高曾祖禘是也親盡之後時祭則有太祖世宗高祖三廟加四親廟合于姬周七廟之數然宣帝世太祖爲王父至靜帝世爲曾祖而大定元年隋受周禘矣

昭夏

降神

律在夾鍾服居蒼袞

周禮鄭注曰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月令仲春云律中夾鍾天子衣青衣蒼亦青也

杳杳清思綿綿長遠

漢書樂志曰杳杳冥冥克綽永福詩曰綿綿瓜瓞毛

傳曰綿綿不絕貌

就祭於合班神於本

公羊傳曰合祭也

來庭有序助祭有章

論語詩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包咸曰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

樂舞六

代賓歌二王

周語曰樂及徧舞章昭曰徧六代之樂也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招禹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也詩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二王於周爲客故云賓也詩曰我客戾止

和鈴以節儵革

斯鏘

詩載見云和鈴央央儵革有鶴毛傳云和在賦前鈴在旂上鄭箋云儵革響首也

齋宮饌玉鬱粍浮金

尚書曰惟辟玉食吳都賦云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周禮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

鬯而陳之鄭注云榮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鬱爲草若蘭又司尊鬯云裸用粍鬯黃鬯皆有舟粍讀爲稼

洞庭鐘鼓龍門瑟琴

莊子曰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周禮曰龍門之琴瑟於宗廟之中奏之鄭注云龍門山名

其樂

已變惟神是臨

周禮曰若樂九變則人鬼皆降可得而禮矣

登歌

奠玉帛

神惟顯思不言而令

周頌之詩云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玉帛之禮敢陳莊敬奉如弗勝薦如受命交於神明懋於言行

燕射歌辭

儀禮燕禮曰射人爲擯。又爲司正。又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于燕末行射。謂之燕射也。又燕禮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大師告樂正曰正歌備。禮記鄉飲酒義亦云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知燕禮有射樂成告備也。周禮曰以燕射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鄭注云賓客謂朝聘者。燕禮上下經註燕有四等。目錄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毛萇詩傳曰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正義曰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于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立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燕息。三者別文。皮侯即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不言鄉射者。鄉射是州長與其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諸侯無之。故不言也。燕必有樂。故賓之初筵二章。重說燕事。籥舞笙鼓也。古有此禮。後周行之。命子山作辭。即儀禮三終一備之遺意也。

周五聲調曲

五聲宮商角徵羽也。注見下。

序曰元正饗會大禮。賓至食舉。稱觴薦玉。六律既從。八風斯暢。以歌大業。以舞成功。

宮調曲

宮調曲者歌其君也。以宮爲君，故以此歌周之君也。樂記曰：宮爲君，正義曰：月令云：宮屬土，土居中央，總四方，君之象也。又土爰稼穡，猶君能滋生萬物也。又五音以絲多聲重者爲尊，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故宮爲君。史記樂書索隱注亦云是矣。按儀禮燕射，歌鄉樂，周南召南，鄭注云：昔太王、王季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豐，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于西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子山以宮調歌其君，首章言太祖夔，魏作周王業之所由興也。次三章言闕帝受命及明帝武帝德化之所被也。比姬周之有太王、王季、文王二南六篇，燕禮用之合樂者也。

氣離清濁割元開天地分

易乾鑿度云：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說文云：元氣初分，輕清陽爲天，重濁陰爲地，萬物所陳列也。

三才初辨正六位始成文

三才，天地人也。易繫

辭曰：兼三才而兩之，又乾卦云：六位時成。

繼天爰立長安民乃樹君

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周易曰：君子體人，足以長人。左傳邾文公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

其明廣如日

其澤厚如雲

史記曰：帝堯放勳，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惟昔我文祖撥亂拒謳歌

文祖謂周太祖文皇帝也。詩云：丞衍烈祖，以洽百禮。是燕射之禮，得進樂其先祖，而神降之福也。太祖爲後周有功。

烈祖故首歌之撥亂，謂齊神武入洛，太祖奉魏帝西遷，弘農沙苑諸戰俱捷也。拒謳歌者，言太祖辭王就公天下，將歸如舜，避丹朱，禹避商均也。謳歌見孟子。

三分未撫運八百不陵河

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史記周本紀曰：武王渡河，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

禮敷天下信樂正神人和

言太祖有制禮作樂之功也。

風塵行息警江海

欲無波。韓詩外傳曰：越裳氏重譯來朝，獻白雉，曰：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

又

我皇承下武革命在君臨

謂周閔帝受命革魏如姬周下武嗣文也子夏詩序曰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知臨大君之宜吉

應圖當

舜玉嗣德受堯琴

圖河圖也論語讖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帝王世紀曰堯賜舜以昭華之玉尙書曰王義嗣德再拜孔安國曰嗣繼也樂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世本曰神農作琴

知舜作是作南風之歌非謂舜始造琴也孟子萬章曰琴朕張朕趙臺卿注云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張彭弓也天子曰彭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彭弓也按琴本神農所作彭弓天子之賜知琴亦帝堯所授故云堯琴矣

沈首多推運陽

城有讓心

尙書大傳曰帝沉首而笑曰明哉一人天下也乃見於鐘石史記曰禹避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劉熙曰潁川陽城是也以上言周受魏禪也

就日先知遠觀淵早見

深史記五帝紀曰就之如日禮記中庸篇云淵泉如淵

玄精實委御蒼正乃皆平

玄精黑精也謂黑帝之神協光紀也蒼正謂後周感精之帝爲蒼帝靈威仰也

履端朝萬國年祥慶

百靈

左氏傳曰履端于始史記曰正月爲端東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

玉帛咸觀禮華戎各在庭

左氏傳曰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左傳注曰諸華中國也戎西羌別種曲禮有西戎詩實之初筵言燕射之

禮鄭箋云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天下諸侯所獻之禮諸侯所獻之禮既陳于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王受神之福於尸則子孫皆喜樂也二語言天下諸侯畢至也

鳳響中夷則天文正玉衡

律歷志曰黃帝使伶倫作律制爲十二簡以聽鳳之鳴七月律中夷則史記曰舜乃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康成曰璿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

皇基自天保萬物乃由庚

詩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



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又曰由庚萬物  
得其道也又儀禮燕禮云間歌魚麗笙由庚

握衡平地紀觀象正天樞

蜀都賦曰地以四海爲紀春秋運斗樞  
曰北斗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也

祺祥鍾赤縣靈瑞炳皇都

詩曰壽考維祺毛傳曰  
祺吉也鄒衍曰中國爲

赤縣神州皇都  
天子之都也

更受昭華玉還披蘭葉圖

尚書大傳曰堯得舜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淮南子曰黃帝齋于  
河洛之間游於翠嬀大盧魚折潛而至汎白圖闔采朱文以授帝

金波來白

兔弱水下蒼烏

漢書曰月穆穆以金波傳玄擬天問曰月中何有白兔搗藥山海  
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淮南子曰日中有陵烏

玉斗調元協金沙富國租

孝經援神契  
曰折其玉斗

注云玉斗者渾儀蜀  
都賦曰金沙銀鑠

青丘還擾圃丹穴更巢梧

十洲記曰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之地一洲之上專是林木故  
名青丘山海經曰丹丘之山有鳥焉名曰鳳凰見則天下大安寧

安樂新

成慶長生百福符

明明九族序穆穆四門賓

爾雅曰明明察也尚書曰以親九族又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孔傳曰穆穆美  
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皆有美德無凶人也

陰陵朝北附蟠

木引東臣

漢書地理志九江郡有陰陵縣項羽迷失道處九江時屬南朝言將北附也史記  
曰北至于幽陵東至于蟠木蟠木東臣以喻平齊之後東極諸國莫不來王也

澗途求版築溪源取釣綸

尚書  
高宗夢得說說築傅巖之野孔安國云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壤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  
之以攻食也孟子云傅說舉於版築之間是也呂氏春秋曰太公釣于茲泉酈元曰磻溪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爲陣即太公釣處

多士歸賢戚。維城屬茂親。

詩云濟濟多士。又云宗子維城。

貴位連南斗。高榮據北辰。

荆州星占曰南斗主爵祿。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

迎時乃推策。司

職且班神。

迎時謂四時迎氣也。推策即所謂乾之策坤之策。是也。史記堯本紀曰辨于羣神。徐廣曰辨音班。

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均。

禮記中庸篇云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永從文軌一。長無外戶人。

中庸云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此言周武帝破齊之後欲平厥突定江南使天下一統言王者以天下為一家四海之內皆文軌所及故無外戶之人也。

又 此章言後周宮室之壯麗也。另為一篇屬宮調。

鬱盤舒棟宇。崢嶸倅大壯。

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峩鬱。徐敬業詩云茲山復鬱盤。呂延濟曰鬱盤重厚貌。魯靈光殿賦曰神靈扶其棟宇。甘泉賦曰似紫宮之崢嶸。司馬彪曰崢嶸高深貌。周易曰上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

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大壯卦名。魏都賦云思重又摹大壯。

拱木詔林衡。全模徵梓匠。

左思魏都賦曰偃拱木於林衡。授全模於梓匠。劉逵注云左氏傳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治水器曰梓。李善注云趙

岐孟子注曰。梓匠木工。

千櫨綺翼浮。百拱長虹抗。

薛綜西京賦注曰櫨者拱欒類而曲也。說文曰櫨櫨柱杵也。魏都賦曰欒櫨疊施張。載曰綺文也。魯靈光殿賦曰朱鳥舒翼以峙衡。景福殿賦曰飛欄翼以軒翥。千櫨綺

翼浮者言千柱皆刻為綺文如鳥舒翼也。爾雅曰櫨謂之棧。大者謂之拱。西都賦曰抗應龍之虹梁。李善注云應龍虹梁梁形似龍而曲如虹也。

北去邯鄲道。南來偃師望。

漢書地理志曰趙國故秦邯鄲郡。高帝四年為

趙國。景帝三年復為邯鄲郡。師古曰邯音。寒地理志又云河南郡偃師縣殷湯所都。

龍首載文櫨。雲楣承武帳。

三輔黃圖曰日營未央宮。因龍首以制前殿。王褒甘泉頌曰編瑇瑁之文櫨。聲類曰櫨屋連緜也。西京賦曰繡栢雲

榻薛綜曰榻梁也。皆雲氣盡如繡也。漢書孟康注曰武帳置兵鬪五兵於帳中也。

居者非求隘卑宮豈難尚。

言皇居貴於壯麗不必有心以求狹隘。大禹卑宮不難尚也。論語曰禹卑宮室。

壯麗天下觀。

是以從蕭相。

漢書曰蕭何造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

### 變宮調

左傳昭二十五年曰五聲六律七音杜預曰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正義曰聲之清濁數不過五而有七音者終五以外更

變為之也賈逵注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七律謂七器音也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是五聲以外更加變宮變徵為七音也此二變者舊樂無之武王始加二變周樂有七音耳後周憲章周禮五

聲中既有變宮變徵子山以宮調歌其君取宮為君之義也時周宣帝傳位于太子衍自號天元皇帝於事為變即取變宮以歌其事故首篇有出震明離具茨汾陽之詞次篇言其作樂之盛篇末感物觀治亂心恒防未然君子得其道太平何有焉寓勉勵之意知是時宣帝號天元皇帝居天臺靜帝衍居正陽宮二帝並存上正宮調歌其先祖此變宮調二篇所以歌其生君也

帝遊光出震君明擅作離。

易曰帝出乎震又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又曰明兩作離。

巖廊惟眷顧欽若尚無為。

漢書董仲舒傳制曰蓋聞堯舜之時游于巖廊之上垂拱

無為而天下太平文穎曰巖廊殿下小屋也晉灼曰堂邊廉巖廊謂巖峻之廊也尙書曰欽若昊天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

龍穴非難附鸞巢欲可窺。

言其攀龍附鳳有仙焉之志也龍居穴中故以龍穴為言竹書

云黃帝時鳳巢阿閣鸞鳳通稱故云鸞巢孫柔之瑞圖曰鸞鳥者赤神之精鳳凰之佐雞身赤尾色亦被五采鳴中有音人君進退有度親疎有序則至也

具茨應不遠汾陽寧足隨。

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

又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藹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皆然喪其天下焉。

蒸民播植重。溝洫劬勞多。

詩云天生蒸民。論語包咸注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

桑

林還注雨。積石遂開河。

左傳襄十年曰。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杜預曰。桑林。天子之樂名。正義曰。經典言殷樂爲大謨。此復云桑林者。書傳言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爲禱。湯乃剪髮斷爪。自以爲牲。而禱於

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或禱桑林以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也。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以爲大謨別名也。禹貢曰。浮於積石。至於龍門。孔傳曰。積石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

明徵逢永命。平秩值年和。

夏書曰。明

徵定保。召諧曰。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堯典曰。平秩東作。

更有薰風曲。方開晨露歌。

家語曰。帝舜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呂氏春秋曰。湯命伊尹作大謨。

歌晨露

又

移風廣軒曆。崇德盛唐年。

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後漢律曆志云。黃帝造曆元。起辛卯。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軒曆謂黃帝軒轅氏之長曆也。唐年謂唐堯之盛年也。

成文興大雅。出豫

奏鈞天。

詩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大小。故有大雅焉。有小雅焉。列子曰。清都紫微。鈞天帝之所居。張湛曰。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記云。秦穆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樂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一云。趙簡子亦然也。

黃鍾六律正。闔闔八風宣。

律曆志。稱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六爲呂。大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是也。左傳服虔注云。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

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闐闐黃鍾爲六律之始闐闐居八風之一也

孤竹調陽管空桑節雅弦

周禮曰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

舞林鸞更下歌山

鳳欲前

山海經曰女床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色文曰鸞鳥見即天下安寧又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鸞五色名曰鳳凰是鳥也飲食自歌舞見則天下安寧又曰戴民之國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擊爰處百穀所聚言鸞

鳳亦解歌舞故見舞而下聞歌欲前也

聞音能辨俗聽曲乃思賢

樂記曰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聽曲乃思賢者即樂記所謂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琴瑟則思志義之臣聽笙竽則思畜

聚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是也

感物觀治亂心恆防未然

樂記曰凡音之起感於物而動又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鄆析子曰慮能防於未然言遠慮也

君子得其

道太平何有焉

言人君能得其道以治天下則太平之理不難致也

### 商調曲

商調曲者歌其臣也燕射賓客有諸侯卿大夫皆天子之臣以商爲臣故以商調歌其臣也樂記曰商爲臣正義曰鄭注月令云商屬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宮八十一絲商七十二絲次宮如臣之得次君之貴重也崔氏云商是金以決斷爲臣事君亦以義斷爲賢矣亦見史記索隱注

君以宮唱寬大而謨明臣以商應聞義則可行

樂記曰宮爲君商爲臣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此下言聖君之得賢臣也

有能爲政

訪道於容成

皇甫謐曰黃帝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為名又以為號索隱曰本是有熊國君之子也列仙傳曰容成公自稱黃帝師

殷湯受命委政於阿衡

阿衡伊尹也商書曰惟嗣王不惠於

阿衡正義曰鄭文阿倚衡平也

忠其敬事有罪不逃刑

左氏傳羊舌赤曰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

誦其箴諫言之無隱情

左傳師曠曰工誦箴諫又魏絳

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有剛有斷四方可以寧

史記索隱曰商是金金為決斷臣事也言人臣有剛斷之才則四方賴以寧定

日命百官官箴王闕夏書曰工執藝事以諫左傳子木問于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

既頌既雅天下乃升平

西京雜記曰李廣獵於冥山之陽見臥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其形類

也 既頌既雅天下乃升平

專精一致金石為之開

天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二心不可以事一

虎退而更射簇破鋒折而石不傷余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為開言能忠以事君則精誠無不格也

動其兩心妻子恩情乖

晏子曰身不行道不能行於妻子者也君孟子云身不行道不能行於妻子者也

良哉庶

事康哉 孟子趙注曰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為悅者也

苟利社稷無有不盡懷

昊天降祐元首惟康哉 毛詩傳曰尊而君之則為皇天元氣廣大則為

百川俱會大海所以深羣材既聚故能成鄧林

尚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山海經曰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渴死棄其杖化為鄧林言衆水會而

成海衆材聚而成林以

猛虎在山百獸莫敢侵忠臣處國天下無異心

言忠臣之能拒亂賊猶

昔我文祖執心日

喻賢人聚而國乃大也

危慮驅剪豺狼經營此天步

言太祖文帝事魏克盡臣道也。史記曰：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宇文泰爲後周太祖，又諡曰文，故稱文祖。漢書孫寶曰：豺狼當路，詩曰：天步艱難，豺狼喻亂賊也。謂高歡

之亂，太祖奉武帝西遷弘農，沙苑諸戰，尅捷魏室以安也。

今我受命，又無敢逸豫，惟爾弼諧，各可知兢懼。

我謂後周之帝，蓋設爲天子之辭也。爾謂嬰燕諸臣也。言太祖執心危慮如此，今我

子孫受命以來，日以太祖之心爲心，亦無敢逸豫。爾諸臣可不知兢懼乎？是爲臣當以太祖事魏爲法也。尙書曰：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又曰：無康好逸豫，乃其治民。又曰：謨明弼諧。

禮樂既正，神人所以和，玉帛有序，志欲靜干戈。

尙書舜典曰：神人以和。聘禮曰：執玉致命，執帛致享。左氏傳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各分符瑞，俱誓

立山河。

周禮典瑞鄭注云：瑞，節信也。典瑞，若今符璽耶。按符若漢書所謂銅虎符竹使符是也。瑞，玉瑞也。若周禮桓圭信圭之屬是也。漢書功臣表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今日相樂，對酒且

當歌。

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言與諸功臣既有山河之誓，今日燕飲，須當樂也。

道德以喻，聽撞鐘之聲。

樂叶微圖曰：黃鐘生於一，一，生萬物，故君子鍊金爲鐘，撞鐘以知君道德。宋均注曰：鳴鐘顯功，罪故

樂用鐘也。

神姦不若，觀鑄鼎之形。

左傳宣三年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杜預曰：若，順也。

鄴宮既朝，諸侯於是穆。

左傳昭四年：椒舉曰：康有鄴宮之朝。杜元凱云：鄴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會諸侯。

岐陽或狩，淮夷自此平。

左傳椒舉曰：成有岐陽之蒐。杜注云：周成王歸

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尙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是也。孔安國傳曰：淮夷，徐奄之屬。

若涉大川，言憑於舟楫，如和鼎實，有

寄於鹽梅

尚書說命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又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君臣一體可以靜氛埃得人則治何世無奇才

左太冲詠史詩曰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風力是舉而台階序平

史記曰黃帝舉風后力牧當先大鴻以治民鄭康成曰風后黃帝三公也漢書東方朔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台星凡六星六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引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子之三

階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

重黎既登而天地位成

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

不忘舊者使復興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功無與讓銘太常之旌

周禮建太常十二旌鄭注云太常九旗之畫日月名又曰日月為常析羽為旌又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鄭注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

旌以識其人與功也馬融廣成頌曰載日月之太常注云太常天子所建大旗也畫之日月

世不失職受駢毛之盟

左傳襄十年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杜預

曰駢旄赤牛也舉駢旄者言得重盟不以雞犬正義曰周禮牧人陽祀用駢牲檀弓云周人尙赤牲用駢尙書洛誥云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諸言駢皆是赤牛則知駢旄是赤牛也旄謂尾也共旌旗之用故其字從旌旗者旌旗行而從風偃也左傳作旄此作毛省也

文輯瑞班瑞穆穆於堯門

尙書舜典曰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又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釋言云輯合也班賦也孫炎曰謂布與也輯是斂聚班為散布

惟翰惟屏黜黜於

周原

詩曰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又曰周原膺膺毛萇曰膺膺美也箋云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陽膺膺然肥美也

功成而治定禮樂斯存

樂記曰王者功成而作樂其功大者其樂備

復子而明

辟姬旦何言

尙書曰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孔傳曰周公致禮盡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



角調曲

角徵羽三調曲歌其民安物阜庶績咸熙也以角爲民故以角調歌其民也樂記曰角爲民正義曰鄭注月令云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宮濁而羽清角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半清半濁民比君臣爲劣比事爲僞故云角清濁中民之象也崔氏云角屬春春時物生衆多皆有區別亦象萬民衆多而有區別也史記索隱注亦云

止戈見於絕轡之野稱伐聞於丹水之征

左傳曰於文止戈爲武帝王世記曰炎帝殺蚩尤於中冀其地曰絕轡之野六韜曰堯與有苗戰於丹水之陽高誘曰丹水在南陽浦崖

信義俱

存乃先忘食

左氏傳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忘食卽論語所謂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也

五材竝用誰能去兵

左傳襄二十七年子罕曰

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杜預注五材云金木水火土也

雖聖人之大寶曰位實天地之大德曰生

周易繫辭之文也

涇渭同流清濁異能

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祉毛傳云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張揖曰涇水出涇陽開頭山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入河

琴瑟竝御雅鄭殊聲

毛詩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孫綽曰涇渭殊流雅鄭異調

擾擾烝

人聲教不一

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鮑昭詩曰擾擾遊宦子呂延濟曰擾擾馳逐貌詩曰天生蒸民毛傳曰烝衆也

茫茫禹跡車軌未并

左氏傳曰茫茫禹跡畫爲九州禮記曰車同軌志

在四海而尚恭儉心包宇宙而無驕盈

尹文子曰四方上下曰宇蒼頡篇曰舟輿所屆曰宙

言而無文行之不遠義而無立勤則無成

左傳仲尼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學記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  
惻隱其心訓以慈惠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左氏傳曰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又叔向曰慈惠之師

流宥其過哀矜典刑  
尙書舜典曰流宥五刑孔傳曰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論語曰如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舜典曰象以典刑孔曰法用常刑用不越法

匡贊之士或從漁釣  
史記曰太公以流釣于周四伯  
雲雨之才乍嘆幽谷  
詩云出尋芳者追深徑之蘭識韻者探窮山之竹

楚辭皋蘭被徑王逸曰徑路也窮山疑即漢書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也言人君思得賢才亦猶是矣  
克明其德貢以三事  
詩曰其德克明尙書曰三事大夫敬爾有官  
樹之風聲言於九牧  
尙書

畢命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左氏傳曰樹之風聲杜預曰因土地風俗爲立聲教之法尙書周官曰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孔傳云九州牧伯也虞書云肇十有二州又云咨十有二牧孔安國曰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此云九牧

周官  
文也  
協用五紀風若從事  
尙書洪範曰協用五紀孔傳曰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洪範又云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又曰聖時風若農用八政甘作其穀尙書

洪範曰農用八政  
殊風共軌見之周南  
詩譜曰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官之地爲周公且召公  
異畝同穎聞之  
又曰稼穡作甘  
輿之采地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

康叔  
康叔疑作唐叔周書序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穀獻諸天子王命康叔歸周公于東土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祁寒暑雨是無胥怨  
尙書君牙篇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孔傳曰

冬大  
寒也  
天覆雲油滋焉滲漉  
司馬相如封禪書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滋液滲漉何生不  
幸無謝上古之淳人庶可  
青徐廣曰滲音色蔭反索隱曰說文云滲漉水下流之貌也

以封之于比屋。

尙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

### 徵調曲

徵調曲者。歌其事也。樂記曰。徵爲事。正義曰。鄭注月令云。徵屬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羽最清。徵次之。故用五十四絲。事勝於物。而劣於民。故次民居物之前。所以徵爲事之象也。崔氏云。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以徵配

事也。史記索

隱注亦云。

乾坤以含養覆載。日月以貞明照臨。

周易曰。乾爲天。坤爲地。又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尙書泰誓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

達人以四海爲務。明君以百姓

爲心。

左氏傳曰。其後必有達人。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水波瀾者源必達。樹扶疎者根必深。

爾雅曰。大波爲瀾。杖乘七發云。根扶疎以分離。說文曰。扶疎。四布也。

雲雨取施

無不洽。廊廟求才多所任。

淳風布政常無欲。至道防人能變俗。

言淳風至道。可以化民成俗也。

求仁義。急於水火。用禮讓。多於菽粟。

孟子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

焉者乎。

屈軼無佞人可指。獬豸無繁刑可觸。

竹書紀年曰。黃帝軒轅氏有屈軼之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異物志曰。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人鬪。則觸不直者。聞人

論則昨不正者。司馬相如曰。弄獮多。漢書音義曰。獮多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可得而弄也。

農工商也。

王道蕩蕩用無為。天下四人誰不足。

蕩蕩無為。俱見論語。四人謂四民士。

聖人千年始一生。黃河千年始一清。

王子年拾遺記曰。黃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爲大瑞。

攝提以之而從紀。玉燭於是而文明。

爾雅曰。歲在寅。

爲攝提格。李巡曰。言萬物承陽起。故曰攝提格。格起也。天官書曰。以攝提格歲。索隱曰。太歲在寅。歲星辰出東方。爾雅曰。四時調謂之玉燭。易曰。天下文明。

東南可以補地缺。西北可以正天傾。

淮南子曰。

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又曰。共工氏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練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濟冀州。於是地平天成。高誘曰。三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

浮鼈則東海可。

厲運鋪則南山可平。

竹書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叱鼈鼈以爲梁。說文曰。鼈大鼈也。列子曰。太行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年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

之迂也。遂率子孫。卽石壘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異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爾雅曰。錄謂之鋪。

衆仙就朝於瑤水。

羣帝受享於明庭。

穆天子傳曰。天子與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史記封禪書曰。黃帝接萬神明庭。明庭者。甘泉也。

懷和則棘任竝奏。功烈則鍾鼎俱銘。

周禮曰。棘。東樂名。任。南樂

名。吳都賦曰。詠棘任。毛萇詩傳曰。東。尼之樂曰棘。孝經鈞命。決曰。東。尼曰昧。南。尼曰任。西。尼曰株。北。尼曰禁。左氏傳曰。且夫大伐小。取其所以作樂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杜預曰。彝。常也。謂鍾鼎爲宗廟之常器。張衡東京賦曰。銘勳彝器。歷世彌光。薛綜曰。勒。銘于宗

廟之器。鍾鼎萬祀彌益。  
光明字林曰。銘。照勒也。

三光以記物呈形。四時以裁成正位。

宋均曰。三光日月五星也。易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又云。正位居體。

雷風大山獄之響。寒暑通陰陽之氣。武

功則六合攸同。文教則二儀經緯。

左傳。潘黜曰。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高誘淮南注曰。四方上下曰六合。孔安國書傳曰。設舉序。脩文教。二儀。天地也。周易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張協七命曰。德與二儀。

比大左氏傳曰。經天緯地曰文。

有道則咸浴其德。好生則各繁其類。

尚書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

白日經天中則移。明月橫漢滿而虧。能

虧能缺。既無為。雖盈雖滿則不危。

春秋元命苞曰。日尊故滿。滿故明。明故精。在外日滿者。常盛無虧也。禮記曰。月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言白日當中。必將西匿。明月盈滿。終有虧時。則人事亦有盛衰。貴得持滿之戒。

也。開信義以為苑囿。立道德以為城池。

講德論曰。游觀乎道德之域。東方朔集曰。文帝以道德為籬。以仁義為藩。周禮曰。囿遊之獸。鄭玄曰。囿。今之苑。

周監二代所損益。郁

郁乎文其可知。

見論語。

庖犧之親臨。佃漁神農之躬秉耒稼。

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

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湯則救旱而憂勤。禹則正冠而無暇。

尸子曰。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為牲。淮南子曰。禹之趨時。冠掛而不顧。履遺而不取。

草上之風無

不偃。君子之眈知可化。

論語云。草上之風。必偃。說文曰。眈。田民也。

將欲比德於三皇。未始追蹤於五霸。

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五霸。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也。

纖纖不絕林薄成。涓涓不止江河生。

楊雄甘泉賦曰。列秋蕪于林薄。周禮注曰。竹木曰林。廣雅曰。草叢生曰薄。家語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為江河。陶潛歸去來辭云。泉涓涓而始流。涓涓泉流貌。

事之

豪髮無謂輕。慮遠防微乃不傾。

言纖纖草木而成林薄。涓涓泉流而生江河。事之積微成著。亦類然矣。

雲官乃垂拱大君。鳳曆惟欽明元首。

左氏傳曰。黃帝

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尙書曰。垂拱而天下治。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左傳曰。鳳鳥氏。歷正也。尙書曰。欽明文思安安。又曰。元首明哉。孔傳曰。元首。君也。

類上帝而禮六宗。望山川而朝羣后。

尙書曰。肆

類於上帝。禮於六宗。鄭曰。禮祭上帝於圓丘。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鄭曰。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五經異義曰。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周語云。精意以享。曰禱也。史記。裴駢注云。六宗。義衆。鄭說為長。尙書曰。望

於山川。徧於羣神。班瑞於羣后。孔傳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后。君也。

地鏡則山澤俱開。河圖則魚龍合負。

古有地鏡圖。又地鏡圖云。欲知寶所。在地。以大鏡。夜照。見影。若光在鏡中。

者。物在下也。淮南子曰。黃帝夢見兩龍。撻白圖。即帝。以授于河之都。天老曰。天其授帝圖乎。黃帝乃齋于河洛之間。游于翠嬀。大虛魚折潛而至。汎白圖。闔采朱文。以授黃帝。春秋元命苞曰。堯游河洛。赤龍負圖出。赤如綈狀。龍沒圖在。按黃帝時。有虛魚負圖。至唐堯時。

有赤龍負圖。故云魚龍合負也。

我之天網莫不該。闔闔九關天門開。

老子曰。天網恢恢。淮南子曰。排闔闔。踰天門。高誘曰。天門。上帝所居。紫宮門。楚辭曰。虎豹九關。啄害下人。王逸曰。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

其開。用也。

卿相則風雲玄感。匡贊則星辰下來。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春秋佐助期曰。漢相蕭何。昂星精。

既興周室之三聖。乃舉唐朝之

八才。

三聖。姬周之文武周公也。八才。唐朝之八元。八凱也。左氏傳曰。高陽氏才子八人。蒼舒。隙凱。搆戲。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以其數皆八。故云八才。

莘

臣參謀於左相。天老教政於中台。

史記曰：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孔安國曰：仲虺湯左相，奚仲之後，莘臣謂伊尹左相，爲仲虺言成湯時，伊尹參謀于仲虺也。竹書紀

年曰：黃帝臣天老，力牧容成，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天子之三階。漢書孟康注曰：泰階，三台也。言黃帝有三臣，天老力牧容成，如天有上中下三台，故云天老教政于中台也。

其宜作則於明哲，故無崇信於姦。

尚書說命曰：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又泰回。晉曰：崇信姦回，放黜師保，言當法明哲之君子，無信姦回之小人也。

又

正陽和氣萬類繁，君王道合天地尊。

夏居南方，故曰正陽。董仲舒曰：陽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功。史記索隱曰：微屬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形體，故配事此。微調曲，所以歌事，言人君法天地

之道，亦以長養萬物爲事也。

黎人耕植於義圃，君子翱翔於禮園。

孔傳曰：黎，庶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修容於禮園，翱翔於書圃。

落其實者思其樹，飲其流者

懷其源。

劉向說苑曰：食其實不伐其樹，飲其水者不涸其源。韓詩外傳曰：田饒曰：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

谷絲爲謀不仁遠。

論語子夏辭。

士會爲政羣盜奔。

左傳宣十六年。

曰：晉侯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

克寬則昆蟲內向，彰信則殊俗宅心。

商書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毛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蟲爲尚。書曰：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

心。渭橋有月支抱馬，上苑有烏孫學琴。

漢書匈奴傳曰：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巨君

長王侯數萬咸迎于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按月氏西域別國名爲單于所并故云月支抱馬也漢書西域傳曰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元康二年上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會上林中學烏孫言宣帝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

赤玉則南海輸寶白環則西山獻琛

說文曰寶會禮也帝王世記曰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魯頌曰來獻其琛

於大夏不待蹶角於蹠林

史記大宛傳曰張騫遣使通大夏之屬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蹶空蘇林曰蹶空開通也蹶開通西域道索隱曰謂西域險阨本無道路今蹶空而通之也尙書泰誓曰百姓懍懍若崩蹶角

孟子趙注云蹶角叩頭以類蹶蹶地漢書匈奴傳曰秋馬肥大會蹠林課校人畜計服虔曰蹠音帶匈奴秋社八月中會祭處也師古曰蹠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尙豎柳枝衆騎馳遶三周迺止此其遺法

羽調曲

羽調曲者歌其物也樂記曰羽爲物正義曰鄭注月令云羽屬水以其最清物之象也用四十八絲而爲物劣於事故最處末所以羽爲物也崔氏云羽屬冬冬物聚則成財用冬則物皆藏聚與財相類也史記索隱注同

樹君所以牧人立法所以靜亂

左氏傳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

首惡旣其南巢元兇於是北竄

尙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孟子曰舜流共工于幽州共工

爲四凶元大也謂大兇之人也幽州在北故云北竄說文曰竄匿也

居休氣而四塞在光華而兩旦

尙書中侯曰帝堯修壇河洛味爽禮備榮光出河休氣四塞尙書云舜曰重華

是以雨施作

解是以風行惟渙

解渙俱周易卦名解卦象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渙卦象曰風行水上渙

周之文武洪基光宅天下文思

尙書序曰昔在帝堯



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孔

千載克聖成熙七百在我應期

尚書曰庶績咸熙左傳宣三年王孫滿曰成王定鼎于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實昊天有成命

惟四方其訓之

詩周頌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又曰四方其訓之

運平後親之俗時亂先疎之雄踰桂林而驅象濟弱水而承鴻

賈誼過秦論曰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韋昭曰今鬱林曰南是也玄中記曰天下之弱者有

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勝也大荒西經曰弱水有二源俱在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一名崑崙山

既浮于呂之氣還吹入律之風

禮周

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黃帝之所作也左傳衆仲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又晏子曰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十洲記天漢三年月氏國獻神香曰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中國有好錢則都內貫朽倉則常平粟紅

漢書食貨志曰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

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隘露積于外腐敗而不可食又王嘉傳曰都內錢四十萬萬食貨志曰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白令邊郡

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買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吳都賦曰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呂延濟曰紅粟謂儲久而色

赤火中乃寒乃暑年和一風一雨

左傳昭三年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杜預曰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王充論衡曰太平瑞應五日一風十日一雨

聽鐘磬念封疆聞

笙竽思畜聚

史記樂書曰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笙竽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

瑤琨篠簞既從怪石鉛松卽序

瑤琨篠簞怪石鉛松皆出禹貢孔傳曰瑤琨皆

美玉篠竹箭籥大竹。長樂善馬成廐。水衡黃金為府。三輔黃圖曰未央六廐在長安故城中漢官儀曰未央宮六廐長樂承

怪異好石似玉者。八萬萬宣帝紀注云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也。

百川乃宗巨海。衆星是仰北辰。尙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論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漢書天文志云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是以衆星共之也。

九州攸同禹跡。四海合德堯臣。禹貢曰於是九州攸同四輿既居。朝陽栖於鳴鳳。靈時牧於般麟。詩云鳳凰鳴矣於彼朝陽梧桐生矣于彼高岡爾雅曰山東曰

朝陽。鄭箋云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也。史記封禪書曰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雲玉葉而五色。月金波而兩輪。崔豹古今注曰黃帝

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華葩之象。涼風迎時北。疑作西狩。小暑戒節南巡。月令孟秋之月令孟秋之

天子迎秋於西郊。又仲夏云小暑至尙書曰五月南巡狩按涼。山無藏於紫玉。地不受於黃銀。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紫玉見於深山又曰君乘金

而王則。雖南征而北怨。實西略而東賓。尙書曰東征西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子。既永清於四海。終有慶於一人。尙書泰誓曰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

海。又呂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定律零陵玉管調鐘始平銅尺

漢書音義曰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縣舜祠下得白玉瑄古以玉爲管不但竹也晉諸公贊曰散騎侍郎阮咸謂荀勗所造聲不合樂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

所致然今鍾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爲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

龍門之下孤桐泗

水之濱鳴石

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禹貢曰嶧陽孤桐泗濱浮磬孔安國曰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泗水涯中見石可以爲磬鄭曰泗水出濟陽乘氏也括地志曰泗水至彭城呂梁出石磬

河靈於是讓

珪山精所以奉璧

左氏傳曰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管杜預曰珪自出水也山精奉璧若荆山出玉矣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

之中言山川之精靈出此珪璧寶物也

滌九州而賦稅乘三危而納錫

禹貢曰九州滌原衆土交正致慎財賦孔傳曰九州之川已滌除無壅塞也又禹貢云三危既宅三苗大序鄭康成引河圖及地記三危山在

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孔安國曰西裔之山也

北里之禾六穗江淮之茅三脊

史記封禪書管仲曰古之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蘇林曰鄒上北里皆地名禹貢曰包匭菁

茅鄭康成曰匭纏結也菁茅有毛刺也給宗廟縮酒重之故包裹又纏結也括地志曰辰州盧溪縣西南三百五十里有荳茅山武陽記云山際出荳茅有刺而三脊因名荳茅山

可以玉檢封禪可以金繩探策

史記正義曰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封者金銀繩或曰古泥金繩封之印璽也孟康曰刻石記號有金策石函金繩玉檢之封焉風俗通曰岱宗上有金鑿玉策武帝探得十八因倒

讀八十其後

終永保於鴻名足揚光於載籍

壽果如策

太上之有立德其次之謂立言

左傳穆叔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樹善滋於務本除惡窮於塞源

左傳穆叔曰可以樹善君子也周書泰誓曰樹德務

滋除惡務本左傳詹

桓伯曰拔本塞源

冲深其智則厚昭明其道乃尊仁義之財不匱忠信之禮無繁動天無有不屈惟時

無幽不徹

尚書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

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尚書周官之辭也

自非剛克掩義無所離於勦絕

尚書洪範

三德二曰剛克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孔傳曰用其失道故勦也截絕謂滅之○已上燕射歌辭按隋書音樂志云太祖輔魏之時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習以備饗宴之禮及天和六年武帝罷掖庭四巨樂其後帝娉皇后於北狄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竝于大司樂習焉採用其聲被于鐘石取周官制以陳之按此知制雖取諸周官聲仍雜以巨樂所謂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之節未必一如古音觀其以次而歌宮商角徵羽與君臣民事物相配亦天地自然之音律也